

柏林大飯店

譯方紹于 著姆鮑·基韋

文



十五年出版社發



柏 林 大 飯 店

于紹方譯 章基·鮑姆著

十五年出版發行

柏林大飯店

著者 Vichi Baum

譯者 于紹方

發行人 金長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印刷廠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定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初版

一一二〇〇〇(總)

關於本書及作者

本書的作者韋基·鮑姆 (Vicki Baum) 女士，生於維也納，一九四一年離開了故鄉，到美國去參觀她的作品「大飯店」(Grand Hotel) 的舞台演出，後來便在那裏和一個美國人，管絃樂隊的指揮李察·萊爾脫 (Richard Lert) 結婚，入了美國籍。現在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本書於一九四三年底由美國Doran書店出版，一九四四年在英國由Michael Joseph書店重印。英國的讀書會選它為「推薦書」。一九四四年七月號的美國「最銷書選粹」(OMNIBOOK) 也把它選入第一篇。這本中譯是根據倫敦一九四四年的「推薦書」版本。

席米特正想法把一個活梯擠進桌後那塊狹空裏，把那張隨爆片第一聲細弱響聲而從牆上落下來像片再掛好。

「兩星期以來這是他第三次掉下來了，」他說，把像片檢起來用袖子擦擦玻璃。那是一張官家印的修飾過的元首的畫像，像上圍着他鬆弛的嘴的那點卑陋的假笑已經抹去了，那個凡人的鼻子也描得輪廓高貴些了，那雙浮腫的眼睛也充滿了幻想的光芒。這張「元首」的像在全歐普遍得使人們忘了他本人是什麼樣子了。但這不過是套老把戲，每個統治者都要過，從凱撒到拿破崙。

席米特帶點厭惡的看著牠，爬上他的小梯子，他就開始找個釘釘子的地方。「滿牆的洞，他不能再受空襲了，」他念道着。他的嘴裏含着彎釘子，一面又用錘子錘直了別的彎釘子。新釘子可不易找到。

「他們今晚不會來了；不是因為我們超等的新空防，」助理員阿勒森說：他帶着黨徽，從戈培爾的帝國報編輯室得來這消息。克里伯特先生從他的玻璃隔板後面走出來監

替工作，他是個監督別人工作的能手，這位克里伯特。從前他當過一個中等市區的市長，在威瑪共和國時代辭了職，後來以畏縮不安的心緒看着納粹的興起。既然目前凡年齊人都被征到軍隊裏，他就從角落裏給拖出來，他和他落伍的阿拉伯特親王還有他成了累贅的威嚴，現在他却在這兒，貼在旅館桌子後面，當一個最不濟事的接待員。旅館裏到處都是老年人；老年人，病人，跛子，因為他們不適於打勝戰這種勇武而尊貴的事業。席米特是僅有的年青力壯的小伙子，所以走了的人的職務大半都要他負擔。但是他現在也給召去檢查體格了。他把他的氣憤釘進牆裏去。

「在我父親那時候他們把俾斯麥掛在這兒，在我當小茶房的時候掛德皇。上次大戰後奧登堡的像片掛出來了——現在又是希特勒的了。我不知下一個是誰，」他嘟囔着。警報在七點五十三分就響了；柏林居民都順順當當的搶進地下室，地窖，因為法令很嚴，留在外面要罰款，旅館裏的客人都聚在一個設備完全的防空洞裏，它竭力裝成像一間舒適的德國式酒店。遠處有爆炸轟轟的聲音，有時又有分散開的爆炸聲，好像一個巨人在他巨大的滾球場上打了一棒；窗戶震響了，像片震落了，這樣就完了。穿廳和往甬道裏時一樣顯得出奇的冷靜荒涼。燈光熄了，無線電停了，電話也不響了。小茶房的椅子空了，好像有嚴令叫他們躲到酒窖後面旅館的防空洞去；花店關了門，因為花早就在下午賣出去了，那個乾瘦的寡婦在驚慌中離開了她的報攤。穿廳各處富麗的大理石柱

和鍍金的灰牆都暗示着衰亡。昇降機掛出「失修」的牌子，有些窗櫺在上次空襲時就震斷了，那些窗戶暫時用木板釘起來。有些重的緞帳扯破了，還有幾把貴重的深椅子的椅心裂出來了，因為在這個殘缺的國家，修理是個嚴重的問題，這兒連一針一線都是好寶貝。莓子紅色菠蘿形的地氈破了很多大洞，克里伯特先生把罐頭椰子蓋在洞上，牠們現在擋了大家的路。然而，總希望不久就能分到什麼新地氈，因為顧全旅館的體面是件很重要的事。在國家社會黨人統治之下，如其說它是個接待過客的旅社不如說它是政府分出來的半官式機關，一個和國家其它部份分開的安樂的獨立小島，這里住着希特勒的精華；那些官兒們，他們整星期都在柏林消磨過去，只不過偶爾回去看看他們住在鄉間講究的舊別墅裏的家人，房子都是用他們新發的財買來的，那些工業家，他們的家都被炸了；還有那些特權階級的人，他們不能不離開住宅區，因為那裏簡直去都不能去了，因為缺少卡車和汽車的緣故，他們付得起住這個旅館的一切過高的花費。這裏是第三帝國的外殼，可以和外國來的貴客接頭，混在一起，拌在一起，然後再交易往來；這兒是所有奎斯林們和合作主義者，金融界巨頭，大工業家們的大本營，也是那些渺小窮相的外國差臣的大本營。在這個地方謠言製造出來了，謠言又闢開了，這裏立了信約又失了信約，這裏屬員們受威脅和恐嚇而中立者被甜言密語引誘去為第三帝國作事。這所有名氣而講究的老旅社被納粹當作了陳列窗，把新德意志擺在裏面陳列；它是主要的宣傳招牌。

所以牠的酒窖裏貯藏滿了好酒而國內別的地方連一點點必須的淡啤酒也喝不着。雞魚濃濃的蒸汽仍舊飄進牠的廚房，而經過幾年的食物管制，人民的一切本能都被奪走，只會像野獸那樣迫切的爲食物而獵，掘，追，偷，勞苦。不錯，這個旅行社和牠那羣無用的老年人對於國家仍然忠心耿耿，即使地氈上有很多洞，同時一陣猛烈的暴風正吹過這座城……。

「你知道上次空襲以後的情形怎樣，」席米特說，從梯子爬下來，「這所房子震動得使元首的像片，事後還在窗外飛了幾個鐘頭。希特勒萬歲」。

克里伯特先生很快的退到他的位子上，假裝什麼也沒聽見。但是阿勒森尖着嗓子說：「如果你不學着使圈套，人家有一天就會去報告你了，那麼你就要落圈套了。」席米特顧着阿勒森的眼光看去看見一個穿了藍色緊制服的瘦人正坐在靠近旋轉門的一個大理石柱旁邊。他正在看報，有心無意的喝着一點淡啤酒；他是旅行社廳裏一個永遠有固定位置的人，那個叫做蓋斯塔布（註）千頭魔王的一個比較不傷害人的模樣。

「他？」席米特說。「怎麼，他就是那個時常告訴我開最新耳語玩笑的人，你好啊，亨瑞奇！」

「你好！」亨瑞奇說。席米特摺上梯子停一停預備祕密的談幾句，「你說，亨瑞奇這周圍左右發生什麼事了？」

「爲什麼？還應當發生什麼呢？」

「你知道這事。警察署的人正在搜查這附近。他們甚至於連火房的煤也要翻過來看看」。

「就是這麼回事？我想他們多半在找雷哲。有人得了信兒說他或許藏在這排房子的什麼地方」。

「意外之至！你想這話對嗎？」

那個蓋斯塔布放下報紙，擦去嘴角的酒，看起來他像全知全能，「不是我吹牛」，他說，「我素來是見一件講一件的。事實上只要我和我的人在看這旅社，就是個虱子也不能藏在這裏」。

「我也正這麼說，亨瑞奇。一個逃走的囚犯會藏在這裏的什麼地方呢？」

「從另一方面說」蓋斯塔布扼要的說——「從另一方面說這所房子住滿了人，裏面儘是些非常可疑的人。要一個機警的人才能管制住所有這些成天跑進來跑出去的外國人，就像那個羅馬尼亞軍事委員團吧；我不相信他們即使他們是官。或者那個匈牙利舞樂班！這個旅社從那兒會需要一個匈牙利舞樂班呢？牠只能使我們的工作更困難罷了！」

「你說的對！幸虧我們有你這麼個人站在這裏。如果雷哲想藏在這旅社裏他也找不到機會的。」

「別擔憂。我們會捉着他，無論他藏在那兒。像他這一類的叛賊必得要剷除」。

「當然。我得快走開的。希特勒萬歲，」席米特有心無意的說，跑下去把梯子放在地下室的工具儲藏室裏。

「你聽見這個消息沒有？這地方滿都是蓋斯塔布。他們想雷哲或許正藏在這附近的什麼地方，」他對那個老電機師說，他正用手指玩弄昇降機分裂開的连接線。

「我希望他們捉不着他，」他心平氣和的說。

「他們說他是個軍人。也在斯大林格勒打過戰。真可恥他們現在居然把我們自己的人處死刑。」

「捉不着他，他們就不能處死他，」電機師說。

雷哲——那不過是一個塗在牆上的名字而已；那是些耳語的材料，是個謠言。是種恐懼，是種威脅，是個幻想。「你能殺雷哲——但你不能殺他的精神！」寫在房子上，地下火車的貨車上，公園凳子上，公共汽車上，托碑石上。警察出來把它擦了，衛兵晚上站崗看守出事的那些地方。但是第二天早晨又是手寫的：「你能殺雷哲——但你不能殺他的精神！」

人們念念牠不敢停下來，只用他們吃驚的眼睛急忙的斜瞟一眼。他們簡直不知雷哲是誰，因為所有關於他的消息都禁止發表。但是，通過被征服國家當中廣泛流傳着的密報系統，每個人都知道在萊比錫的可敬重的古老學府裏起了叛變；革命的領袖都被捕了，燒他們要他們供出那些散佈在德國學生中間的不安份子的組織；而因為他們不肯，他們就卻給砍了頭。只有他們的領袖馬丁雷哲趁着從這個監獄解送到那個監獄的時候設法逃掉，現在他們正在這旅社裏搜查他……。

從工具箱藏室出來，席米特轉了幾個彎子走到穿廳角那張小桌子前，旅社的醫生正在這兒玩紙牌呢。他身旁的椅子上擺着他的醫具，止痛藥，嗎啡和注射器——正預備小姐太太在警報中暈倒了或者情形變得嚴重的時候用。

「你聽見了這個消息嗎？席米特說，站在他身邊。」警察正在搜這個旅社；他們以為雷哲藏在這一排房子的什麼地方。」

「如果他這樣他真是個傻子，」醫生漠不關心的說。席米特的兩腳直擦地嘆了一口氣。「什麼事？」醫生問，把他的牌推在一起。

「是關於我體格檢查的事，醫生。明早八點鐘我必得到那兒去了，」席米特說。

「恭喜，」醫生說。「我希望現在有一天我自己已被征去。」他那件不神氣的便衣扣子洞上佩掛着第一次大戰的鐵十字勳章。同時他的一條腿很硬，受過傷也有點彎，他

的肩上也有一點毛病。這一次軍隊就把他當作病人就不要他了。換句話說，這醫生是個和本主義者，一個想參加戰爭的受了挫折的和平主義者。

「恭喜有什麼好！我參加了上次的大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知道牠是怎麼回事，我不願意到俄國去，叫人家把我變成灰骨。聽我說，醫生——我幹不來這套。我現在左腋老發痛。這套我不行了。但是你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正想把那些痛的地方給體格檢查的人看吧，我又不覺痛了……。」

「你要幹麼呢？」醫生說。

「我想你可以給我點什麼證明，我不願意當兵。我厭戰了。有時我厭得想哭——」。他的語調很絕望。所有這些該死的貴族子弟，統統都是神經病，醫生想。

「不對，」他說，「不對。沒有心臟特效藥給你，沒有嗎啡鹹質丸叫你心臟好好痛一陣。這次是你們的戰爭，你也正要去打。你不是那個喊『希特勒萬歲』喊了十幾年的人嗎？因為你自己簡直要迸出來的快樂，你渾身都是力量。你記得你對我講過的那次到巴伐利亞山的快樂旅行的嗎？現在你該付那次旅行的賬了。」

「不錯——但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錯，那是另外一回事。那往往還是另外一回事呢，等你挨槍斃的時候」。醫生用手指玩着牌。一面望着那個旋轉的門，這時一個奇怪的人影正走進來。這是一個老太

太，穿了一雙男人的大鞋，破制服，戴了一個像防空兵戴的盔帽，看她樣子像是在坟墓裏躺了好幾年，人家剛剛才把她掘出來。她慢慢挪動到了那張桌子前面，動作不像人而像機器，牠放下一包電報拿出一張紙來叫克里伯特簽字。

「消息如何？」席米特問她。

「他們說英國人都退到路耐白哲森林附近；有二三十人給掃射死了。紐約有叛變。俄國兵昨天死了八萬；他們還沒有捉着雷哲，」她說，完全沒帶一點感情。這樣用悲喪單調的聲音把消息報告了以後，她的大皮鞋又動作起來，一下就不見了。醫生站起來，伸直他硬硬的左腿。走過指着往防空洞去的大紅箭頭，他繞到了那張寫字臺前。

「我的電報？」他問。

「還不是呢，醫生，」阿勒森說。

「你知道我正等一個電報」。

「不錯，自然。你對我這樣說過，」阿勒森說，拿了一塊有點髒的手絹醒鼻子。

「等着召去服務，」醫生說。「電報現在隨時都會來的。」

「不錯，實在是這樣。」

「不要忘了電報一到馬上就告訴我，」醫生說，又回到自己的桌子那邊。紙上的皇

后朝着他微笑。……：這封電報有什麼重要呢？他問問自己又聳聳他的削肩回答。我

也參加了上次大戰；我呢，也知道那是幹麼的，上帝，我也是不喜歡戰爭。但是天，我却要參戰！無論你怎麼說，那總是個正當出路——總比在這鬼神不理的旅社的穿廳裏，玩牌等着最後一彈落中了好些……當他想這些的時候，他就聽見前綫傷兵治療所的帶點甜的爛味，感到參加危險活動的瘋狂，汗流到臉上，也聽見子彈的響聲，他同伴的溫溫的身體挨着他，他並不單獨，他也不是個癩子。

「嘿——我們在這兒可有什麼呢？」他對自己說，眼睛轉過去看那扇淡黑的旋轉門。空襲還未解除，奇怪居然有個客人會從空空的街上走進來。但是推門街進來的那個飛行員，樣子倒像匆匆忙忙的，毫不覺得有空襲。他整步走到那個寫字臺前，靴子上的鐵刺輕輕的響，腿有點硬，好像他微有醉意。

「我要一間帶浴室的房子——別跟我說你們沒熱水，」他對阿勒森說。他很年青，中下等身材，腰細得像女人的腰。引起醫生注意的是他的臉，在幼年未成年時代他的臉一定很漂亮，若不是因為他的眉毛和睫毛都燒掉了，一種白膏塗在他的左腮上和下巴上。這樣他的臉看起來禿的不得了，他眼睛小，變得昏光，但是顯得空，簡直全是白眼球；看起來像小孩玩的白玻璃石彈。這個青年飛行員左手拿手套不耐煩的抽靴子；右手上的綑帶纏得很不整齊。

「十分抱歉，中尉先生，」阿勒森說。「但是，唉，所有的房間都有人了。全柏林的

康社也沒有一間空房子，從魯爾撤退下來的人怎麼辦呢——」。

「你聽我說！」飛行員說，緊緊靠着寫字臺把燒傷的下巴伸到阿勒森灰色的光臉上。「我要一間帶浴室的房間，你懂得不？我是奧多·可德斯中尉，如果你不記得我。現在就給我辦去。」

奧多·可德斯中尉報紙上提過他的名，因為他打落了敵人很多飛機。他佩帶着鐵十字勳章。「是的，中尉先生，我去看看能怎麼辦——馬上就去，」阿勒森說，駭怕起來了；這時克里伯特嘴裏直叨叨些應承諾話，從他的寢室走出來。

「上次中尉先生住三層樓三十六號，」席米特說，從他還不壞的記憶裏摸出這件事，「赫吉葉先生現在住在那兒，但是我們可以把他放到第四層的猴籠去……。」

每層樓都有一間非常不體面的房子。夾在昇降機室和盥漱室之間；旅社的人稱之為猴籠。至於赫吉葉先生是個沒有國籍的小人物，在巴爾幹小國和柏林巴黎之間來去給那些有勢力的人或者給高佣金的人暗地裏做點生意。所以用不着款待他。

「這樣——還可以」，可德斯說，平靜下去，這時阿勒森把鑰匙交給他，席米特給他提把箱子。他用發光的白眼看看左右就吹起口哨，「瞧——這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了？」

他問。「這裏死氣沉沉像都但克合門的坟。」

「因為空襲，」阿勒森說。

「因為什麼？」

「空襲，先生。」

可德斯把嘴張大了，坐在書桌上就大笑起來。醫生從他的角落裏走到寫字臺前，捉摸這年青飛行員的病狀。是虛脫，他想；他的神經已經斷得粉碎，但是他不知道。英雄們永遠不知道。英雄們永遠什麼也不知道。「空襲！」可德斯大聲喊，笑得喘不出氣來。「這就是柏林所謂的空襲！那你為什麼不把你的空襲拿粉色韌皮紙包起來叫好我把牠帶回我來的那地方！」

「那麼您打那兒來呢？中尉？」克里伯特先生恭恭敬敬的問。

「不干你的事，小鬼，」飛行員粗魯的說，立刻止笑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我來的那個地方那里的空襲是眞空襲。」

「那不是空襲；那不過是警報而已，」阿勒森說。「我們今晚把字眼改過來了。」
「你真改過來了？很好，」可德斯粗魯的說。「賣酒了嗎？」他問席米特，席米特不知不覺一下子就恢復了他參加第一次大戰時外科醫生的神態。「這附近有女人嗎？你知道我所指的那個——忘了她的名字——快樂的像個雲雀——金髮碧眼的人兒，」說着在空中畫着曲綫。

「那是蒂麗小姐，中尉，」席米特說。好像可德斯把她護照上的照片給他看了，

的確，中尉，他們一出防空洞，她就會來了，中尉。」

「蒂麗——就是她，了不起的女人。我們上次尋開心的時候我正要走！」作着手勢，他用他那隻細了綑帶的手打着桌子邊。「天罰的，」他起誓。看着那個痛苦的人，好像奇怪怎麼看見他還在那兒，醫生又走到桌前。「讓我照看這個，中尉先生，」他說，「你的綑帶掉下來了。我是這附近旅館的醫生，但是我希望現在隨時會被調去服務。我也參加過七次大戰……有什麼關係嗎？」

「沒什麼，」飛行員說，但是當醫生打開他的綑帶時候他褐色的臉變白了。

「要點止痛藥嗎？或者安眠藥粉治一治？」

「安眠藥粉該死！我還沒有工夫打個盹呢。三天的假！你這個人，醫生，時間可不多。萬能的上帝，」他說，忽然樣子像了非常小非常餓的男孩「我要睜着眼過這三天！不要睡覺。」

「你不累嗎？」醫生說，用他的手指不粗魯的按着這個男孩子的脈；牠跳得不正常，勃勃，勃。

「自然我累了。每個人都會——至少我知道每個人都這樣。醫生聽我說，我不需要止痛藥。我需要白渥丁或是什麼別的。」

「噢……」醫生說，不知怎麼好。所有這些年青人在開仗時候都發給白渥丁了，百滋

傻一類的藥，使他們機驚，勇猛。但不久他們就沒精神了，頹萎了，累的不得了……我是誰，敢糟塌他這三天假呢？醫生想，這時他正把幾丸白藥放到飛行員那隻好手裏。忽然可德斯敏銳的反應了一下，身體挺直了，左手放在褲子縫上，用細了綳帶的古手拙笨的敬個禮，靴根碰得響，眼睛向前直看。因為從樓梯走到寫字臺前的是阿尼、翁、丹維茲將軍嚴肅的身影，他是哈爾科夫一役的勝利者。

將軍帶着一個老練的運動員那種安閒的神態，這樣他顯得比原來高了一點；他的頭完全都推光了，擺在他外衣紫色的領子上，臉上雖有縐紋而不顯老。從他的領口垂下來兩個勳章必須給他的勳章：上次大戰的立功勳章 和第三帝國十字帶橡樹葉的勳章。這兩個勳章碰出來微細的響聲正配和着將軍的每一個動作。在他右眼又高又傲氣的眼窩上戴着一個單眼鏡，好像牠是生在臉上的。可德斯嫉妬的看着牠。這位青年飛行員暗地裏也曾想法戴單眼鏡，但是他臉上那塊凡人的骨頭不配戴，所以牠就算失敗了。另一方面，對於普通人來說單眼鏡還是個有點討厭的東西。過了五十歲他的眼睛就不中用了，一隻眼睛帶了透鏡才看清楚東西，那一隻看什麼都是模糊不清的，這樣他時常頭疼，把東西平時也看成彎彎曲曲的。但是只有退到自己房間的時候，甚至他的副官也不在身邊，將軍才許自己享受戴一副眼鏡的舒服。他本可以穿着軍服又穿着拖鞋就像讓自己在公共場所戴眼鏡一樣。不戴眼鏡只是稍稍表示他天天都在戰鬥，沒有除去那些障礙。連他

自己也不承認他是一個疲乏的中年人。

「桃恩小姐還沒有從戲院回來嗎？」將軍問的聲音想像不到那麼溫柔，於是克里伯特先生，把阿勒森推到一邊去，關切的告訴他，桃恩小姐的確還沒有回來。因為警報而就攔了也是十分可能的，桃恩小姐一到他馬上就會去告訴將軍。

「謝謝你。你真好，」將軍說，向左右迷惑的看了幾眼。「但是不要告訴她我在這兒。那是爲了叫她驚奇，你明白不？」

將軍的溫柔的魔力是軍隊裏人所共知的——除去有時他會氣得發一陣雷霆把他身旁的人都嚇得發抖之外。「他這脾氣像韃靼人，」他母親總這麼說，是指一個諸姆、翁、維茲的婚姻說，他從一七六五到一七七二年做過駐俄大使而且把個俄國太太帶回來，住在靠近漢奴瓦的愛爾德丹維茲宅子裏。實際上將軍的圓頭骨，長得斜斜的眼，對女人的肉慾，好馬，驟然發作的沉鬱暴戾的脾氣多少有點像蒙古人；但是他從北日耳曼祖先遺傳下來的性情，他那個階級的規矩還有他那種做上司鐵面無情的嚴峻，把他這些性格完全都壓下去了，鎮服住了。

從寫字臺轉過身去，將軍看見那個青年飛行員還在挨挨板板規規矩矩的敬禮呢，「隨便點，中尉，」他說，把他無力的手舉到帽沿上，可德斯於是恭恭敬敬的鬆解了自己，報告他的名字，等級，軍隊。

「捷克斯達法爾，路特周，你知道我的兒子翁、丹維茲嗎？」將軍問。於是可德斯，簡直用心得要成了斜眼兒，回答說他的確知道這位上尉，有幾次他還和丹維茲一同領着他的隊伍突圍而出呢。然而他有點叫將軍問得吃了一驚。因為提死去飛行員的名字是犯禁令的，他不知爲什麼將軍要犯規。

「不錯，阿尼是個好孩子。噯，他不過盡了本分而已，」將軍說話的聲調像下命令。「不過盡其本分而已。我看你是受傷了。」

「算不了什麼。幾個癩吧了，將軍。」

「你在那裏來的這些癩呢？」

「在苗立漢姆。我的飛機着火了，我必得跳降落傘，將軍。」可德斯說，說話的時候那回可怕的事像電影一樣統統在他腦子裏演出來了。他駕着飛機穿過那些驅逐機的十字隊形，追那架四個發動機的蘭卡斯特機，他對着這個巨物好好的打了一陣，機尾的槍手也還了槍：Zing、Zing、Zing，子彈穿過他的油箱真響，油箱熱了立刻就更熱了於是右翅上冒出來的藍火焰被風吹到機座上來了，於是他想這就是那回事兒了，他嚇得麻木了他麻木的手指永久也解不開那條安全帶，而這時藍火焰直抵他的臉，於是他跳下來，或者他想他跳了，但是他的腿黏在艙口了，於是他想，「再會吧，」他嚇得又沮喪又發暈好像永遠沒個完；於是他自由了，滾落到那無底的深淵，裏面儘是碎片，子彈，戰事，

吼叫，正……的飛機……。

「一點不錯：苗立漢姆，」將軍說。「那裏情形如何？」他說，「那裏？」好像西德意志一樣是別的戰爭前線。可德斯聚精會神。

「很好，將軍。我們的裝備着二十浬口徑大炮的FW-109。式飛機趕得上英國鬼的任何東西。他們最近損失很大。單單昨天我們就打落了十二架蘭卡斯特機。受了這樣的損失他們就不會再支持好久了。」

「自然——自然，」將軍說，並沒有聽着。他老望着旋轉門，因為現在麗沙·桃恩隨時都會從那裏進來。他等她等得焦急了，眼裏含着淚，樣子又痛苦又甜，使人覺得他很年輕。

「康特少校答應不久就讓我們駕駛新ME-109-Gas式飛機；這回英國鬼可要完了。一個二十浬口徑的炮射過推動機，將軍；再加上七、九米浬徑的砲裝在發動機上，如果用得着的話，每個翅下再裝上一個二十浬口徑的砲，將軍。只要我們預備足了這些——」

「你會——你會，」將軍不介意的說。「啊，現在解除警報聲響了。再見，可德斯中尉。」

穿廳忽然活動起來，立刻又變成一個有吸人力的，精緻的地方了。燈亮了，人們從

防空洞裏湧出來，有說有笑的。電話響了，無線電機放出「湯霍索」中的序曲，小茶房穿着不合身的天藍色制服來來去去匆匆忙忙，那張寫字臺不停的動作着。通到酒櫃的兩個高門上的「閉」的牌子拿下去了。那些人穿的制服也是各式各樣的——不只有德國人灰綠色的制服，也有法國人意大利人甚至於西班牙人的制服，也不單要提羅馬尼亞軍事委員會的過份華麗的復興制服和一個單獨的芬蘭旅長穿的樸實的綠灰色制服。這羣人一大半都是中歐貿易委員會的會員，今晚就要歡迎他們。這裏也有女人，有的長的很美穿的很漂亮，有的又重又醜，「家主婦」的印永遠擦不去的印在她們身上。最重最胖聲音最尖穿得過多的就是普洛克太太，漢瑞奇·普洛克黨委的妻子。普洛克他自己是一個有點討厭的人，他的頭髮，眼睛，深鏽色的雀斑，和他塞緊在SA的褐色制服裏的軟綿綿而浮腫的身體，胡纏着梅西、翁得斯蔡頓、阿姆斯特丹、翁得斯蔡頓·高米茲銀行的代表，談了一陣普洛克不喜歡他的妻子，沒有人喜歡她。但是她却屬於早年捧希特勒者的團體的哨兵，黨魁元老稱這種女人叫做「靜脈縱隊」——所以她受到領袖的注意而且也可以利用她來和人結婚。

「你今晚留在城裏嗎？」祕密警察的警長朱契姆，漢立姆經過他身旁的時候問；他是個薄嘴，頭，高大，說話溫柔的人，臉上總掛着永遠笑不到眼睛上的徽。

飛到卡雲西，在那兒住幾天。怎麼樣？

「我勸你留在柏林。我明天十一點一刻一定要見你。在樓上我的辦公室。」
你是什麼人給我下命令呢？普洛克生氣的想，但是他不敢大聲說出來。漢立姆好好
誇把他生氣的臉看了一眼，顯然表示看不起他，於是朝着翁·斯特坦男爵走去。

「如果你能把丹維茲的事爲我們謹慎的安排好，我想我可以給你，壓制壓制普洛克
。」他冷冷的說。斯特坦看着他回答：「謝謝。我希望將軍現在還沒有離開前線。現在
要避免發生亂子真不容易。爲什麼我老愛替別人擔憂呢？」

翁·斯特坦男爵穿着他那件灰色帶雪白前襟的外事局制服顯得他又小又漂亮，他是
晚會的主人。爲了晚會的圓滿他負責藝術會的婦女部，但是叫警報給耽擱了真不吉利。
這麼一來一定給他的客人一個壞印象了，而這時偏是給中立者，聯盟者，部屬之類一
個好印象最重要的時候。他現在對土耳其經濟學教授馬哲、塞夫特、奧諾談一談，一會
又和瑞典布蘭得礦場的代表道林先生談談，一會又和梅尼、汪德司特登、非力波斯科少
校談談，趁這時好把地氈上的摺子推平預備出正式開晚會的地方來。而現在他也把最不
開心的丹維茲的事背在身上。他看見漢立姆嘲笑的笑了他一眼。

「丹維茲說他頭疼；我想他覺得在這兒比在總司令部安全點，」警長說。

「一個人還會因爲頭疼死了呢，」斯特坦說。

「不錯，特別是一個失寵的將軍，」漢立姆說；從壁鏡裏他看見普洛克正走到他身

後，想聽他們的談話。也不轉過身來，警長提高了嗓子補充了一句：「但是這些黨委們是什麼病都容易得的。」說着他就朝着樓梯走去，那裏有一個親衛軍引起了他的注意，對他報告些人家聽不清楚的話。

斯特坦左右看看找將軍；最後他看見他靠着書桌眼睛正盯着旋轉門。

「噯，丹維茲——你在這兒。我正在找你。你現在還頭疼嗎？」

「謝謝你。今天下午福齊給我的瘡開刀了，他說開得正是時候。我們司令部的牙醫好像就把工作從頭到尾都做得太差次了。因為這樣不值得的事就非離開前線不可，真是可笑，但是，頭疼的將軍就不能打勝仗了。」

「拿破崙可打了勝仗，」普洛克說，只要一開口他準說錯話。

「不要忘了晚會後我得見你，」斯特坦對丹維茲說，於是疾步走去，催請他的客人回到餐廳去。

赫吉葉先生想叫普洛克黨委看他，但普洛克並不願意和這個可疑的小人兒在大庭廣眾之中談話。這羣人就像火山石一樣慢慢的黏黏的向樓梯那兒移動。「按統計表我們的民族健康情形從來還沒有這麼好過呢，」人家聽見普洛克這麼說。「我知道有一個小人兒他照樣還有幾雙真絲長統襪子呢！每雙七十五馬克，」普洛克太太對漢立姆太太小聲說。「不要忘了我們現在東綫的勝利，」翁、斯特坦對道林說。「在倫敦丹麥五厘五

金公債票上星期漲了百分之五，「赫吉葉告訴汪德斯哲頓，無論怎樣後者懂得這一行，於是他下了他自己的結論。」不錯，在瑞典帝國馬克跌了百分之七。」他說。

「你在萊比錫那篇演辭把我們弄得不知怎麼辦，」漢立姆不拘於禮貌的說，這時他又朝着普洛克走來。我們當前實在正需要來一次學生暴動。彷彿還嫌目前亂得不夠！」

「如果蓋斯塔布能幹點，學生就不致暴動了；這真可恥，實情就是如此。印刷小冊子，寫短文，暴動，如果不趁這時候拿出我們的鐵掌給這些小流氓看，他們將來會背地裏殺了我們。如果我能蓋斯塔布那裏說得話上……：……！」

「但是你沒有。謝謝上帝和我們的領袖！」

帝國這兩個台柱之間相互毒恨，槍殺，明地裏結了不可解的怨仇。他們的神經用得過敏了，他們的腦子是一塊只知道駭怕的肉醬，在現在尙留給他們的威力與安全的薄殼之下顫抖。

「有一天你會從高處跌下來，你記着我的話；」普洛克先生罵出來。

「或許——！但在你之後，遠在你之後，黨委先生！」漢立姆回答了一句。

從無線電播音員的高聲中傳出一陣號聲；他們都注意起來，忽然一致自動的舉起右手，這個動作整齊得可愛。播音員懇切要求大家注意一個特別公報。晚會的客人正任宴廳走於是中途停住，談笑聲沉下去。茶僮正走着走着也楞住了，那個法國老茶房，哥斯

東，把一盤子的杯碗在頭上頂穩了，就一動也不動的像驟停演的電影。「請注意，注意我們東綫的特別公報，」無線電的命令下得很老練。

「東綫我軍統帥部報稱：我勝利部隊在基輔區發動攻勢的結果，五日共毀損，捕獲飛機一千一百九十七架，克坦車一千七百零九輛，我方僅損失飛機五十四架坦克車二十六輛。俄軍死傷及被俘人數鉅大，總計不下三萬五千人。據確實消息所有俄軍在此戰區內之坦克部隊，包含後備軍在內，均被掃盡，敵方空軍一蹶不振，任何反攻之企圖均不能得逞。什士米爾在我掌握中。」

大家都在靜聽，他們都站得筆挺，但是臉上却都沒有表情。自然也有例外的；普洛克黨委聽得樂的要命，助理員阿勒森堅決的伸出他的下巴，他的眼睛充分的表示對這勝利的第三帝國的忠誠。有些外國客人也露出熱心的意思。或者說他們不敢沒有表示。公報完畢，又是一陣號響，無線電立刻放出Horst Wessel黨歌（註）。所有人的右手舉起來行希特勒禮所有的臉都自動的轉向領袖的像片同時連續順從的喊三聲：勝利萬歲。勝利萬歲。然後無線電又放出：「德國凌駕盟國」，一句一句的，大家都必得聽，恭恭敬敬的聽，像各處的人聽國家的讚頌詩那樣不舒服。

（註） Horst Wessel 為德國民間流行歌曲，後以其調入納粹黨歌。

就在這一刻工夫，當穿廳裏的一羣人仍然像歌喜劇幕旁合唱團楞在那里的時候，那位莉莎·桃恩就從旋轉門飄進來。

她很年青很可愛，不用說全國的人都愛她。她的前額又平滑，又圓得秀氣，她兩條金黃色眉毛之間很寬，好像老表示驚訝。她的頭髮辮成兩條辮子像個小王冠似的盤在頭頂上，髮色像新砍了的松木的顏色；她的睫毛也很輕；她這張臉就像十五世紀單純而原始的萊因河的主人所畫的他們那些像小孩的，沒有一定面貌的聖母像上的臉。莉莎的身體又小又輕，好像常常會叫一陣風吹倒了似的。當了女伶——從那面說她是個好女伶

她明白自己的力量，並且隨便耍出種種花頭一再表示她的力量。她更顯得身體細小了，因為這時正有一個身體寬大，頭像獅子頭那麼重的白髮老人跟着她進來，現在他用兩隻水晶晶藍眼帶點諷刺的掃一掃那些人和他們舉起來的手。他是約翰，可尼格，帝國的大詩人。莉莎、桃恩立刻明白她正落到什麼場合裏，站直了，舉起她的手，看起來小而無力的手，很做作的注視領袖的像。這個姿勢她在演幾個電影裏都用過，所以他非常自然的就作出來。但是甚至於在這之前，她受驚的眼就看見人羣中的將軍了，還對他嫣然一笑呢。

丹維茲是第一個看她走進來的人，他實在早等得不耐煩了。他於是沿着人羣的邊緣朝她走來，讚美詩唱到最後一節的時候他差不多就要站在她身後了。

「晚安，孩子。晚安，我的愛人，」他對着她的頸子輕聲說。

「啊，阿尼！真想不到！你該聽見我的心跳吧——牠跳得像馬戲班裏的大鼓那麼響，嘯，嘯，嘯。你幾時到的？你在這兒幹麼？」

「我想看你。我有兩個多月沒有看見你了。這對那個人說都太久了。」

「胡說，阿尼。你在這兒誰管你的戰事呢？」

「戰爭自己管自己。」

一陣號聲之後無線電停了，但是忽然又轉為華爾茲舞曲。胳膊都落下來了，這些傀儡又活動起來。老茶房哥斯東用指尖拖着盤子走了。走到克里伯特先生為拿來蓋地氈洞的罐頭椰子那兒，另外一個法國老頭從他身旁擦過；這是菲力伯，旅館的買辦，啤酒管理員。開酒窖的大鑰匙圍着他頸子的練子上，他正帶着一瓶白蘭地酒的小籃子往後面走。這兩個老頭兒隨便交談幾句法國話。

「你們酒窖裏一切都好嗎 *mon vieux* (註一)？」

「十分好。」

「沒有人想打進來嗎？」

註一：法語：老先生。

「沒有。酒窖很安全——別說了。」

「Bon, tres bon (註二) 老哥斯東端着盤子走了。」

「我答應叫你當戲院的台柱。」約瑟、可尼格對莉莎細聲說，於是朝着一張桌子走去，那是他自己的桌子，菲力伯已經把白蘭地放在上面了。莉莎生來就有戲劇味現在又和將軍演一幕小戲了，她斜靠着穿廳中央的威尼斯噴泉上，人羣在她周圍洶湧着，對她笑，好奇的望着她；再看一會兒他們準要喝采了。

「你現在比我所記得的你還要美，孩子，」將軍說，吻吻她的手。「不錯，還要美。」他總愛把他要表白清楚的話重複一遍又一遍，因為他一生都需要把重要的細節深深印到他上司腦子裏，所以他就重複成了習慣。

「你歡喜我這樣打扮嗎？衣服是我在巴黎買的，」莉莎說，足尖微微旋轉了一下，手指彈彈她銀灰色衣服的襯衫；她常常穿銀色，這雅緻而暗淡的顏色增加了她陪襯出來

註一：法語：老先生。

註二：法語：好，很好。

的美。「噯，阿尼，有你在這真了不起，」她說。「我老爲你擔憂。有時我愁得整晚睡不着。告訴我——戰爭對你危險嗎？」但是看起來她一點也不憂愁。

將軍低下頭對她微笑。有莉莎在身邊他總覺得比別的時候身高了幾寸，這樣的感覺最使他快樂開心。至於莉莎，她敏銳的感到她和將軍在一起時她的力量。這樣給她個好門徑，使她看起來，比平日小了一倍嬌弱了一倍。她也知道就是因爲她的嬌弱，使每個納粹女人所養成練成的那種堅強如牛的性格是她的對照，使得人人愛她。叫人人愛，對於她是叫空氣和光一樣重要的。牠挽着他的胳膊拉他離開人羣。

「危險？不，孩子，」將軍說「誰都知道將軍都是死在床上的。」

「誰的床上？」她說，像頑童那麼頑皮的咧嘴笑。她的調音器像一架好的舊風琴那樣多，她把牠們表演給穿廳裏注視她的人看。忽然她沈下臉滿臉愁容的說：「噯，阿尼——她溫聲說：『聽見你兒子的消息我多麼不快樂啊。我給你寫了一封信——但是我沒有發出去。文字就是那麼可憐的東西，不是嗎？但是你得明白我怎麼想的——你明白嗎？你不嗎？』一點也不費力的眼淚就流出來，她的下巴也微微的顫動。將軍看見這個就駭怕了；看見莉莎哭使他覺得他像熱爐上的一塊牛油。

「我們別談這個吧，」他說，非常普魯士味。「他只盡了本分而已。只不過盡了本分而已。」

他們四圍的人羣擠得更緊了，外沿又鑲了一層新聞記者，外國通訊員，攝影記者，他們都是憤世嫉俗者。

「喂，小羊，」有人對普洛克說，那時他正在看着穿黑制服的漢立姆的背影消失了。他轉過身來面對着一直在拉他袖子的那個女人。

這是蒂麗。她是圍着酒台飛的在穿廳裏散蕩的花蝴蝶中最開心的一個。她不太像她要裝出來的那麼年輕，而她美也美得有點太顯眼了。好像某個原始部落的彫刻偶像，蒂麗看來只是個女性而已。有胸部，有臂部，白頸背，襯衣投出來衣摺淡淡的影子，膝蓋，大腿，樣樣都給一個路過男子一種誘惑的感覺，蒂麗有個裝着活龍頭的女性氣，可以隨意開閉，現在她對亨瑞奇，普洛克開了，「小羊；」她小聲說，讓一陣香水的溫香飄到他身上，「你沒有忘了你的小女人吧，你忘了嗎？」

「希特勒萬歲，」普洛克說，一邊擺官架子的用手彈彈肩。「你好嗎；」

「你喜歡我頭髮的新樣子嗎？小羊？」她問，舉起手來交叉在頭後，土耳其宮妃式的，這樣一來使她的胸部正正就在黨委的眼下。

「在這地方這時候簡直不能告訴你，」他說；她看見他乾黃帶病色的胖腮泛來一陣紅。

「你答應給我的東西怎樣了？」她說，對他最惹人的一笑。

「我什麼也沒答應你。」

「嗯，沒有錯，你是答應過的。你答應給我買新鞋；我急着要穿。我需要牠們，你也知道。」

「噯——那回事，」黨委說；「除了想你鞋子之外我還有別的心事呢。」

「噯，你有，你有嗎？」蒂麗說，漸漸醜了。「要是黨委先生的最後一雙鞋沒有了，底兒還得到處跑呢，他就不會忘記了。聽我說，你，」她說，越來越生氣了：「六個星期以來，你拖延着不肯給我買，我真氣飽了。我要一雙新鞋，你就要給我買。」

普洛克現在也氣了，「天！」他說。「如果你在工廠裏工作，算是盡了你愛國的德國人的責任，你就不會要一雙你現在生活所需要的鞋……」

「你看吧，小羊，」她甜甜的說：「你要叫我跟你太太找麻煩嗎？現在我就可以去告訴她一兩件小事。」

「你去吧，去搗亂去，」黨委說，他腮上的黃肉因為壓下去的憤怒而抖擻起來。「去給我搗亂吧。然後你就等着看我會給你搗什麼亂。」

於是蒂麗軟了退縮了再也不言語了……我上那兒去拿鞋呢？她絕望中想。或者漢立姆可以給我。下次他再問要什麼小消息我不要錢就是了，我就要一雙新鞋……對於蒂麗全世界人都為她急着要一雙鞋而被勾消了。戰爭也好，向俄國的進攻也好，意大

利被侵入也好，魯爾被炸碎了也好——都和她沒有關係。和她有關係，傷她心，折磨她的是這雙穿得寬鬆了的破鞋，如果她不立刻買雙新的她就得馬上用紙繩把鞋底綑在腳上。

「哈，我找着你了！我自己拿一個月的薪水打賭我準能找到你，現在我贏了！」有人對她喊。她轉身四下裏看就看見那個青年飛行員，像一個餓狗似的對她垂涎——或者至少她自己心裏這樣形容他。但是她兩個手指放在前額邊聰明的敬個禮，這是她歡迎每個官兒的滑稽辦法。「嘿，羊兒剛從戰場回來，你好嗎，羊兒！」她快樂的叫起來。她管所有的男人叫羊兒使她的生活簡單化了也省得她把人弄混了。

「你記得我，你不嗎？我們上次不是鬧着玩兒嗎！上帝我們沒鬧着玩？」

「我實在記得！怎麼不，我日夜的想念你，羊兒！」蒂麗叫起來，其實她已記不得他了。「我們真鬧着玩過，孩子，噢，孩子，我們真鬧着玩過！」

「但是跟我們今天晚下要玩的比那算不了什麼，我的人兒。我的話已經說得很簡明了，你一定會驚訝我為你預備了什麼火熱的玩藝兒。」

「隨你的便，中尉」，蒂麗說，又敬個禮。「讓我開頭先去喝杯酒，不好嗎？」

「行，」可德斯說，在他英國味的軟聲裏帶着普魯士人的尖叫。白渥丁藥已經使他興奮起來，但是也使他的感覺更敏銳了，所以他覺得燒傷的地方疼。

「那個引起大家對她大驚小怪的小姐是誰？」他問，朝着那人圍成的牆走去，那些人都是轉過身來看着中央的那個女人。

「那個？那是她。莉莎·桃恩，」蒂麗諷刺的說。她嫉妬莉莎，原因很多。因為莉莎正像她所希望於自己的那麼年青，因為莉莎·桃恩有名有錢有有勢力的朋友還有各種使你到第三帝國來的得力的關係人，莉莎·恩桃能領一張旅行證，到巴黎去，買各種她所要的新東西，各種食物，甚至牛奶，有時還有一個使她皮膚嫩頭髮亮的像橘子似的東西，而蒂麗就得把壞油抹在她灰色，貧血缺少維他命素的皮膚上，還得遮掩她因為缺少營養一碰就斷的白頭髮。但蒂麗最恨莉莎的就是因為莉莎要買什麼鞋就買了，也用不着睡不着覺心裏專打買一雙鞋這繁雜而無恥的主意——只為了一雙普通的鞋。

「真的？那個電影明星嗎？就是那個莉莎·桃恩？正是我所想像的！我願意見見她。」中尉說，他那個小學生的心理深深的感動了。

「她連看你一眼都不看哩，寶貝，她喜歡老年人，你不明白嗎？那些老人，富人，還有那些在黨裏有高地位她要什麼給她什麼的人。說到我，我喜歡年青的。」

「你說什麼？」中尉問。他沒有聽，只是迷惑的望着那個女伶。

「我說隨便那一天給我個青年飛行員吧，小羊，一個美得像你一樣的，」蒂麗說，貼緊了他。他把她貼着他的又軟又有曲線的身體甩開，穿過人羣在將軍身旁站住，丹維

茲看見了飛行員發亮的眼睛射出來懇求的眼光，於是他決定做得大方。

「親愛的；我可以介紹可德斯中尉嗎？他是我兒子的同伴，」他介紹了他，可德斯深深的鞠個躬，碰響了靴跟。

「我很高興，可德斯中尉，」她給他來個基於道德的一笑，凡是到軍營醫院裏去的時候她都這麼笑。她伸出手，他握緊了牠，他周身感覺一陣快樂的刺激，想着他自己，很像唐·朱安（註）他彎下身來吻那個名伶溫暖的小手。

「你請假了，中尉。」

「不錯；只三天——並不長，但是總比沒假好。」

「噢，我知道你在這三天裏準演一大堆惡作劇，」她說。

「真正的惡作戲要兩個人耍，小姐，」他大胆的回答。

「哦——我希望你十分開心，中尉，」她說，仍然微笑。

……等着我把遇見莉莎·桃恩的事告訴給他們聽，可德斯想的得意揚揚。他覺得他的確勝利了。有時他就這麼想。想着隨便他要什麼女人，他都可以得到，特別在他

（註）• Don Juan —— 西班牙民間故事中的花花公子，拜崙及普式康均

曾把他寫成詩篇。

喝了幾口酒，吃了幾丸白藥以後他就這麼想。

圍着莉莎轉的那羣人慢慢的退去，因為翁·斯特坦把他的客人都逼回宴廳去了。「你願意參加我們這里嗎？」他作面子的問她。實際上這次是官家開的晚會，所以他不希望好看的女人在左右；而莉莎只能叫男人心亂，女人嫉妬。他放心了，因為她回答：「不，謝謝你，男爵。我早已跟自己說好今晚要過得安閑清靜。我還要念我的台詞預備明天排演威尼斯商人呢。」

「我真對不起，莉莎。但是你必得答應讓我把將軍綁票兩三個鐘頭。」

「綁票？綁我的票？斯特坦」將軍說，把眉毛高高的弓在他的單眼鏡上，斯特坦直直的看着他的臉。

「不錯，丹維茲，」他說，簡直聽不出他在加重語氣。「我要你參加晚會——事後我還得和你談談。」

他停一停，這時莉莎看將軍又看他。

「你是什麼意思呢，男爵，」她說，嘴有點撇起來；但是她不是真正的不高興，將軍也注意到這一點。他的態度有點強硬，在他問的時候：「這是邀請還是命令？」

「隨你怎樣稱牠，」斯特坦回答，不舒服的微笑一下。將軍嘆口氣。「那麼——責任重於娛樂，他說。「我就來了，斯特坦。這個可咒的晚會開完之後我能給你打電話嗎

他彎下身來吻她的手，她低下頭看見他晒黑的頸子，上面網滿了細皺紋。幾分鐘以前她還低下頭來看看那年青飛行員的滑皮膚呢……真可笑，她忽然想。我一個年青人也不認識。我從沒有叫一個年青人吻過。我想年青人又粗又蠢的。

「如果開完會的時間不太晚，」她聽見自己說。「我累了——你必定也累了，阿尼——將軍把靴跟碰響了，盡力裝着不生氣的樣子。」

「隨你的便，」他挨板的說，當他送她到樓梯腳的時候。

八點二十分；匈牙利舞樂隊正在宴廳裏演奏，香檳酒杯正相碰，中歐貿易委員會正慶祝新秩序，那是歐洲光榮的未來，慶祝維繫他們和第三帝國的友誼的那些關係。旅社裏的人——這一羣希特勒製造的暴發起來的新貴——吃得好，穿得好，舉止也好，但是外邊却是滿城的絕望了，厭倦了，精疲力盡的人民，他們臉色發灰，牙齒壞了，腦子中了憂慮懼怕和仇恨的毒。在這塊故意造謠故意托辭藉口的安樂土之外，到處純粹是不幸；整個國家，整個歐洲，這里有空了的市場，破壞了的運輸制度，還有無能的官僚政治，在興起的時候像是不懷好意的把世界亂擾一頓，現在却自作自受了。外邊是擠滿了冤魂的牢獄，滿醫院滿救護車都是受傷者的呻吟，死者的安靜。這里有正燒着的城，毀了的省，決了口的堤，爆炸了的工廠，這里到處都是無家可歸的游民，到處漂流沒有人可憐，工作奴隸在重壓和刺激下倒斃了。這里有混亂，驚惶，恐怖，命運的嘗試，但是在旅社裏他們吃他們最後貯藏的珍肝麥餅，用香檳酒洗乾淨，匈牙利舞樂隊演奏四弦琴，元首的像片掛在落粉的牆上，神氣威武的住下看。

在酒窖裏，爬到菲力伯用大鑰匙鎖好的鐵門後，馬丁、雷哲，就藏在那里了——就是那在行刑前一日從蓋斯塔布手裏逃出來的那個學生。

還里很冷，高的圓屋頂上故意把一陣陣寒冷吹得馬丁的背打冷戰。他睡了一會，因為最近幾天過度的疲勞。夢中他又受了幾次驚嚇；看不清的，飄浮不定的無名驚懼和他親身經歷過的那些次大不同。最後他肩上的傷把他痛醒了，後來他就聽見警報響，酒瓶在架子上震響了，還有遠處炸片聲。

有一會工夫他直背一個地址。玉特加斯路三十九號，柏林N，第二條樓梯，四層樓第七十八號房找威爾德。玉特加斯路，柏林N，第二條樓梯，四層樓七八號找威爾德。這是那兩個法國老頭叫他記住的地址：就是他早晨必須去的地方。

「你現在在這下面很安全，明天早晨我們就把你從亂菜堆裏偷着送走，威爾德會再把你從那兒送走。這條路線已經完全佈置好，我們從來還沒出過錯。你現在安全了。」馬丁不相信安全，他簡直也顧不了這個。到底安全是非常有關係而又不重要的東西。不是因為就心自己的安全，他的牙才打寒戰，他的背才冷得發抖……他們沒有害了我，這樣想着他頗感到一種痛苦的驕傲。用盡了對付我的方法，他們都沒有害了我，他們永遠不能……他渴了，非常渴。他口乾得不能再乾了。他想法在他的乾嘴裏吸一滴涎水，但是不行，他想嚥，但是他不能。

水，他想。水。水。他屏息聽，因為他好像聽見了酒龍頭滴酒的悅耳的聲音，但是他一不喘氣，那聲音也沒有了，然後有幾分鐘他盪漾在清醒和精疲力盡迷昏狀態之間，這時他好像站了起來，找着那酒的活龍頭，打開牠把嘴貼到上面去。酒急流進他的焦喉裏，又涼，又清新又多，於是他忽然驚醒發見自己仍然在那個角落裏，比以前還要渴，他站起來有點暈頭暈腦的就開始在酒窖裏找那個其實沒有的龍頭。他渴得受不了了。忽然，他叫周圍的矛盾現象克服了。他在這兒，雖有千萬瓶酒圍着他，他却要渴死了。他盯着那些架子，上面整整齊齊一排排擺滿了酒瓶。沿着那條小路再走幾步就有一個石綿的大桶，裏面裝滿了好葡萄酒，好像蜂窩裏的蠟，馬丁摸着一瓶，雙手把它舉起來好像要打碎它的樣子。上面雖蓋着蛛網和塵土，他還能看見裏面怪好看的液體，他把這個瓶子舉在燈泡下面看。他把它拿到耳朵邊上搖搖，好聽聽牠的泡沫響，他渴得發狂。他拿酒瓶走到鐵門那里，預備在門上敲破了瓶頸再喝。現在有很多黃圈子在他眼前跳動。兩天以來他沒吃一點東西。從昨天早晨起他就沒喝過一口水。他又在湖邊上平躺了一會，因為剛逃出來所以喘不正氣，喝幾口泥水，洗他的傷口；然後又回到旅社的酒窖裏，渴的不得了，手裏拿着一瓶酒發抖。「傻子，你知道你在幹什麼嗎？」他大聲說。「要喝醉嗎？捨了自己的命嗎？放下那瓶酒，放下那瓶酒。」

……「不錯，我腦筋很清楚，」他說，聽了自己的話。他拿着牠走過那條小路，小

心的把牠放回原處。他覺得又無力又驕傲，他又爬到門邊的角落裏等待天明。

午後將軍剛到了旅社，就在穿廳的花室裏買了最後的一束玫瑰花送到莉莎的屋子裏，花的味這時有點苦有點枯了，她一開門就撲到她臉上。她放下手袋，開了燈，把那些沉重，點首的花束拿到手裏，「可憐的東西，」她對花說，「可憐的東西，」得這樣嗎？也渴了吧？不是嗎？」

莉莎時常歡喜和靜物說話，她認為這些東西也是生氣勃勃的，有牠們自己的面貌和個性。事實上因為這個大明星，這個紅得不得了，莉莎·桃恩永遠沒有長成的時候，就是說她現在仍然生活在童年的神話時代裏，一切東西都有牠們自己的個性和生命，好像成人時代那段甜蜜的生活和她的生活分開了，被奪走了。

她是一個窮教員的孩子，兄弟姊妹五人，住在維也納的一個深褐色的工業區裏，這一個小戲迷的唯一出路就是她參加奧茲馬克青年團裏，做了這叛逆的，祕密的風流事。然後「兼併」(註)的瘋狂日子來了，飛機吼叫，旗幟飄動，鼓響，永遠不停的行軍脚步

(註)指德國併吞奧地利

，坦克車和槍擺成的奇景，號聲，演講辭，歡呼，元首的車停了，他彎下身來從她潮濕的發抖手裏接過一束花，就在這麼一個叫人頭暈，叫人印象最深片刻的勝利中，被解放的瘋狂達到了極點。元首的微笑，聲音，攝影，鎂光燈，於是人羣感動得對她流淚：「他對你說了什麼？幸運的姑娘，」報紙上有她的照片，陽光照在她髮上，元首低頭對她微笑，新聞影片裏有她的照片，招牌上有她的照片，她第一次和電影公司訂了合同。然後約翰可尼格發現了她，急忙教她怎麼走路，談話，笑，穿，讀，活動，談愛，哭。元首那次耀武揚威的光臨維也納剛剛三個月，莉莎就在歷史久遠的國家戲院的舞台上出演可尼格重編的劇本「勇士」的主角，元首在包廂裏給她叫好，第二天早晨醒來，莉莎·桃恩已聲譽滿城了，有時她仍然覺得她好像是僥倖成名的。她不明白她所經過的一切是不是可尼格所謂的「革命的動力。」

莉莎把燈開了一會兒，推開黑簾帳，用浴室的水龍給花澆上了清水，她就把它們送到她的陽台上……十二朵紅玫瑰，她想，往常也是這樣，隨時都有人送花給她；送十二朵玫瑰……她在陽台上晚風中站了一會兒，彎彎她的手；她因為牠們是空着的而感到不滿足，雖然莉莎不知道她兩隻不安分的手要什麼——要各種不同的花，她斷定。一大綑，各式各樣的，裝滿了一花籃。雨後的野花，和藻類網在一起。可憐的阿尼，她想着就輕輕嘆口氣，一面回到她的房子裏來，合上簾帳，開了燈。十二朵紅玫瑰花。不是十五

宋也不是十一朵。十二朵都是錢買來的。可憐的阿尼。

將軍的像片，嵌在銀框子裏擺在牀邊的桌上，好像冷冷的注視她。不用說她高興與她這次竟出乎意外的從前線回來看她，因為她很喜歡他。「是的，我很喜歡你，」她對像片有點用力的說，好像牠剛問過她有沒有真情。但是在穿廳裏看見了將軍她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今晚我不能過得舒服安靜了！把這個固執的念頭轉過來了她才爲他開了笑顏。

時間尚早，還不到九點。自從空襲次數變得更多了以後，戲院一星期有幾場日場，晚上就關門了。莉莎還不慣這新改的時間，因為她過慣了夜生活，只有到了晚上她才開始生活，遊動。而在午後的清醒中把戲演得饒有趣味不是容易事，她往往對自己所演的非常不滿意的就回家了。然而今天晚上她只顧朝前走，好早點到家，獨自個兒。因爲她決定在今晚把從巴黎帶來的新衣一件件的試穿。這像和情人訂的一個祕密約會那樣叫她興奮。至少莉莎自己這麼想，她可從來沒有一個祕密的約會，她的每次戀愛總都是有點公開的……上帝祝福翁·斯坦坦，她高高興興的想道，因爲他把將軍從我這兒拉走了，讓我到底過個舒服清靜的晚上。（你知道女人一生中最奢望的是什麼嗎？瑪麗亞在「勇士」裏問。「就是獨自睡覺的權利。」）

她把整佔了一面牆的衣櫃滑門推開，於是潛入那麼多掛在衣鉤上，垂落成摺紋的，

飄動的，閃光的，直垂下來惹人愛的好衣服裏。絲的，鵝絨的，帶花邊的，軟綢的。灰的，藍的，粉紅的，豔紅的，還有生蘋果的淡綠。便服，午服，餐服，睡衣，便衣，一堆晚服。她脫下這件銀灰色的小衣服於是一件件的試。她的面前有兩面鏡子照着她身後浴室嵌鏡面的門。這樣她有點發狂了。她是坐在小樹下的灰姑娘（註）有金子銀子從樹上往下落。她嘆氣，唱歌，轉來轉去，走來走去，甚至於畏縮的來幾下舞步。她聽見從宴廳傳出匈牙利舞樂隊低音部的 Voom Voom，有時又有四弦琴的哀怨。最後她挑了一件八仙花色的便服還有一件籃軟綢的拿到凹處的寬牀去。她把牠們揉成一團，貪婪地放到臉上，好像恨不得吃了牠們才好。她愛絲愛軟綢，還有薄得透明的襪子，還有貼貼服服的亞麻布襯衫，愛得着了迷。什麼東西也沒有摸摸好料子叫牠那麼特別的開心。莉莎兒是個拜物教徒。」約恩可尼格這麼說她。「別的女人靠心靠腦靠眼睛過日子，莉莎兒却靠她的指尖。她過的是盲人摸字式的生活，」「你怎麼懂得我？」她開玩笑的回答。其實他真不知道在貧窮中長大，和一個愛擠人的妹妹在一條不平而帶響的長椅子上睡覺是怎麼回事兒。和妹妹共用一條碎了的破舊手巾而且還要再用一個禮拜。她兩個大姐姐穿過了的難看衣服，她母親補好了再給她穿上。如果一個女人的皮膚成天的磨擦粗棉線的襪子，難受

（註）Cinderella，歐洲童話中的女主角，受後母虐待，執欣事，後得神仙之助，爲王子所娶。

的粗布灰襯衣，就愈當夢着講究點的東西，美麗的，可愛的，蛛網樣的夢。不幸等她剛剛談得上成名，剛剛紅起來的時候，她一直不好意思去羡慕的那些奢侈品就從每個平凡的德國女人生活裏消失了。但是那時候莉莎·桃恩就不是個普通通的女人。元首仍然對她微笑，給她喝采；第三帝國也正式的，慷慨的承認她的特殊地位，由是賜給她些難得的特權。

忽然莉莎想起來她要在這個舒服清靜的夜晚練習她的台詞了。她連忙把衣服送回衣櫥裏，砰的一聲關上櫥門免得看見她們。雙眉間的那塊寬地方皺起來，一面她走到寫字台前拿起一本檸檬色紙皮小書，把一個手指夾在兩頁中間，這兩頁她最不熟。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你的——

我得說是我的；但如果是我的，那麼也就是你的，

所以全都是你的了。唉！這個亂世

把物主和他們的權利隔開了；

因此，雖然是你的，還不是你的。

這幾行真該死，像一盒子的蚯蚓盤絞在一起。莉莎把牠丟到一邊去，於是在房子裏來回的走。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你的……這句話太不好意思，這句話真討厭，真

敗口胃……

●我得說是我的；但如果是我的，那麼也就是你的……用感情說這句話不可能。等一等，或者假如你帶點笑說？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你的……這樣，用一隻手指着我的嘴，他們或者就笑了。觀眾裏面那些可憐的軍人，我使他們笑，他們就感觉很激我。這是我們爲打勝仗應盡的本分。他們一排排的站了幾個鐘頭預備來看戲，看完戲他們就一身是胆，堅決萬分了。德國人真了不起。你說還有那個國家在戰時戲院還賣票呢——莉莎沉思着，因爲無知而覺得快樂。她跳到那下一頁去念幾行她比較喜歡的話：

……我的全部總和

是某些東西的總和，坦白地說，

是一個沒受過教育的女人，沒上過學校，沒有經驗；

她還不太老，

她還可以學習；

繼續背誦着，她拿起牀頭電話叫茶房來。

……比這更可喜的是，

她天資不太低而地可學習；

「喂，茶房嗎？……是的，請你告訴哥斯東他現在可以送晚飯來？……*Katharine*……」

「有什麼送什麼來？……今晚沒有橘子了？沒關係，的確。」

「一切中最可喜的是，她溫順的靈魂。」

委諸於你來受引導。」

她放下這本書，嘴裏念念道道的，走進浴室裏讓水流進盆裏，一面洗頭一面背誦。她像喜歡新衣那樣喜歡她的頭髮，雖然將軍老逗她說那是嬰兒髮。無論怎樣，那是給舞台上生色不少的頭髮。

……她溫順的靈魂

委諸於……來受引導。

這是發展白蒂霞（註）的性格一個起點——她溫順的靈魂。即使她自己裝扮個男人，她也不會亂說一句放肆粗話。沙士比亞的那些女主角多麼可愛多麼親切啊！到底她不是英國人。英國女人都長了大腳和兔子牙。同時莉莎也聽人說英國人簡直不知道沙士比亞是誰，而德國的每個小學生却能背誦他的劇本。但是，她最近念了一本書，裏面證明沙士比亞照血統和遺傳學屬於條頓族。

註：威尼斯商人女主角

……她溫順的靈魂

委諸於……來受引導。

她高興的念着，忽然就跳進浴盆裏。今晚的水實在暖，玻璃架上有很多瓶科隆香水和浴鹽；甚至還有一塊貴重的「Roger & Gallet, Ganderia」牌的法國香皂。那是她從巴黎帶來的戰利品的一部份。她愉快的嘆口氣。她常常因為活着而快樂，活在德國從未有過的偉大時代裏，但是她覺得世界上能像剛剛現在這麼完美的時候很少。Voorn-voorn，匈牙利舞樂隊的低音從牆外傳進來。她還正在玩呢，把膝蓋當做冰山，她正帶着皂盒圍着冰山冒險的航行，她聽茶房把餐桌推進來，於是玻璃和瓷器就發出悅耳的聲音。她忽然覺得餓的不得了。

「等一會兒；哥斯東，」她在門裏喊。「我有點東西給你！」沒人回答，她就自己輕輕的笑了。她趕緊從浴盆裏出來，馬馬虎虎的擦乾了自己，滑着穿上新便服。「現在我已經看過你們的巴黎了，哥斯東，」她高興的說。「我沒忘了你。猜猜我給你帶什麼來了。」

她從架子上拿下一個小包，一走進屋子來就遞給茶房。「唔——」，她吃了一驚，停下脚步。「我以爲你是哥斯東。」

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個年青的茶房，他正彎下身子用心的要燃着蓋好蓋的菜鍋下面

的燈頭。便服貼着她潮濕的身體，忽然她莫明其妙的感到自己的赤裸，甚至於她覺得脚也光着，窘着了。和哥斯東就不同；哥斯東是個老頭兒，每天晚上侍候她，她和他也慣了。失望的，她放下那個包。裏面有一本巴黎風景集還有一種法國特產的藥，哥斯東爲她哭了好幾次。

「哥斯東在那兒？」她問茶房。他低濕嘴唇再回答：「哥斯東還得在樓下幫着照顧。現在晚會——」

「不錯，我知道。你才到這兒來嗎？」莉莎問；他的第三根火柴還沒擦着。

「是的。小姐。我不過今晚上幫幫忙吧了，」他說，頭也不抬。

「你也是法國人？」

茶房搖搖頭。她只能看見他粗黑的頭髮和他發抖的劃火柴的手指。「讓我來吧」，她說：拿過他的火柴就點着了燈頭。「那兒。把餐桌推到那個窗前去。」她把黑簾帳拉開，打開窗戶，她急於要吸吸新空氣。正在茶房掉一個湯匙的時候，門上有人輕輕的敲幾下。那是將軍，她想，（連她心裏也想她和將軍還沒有親匿到叫他名字的程度。）她的聲音裏帶點失望，她說「進來。」……到底我今晚不能舒服清靜了，她想……門遲遲疑疑的開了，兩個穿制服的人站在那裏。莉莎站起來。

「如果小姐能原諒我們。我們是警察。」其中一個說。

「警察？」莉莎說，吓了一跳。「你們要幹什麼？」

「對不起，我們要打擾小姐了，」高個子說。「但是命令是命令。我們得把旅社的房間一間間的搜查。」

「自然，對於你這還不是常事，桃恩小姐。」另外那個補充一句。

「嗯，請別客氣吧，先生，」莉莎說。反倒拿警察那副明顯的窘相開心了。「有關係嗎？如果我趁晚飯還未冷之前就吃了？你們或者喜歡來支雪茄？」

「謝謝你，小姐，」高點的說。「謝謝你，小姐，」矮點的說，這時他們貪婪的壓住自己不開那個金黃色的煙盒。「原諒我們，」他們一齊說，於是在屋子轉起來。莉莎盯着他們，一面她舉起杯子叫茶房往裏面倒那種所謂咖啡的棕色液體。這和戲台的一場戲一樣的好看。高點的那個走到牀前好像隨時事情都可能炸着他的臉。對那件藍軟綢晚服斜溜着的時候他的眼睛禁不住的要突出來，他的嘴禁不住的要假笑。那一個却潛進衣櫥深處她的新衣服中間，不時好奇的斜瞟着她。他們在陽台上敷敷衍衍的看了一眼，於是他們整步走進浴室。這樣恰恰有兩分鐘的工夫。

「請原諒，」他們說，一起迸出這句話。矮點的抖起精神，於是表白他所想的。「我真沒夢想到我居然親自和莎莉·桃恩認識了，」他說。「我告訴我妻子她會多麼驚訝呢！我的小女孩——如果我要你親手寫幾個字算是過份了嗎？我的女孩收集你的手筆。」

誠心誠意的感謝你，恩桃小姐。你真好心腸。」

「我在『受騙的愛情裏會見到過你，』那一個說。『我看的電影不多，但是我喜歡這個片子。』他的眼睛上下打量她的便服。忽然莉莎叫他看得受不了。『晚安，先生』她說。『我希望你們能找到你們所要找的。』」

「原諒我們，」他們倆異口同聲的說，你絆我，我絆你的走到門口。『我不過盡責任而已。原諒我們打擾了你。希特勒萬歲。』

當他們帶上了身後門，莉莎忽然想起一件不愉快的事。她衝進浴室。她貴重的（Roger & Gallet）牌香皂仍然在那兒，謝謝天。但是那小塊灰色的定量分配的日用肥皂就不在臉盆裏了，她正不知道是生氣好還是笑好呢，就聽見她寢室裏有沉重的聲音。她推開門。

那個茶房量過去了。

莉莎一時慌得不知怎麼辦。她在紅十字訓練班所學的統統忘乾淨了。跪下來，她從地板上搬起他的頭，把她的手巾裏倒點水洗他的臉。打他的腮，摩擦他的手腕。最後她才想起來解開他的領子，解開他的襯衫。她的手指甲弄斷了，她無可奈何的看看這個生人。忽然襯衫自己掉下來！嘩的一聲鬆開了。那不是別的而是一塊白色的硬襯衫前襟，上面連着一個黑結，和象牙色的領子。莉莎看着這喜劇的小玩藝發楞；她常想只有在低

級喜劇裏爲逗人笑才用這種襯衫前襟。她遲遲疑疑的把手放在他的光着的胸上，摸摸他的心跳。他的皮膚又熱又濕。她的手指畏畏縮縮的摸着他左肩下的一塊黑色的乾燥的硬布，叫她給摸得活動了。一道紅線於是流過他左胸上，那個她生疏不得了的小乳頭就在她黑燕尾服的褶子裏不見了。

無論是演戲演電影的時候莉莎經歷過無數次奇怪的場面，依照戲劇嚴格而講求收效的原則去演都有收場的辦法；但是現在她却心慌意亂了。她拿她裙子擦這個茶房的頭，所以他的頭在地板上碰得古冬古冬響。叫便服的下邊絆了一下她就跑到凹處去，一把抓住夜桌上的電話，嘶啞着喊電話員。

「放下話機，」地上的人忽然說。真像死人開口說話。莉莎喘着氣。「放下話機，」他說。

莉莎呆呆的看着他，話機平放在手裏，她的心慌亂了。他坐起來，但是暈得直搖幌。對於莉莎這些統統像一本劇，她在台上正演這齣她從來不知的戲，扮演一個她背不出一句話來的角色。一會兒她安定了，因爲那個男人橫跳過屋子，用力把牆上的電話插梢拔下來。忽然，她覺得她熟悉這一套（在「河上的人」，第二幕第三場）她的心鬆快了，得了一個暗示。

「你再動我就開槍」，她說話的聲音又小又可憐。

「好，開槍吧。你來開槍吧。我不在乎。」馬丁低聲說。他弱得，累得有個時候他
想不再掙扎了。閉上眼睛，不掙扎了預備完結……。

莉莎沒有開槍。第一她沒有槍，她也不會懂得怎麼推動彈機，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
她的恐懼退下去，她覺得有點奇怪的對不起這個莽撞的人。他看來又瘦又絕望。他的
臉是褐色的，剃得很不好看，但是現在他的脣簡直就是白的。他有發光的藍眼睛深深的
陷在陰影裏，上面就是兩條濃濃的黑眉。而他看來也很可笑，因為他光着的胸和正式的
燕尾服不相襯。血不流了。

「你是誰？你要幹什麼？你嚇着我了，」她發脾氣。馬丁盡力想把眼光聚到她身上
，但是什麼都有波紋，模糊不清，好像他正在水底游泳。最後暈眩退去，他能看清楚她
。她坐在牀上，她的膝蓋頂着下巴，她又小又奢華又闊又無恥，她發出陣陣香水味。她
的每一點他都恨。

「給我一支雪茄，」他魯莽的要求。她指指放在桌子上的金色烟盒。盒裏只剩下了
一根。他像火線上軍人那樣自動的把牠斷為兩截。一截放到自己嘴上，那半截遞給她。

「謝謝，」她說，眼睛仍然看看他，她就吸了。強烈的烟一吸到肺裏，馬丁就知
道他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對不起我把你吓着了，小姐，」他說，盡力要顯出他有
理性。

「我中了暈眩的魔了——我希望你不要把這個看得大驚小怪。我不願意失業，你明白」，他補充說，蒼白的，拘板的一笑。

「你有病嗎？」莉莎問。

「實在沒病。也許有點受傷了。我的脚上中了一彈。那是在斯太林格勒的事。他們把傷口縫好但是傷了我的肺，俄國人幹的好事兒。我逃回國來他們給我一個凍肉勳章，還有一種光榮的任務。但是說起來話長。」再往下說啊，傻子，他告訴自己。等待機會，引她^來問，讓她覺得對不起你——

「你母親一定很以你爲榮，」莉莎說。「爲國犧牲是英勇而榮耀的。」

你從哪兒學得這麼饒舌，桃恩小姐？他想。他大聲說：「我母親死了。」

莉莎仍然在觀察他。大致上說來她並沒有不高興這個場面。這倒是一點消遣。這裏面的戲劇味引起她的興趣，所以她現在覺得安全了。她決意把戲再多演一會，隨她幾時高興再收場。

「你做了什麼事而叫警察追你呢？」她問他。

「警察沒有追我啊！上帝知道他們要追誰。但不是我。相信我吧，桃恩小姐。」

「你好像以爲我比本來還蠢。不用說你不是個茶房，並且他們是要搜你。」

「如果你那麼想，幹麼不把我交給他們呢？」馬丁說。這話真是有勇無謀，但是

他說了……我仍然還能從陽台逃出去再翻過屋頂，他想；但是他不相信起來。他等待着。

「我不是蓋斯塔布的偵探，」莉莎停了一會說。她把赤着的脚放在地板上，雙手在膝上合起來，對他微笑。馬丁走到小餐桌前，開始把空碟子堆起。莉莎注意的看著他。

「如果您小姐吃完了，我就把桌子推出去了，」他很禮貌的說。她看看他把那個小玩藝推到門口，他用腳踢開門，伸出頭在走廊裏四下打量打量。一個親衛軍在桌子那兒來回的走，並不是搜查這間屋子兩個偵探警察中的那一個。馬丁忽然縮回頭來……我走死路了，他在絕望中想。這回完了。他們到底捉住我了。把桌子從衛兵面前推過去以後又怎麼辦呢？再把牠推到那兒去呢？在第一個拐角他們就會捉住我了……自從逃亡以後，他從這條死路被趕到那條死路。每一步都是死路，無論是在路上，在湖邊蘆葦裏，在市場攤子後面，在火房裏，在酒窖裏。他知道哥斯東急忙把他從酒窖裏送出來的時候他又無路可走了，所以才慌慌忙忙迫他裝扮得這樣笨手笨脚的，把他推進這個有香味的屋子來，恰好那兩個蓋斯塔布就在這時上樓來，現在外面都安了崗，每條走廊，每個樓梯，每個門口甚至每個出口。蓋斯塔布真能幹的吓死人，他們還沒有表示那一點不行呢。他尋思着各種逃跑的方法；把牠們歸併為幾種，有的不行，有的又挑出來。只要他能留在這屋子裏，哥斯東就能設法送他出去。玉特加斯路三十六號，找威爾特。這地方

，好像土星離他那麼遠。

「如果你把我交出去，我一定殺了你，」他低聲絕望的說。他的嘴又乾了，他簡直說不出來。這句話莉莎在舞台上聽過的，所以一點也沒有給嚇唬住。相反的，她還要笑着說，並非沒有同情心的：「你幹什麼這樣吓唬我呢？其實我像一隻小耗子那樣不出聲也出氣。」

他的情緒忽然鬆懈下來，他癱軟了。「你說的對，」他說。「他們是找我。我走頭無路了。如果你把我交出了，明天早晨我的頭就在斧子底下了。」

不知道莉莎是不是完全懂得他的話，因為她在假造的危險和誇大而真的感情的圈子裏住慣了；她仍然微笑着好像她舞台詞背得很好……我還是把她細起來塞上她的嘴好，馬丁想，這時她好像正想着怎麼回答。Voorn—Voorn 匈牙利伴舞樂隊低音部的聲音敲着寂靜的夜。

莉莎的生活從來沒有一點矛盾。她的道路平順而沒有困難；她的同事喜歡她，觀衆敬崇她。街上頭腦簡單的路人，開貨車的，兵營裏的兵都叫她：「我們的莉莎兒。」她在德國最有名的戲院上演最有名的戲扮裝最出色的角。能說出來的就是這些。因為她又快樂又有名，整個世界就像最有次序了。也可能是因為她從來沒有愛上誰，所以她從不懂一點矛盾。統治國家的人都是她的朋友，她也因此驕傲。和她幼年最好的男人裏幾

個人作了朋友一點也不算是委曲了她。她從前對他們都喜歡，敬重他們，稱讚他們，和她敬愛將軍一樣。她暗自裏甚至於覺得對不起那些，她還有點刺那間了解的男人。因為像將軍這樣的男人都老了，而老人都是疲倦又煩惱；即使他們握有一切權威，整個世界也在他們面前發抖，而她們愛上了年輕人的時候，她們還是卑賤得討厭而又過敏。對像將軍這樣的人和氣寬大真是一件美事。因此愛情與責任之間的矛盾的痛苦從來沒有走進莉莎的生活裏。

世界最深處的擾騷從來沒有像表面上的那樣感動她。她愛她的國家，從來也沒有懷疑過牠的至上。她深信這個世界上最好最高貴的東西都是德國的。德國的音樂，德國的詩，德國的科學，德國的哲學，德國的戲，德國的電影，德國的路，德國的風景，對於這一切她不能不有一種深刻而真摯的戀愛。莉莎是個天真的無知的十足的第三帝國的產兒，相信新秩序傳佈的福音，不厭惡也不懷疑。她耳朵裏灌滿了傳佈新秩序給世界各國是德國的神聖使命，如果她真就以爲如此呢，那麼知道全世界有一天會分享這幸福了，她就會快樂的。她覺得外面是一個混沌，紊亂，好爲私而爭奪，殘暴得野蠻的世界。至於帝國的敵人。所有那些布爾雪維克，美國人，猶太人，民主國的人，她覺得宣傳都像招牌上畫的那個相兒；他們都是奇形怪狀，癩子，斜眼，鉤鼻子，十分討厭，十分懦弱，只適合於滅亡。

「敵人越多越光榮，」德國古諺這麼說。自然，現在德國就在戰爭中。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莉莎有些朋友都在榮譽的戰場上光榮的死去。但是連這個也從沒有觸動她的心。在戰場上死了是又英雄氣又美麗但不十分真實，多少有點和在台上的人死了一樣。戲一演完，台上的死人又活過來，出去了，在克蘭支勒飯店吃飯了。無論如何，戰死的人對於莉莎都不是真的死了。自然在戰爭完了之後他們又都活過來……

莉莎的生活里從來沒有一點矛盾，現在也沒有矛盾。她一點也沒有想在這種場合之下戲該怎麼演。她從不知道有那齣戲里面的女主角應當把一個亡命徒交給她的心腹。實際上這樣的一齣戲就非常的壞了，角色也非常的不恰當。同時，雖然她的思想被納粹的宣傳引歪了，但是她未成熟的心仍然是一塵未染。

「不要駭怕，」她又說，有點嘲笑和憐憫混合起來的意思。「如果事情真那麼糟，你可以在這兒呆幾分鐘。」

「謝謝，」馬丁說，用他焦急而發光的眼睛注視着她。她不敢保她可靠。

「到浴室去洗洗澡，把你這套可笑的衣服脫下來，」她說，她的喉頭里帶着笑。她好像把事完全當笑話看。他躊躇了一下就走到浴室去，但是他故意開着門，好從鏡子里看着她。如果她要打電話，如果她要叫衛兵……但是她沒有做這樣事。她頭靠着床，兩隻胳膊交叉在頭上，嘴里哼哼着小調子。馬丁這時才讓自己鬆快了一點。忽然他看見

自己照在浴室的鏡子里，看見自己怎麼那麼可怕就把他吓了一跳。他又憔悴又沒剃鬍子，他的頭髮出冷汗出硬了，他光着的胸前，被乾血染髒了，很可笑的從哥斯東的燕尾服里露出來。他急忙把外衣丟了，把面盆里放滿了冷水，然後伸進頭去。說也奇怪，這就像在一個乾熱天里潛入一個綠色的山湖冷水里似的。他喝了半盆水，如其說像個渴了的人不如說更像一個渴了的野獸，他又把水放滿，把冷水潑到胸上，擦他的胳膊擦紅了才止。他把外面蓋上了一層乾血當作藥布用的襪子打開來，看看他肩上的傷。這個傷口很髒，帶點鏽形裂開的邊，不住的跳動。有幾分鐘的工夫他忘了那個女人，但是當他在鏡子里又看見她的時候，她仍然躺在床上，往上看著天花板微笑，好像她不覺得藏他是件危險事。他看見擺在盆上櫃子里有一瓶碘，他忍著一口氣，把碘塗在傷口上。此外，他的肩也扭傷了。把碘放回去的時候，他又看見了一片精巧的剃刀。他用手指把這小東西轉來轉去，不知道這位小姐拿牠做什麼用。於是他很費心思的，把肥皂擦在臉上；然後刮他的鬍子。他現在覺得好一點了。他覺得好多了。他在肩上披了一條濕毛巾，回到屋子來。莉莎取笑的看了他一眼，表示她知道他的變形了。

「坐下來，」她說。「你的樣子很疲乏。你的肩膀怎樣的了？」

「我在石頭上撞傷了牠。警車在八十米高的地方走的時候我往下跳，而我的手又是睏着的。這樣我就笨手笨腳的了。」

莉莎用心聽了這點消息。「現在告訴我他們爲什麼捉你呢，」她問。「你並不像個囚犯。」

「你準不會當個蓋斯塔布追你的囚犯——或者你不懂這話吧？桃恩小姐？這是別開生面的。囚犯們是要和蓋斯塔布在一起的，」他諷刺的說。莉莎記得將軍有一次生氣的時候喊出來像這樣的話，但是當時沒有給她什麼印象。

「如果你不告訴我你是誰，你怎麼能希望我幫助你呢？」她說，簡直有點羞。

馬丁考慮了一切可能，於是決定或者最好還是說實話。「我是馬丁·雷哲，」他說

「怎麼，馬丁雷哲是誰？」她問，並不感動。「我從前從來沒有聽見這個名子。」

「不錯。你不會聽說過我的——也不會聽說過別人——我的朋友們，我的妹妹。你不會知道的，」他苛刻的說。這話刺了莉莎。現在她正想幫助他，但是他像既不感激也不謙卑。

「我也許無知，但是我願意學習，」他說，有一點生氣了。（……一個沒有交過教育，沒有進過學校，沒有經驗的女孩子，因爲這個面快樂，他還不太老，而他可以學習白蒂霞說的話，她忽然想起來，不知不覺的。）

「有什麼用處？如果我把實話告訴你了，你不會相信我的。好。我就告訴你吧。黨里

有一個要人，把我妹妹當妓女看待，我保護了她。就是這麼回事。這就是我的大罪。」

「你殺了他嗎？」莉莎問，她是演席勒的戲演出了名的。他殘酷一笑。「殺了他？沒有。我倒希望我殺了他。我們這樣學醫的好青年學生倒不會想到我們能殺一個黨委。我們只拿嘴嘶他。這樣我們十四個人的腦袋就掉了一大半，我自己的腦袋還不太保得住呢。現在我才知道我從前是在耍革命的把戲。一個小小印刷店，一篇小小短文，一次小小的遊行，小小的抗議，一點點的騷動——我們就死了十四個人。我們從前不知道殺，但是我們馬上就學會了。如果我還能活着從這兒走出去，我就更明白我該作什麼了。」

莉莎一聲不響的看這個激動的學生。她現在有點怕他了，但是並不是很怕他。這種激動而又愉快的感覺，在她的生活里從來沒有過，但是在台上最緊張的場面里可經驗過。……一到受不了的時候我就喊人來救我，她對自己說……馬丁輕步繞着屋子走，把這地方走熟，好像在俄國的一戰中這已成爲他的第二天性。他小心的計劃一切可能的攻與守。

「這陽台靠近什麼地方？」

「牠底下是大門口，對面是大街。」

「浴室的窗戶呢？」

「對着天井。」

「隔壁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想總是幾個男人的屋子，如果你不介意。」馬丁去打量這間浴室。沒有第二道門。……這可糟糕，他想？……他關上燈，推上那扇黑百葉窗和那扇小窗戶。天井沒有燈，但是藉着上升月亮的微光，他可以看見牠底下有一片玻璃屋頂。上面刷了點黑漆吧，但是馬丁認為牠是蓋着那個穿廳的屋頂。宴廳里的音樂聲高一點了。他也模模糊糊辨別出來沿着牆有什麼交叉着的東西，好像是廚房陽台上的或者是太平門上的。最不濟事在這東西上也能找個放腳尖的地方，他注意到了，在黑暗中沿着窗戶邊摸索。他故意沒有開浴室的燈，故意開着窗子，於是又回到屋子來。

「那些男人隔壁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沒有修這個旅社。我想那個有病的英國作家住在那兒。吉弗若、尼古拉斯。她算是個戰爭的俘虜吧，你知道。」

馬丁把衣櫥的滑門推過去。他從沙沙作響的衣服中間伸進手去摸後面的牆。這兒沒門。但是遇到危急時候他倒深得能藏進一個人。這有四五塊滑門板，但看起來只像一塊。

「這是什麼？」

「一個門。鎖上的。」

「誰住在隔壁？」

「那不是間房子。那是給取物昇降機預備的小地方。」

「鑰匙在那兒？」

「我不知道。我從來沒用過這扇門。那是給侍女用的。」馬丁走到莉莎放着鑰匙和他的錢袋的那張桌子前。這把笨的鑰匙是鎖在一塊大木板上的。第六十九號。他拿牠去開第二個門，扭了一會門開了。莉莎的亮眼睛興趣的看着他。

「你爲什麼要開這個門呢？」

「防備我得從這逃走。」

「如果你能從這逃出去，人家也能從這進來，」她聰明的說。他馬上對她作了個鬼臉，他的臉就完全變了。但是那就像把夜景閃亮了的電立刻回到黑暗中去了。

「你真聰明，桃恩小姐，」他說，一邊把兩扇門都鎖好，手指拿着鑰匙。

「頂好你把門門也鎖上，如果你要安全的話，」莉莎帶着笑容說。她忽然記起將軍也有開她門的鑰匙……，隨時都能進來和她糾纏。但是音樂還未停，因爲浴室的窗戶是開着的，所以聲音更響一點，這樣又表示宴會還沒有散。馬丁把兩個門門都鎖上了，於是他的背靠牆，對她有所思的，驚奇的看了她一眼。

「你不怕我嗎？」

「還不到你怕我一半的程度呢，我敢說，」莉莎頑皮的說。「現在別再像籠中虎那

樣提心了，坐下來安定吧。深深喘幾口氣；我在台上一駭怕的時候我就這樣表情。現在把整個故事都講給我聽吧。你剛才說的話沒有什麼意思。從頭講給我聽。」

哥斯東爲什麼不來呢？馬丁絕望的問自己。我在這兒能藏好久呢？她會不會反覆不常的把我丟出呢？講這故事給她聽，你這傻子，但是頂好還是好心眼吧。你現在要變成奇爾若萊得那種可笑的人了……她在兩膝間合上雙手，低下頭來，這是聚精會神的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我不知道故事怎樣開始的，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我想是在斯太林格勒吧。一想起我們所經過的事，我就回到赫特在斯太林格勒死的那一晚上了。赫特是我的朋友，我們在一起很久了。他受了五個鐘頭的罪才死去。他的肚臍裏中了一塊碎片。他緊抓著從肚子裏流出來那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好像他要把牠再塞回去；在戰場上你常可以看見這樣的事。男孩子身上掛着他們打碎了的胳膊和腳，好像牠們以爲牠們還能和身體長在一塊。看見他們這副樣子真可笑。他像一隻挨了刀扎的豬一直叫了五個鐘頭。他們告訴你說受傷的人不哭……但是他們哭，他們哭成什麼樣，桃恩小姐！過了半夜以後他就再沒有喊叫的力氣了，於是他死了。我們倒看不見他死了沒有，因爲酒窖裏漆黑漆黑的，我們都是挖洞進去的，但是我們知道他死了。我們拿他的制服裹在我們自己身上。那是冷冰冰的，但挨凍的人常常會覺得牠像火那麼熱。我們不能埋赫特，因爲地凍了。我們

只把同伴們的屍體沿着牆堆起來，像堆肉。赫特幾時死的不容易知道。他是那麼好，那麼想活。他時常擔憂的是我們一面作戰一面却又死傷。他一談到生命，好像牠是一班他怕趕不上的火車。他家裏有個情人；他要做個建築家。有時他會一連談幾個鐘頭，想着戰爭完結之後他要作些什麼。談得發瘋。有時我們都像這樣談法。」

「掘洞進酒窖時我們有十二個人，但是在赫特不叫了以後我們只有四個活着的。糟就糟在布爾雪維克黨人也鑽進這所房子來住在樓上，我們還沒有來這兒的時候，屋頂就給風吹掉了。嚇，爆炸的和正燒着東西的臭味！我想我的鼻子裏永遠擺脫不掉這種臭味。我們那時什麼也沒有了。沒有吃的，沒有烟，沒有火柴，最後我們沒有了軍火，可是還要單用槍刺和敵人幹。牛奶和麵粉做的食物在閃閃的砲火中溶化開了。有一回我們之中的一個出去搶食物，有一回我們在街上看見一匹馬屍；靠他我們活了一個星期。我們每天都和布爾雪維克打幾次小仗。他們從樓上下來殺我們幾個人，我們又殺他幾個人。他們有手榴彈，我們有槍刺。我們等着第六軍來增援，而布爾雪維克也等着他們的援軍。這其間我們就互相的殺。這些事很難解釋，要是從前你也曾想過牠的話；布爾雪維克是不是我們的敵人。是這次戰爭逼着德國——還是德國逼着別國開仗呢。記得元首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戰爭開始時說的話嗎？德國和俄國在戰場上相見的事以後絕不會重演了。而我們成千成萬的人就在斯大林格勒呻吟不止。這事我們想不通。我們談牠，繞

個圈子談回來還是談牠。如果你有一回拆開了一條絲，整塊料子就破碎了。不錯，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你不會知道斯大林格勒是什麼地方，要你自己沒有在那兒，誰也不能告訴你。牠不是一層地獄，而是十層燒，殺，叫，餓的地獄，一層層堆起來的。起初我們確信我們能得這座城，後來我們就不那麼確信了，後來我們仍然確信我們的部隊準備會來以槍炮掩護着讓我們退出去，於是我們等着，我們接命令，我們服從命令，而我們仍然相信無線電告訴我們的機密。後來我們就只等我們的飛機來給我們拋下食物，最後我們知道他們把我們犧牲了。你們在國內的人從沒有聽說吧，你們還是照樣吃你們的粥。你們所知道的是我們英勇的隊伍把戰事拖延着。唉，在酒窖裏的我們，就是那個英勇的隊伍，我們拖延了戰事。我們在小地獄裏抱怨着，而我們的將軍們逃走了，把我們送到虎口裏，他們好趁這時候保全他們自己寶貴的體膚。不錯——我想這就是故事的開始。如果你能想想你就不能不發現什麼都是謊言和欺騙。」

他停一停，他的聲音因舊恨變粗了，那舊日強烈的憤怒。

「說下去，」莉莎低聲說，雖然討厭他的話，但是聽迷了。「說下去——說下去。」

「那時我思索了很久，」他說。他眼睛盯着將軍的照片，但是他的思想却在過去那片凍冰的草原上奔馳了。「我肺部中彈那一天，地窖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了。在我暈過去的時候，布爾雪維克把我俘虜了。他們那時殺了我倒容易，但是他們叫我做了俘虜。」

我能復蘇過來，那是因為給我行手術的俄國醫生沒有叫我完全麻過去。然而他們可作了一件好事兒。當我好一點的時候，他們也給我書看，德文書。自然那全是爲了宣傳，所以並不怎樣感動我。我不知道他們告訴給我聽的東西有多少我能牢記在心裏。那時我仍然是好德國軍人。我想德國想到恨不得把我的手都咬下來，好像這樣就能幫我回家去。我所能想的是：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我從來沒有對一個女人瘋狂過，但是我就得那樣發狂了。我渾身都叫着，渴望着那一樣東西：「德意志。」

「但你也已經回到德意志了，」莉莎說，眼睛直放光。

「不錯，我回來了。不要問我怎樣回來的，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回來的；我們一定以爲我們衰弱得不能從醫院裏逃出來。但是我們逃了出來。關於這事我不能多告訴你。因爲，在逃走的時候我大半都在顛狂裏；我只零星星星記得一點。在我們躲藏的那間草房裏，我們好像殺了一對俄國老夫妻，又好像當我們躺在一個有彈片的小樹林裏的草堆和葉子底下時，我們聽見他們的游擊隊就在林邊唱歌。我願意在戰爭完畢之後，有一天再回到那個鄉下去看看。最後我們的一個先遣機械化巡查隊把我們救了。我弱得不知道經過的是什麼了；對我們的得救我也不知道高興。」

「他們把我用裝傷兵的運輸車送到羅馬尼亞去，把我暫時送到高拉茲附近的醫院裏。他們不讓我回國，要等我看起來身體一半恢復過來了再說。讓一個病兵回家看母親實

在不講家庭道德。自然，如果幾千個病兵都立刻回家，並且告訴他們的家人他們在那裏看見什麼了，他們對於我們的元首把我們引入完全是獸性的混亂裏怎樣想法，到底對於士氣沒有什麼鼓勵。於是我就到家了。於是我就在德意志了。那是我自己的德意志，爲了牠赫特死的時候叫得吓人，爲了牠我們才戰，爲了牠我的心折磨壞了。那就像有人把我的舊眼睛挖了去又把一對新眼睛按在我頭上。我可以看穿了一切，就像這對新眼睛裏有X光似的。我母親死了，臨死還等着我。我父親是個叫人壓扁了的小蟲子，永遠怕所有的鄰居，怕管房子的，怕所長，怕角落裏的親衛軍，怕每一個會找他麻煩的人，如果他沒有屈服。他們全都這樣，無論哪一點勇氣哪一點個性都是出於他們的木色。我的妹妹大肚子走來走去，她甚至不曉得孩子的爸爸是誰。她已盡了愛國的本分，她和很多勇敢部隊的人都睡過。「這算什麼？我所應當作的只是承繼幾個陣亡軍人的名姓而已，這個小私生子會有一個父親的。」但我爲什麼要告訴你這個呢？」

「這個故事不好聽」，莉莎說。她灰色眼睛的腫人整得黑而放大了——不錯——這是表示一種熱切而焦急的憐憫。「不用說蓋斯塔布就不喜歡你這樣講法。我自己也不喜歡。」

「聽我說——我並不想把這些都告訴你，」他懇切的說，因爲每件事都得爭取時間，使她不萌別的念頭，甚至也許能獲得她的同情。實際上哥斯東和菲力伯無論怎樣也能

把他從這間可咒的屋子弄出去，只要他不停的說，使她老在聽着就行了。」我想把安尼瑪麗的事告訴你，他急忙說。「你得聽着。我希望你明白這個故事。安尼瑪麗和我是孿生兄妹。我母親從前告訴我說她常把我們放在搖車裏，這個車特別寬，我就把她的大腳趾放在我的嘴裏，我的也放在她嘴裏，這樣我們才又高興又滿意了。好像我們不是兩個嬰兒而是同一個嬰兒的兩半。一切情形就都如此一塊兒上學校，遊戲，參加希特勒少年團，徒步旅行，游泳，念書，一塊兒傻里傻氣的，一塊兒長大了；當我照我逃來的方法回到家的時候，只有安尼瑪麗一個人不問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她知道。她感覺到，她了解。」

「你現在預備做什麼呢？我退伍以後她問我。這事我在羅馬尼亞醫院裏也仔仔細細的想過。我要學醫，我告訴她。我不知道怎麼解釋才對——但是戰前我倒常想我會當律師，或者去學政治。但是這個主意和別的一切一塊兒改變了。這個時代來了，你殺了那麼多人，又看了那麼多次的屠殺使你要嘔；你要擺脫出來，把你的靈魂也從你身上嘔出來。我那時想醫治病人，彌補彌補，好好的幹一下，也許作一個產科醫生幫助孩下降生到這個世界來。」我也這樣想，我也想學醫，「安娜瑪麗說。她愛上了一個男孩子威林漢·司可脫，他一九四一年在利比亞斷了一條腿，他在那個大學裏；他是個嚴肅的人，非到他得到博士學位的時候不和她結婚。他們錄取的標準降低，我們就都考上了，註

了册預備秋季開始上課。可是不久我就看到有很多學生都和我一樣清醒過來，感覺到過去的夢的幻滅了。我們都穿着我們的退色的軍服，我們有一大半人都帶着鐵十字勳章，而我們的身體不是這半缺了就是沒有了那一半，身上都背着共同的經驗。我們離戰前那種對戰爭光榮的狂熱已經很遠了。天，當我想起一九三四年那次紐倫堡的黨大會，我還是個鼓手呢，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當元首走上那個長長的勝利台當他停下來和我們談話，我們頭上的旗子正叫風吹得撲撲的響，給予我的是什麼。他們實在是拿這些把我們灌醉了，然後只有斯太格勒才把我們清醒過來。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嗎？或者你仍然還在那瘋狂的美夢的峯巔呢？

莉莎沒有回答。他回憶童年那個破爛的家，在弗洛得斯道爾夫，在鐵道穿過的一個郊外。在工廠裏，大街上，學校裏，到處都是一羣羣工人的孩子，頭髮都是亂蓬蓬的，他們都是外國人，個子高，聲音大，皮膚黑，波蘭人，捷克人，猶太人，他們統統不懷好意。然後參加了奧斯馬少年團真是一點光榮而又風流的變動。他們團體的領袖被捕不止一次，有一回他們把他們藏在燒毀了的火車亂堆裏，晚上他們帶食物給他吃；他們也划過了多腦河的一條支流，帶着一盞小燈，紅眼睛的小貓頭鷹坐在柳樹上……馬丁不懂得莉莎臉上矇矓的微笑是什麼意思。但就在這時她想：我真要不得。我現在還矇着警察藏人呢。

「安尼瑪麗長的像你嗎？」她柔聲的問。

「她活着時候很像我。」他說。這就像斷頭台掉下來一樣。莉莎的臉有點蒼白了。

「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也不十分好聽，桃恩小姐，」他刻薄了一句，但因為那時的痛苦和恐怖仍然在他記憶裏活鮮鮮的。」我要告訴你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我們之中有的人覺得我們有責任把我親眼看見的事實告訴一般人；我們聽秘密無線電站放給我們的消息，我們印了很多小傳單，把牠們在學生中間散遍了。我們翻父親和母親的圖書館，找到許多被禁的書，我們就組織一個非法的圖書館。到底我們是學生。我們都好問，我們都願意知道，願意想到我們自己。我們砥戈培爾爲我們反芻出來的東西砥厭了。這樣的事來得極其自然，不僅在我們的大學裏而在許多大學裏都是一樣。你不能把戰場上和我們有一樣經驗的老兵叫回來還把他們當作無知的小孩。他們想出個糟主意，打發普克洛黨委先生來和我們談話，但是黨委先生開頭先侮辱女同學，我就給他起鬧。他把這些女孩子都當野雞看，對她們說她們沒有用又懶惰，最好她們馬上就去和兵睡覺生孩子。我們不愛聽這一套，女同學也不愛聽。我們起鬧的時候黨委先生氣瘋了，恐嚇我們要

把學校封門，把我們都捉去。學生中間謠言起來了。當天下午我們就聚在學校前面；我們的人很多。這不是召集來的會，這是自動的表示憤怒。然後警察來了要捕女同學，我們男同學就在她們外邊圍了個圈子想保護她們。我們之中一大半人都參加過戰爭，覺得

叫警察化費幾顆子彈倒有點吃虧。我想我們之中誰也不把整個這回事看得嚴重。威林漢·司可脫和我站在安尼瑪麗前面以免警察推她，踢她的週身。這就是你所謂的小革命，結果我們失敗了，我們有八個人提到警察署去。我們想他們不過把我們拘留幾個鐘頭然後送我們回去。但是帝國的正義可不是這樣維持的。」

他停住不說了，因為他覺得他的聲音啞了。莉莎現在坐在床邊上，手托着臉，好像她怕看見他。

「三天三夜他們不停的對我們用火刑；他們要我們供出我們團員的名子。我們的團體怎樣活動。但是我們誰也不回答。受火燒而不背誓可不是容易事，桃恩小姐。我們誰也沒有背誓。對於這一點我很驕傲。第四天他們用船送我們到柏林，把我們推到一個他們的所謂人民法庭之前來受審，卮字，旗子，審判官和正義女神的彫像都在門上，這個場面可真宏大。審判像自動磨粉機那麼簡單那麼快的就完了。拿我們當國家的敵人處置，判了我們死在斧子底下。他們送我們到普洛真西湖去，每天早晨提我們到監獄的院子裏站成一排。我們十二個男學生站在一邊，六個女同學站在那一邊，一小隊親衛軍站在我們中間，院子中央是有木架的斷頭台。牠看來很新，好像他們特為我們才修的，牠發出新砍下來樹木的氣味。每天我們有一個人被執刑而其餘的人都得看着。當他們帶我們走到院子的時候，我從來也不知道該輪到誰死了。我想他們以為這樣我們就發瘋了，我們

自己就互相打起來，於是就施出一切我們所知道能救自己的辦法。但是我們沒有。從一方面說那個星期我很高興，因為我當過兵受過嚴苦的訓練。但是那些女同學怎麼辦呢？」

「第三天他們把威林漢·司可脫執刑了。我知道安尼瑪麗看見斧子落到他頭上時有什麼感覺。死倒比看着死還容易。她想用手遮住眼睛，但是一個衛兵把她的手拉下去細在她背後。我從排裏衝出去把我的手放在她眼上，於是她便暈過去。他們因此就把我的腳跟打傷了，然後讓我站了一整夜。」

「第九天他們殺了安尼瑪麗。我想她不是完全有知覺的。或者監獄的醫生發慈悲給了她一丸麻藥一類的東西。監獄的院子裏有那種可笑的味兒。石炭酸味，陰溝味，新砍的木頭味，還有恐怖的壞氣味，安尼瑪麗笑了，當他們帶她到斷頭台去的時候；她不是微笑，她大聲的笑，好像喝醉了。事情完畢，他們逼我們行個希特勒的禮和唱黨歌。」

「別說了！我不願意聽這套話！我不信這套！一個字我也不信！」莉莎喊出來；她從床上跳起來抓住他的兩肩，好像她能使他把話統統收回去。這樣一來他的傷口忽然痛得像刀刺的一樣，但是他也滿意的不得了……我最後也把你喚醒了嗎，絲恩小姐？他……他把她的手使勁握一下，然後把牠們從肩上推下去。她又把他看了一會兒，然後她就用她赤着的小腳在屋子裏走來走去，拿右手敲着左手，好像要壓住一聲尖叫。

「你看這裏，」馬丁說，讓毛巾從他背上落下去。

「走開——走！」她小聲說。「我不願意再多聽半個字。我不願意看見你。你不能迫着我去聽那種東西——」

馬丁站起來，緊緊站在她面前，「你看看這兒，」他說，背轉給她看，滿背都是一塊塊的鞭傷燒傷。看它這麼一個受罪的背，離她眼睛那麼近，使她真惡心。在獄裏落下的疤和受刑的疤把子彈穿過他肺的疤蓋上了。可憐的青年人的瘦背，他的肌肉和筋力，他的艱苦而勇敢的生活。要吐的感覺變成一塊東西在她喉嚨裏，然後她就哭了，一陣酸心酸淚出來。她由她的頭垂下來碰着這個滿是傷痕的背，用手抓住他黑褲子的腰帶，大哭起來。馬丁站着不動由她去哭……我給了她一次打擊，他想；或者這就是她的斯太林格勒。或者她現在也開始想了……她的鹹眼淚落到他背上的傷口裏，但是他並不在乎。他等她哭完了再說……現在爲了一支雪茄烟我什麼都肯……他懇求最後她把他推開了。但是她爲他的傷痛哭了一陣留下了一點什麼東西；他感到一種奇怪的新的接近，她也這麼覺得。好像他們相距很遠而有這一會兒他們挨得很近。

「我真後悔把我的真相露給你看了，」莉莎說，想馬上恢復原來的她自己。「真作得傻，我想你必得走了。我不能老把心藏在這裡。我正等一個人。」

「噢，自然，」他說，看見她不自覺吃驚的把將軍嚴肅的像看了一眼。「我一時忘記了桃恩小姐原來和這整個腐敗的納粹政府在談愛。我一定是瘋了，不然我怎麼能希望

你看看另一面呢。」

「我並不是責備你爲了你的經過不該痛心，」莉莎說；他的話把她諷刺得太厲害了。「但是你錯了，你所說的每個字都不對。你忘記我們從前的情形嗎，在元首復興了國家，造成了今日的德國以前？那時我們遭難，被蹂躪，貧窮。而我們現在強，勝利，有威力。我們已征服了全歐洲——永遠的。那是像將軍這樣的男人使我們達到了屬於我們的高峯。爲什麼我不驕傲呢，如果他肯賞光和我做朋友？」

「你說得好，」他說。「我也是聽這套話長大了的。經過幾次重重的打擊我才把牠甩脫了。你也會甩脫了牠。噢，我的天，」他心切不得了的說，好像他忽然覺得如果他不能叫這個小女人看見真理那就什麼也不必談了。「強？勝利？有國威？你不知道我們早就戰敗了嗎？你不覺你的偉人們腳底下的地直發抖，因爲他們知道他們面前是什麼嗎？從前我也有個時候把元首當救世主那麼信崇。如果有人發覺他對我們說的是謊，我就永久不會笑了；如果他讓我們衰亡了我就不能活了；這是我從前所想的，我們都是這樣想。哼，他讓我們衰亡，他說了謊，他把我們統統趕到地獄去——可是我還會笑着活着。戰場上發生的事和將來德國人要討的債比起來算不了什麼。勝利！這就是我們勝利的結果：德國人撲到德國人身上互相扯得粉碎！」

說得興奮，他提高了嗓子。有人敲門了，他吓得打抖。他頸背上的汗毛豎起來，他

渾身的血管都像流出。險！險！險！

「什麼？是誰？」她招喚；她是個名角，她的聲音裝得很自然。

「侍女。送新毛巾，桃恩小姐，」走廊裏的人說。

「只等一會兒，」莉莎說。馬丁躲進帳子的摺子裏，莉莎把門開一道縫。毛巾就從縫外送進來，還有女僕那個亂蓬蓬的頭和好奇的臉。「謝謝你，卡春，」莉莎說。「我再不要什麼了。晚安。」

把毛巾放在臂上，她走到馬丁面前，他因為忽然支持不住就倒在她床上了。滿臉滿胸的冷汗，牙齒打戰。他不願意叫牠們打戰，可是無論如何牠們打了。

「你沒有吓着吧？」她又照老法子嘲笑他一句。

「吓着了，吓的很厲害，」他說。

「如此英雄！如此誇口！就叫一個女僕吓着了？」她說；她想搗他查小他。有點非她本願的東西把她捉住，好像她黏掛在網上了，而現在那東西變得像繩子那樣粗，她就正想擺脫開。

「只有傻子才不能吓着，」他說。莉莎對他彎下身子，於是就聽從她的手指所欲了。她把手指放在他粗黑髮裏。這樣又有靈驗又像着了電的，他的才不打戰他的眼睛也合上了。她忽然想起將軍刺過的圓頭和他頸上交織的髮紋。於是她就敲打馬丁的頭髮。

「你對於生命就那麼顧慮嗎？」她柔聲的問。「牠對你真就那麼重要？」

好像他要先鄭重把問題想一想然後再回答。「我不知道我活着有多重要。我倒不以爲那是非常重要，甚至於對我自己也如此，但是有人活着就重要。必定有人不死，幹下去。我們的人還是少——那麼一個可憐的小團體——就是他們把我們統統殺光了，對德國會有什麼關係呢？」

「誰是『我們』？你們要把什麼幹下去？」

「這可不像那些事那麼乾粹，我們也不是一個有政綱的社團，我們只是幾個愛惜德國所失去的東西的年青人。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想把牠們拿回來。但是我們必定要活着才能幹這些事。」

「什麼東西呢？」

馬丁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裏說：「你是個女冷。你記得在歌德的『愛哥蒙特』裏人們的要求嗎？安全，秩序與自由。但你不會知道自由是什麼。如果你在街上遇見了牠不會認得牠，如果發現了牠藏在你的屋子裏你就不知怎麼辦好。」

莉莎仍然細細的觀察他的臉。一個鐘頭之前她還認不認識這個臉；然而想不到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她多熟悉牠了。他背上的燒傷和打傷，那些疤的樣子深深映入她眼裏印在她腦子裏，好像是一類痛苦和一種挑撥……自由？她想。自由有藍眼睛，一捲捲垂落下

來的頭髮，瘦長的身體上每條肋骨都鼓出來，肩膀流血，一顆子彈在胸膛裏，渾身都是疤。自由又硬又苦，受了多少災難，每一分鐘都受驚，都得藏着，都危險。這就是自由？我現在認識牠了？……自由這個字多響亮；在古典劇裏牠的聲音上達於樓廂，樓廂的人就喝采。「給我們思想的自由，先生，」在席勒的唐，卡洛（Don Carlos）馬桂司，波莎說，樓廂的人就頓腳，喝采，後來這齣戲靜悄悄的就見列在戲目裏了。藝人麥克斯·威德滿寧肯殺了他的猶太妻子和孩子們再自殺而不肯看着妻兒被送到波蘭——他是自由嗎？忽然記憶像瀑布那樣湧落到她身上，她想起來她忘記了的，壓抑了的那些東西，她不願意看她不願知道的那些東西，因為牠們會擾亂她生活的安適。德國總有幾個人懂得自由為自由而戰。路德和赫頓，後來又有那些年青軍官跟拿破崙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黨打過戰。但是那麼少，那麼星星的幾個。——

「爲什麼非得到這兒來呢？」她熱切的問。「你爲什麼單找我呢？你怎麼不躲到別的屋子裏？我很高興。你怎麼一定要來把你那些可怕的故事講給我聽，把你的傷給我看看呢？我現在怎麼辦呢？你不能整夜都在我這兒。但是我也不能把你送走——我不能。如果你出了什麼事，我一生中永久再沒有快樂的時候了，你和你的自由——我多麼恨你！你爲什麼老盯着我，好像你要把我身上燒幾個洞？」

馬丁正盯着她，因爲他就在這時候，就在這一分鐘發覺她是一個女人他是一個男人

。在痛苦，焦急，恐懼中這是一點帶苦味的甜啓示。這就像空着肚子喝杯甜濃酒。他燃燒着的眼睛從她身上轉過去。

「我餓了，」他說。「我有兩天什麼也沒吃了。」

「啊！」莉莎說。她原希望他說的不是這句話。「你怎麼不告訴我呢？來——坐下來吃吧。一定還剩下些咖啡——一兩條沙丁魚還有塊麵包皮。」她把桌子推到他坐着的床前面，把火鍋底下的小火點着。他從咖啡杯子邊看着她。咖啡有點溫又有點苦，但是他喝下去就覺得好點了……現在再來一支雪咖我就美了，他想……他說：「你知道你正幫助，安慰第三帝國的敵人嗎？」

「不要胡說。你吃吧。」她說。「吃吧。」

「你知道從現在起你也危險了？」

莉莎從他頭上看到別處去。臉上立刻飄過去一絲微笑，就像她在「沒有窗戶的屋子裏第二幕那種無時不叫觀衆歡喜的微笑。」

「當真嗎？我？」她說，好像昇到滿都是電和雷聲的天空去。「我所要的只是一個安適清靜的晚上而已。」

在狂飲法國香檳酒和互相祝賀中歡迎中歐貿易委員會的晚會快完畢了。每一塊冷點心的皮都給些營養不足的中歐人吃光了。什麼樣的祝詞都說了，什麼樣奠定友誼的事都做了，從東綫和從路耐伯哲森林的轟炸隊來的特別公報裏什麼樣的宣傳也擠出來了。

「謝上帝，會開完了，」翁·斯坦坦男爵嘆了一口氣，這時他拍着最後一個人的背，附帶的吻吻他的手——普洛克先生短粗的平手。「我想他們絕不會走。丹維茲，在火山口跳舞是一個煩人的勾當。」

「喂，晚安，斯坦坦。真高興我能脫身了，」將軍在宴廳門口說，現在門口就像有一羣蝗蟲剛從這兒飛過去。

「等我把大衣拿來，」斯坦坦說。「我得和你談談，私下裏和你談談。」

「等到明天早晨再談不行嗎？」

「不行，不能等到明早，」斯坦坦說，他口氣裏有點東西使丹維茲站直了說：「好，那麼就到我房間去吧；我大概還剩下點白蘭地酒呢。」

將軍的房間在第一層，因為他和四層樓莉莎的房間緊挨着住不雅觀。無論那一種舖張他都不喜歡。他把一切都照軍令那樣安置好，好像事事都得用尺量。一幅歐洲全圖和一幅大號的什托米爾戰綫地圖掛在一起。屋子裏一陣陣冷風吹來皮子味，薄荷味和擦酒精的味。將軍死去七年的妻子的像片放在寫字台上。雖然將軍永遠不看像片一眼，並且事實上她在世的時候也不太照顧她，但是他總是到哪兒把她帶到哪兒。

「如果你能原諒我，斯斯坦——在我們談到本題以前我得打個電話，」他說，先把白蘭地倒在梳妝台上的水杯裏。斯斯坦有趣的走到浴室去好叫丹維茲靜靜的給莉莎打個電話。坐在床上，將軍拿起話機。他一面又在希望中微笑了。「電話員，掛六十九號，」他說，等着。「請你再按鈴，」他說，電話員告訴他沒有人來接。「桃恩小姐還沒有接，」電話員說，將軍又把話機掛上去……她睡了，他想，有點失望。噯，我明早再看她……這個好主意給他全身一陣溫暖。軍隊裏的生活使他在早晨五點以後就睡不着了。但是天亮以前就醒了也是麻煩，因為在旅社里在這個城里誰也不起得那麼早除了倒垃圾的和清道夫。然而，如果他能和莉莎過這個早晨、每分鐘他都有所獲得。莉莎什麼時候都不如她醒來時美。年輕女人睡暖了、揉揉眼睛枕在枕頭上微笑，這是天賜的稀罕禮物。但是上帝保佑我們不要看到那些未上化粧檯以前的老傢伙，將軍這樣想着。

斯斯坦從浴室出來丹維茲正好放下了話機。「祝賀，」他說，「祝賀」，將軍說，

他們舉起杯子碰碰小手指。

「噫，你要跟我說什麼呢？」丹維絲問，這時的斯特坦好像正愁着不知怎麼開口。

「我很難過——爲了你兒子，我的意思是，」斯特坦不安的說。

「不錯——現在他們都死了；他們兩，」將軍說。「我的姪子朱根也死了。我過繼了他，你知道。現在沒有剩下那個人能照顧愛蘭琪德了。唉，這些年青人不過盡其本分罷了。」

這是公式化的回答。斯特坦有兩個兄弟也戰死了，所以他懂得。將領們家裏的年輕人差不多不死光的戰爭從來還沒有過一次。他站起來不自主的把電話的插稍拔下來，他同時也想到了這座床頭燈有無關係，但他好像又斷定這並無妨礙。

「這些羅馬尼亞人最近變的很難支配了，」他這樣開了話頭，一面又坐了。

「自然」，將軍說。「你還能希望什麼呢，當我們不得不抽出三個師團把他們送到俄國去的時候。」

「大本營裏的事怎樣了？」

將軍聳聳肩，把酒又倒滿了杯。「記得一九一八年牠的情形嗎？除去我們的春季攻勢不像牠那一年那麼順手之外。」

「庫魯格那一師有什麼麻煩嗎？沒有嗎？」

「我不願知道」將軍說，截斷了對這事的討論。斯坦坦和他的出身一樣，而他們都在一個團裏作過軍官，但是他現在和那些皮夫克一塊兒鬼混，所以將軍得和他談軍事不十分適當。依他自己嚴格的標準看來斯坦坦因為與皮夫克爲伍就失了身份。皮夫克就是將軍對一切非軍人的稱呼。所有的市民，官吏，還有在納粹術語叫做神聖德意志民族或者主族的小人物，都是皮夫克。最重要的納粹領袖都是皮夫克；下流社會的暴民，無紀律無主義無道德。皮夫克已經瘋狂了。所有地位高的皮夫克都該死，可惡。所有的皮夫克都是出之於那個人，在將軍心裏永遠什麼也不叫他，只叫：「這個該死的伍長的人。」

「我了解有的同志棄戰而逃了，」翁·斯坦坦說。雖然那個電話機和他毫無關係，但是他從他肩上的斜着瞟了一眼——第三帝國特有的斜瞟法。

「噢，他們打的很好，」將軍說，漠不關心的。「或者他們心不在焉。但把那個無論你放在哪兒他都不肯打到最後的德國軍人指給我看。」

沉默了一下，這時斯坦坦思索着怎樣引到他要說的話上來。

「最近看見凱德沒有？」他問。

將軍把眼鏡放下來好好的看着他。「最近沒有，」他回答。「不，最近沒有。」

「你知道非頓道夫在軍事法庭變審了？」

「不知道。他受審了？」

「不錯。至於凱德——他遭到意外。」

將軍硬挺挺的坐下來；他覺得……夫奇給他擦藥的壞牙床那裏的脈膊直跳。他嚥下了消毒藥和丁香油的氣味。他打開他紫色的硬領的時候，斯坦坦可以看見他的喉頭骨直動：那兩個勳章在屋子的死寂中碰得輕輕的響。

「他遇見什麼事了？」

「槍斃的意外。今天早晨。詳細情形我們不知道。」

「這真要不得。一個罕有的好戰略家啊。」

「翁·莫倫駕了飛機昨晚摔碎了，」斯坦坦說。於是沉默了一會。

柏林在這黑夜裏靜得黑得出奇。沒有一盞燈，沒有一點號聲，沒有報童的叫喊，沒有一聲口哨，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點動靜。一切都窒息了。將軍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過去。白色月光照在房頂上，棚架的黑影子把幾個炸毀的建築物遮得看不見了。街上遠點的地方有個炸彈坑里面滿都是水和濃濃的黑影子。

「人言都像傳染病，」將軍最後說，他的背對着斯坦坦男爵。

「不錯，是最危險的傳染病，」斯坦坦對他的背說。

將軍仍然往外望，但是他什麼也沒看見……這樣我們就失敗了，他想。我們冒一次險，我們失敗了，我們就得了這種下場……他也沒有受驚也沒有驚奇。他能想起很久以

前他就知道每個問題只有兩方面。在克魯司·里池特佛得的海軍學校，在衛兵隊里當中尉，在軍事學院，在參謀部，在演習時，在第十一軍區當司令官，在打仗時——你不是勝就是敗。再沒有別的路可走。每個動作，每次行動，每次戰爭都是一樣——你不是勝就是敗。那句話的意思就在此。你懂得遊戲的規矩，你也斟酌着機會，你算好了去碰碰運氣，你有計劃，你盡你才能籌劃計策。於是遊戲開始了，你不是輸就是贏。當他和一羣高級長官陰謀推翻現在的最高領袖時他們計劃得週密，他看他們的策略沒一點不妥當。但他們也是照樣的失敗了。凱德和非頓道夫都落了這個下場，現在該輪到他了……他的舌頭不靈活的在牙床上那個破了的地方動；他簡直倒歡喜這點小痛苦。他拉上窗簾，回到桌前把剩下的酒都倒在杯子裏。看見他的手很穩，他很高興。斯特坦臉色蒼白，蓋了滿臉的汗。這樣使丹維茲忽然很不得體的想起在愛蘭基德的產婆，她曾給他兩個兒子接生！她那時就流汗，焦慮，比他太太還要受罪得多。他不由得的微笑起來，想起那個又肥又忙的好克脫先生。斯特坦看他微笑了，就不知道將軍是否懂得他們談話的整個意思。

「謝謝你，斯特坦。」丹維茲有禮貌的說。蒙你來警告我實在感激。他們怎麼發覺的？」

「你們太信任麥東尼了。他是蓋斯塔布養着的人。」

麥東尼、那些謀反的將軍用他當做和巴爾幹國家間來往的連絡人。丹維茲認識他很多年了，麥東尼是太隆林一個高等貴族家庭的子弟，上次大戰時在他參謀部裏當連絡官。永遠不要相信一個雜種人或者一個奧國人，丹維茲的祖父常常說。他的祖父以一個年青的旗手的資格參加了普奧戰爭。

「蒙你警告我非常感激，」他又說。「我覺得你也把你自已拖得危險了。」

斯特坦男爵把他這句話頂到一邊去。「啊，危險！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什麼是危險什麼是不危險呢？我們都在一種苦惱裏熬煎。我懂得要是你現在設法逃出去還不算晚。」

「搶先逃走？不，我不相信當我們在設法施出我們的奇計的時候我們還想到自己。不是想到我們自己，斯特坦。而是想到就我們所見到的救國無上的良策，簡單明瞭的數理。我們吃敗仗了，自從一九四一的冬天。把我們一師師的軍隊送去喂敵人真是瘋了，瘋了。我們唯一的妙策就是保留一支不參戰的軍隊——但是我們能把牠養多久呢？一旦這支軍隊也打潰了、我們得把什麼東西放在會議桌上的天秤裏呢？以一個紳士和一個官吏的立場我知道什麼時候我該盤算着不幹這套把戲就回家了。只有像我們那位小伍長一樣的人，一個走險的人才會一直賭下去，賭到他把襯衣和自己的氣息都輸光了——另外白白的賠上我們的國家。我用不着再三的和你說我們之中誰也沒有懷着私意，誰也沒有。我

們所想到的只是德國。我們未犯罪我們良心純正。但是這次的戰爭不是我們從小就預備參加的那一次戰爭；這不是一次好戰爭，斯坦坦。我們必得看見的，注目的，用我們的名字蓋着的那些事情，像在波蘭和在烏克蘭的——不，這不是一次好戰爭。我們所作的完全是爲了遵守誓約而效勞國家。是的，效勞國家。我們很笨，笨得不可原諒，所以就落到希姆萊的陷阱裏了。但是我們在軍事學校就學習怎樣對付希姆萊這一類的流氓了。」

將軍又像平時那樣開始沉默了，但是在他說話的時候他覺得脾氣上來了他的血把太陽穴要迸破了，他耳朵裏簡直叫得他變聾了，爲了要聽見他自己說話，他就越說嗓子越高。斯坦坦雖然耐着性子聽，但是沒有感動。天可憐的，當他給第三帝國做官的時候他多愛暴燥得發瘋，頹喪得神經過敏！他替丹維茲難過，因爲丹維茲是一個好軍事家，勇敢的大丈夫，但是也是一個犯大錯的大傻瓜。他們年青時都在一個團裏做過軍官，同時向一個豐滿的寡婦求婚，一塊在和軍官玩牌的時候鬧鬼，在上次戰爭中受了傷以後他們一塊在伯丹，伯丹的一個醫院裏養病。帶着一點傷感他想起他們年青時候丹維茲有一回還給他還了賭債，這樣他才沒有出了醜。現在他來報恩了。可憐的丹維茲。

「或者歷史可以給你做鑑證」，他彬彬有禮的說。「同時我想你大概願意知道你現在的處境而立刻安排一切。」

將軍對他愛友勉强的笑一笑。「歷史不會注意這個沒有成事的小叛變。一顆不能爆發

的炸彈，沒有爆炸就完了。我有多少時間來安排我的——一切呢？」

「我恐怕時間不多了，丹維茲。最多二十四小時，我敢說。那就是說如果你不願意蓋斯塔布來干預的話。」

「沒有別的辦法嗎？」

「沒有。自然你知道必得怎樣。」

將軍對他笑一笑。「換句話說，你的使命是給我一支槍，一顆子彈，一支香煙然後叫我自個和他們在一起。」

「倒不像那麼傳奇，那麼奮式。但是我很對不起，丹維茲。你得守本分。」

「自然。守本分，守本分。」

將軍在桌子上合起手，沉思的看着他的手指……我厭倦了，他想。我厭倦的不得了。我爲什麼不回到愛爾基德種我的裸麥，在事情沒有到了這種地步的時候？思念老家的情緒像一個巨大而溫暖的波浪在他的腦海掠過。壁爐裏木頭燒得發響，大廳裏裝飾着花冠似的牡鹿頭，槍室里槍架上的來幅鎗部擦得很光滑，馬廄，田野，在秋收時候露天燒馬鈴薯的香味，追獵獸的歡呼。還有他的馬，風車，皇太子，追擊。他常常想教莉莎騎馬。他也想讀他母親房里的舊書，沿着園裏的車道種白楊，在南廂修一面小牆……

「我可以上辭呈然後就告老了，」他說，一半是對自己說。

斯特迪在將軍的單鏡里看見了自己的小影子。他這時很不喜歡他自己。

「不，不，丹維茲。我想這樣並不圓滿，」他說。

「我明白了，嗯，二十四時、什麼。好吧？那麼，我想我不要再耽擱你了，我還得辦我的事，再謝謝你，你真正直，斯特坦，非常正直。Au revoir」

「晚安，丹維茲，」斯特坦男爵說，穿好他的大衣，他立刻管住自己沒有喊，「希特勒萬歲。」「事情到了這種地步真太糟了，但是——我們不知道我們其餘那些人會怎樣，」

「的確，」將軍說；於是他們有點生硬的敬個禮，他恭恭敬敬的把客人送到門口，一直等到穿得整齊的斯特坦在走廊拐彎不見了才回來，於是他小心的關上門，把單眼鏡拿下來，他拿出他的眼鏡，不自主的就先看看牆上地圖然後再看日曆，早晨十點鐘他還約好再去找牙醫呢，和小奇開多大玩笑！他解開外衣走到夜桌前，和往常一樣，他的勤務兵把他的舊手槍放在那兒的小抽屜里，他把牠拿到桌子上，擺在他面前，他坐下來，摘下眼鏡，低下頭，想把他的思想照擺陣的形式排列起來。

十二點十二分，旅社開始入睡了。席米特把他跑累了脚浸在管鎖人房間的冷水桶裏，然後回家去先睡幾小時再去檢查體格。另外一個蓋斯塔布來換了漢瑞奇的崗坐在旋轉門旁。打呵欠的警察，便衣偵探，還有親衛隊都在守着門口，梯口，走廊。也捉了幾個人敷衍；茶房哥斯東，管酒的非力伯，匈牙利音樂隊裏兩個人，五層樓上一個丹麥女僕，還有兩個旅行的商人，都當作嫌疑犯送到亞力山大普來芝的警察署去。女電報員搖搖幌幌的走進來，放下一扎電報於是謠言就出來了。「泰哥的勃維納工廠遭大災。某戰士寡婦及其二子在闖得臥運河中淹斃。意大利境內發生怪事。雷哲尚未落網，她報告完了就又搖搖擺擺走出去，真是一個穿了有摺子制服的卡桑珈（Cassandra）（註）」。在夜幕掩蔽之下柏林的那些牆上又都塗上了新的字。「你能殺雷哲——但你不能殺他的精神，」旅社的醫生，走到桌子前面翻翻電報，又回到吸煙的桌子那兒，約瑟，可尼格和古弗若尼古拉斯剛把棋下完了。

（註）歐洲傳說中之女巫

「他們還沒有捉着雷哲，」他說，「屁股坐到椅子裏，他對上司負責要照着英國俘虜，而對於他這點職務他始終是忠實的。同時在他強被留在旅社的四年中他都很喜歡尼古拉斯。」

「誰是雷哲？」尼古拉斯漠不關心的問。

「雷哲也是一個死不了的荒唐傻子，他不承認肚裏的一顆子彈比最漂亮的革命標語的道理講得更透澈。」可尼格說。他老了，但是他的藍眼睛很動人，他的下巴很有力，他粗眉上的白髮直發光，再仔細一看，他像高德人在假大理石碑上刻的人像。他的眼睛水汪汪的帶着紅眼邊，酒喝多了。他在年青時就是一個大作家，現在仍然是。事實上，他是第三帝國的作家，當歐洲別的名作家都自動或被迫放逐了的時候，只是他一個人留下來沒有走。他奉命寫了許多首赫赫一時，鏗鏘，誇張的短歌和戰場頌詩，爲了給官場作消遣。德國的大作家自一九三三以後就沒有寫下過一行了。他白費了很多力都沒有完成他的戲劇，「王權時代」這件事在他的創作興趣上像一塊好不了的疥，一塊癩，一塊傷。

「難道我們就有嫉妬他的理由？可尼格？」尼古拉斯說。他們談的大半都是鬥劍的迅速閃身法和敏捷的還刺法，古弗若，是一個病人，自從一九三九以來又是個俘虜，常常想到他和這個德國作家在柏林消磨的那幾個星期，就把牠當作一個難得的假日，一次宴會。上兩聊天那麼值得留戀。可尼格裝着沒有聽見他這句刺人的話。「人家說雷哲這

小伙子從蓋斯塔布那兒逃到這裏來了，就藏在這個旅社裏，」他沉思的說。「這你寫戲就有一個好開頭了，牠自然而然就引到一種精神解脫上去了。這是個心理上的問題；如果無論是你還是我還是別人偶然碰到這個亡命徒的身上，我們怎麼辦？幫助他還是不管他？」

「在理論上我們都願意做一個值得敬重的英雄，我敢担保；事實上不用說蓋斯塔布的刀會按在我們頸子上，」尼古拉斯說。

「我喜歡這個旅社；這里總不斷有事情發生。很多寫短篇小說的材料。」

「你爲什麼不寫下來呢；可尼格？」

「你不喜歡這個旅社嗎。尼古拉斯？我很喜歡。」

「我們不同的就是你是一個過客，而我站在一個永久客人的立場就不免時常厭煩了。」

「那不過只是個年限的問題，尼古拉斯，只是個年限的問題。」

「我猜得很對這一次這個年限一定拖得比戰事還要久。」

約恩·可尼格喜歡開個小玩笑。「並不糟，」他說，「並不糟。你爲什麼不在下次請的時候想想辦法呢？我担保你們國裏的人都很愛聽。」聽到他這話尼古拉斯沉下臉話了。

「我們不都是囚犯嗎？尼古拉斯？」約恩·可尼格玩弄字眼的說。「讓我們爲我們

安適的監獄喝一杯。每個人不是他自己的囚犯嗎？」他只有一點醉意，非到他大醉的時候他絕不去睡覺。尼古拉斯也得了失眠病；他怕他的寢室和他的床。真要命，單獨一個人斜靠在床上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坐着，心裏跳得像廟裏的鑼那麼響，害怕得喉嚨都壓得緊緊的，他害怕有一天晚上他會孤零零一個人死在寢室裏，想得他着了迷。他要求當局答應晚上有個護士照顧他。但是當局雖然因為他是個頂有用的宣傳招牌而優待他，却對他客氣地說，在戰時沒有特爲驕養俘虜留下私人護士。

「我還沒有告訴你我多欣賞你上一次的廣播呢，」可尼哥說，「那真是一篇傑作。我要是處在你的地位呢——不，我就完全不能每星期對我的國家報告兩次敵國的一切進行得如何驚人。而你這傢伙却能幹的那麼順當，把話說得那麼巧那麼幽默——那麼裝出你的話都是千真萬確，真裝的像得出奇。你的影響一定很可觀。」

「但是好朋友，我沒有裝，我實在深以爲英國還是明瞭事情到了什麼地步好。牠要存心眼懷着那種危險的錯誤的觀念，以爲德國的力量和道德都在衰落，對牠可沒有好處。我相信把實話告訴祖國我就是爲牠効勞了——就是說把我所看見的真相告訴他們，」尼古拉斯說，可憐巴巴的想叫他自己也相信那些事實。

「德國的真相！恭喜你，如果你精明得能發現德國的真相。五百年來德國最聰明的人都想發現牠的真相，都白費事了。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女人，德國是，她每一方面的

個性都和別一方面矛盾着。但是我倒高興你能有那種正當理由廣播——也是那麼聰明的理由。你真可羞，醫生。你看，我們這兒的醫士覺得你的廣播等於付這個高等旅館的費用了，宿費，膳費，醫藥費。看這兒，尼古拉斯，只對我一人說，說實話你是不是因為怕送到俘虜營去所以才投降了？記得易卜生的比耳，珍特 (Peer Gynt) 嗎？易卜生所謂的「大滑頭」？走彎路，大滑頭說。走彎路。妥協。」

「我們不都妥協嗎，可尼格？或者你能說你是個例外？我的意思是說——我實在沒有多少選擇的機會。我是個俘虜，又有病，而我多半又不是個英雄。那時上面狡猾的把兩條路擺在我面前要我挑；不治病就這樣悽慘的死去呢，還是拿我的廣播換一付必需的克仁明藥呢，我自然就投降了。但是你呢，你的作品都很豪放，你不是自己願意到這兒來嗎？不是嗎？你好像不喜歡這兒。你老抱怨老咆哮，我想每天晚上你都預備抓起衣箱第二天早晨到瑞士去了，*Sau audien* (註) 然後你就使我吃了一驚原來你又爲『歐州堡壘』寫出了另外的一首頌詩或者短歌了。如果我像你那麼自由——」

「但我並不自由，你該死，」可尼格大聲喊，拿拳頭槌着桌子把棋子震得從棋盤上跳起來。「我是個不用護照的人，再好一點的是我是個德國人。德文是我能表達自己的唯一語文。這是我的國家，我自己的。無論我這個不愉快的，病入膏肓的國家會做出什

(註) 法文：不告而別。

廢事，牠也是我的國家。你聽好。」他說得非常着急，同時他的話和他的思想都開始有點模糊了，醉得他的眼皮也開始壓下來了。「讓我打個比方，一個男人愛他的太太；無論他覺得她好一點，壞一點，那是他的太太，他的。如果他太太病了，如果她得了毒瘤，如果她瘋了，如果她犯了罪，他能把她撤下嗎？他能不管她讓她去受罪而說：我是個自由人？我要走了——到瑞士，到瑞典，到美國去？」

「你比方得很像——但是不太妥當，」尼古拉斯激奮的說，於是醫生照他本行那種看人的擔憂的眼色把他瞞了一眼。他爭論這些事就像他每晚睡前喝一杯毒藥一樣，他想。「別人走了，」尼古拉斯接着說。「他們誰也沒有護照。但是他們有勇氣。他們不顧一切的走——而當他們的書在他們離國和死後被禁時你却袖手旁觀。等一等聽我要說的話。歌德也是個德國作家。你記得他的嗎？他稱德國為可詛咒的民族；他說他們唯一得救的途徑就是像猶太人那樣散佈全世界。歌德說——」

「歌德是個勢利眼。歌德不懂德國。他，因為他渴望着那些合協的，有尺量的，平均的平等的；希臘——羅馬——意大利——還有他的全部可咒的美文學——」可尼格喊起來，現在完全醉了。「他就不愛貝多芬了。他就瞧不起克萊斯特。高德族的大師們否認他。但是德國的靈魂就是高德人的靈魂。那是個難以了解的靈魂，充滿了黑暗和怪面孔，牠受扭轉受折磨而牠又愛受痛苦。只有俄國人懂得點德國人忍受苦難的無窮的能力

和熱情。牠喜歡受苦受難。你們不懂得德國，你們誰也不懂。你只懂得軍國主義，紀律，普魯士的命令與盲從的法律。你就不懂得德國人永久渴求訓練和鞭子，因為他們懼怕他們自己無底的熱情深淵，德國人不需要自由，因那對他就等於自毀。這些你們盎格魯薩克遜人永遠不能了解，因為你們都相信你們浮淺的人道主義的理想和你們幼雅的樂觀主義；你們心裏中了這種魔，你們就不知道德國的靈魂是什麼了。你先去，去把這些話廣播給你們國人聽吧！」

「我想我現在該回寢室了——今晚，我沒有精神和你爭論，」尼古拉斯小聲說；他的嘴唇有點發紫，醫生可高興看他這樣，「我想我該想法睡一會兒——唉，醫生，你能把我扶上樓嗎？我這個人體昇降機又失修了。」

醫生架着這個病人正往梯口走，一陣靴刺響；從酒台那里走出來羅馬尼亞軍事委員會，大聲說話，有點醉意了，整步走出來，要在這晚上多一點快樂。一會蒂麗和可德斯從酒台那出來了，帶來一陣粗笑。於是酒台的門關了，疲乏的賣酒人把「閉」的牌子掛出來。

「稍等一等，小羊，」蒂麗對飛行員說，他斜依在噴水池上真就像他是木頭做的，不能自己站起來，她跑過穿廳，一把抓住尼古拉斯和醫生，不叫他們走到梯口。

「晚安，尼古拉斯先生，」她說；她的臉忽然變得不那麼燥，簡直安靜下來了。

「晚安，蒂麗，」尼古拉斯說，躲開她。

「你今天晚上不舒服嗎？」

「正相反。非常好。」

「警報沒有吓着你？我是說——你的心臟受不得震動，不是嗎？」她瞎問一陣。

「我沒有受震動，」尼古拉斯說，往前走。

「明天是星期一，」蒂麗說。

「不錯。明天是，」尼古拉斯回答；他又轉身來對着這個女人。

「我是說——你廣播完了願意叫我去看你嗎，像平常那樣？」她羞羞慚慚的問，那副神氣和她生硬的在店裏存久了的陳臉很不相襯。

「如果這是你的命令，我也攔不了你，」尼古拉斯說，轉過身來，他又往前走。蒂麗抓住他的肩膀盯着他眼睛。「有時我想打你耳光，」她喘着氣說。尼古拉斯把她胳膊甩下去。「謝謝你，」他回答。他朝着梯口走，蒂麗回到她喝醉了的小英雄那里。可德斯呆呆的傻笑，靠着噴水池的邊。

「你等什麼？上我的房間去吧，」蒂麗打了他一下，把他拖走。尼古拉斯，這時很吃力的往四層樓上走，一步一步的，他的心抽得難過，他的呼吸聲音高而短促。

「我知道你不能做野蠻事，」醫生說，當他們停在第二層梯口的時候。尼古拉斯聳

聳他的瘦肩。

「宣傳部非常用心思，還顧及所謂我的生理要求。他們僱一個小淫婦蓋斯塔布報告員每隔一個星期的星期一給我吃吃糖，在我作了好孩子，廣播了以後；不過我對她實在不發生興趣。」

「可是，尼古拉斯，蒂麗倒對你無損。她是大海裏的一條小魚。」

「那麼，讓我們說有些動物在囚禁中就失了生理要求，」尼古拉斯下了結論。「我們能再上一層嗎？」

在他們身後，可尼格手裏拿着另外一瓶白蘭地上來了，嘴裏嘟嘟囔囔的，但是最後他只好也由人家拖着走了。

醫生費了半天勁才把他們倆弄上床，一個醉漢，一個病人。現在他獨自個兒在深夜中間着沒事做，而前線醫院裏却缺少醫生。他對於受傷和折腿一剎那間有一種美麗的幻想。一條溝裏都是從傷着身上掉下來的袖子和血染的褲子。「如果我還沒有電報，戰事在他們召我之前就要結束了，」他低聲對自己說，一邊沿着走廊裏一排排的門朝着他自己荒涼得不可救藥的空房間走去，留聲機在那個猴子籠裏發出粗燥的歌聲，蒂麗正在房裏用她頭一等的熱情招待這位青年飛行員。

奧多，可德斯正斜依着一張不平的臥榻，她總把牠當床用。他的外衣已經脫下去，

他的襯衣在頸前敞開。從這張床過去，那面牆上掛了一排像片作爲點綴用。全都是一個簡直一絲不掛的女人各種裸體姿勢。「這都是誰的照片？」奧多問，已經半閉着眼睛，呆呆的張着嘴把牠們都看過一遍了。

「不要問些傻話，羊兒，我能在我的屋子裏掛誰的像片呢？」

「你的？」

「自然是我的，傻子。」

「很美，」他說。「幾時照的？」

「你是什麼意思，幾時照的？幾時照的！六個禮拜以前，這就是我照的時候。」

奧多覺得這些像片不像現在的蒂麗；或者像她幾年前。他就擱下這個問題另跳到別

的問題上。

「那個女伶，」他說；「我在穿廳裏遇見的那個明星——那個莉莎·桃恩——」

「不錯。她怎麼了？」

「她真美的要命。」

「我認識很多比她美的女人可是都不能像她那麼發財。你看見她的衣服沒有？我奇怪是誰給他買的。」

「年輕，」奧多說，他在追溯自己的思想。「她平常看着比在電影上反倒更年輕。」

「不要談她吧；聽我說——你願意聽我給你放些被禁的唱片嗎？」

「怎麼不？」奧多說；她對我作媚眼，那個女伶，他想。我敢打賭她不是聖人。她們都像瘋了似的找我們飛行員。你還得隨時刷她們才行呢。糟的是我不能在三天之內去追像她那麼有地位的女伶。那得多費點時間，多找麻煩，我敢說，多施心計。蒂麗老實。對蒂麗用不着什麼心計。如果你只有三天的工夫你只好拿你所能得到的東西而不能白費時間去補蝴蝶。

「聽這個，」蒂麗說。她已經把唱片裝好。這種沙沙的聲音使這小屋子充滿了胡鬧的淫意；

「又落情網了，
我要怎麼辦呢——」

「你說，這是誰？」奧多問，真肉麻。

「那是瑪琳。」

「不是瑪琳，」奧多說。於是他吹出幾句流行全國的軍歌：

在那個營前，在那個門前，

在那盞燈下我們曾有一次約會。

打完了仗我們再見面。

再談愛再親嘴兒

在那盞燈下，麗麗，瑪琳。

「不是那個瑪琳。這是瑪琳，黛德莉，傻子。這是個禁片。我老早就有牠——牠有點劃壞了可是還好。喜歡聽嗎？」

「誰是瑪琳，黛德莉？」他問。

「你不是告訴我你從來沒聽見她嗎？」

「不是我記得的那個，」他說。蒂麗忽然把唱片停了一下，她的背對着這個青年，她的肩膀聳起來。他們都比她年輕得多，所有那些年青人，他們路過這城，取點樂，半夜裏爬上她的臥榻，於是就又走了。就像這個人——他連瑪琳·黛德莉都不知道。這樣就使他比她年輕了一輩。從前西姆送這張唱片給她。他還在他們第一次相遇的晚上爲她開這個唱片呢。現在這唱片又舊又劃壞了，但是牠還唱得甜甜的，濃濃的，黏黏的就像滿滿一條匙的蜜。西姆、伯勒史。她的第一個人。可憐的西姆。天花板上有人猛敲一陣，有人厲聲的吼，「安靜，不然我就喊警察了。」「又是那個老頭子。他從孟斯特來。他說他因爲空襲一個禮拜睡不着。」她說。

「嗯——我們在那裏也不能多睡，」奧多回答。我倒願送那個懶漢子上床，實在有

好處。」

她把唱片放到一邊就走到這年輕人面前。她穿着一件日本寬袍，真絲的，拖着帶羽毛邊的浴鞋，她有點誘惑人。

「牆裏是什麼聲音？」可德斯問，她正彎在他身上。

「那是廁所。就在隔壁。你深夜要起來可真方便。」

「別那麼不浪漫得可咒吧，」他說。

「嘿，來吧。我是在開玩笑。我正在爲了跟你浪漫頭都不要了，可是中尉先生還直抱怨。」

他伸出胳膊懶洋洋的說：「到這兒來，讓我們親個嘴。我實在喜歡你，蒂麗。你喜歡我嗎？」

「我不喜歡你我幹麼把你帶到我房間來呢、羊兒？」

「不。我要你說這句話。說呀，說這句話。」

「好吧——你希望我也寫這句話嗎？我喜歡你。這就好點吧？」

「不行，」這年青人說。他要一點東西，他不懂是什麼。她親他的時候他心裏不安，不滿足。

「說，我愛你」他要求，這時她剛離開他的嘴，理直了頭髮。「說呀，說「我愛你

『你怎麼不說呢？』

『人家都不這麼說。嫌牠俗氣。我死也不說。』她的臉變得又固執又沉悶。他把她拉到身旁摟在左臂裏。右臂帶着綳帶綳着的手從床邊垂下來。『我能叫你生個小孩嗎？』他對她耳朵小聲說。她搖搖頭。『如果你愛我你一定要我給你個小孩。』他說。『我真願意給你一個。你看——我喜歡你喜歡得夠叫你生個小孩了。真有意思，一請假回來，家裏就有個寶寶了。我們的少校告訴我們一個出征的軍人臨走時妻子沒懷孕，他就沒盡了他的責任。我正有心要作一個好軍人。我也會把餉分給你。』

『你這個提議不好，不是嗎？』蒂麗說，靠到他身上。有一會工夫這小伙子暗地笨手笨脚在她身上摸索。他們都要小孩。……那是因為他們要生。蒂麗想。他們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是他們都想在他們走後留下點什麼東西。他們的背囊裏都裝着死，難怪他們常常渴望着孩子……每當她摟一個結實小伙子的時候，她絕不能不想命運已注定他必死。但是這些小伙子從來沒這麼想。他們永遠不知有明天，過的總是今天。祝福他們。

奧多把眼睛閉了一會，立刻就衝斷了防綫的電網於是就顛動起來，於是藍火燄和風把他推落深淵，坑裏漸漸熱了，於是那有那麼可怕的一刻工夫他的脚刺痛了，他完了，於是他就倒下來……

『不要在我身上睡覺，羊兒，』他聽見蒂麗說，她嘆了一口氣，因為她把他叫醒了

。這些事兒重現了一遍又一遍；追踪衝破，顛動，藍火焰，他的腳感到刺痛；這就像電影一樣不斷的演出，這時他就由不得自己，不能止住。白渥丁的效力也過去了，於是他就覺得藍格子在眼前搖晃了。

「來，你得喝藥，」蒂麗說，在行的像個護士。「這是我自己的特別藥。效力特強。」他就把這種強烈的有臭味的東西喝下去，於是覺得舒服一點了。

「或者我失事時不那麼要命。」他說，沉思着。「但是當時我覺得真受不了。說實話，我簡直要哭。或者他們會給我一架新的 ME-109s，那就行了！米耐那天得到一架，他只是愛它愛得發瘋。但是不僅如此。那天一個從里斯來的人告訴我們說他們正準備來一次大突襲。但是是一次實驗的突襲——我不能說它，但是我很知道那是什麼滋味。」

所有的空軍根據地每天都有人苦心計劃秘密武器，新超等製法。他們像小孩子一樣都等着那麼一個大魔術家，他不但已經從帽子裏拉出很多兔子而且還能再多拉出幾個。施點完全出人意料的奇術就把仗打勝了。他們看見盟軍轟炸的力量一天天增加，他們自己，受的威脅天天加重；現在駕起飛機就不像當初那些空中英雄駕飛機那麼逍遙有趣了，他們每星期總要往倫敦飛一兩次，他們吃得好，睡得好，就像多少匹駿馬舒服服過牠們長期的休假。而現在他們每天晚上得起飛，得在空中轉幾個鐘頭，得去迎擊來個不停的轟炸機。自始至終他們自己的飛機總是不夠，人家的總是太多，英美的飛機常常侵

入市空。然而德國這些小伙子雖然有時弄得無精打采，疲勞過度，但是他們沒有哪一天不相信他們正打勝仗而他們的困苦又是暫時的。他們自己區域裏的事有時不免不怎麼好，但是你且看看我們現在無處不是輝煌的戰蹟！元首知道他自已作的是什麼。他又在擊劃什麼大計……難怪他使我們僅僅目前缺少飛機……

「你想這次戰爭會延遲多久呢？」蒂麗問，打斷了他的思想。

「你們這些市民都會這麼問！牠要延遲多久呢？」他說，很不耐煩。「牠要延遲到我們把別人打成肉醬為止，牠就要拖延這麼久，如果你問我，我就回答說我希望牠不要結束得太早。我喜歡戰爭。」奧多說的透澈得坦白。我甚而不願意想到戰爭的結束，戰爭好，牠是一個大丈夫的生命；我喜歡牠，和平像死水，又臭又腐爛，和平——」他說，忽然他的聲音抖起來，「我不明白像我這種傢伙在戰後幹什麼好，回學校？這差事可不好！那麼，幹什麼呢？當一個汽車夫？那就是飛行員在平時的下場，不，謝謝，我幹不來。」

「你說的對，你們這羣小伙子什麼東西都是拿最好的，」蒂麗說，她老在想法子怎麼開口問他要她所要的，「好制服，好食物，一大堆的肉和牛油，咖啡，什麼都有，他們真給你們真咖啡？」

「不錯，我們也是需要牠，你不知道一杯真咖啡和一支雪茄會對你怎樣，當你下機

以後——例如我下機以後。」

「你能給我拿點嗎？」

「拿什麼？咖啡？你一定瘋了，我就給你五十馬克，怎麼樣？」

「我需要咖啡，」蒂麗，頑強的直駛過來，「聽着，羊兒，」她說，於是她把女性的活龍頭完全擰開來，「我就告訴你那是怎麼回事兒，我急需一雙鞋，但是我買不起，我不是要五十馬克一千馬克，我不想問你要錢，我喜歡你，我迷上了你，羊兒；留着你的錢吧，我不願意拿像你這一個俊小伙子的錢，但是我想半磅咖啡就可以買一雙鞋了，阿道夫說他爸爸知道有一個人能拿咖啡跟他換一雙鞋，阿道夫是樓下的茶僮，他爸爸開一個小店修理皮鞋；因為總動員運動就關門了，小阿道夫現在得養活全家，阿道夫說如果我給他十馬克再給那個人多少真咖啡，這就是我買雙鞋的好機會了，你看，羊兒，你自己對我說過你打下了一架飛機所以你就可以得到武士十字勳章了，如果他們能給你一個武士十字勳章你怎麼不能給我半磅咖啡呢？或者醫生可以給你開這個方子，既然你有這些燒傷。」

奧多簡直沒有聽；他的思想模模糊糊的遊動着。

「我和你打賭，如果我向那個莉莎·桃恩拚命追求，她也不會支持多久的，」他說，他沒睫毛的禿眼睛迷茫的盯着牆上蒂麗的裸體照片。

『不錯，如果我不是傻子我就會跟我一個好朋友過今天晚上了——黨里一個很有地位的人——一個黨委——他就會給我買一雙那樣的新鞋了！』蒂麗大叫，非常憤憤的，這位飛行員笑了，他現在想要她了；她生氣了而他愛着她生氣，他要把她胳膊強按下來，和她扭在一起，於是覺得自己很強很蠻橫，於是想什麼就和她幹什麼，『來，來，』他說，『我不過開玩笑罷了，我喜歡你——的確，我就給你咖啡，我給你鞋——你要什麼都行，我們別說那麼些話吧——關上燈——把這件蠢寬袍脫下來——我們幹麼浪費時間呢？』他伸開他的胳膊，閉上眼睛，挪一挪在這張狹床上給她騰出個地方來，該死！又來了，追蹤，突破，顫動，藍火燄；他着火了，他想哭，但是他不能，忽然他的神經都斷碎了，這個感覺真可怕，他覺得像在哭但是他並不想哭，他覺得像在打抖但是他並不想打抖，他覺得像在死但是他並不想死，他聽見蒂麗在那個几角索索的響，於是留聲機又唱出那個被禁的老片子，但是無論是白渥了，還是性的粗野的誘力都不能治服他那種不得了的疲竭，他鬆了勁，於是就往下落，落，落。

看看我們的英雄吧，蒂麗狠狠的想，當她細細觀察這個年青飛行員落了疤的禿臉時候。還沒有戀愛就完了，他的嘴大張開，剝聲如雷，她檢起她的寬袍，包在身上，躺在這個精疲力竭小伙子的身旁，關了燈。

六

六十九號里面也關着一個疲竭了的熟睡的人。馬丁·雷哲和莉莎一直談到他入了一個像井那麼黑的夢中；睡着了，他從窗口那張安樂椅上有點滑下來，他的長腿伸出來，他的手軟軟的彎下來像個睡狗的爪子，現在他肩上換了新繃帶，因為他時時打冷戰，莉莎就把一床毯子拋在他身上，但是他在夢中把牠撕扯到一邊去了，因為他夢見他叫一盤帶鈎的綫掛住了，可是他還得去救安媽瑪麗。

莉莎另外拉過一把椅子，胳膊肘支在兩膝間，手托着下巴，她一邊看着他睡，一邊在想，因為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自作主意，第一次爲自己想，所以這就不是件容易事，她未經世故的腦子好容易分清了謊話和實話，對與錯。這個叛逆的，熱情的，苛求的生客闖進來剛有五個鐘頭，但是她好像過了一生，昨天就像一千年以前那樣過去了。

一點五十分她就聽見熟悉腳步從走廊過來在她門口停下。她渾身都緊張起來，所以在將軍把鑰匙塞進鑰匙孔的時候，她連他深深的喘聲都聽見了。門門上了鎖。現在馬丁和他的被發覺之間什麼也沒有只隔了這個小門門。

這種危險把莉莎的本能都喚醒了，她吓得像個獵獸。她把手緊緊的堵着馬丁的嘴免得他出聲音。鑰匙響的時候他突然驚醒，他的眼睛，他蹲伏的樣子，他的拳頭好像都預備着殺人。他們都屏息着聽。鑰匙拔了出去就有人輕輕的有禮貌的敲門。

「誰？是你嗎，阿尼？」莉莎問，好像除了將軍之外。誰也不能有她門上的鑰匙。

「我能進來一會兒嗎？」哈爾科夫的勝利者在外面小聲說。他的聲音溫柔得莉莎又恢復了平靜。

「很晚了——我也累得很，」她柔聲對着門說。她的喉嚨現在清爽了，但是她喘得更厲害了。

「請你開開門。我一定要和你談幾句話。馬上，」將軍說。這不是情人的懇求而是軍令，莉莎不自覺的就服從了。馬丁早已一聲不響的溜走了；她不知他到那兒去了。她穩定地呼吸，走過去把門打開一道縫但是將軍一下子把牠推開闖進來。

「你沒有睡吧？我從你門底下看見了燈光，」他說。

莉莎馬上反應的不是駭怕而是生氣。忽然她覺得這真豈有此理，將軍有一個開她的鑰匙，什麼時候願意來就來，無論白天或晚上……好像我是點綴在舊衣箱裏的什麼東西，隨他的便拿出來再放回去。他是想我屬於他嗎？我誰也不屬只屬於我自己，她想……這是她在這個奇夜裏的發生的多少新的奇想之一。

「我正在練習我的角色。白蒂霞的。」她說，用下巴指着那本書好像推托她的無罪。將軍好像沒有聽見。他一屁股坐到馬丁剛才睡覺的那椅子裏，拿出一支煙。「你介意嗎？」他敷衍的問了一句就點着了煙。她覺得這又顯得她像是屬於他那麼豈有此理。不錯，我真介意，她完全反叛的想。她不知道將軍把這支煙當作在大難中的救生圈看。在冷靜的恐怖中莉莎認為他一吸完煙馬上就會和她膩一陣——而馬丁就會偷偷的看見了。忽然這好像是最危險的事，比什麼將要發生的都危險。她不知馬丁躲在那里，她的心縮得又硬又小，好像握緊了的拳頭一樣。有一個小光圈在天花板上掠過。憑她的敏感，她看出這是浴室門上鏡子反射出來的光，她老是那麼微動。她走過去，關上那個門，拿背靠着牠。

「我實在不希望你來得這麼晚，」莉莎說「我正要睡覺。我累了。」

「對不起。我現在一定得看你。一定得。」

「爲什麼要現在呢？這時來訪人真可笑。」

「我打電話給你，但是沒有人接。這回事情非常緊急，非常緊急，不然我不會這麼闖進來，孩子。」

莉莎往那個沒有插上的話機瞟了一眼，將軍也往那兒瞟了一眼。她笑了一笑。「我在背詞的時候總是這樣的，她說。「什麼事？你現在得馬上回前線去嗎？」她補充了一

句。將軍長長的吸了一口煙，看着煙頭上的灰變白；他想爭取時間，時間現在變得那麼可貴那麼短了。

「不。我不回前線。其實前線也不需要我」，他最後說。

「我不明白——」

「我辭職了。我現在是不受歡迎的人了。」

「啊，天！」莉莎說，真驚了心。「爲什麼？怎麼回事？」

「有些軍事上的問題我和元首意見不合。」

「哎呀，」莉莎說。像一個受驚的小鳥那樣輕輕的叫了一聲。她的世界今天晚上變得太多了。但是她覺得元首仍然是神聖不可犯。不同意元首就是瀆神。

「但是你說他是天才。你說他有魔力，」她說，在霧中摸索着。

現在我不願意和你討論我真正覺得這個該死的伍長怎樣。時間不夠。我們今晚就飛瑞典。你一定要穿好衣服。」

「飛到瑞典？但是阿尼——」

「不錯。今晚。馬上，」將軍說。煙上的灰落到他的膝上了，但是他並未注意到。

「但是阿尼，這可是怎麼回事呢？我怎麼能跟你一塊飛瑞典呢？我明天上午十點鐘要排演明天晚上上演的戲。」

「不要那麼孩子氣，蒞莎，」他說，帶的那點笑在他臉上顯然太輕了。「你做事不懂得尺寸嗎？明天別人會担任你那個角色的，你說的完全不重要。」

這句話把蒞莎說得冒火了。「不重要？萬一別人作白蒂霞了，我的觀眾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不管。馬上穿好衣服，穿衣服！我就預備卡車把我們送到台波哈佛機場去。我已經打電話告訴我的飛機師準備。」他看見了她臉上的表情就想說得動聽。「如果一切都順利我們可以在斯德哥爾摩早餐。你會喜歡瑞典的。那是個美麗的城，真美麗。」

蒞莎仍然搖着頭。她簡直忘了藏在浴室裏的那個男學生。「你說得好像你喝醉了，阿尼。你不是叫我爽了合同只爲和你在斯德哥爾摩早餐吧？或者你是開個害人的玩笑？你不知道紀律是什麼嗎？你覺得僅只將軍們才有紀律？我們戲台上也有我們的紀律。不重要！白蒂霞，不重要！怎麼不，那是這齣戲裏要角之一；並不是哪個小演員都作得來的。對不起，你現在得走了。我必須休息，不然我明天準把戲演糟了。」

翁，斯特坦離開他以後兩個鐘頭之內，他就完全違背了他世世代代祖先傳授給他的每條法律和傳統。他的祖先個個都誠實，驕傲，挨板，直心眼，沒有一點幻想，除了對戰爭所起的那個特別的幻想之外。今天晚上以前阿尼，翁，丹維茲自己還是個誠實，驕傲，挨板，直心眼的人。不走錯步，嚴守本份。生死都依照普魯士貴族頑固的規律，這

是生他們的沙田，酸質的草原，凜冽的東北風，灰色雲天，平凡的風景，瘠地那種少有的耐久的產物。只有今晚下了最後的不可更改的決心以後將軍才反叛了……老天不容，我可不是老天不容的血腥的日本人，所以我用不着幹這種天不容的剖腹。自殺嗎——爲什麼？討這夥匪徒歡喜？給希特勒的那羣漂亮小子找出路？榮耀？我的榮耀和這些罪犯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想自殺，我要活。丟臉嗎？不名譽嗎？可恥嗎？不——只是有理性吧了。只是常識吧了。我要活要看着那一天，那時這一堆皮夫克都得滾了我就報仇了。冒汗，發誓，折難，他自己一步步的往後退却，將軍才下了最大的決心。這樣他就衝進莉莎的屋子裏，因爲如果他們要飛瑞典就不能再攔了。但是將軍在這次生死的關頭可萬萬沒有想到莉莎會給他找麻煩。這使他無可奈何，冷汗又出來了。他站起來往浴室走。

「你要什麼呢？」莉莎問，緊頂着那個門；她忽然變成鋼鐵作的人，連心都硬了，不再怕了。

「一杯水。我覺得不大舒服。這個該死的牙醫，這該死的麻藥，」將軍說，好容易才安定一下。

「等等——我拿給你，」她說；她走進浴室，帶上身後的門就喘不上氣來了。這里漆黑，她看不見馬丁，但是她渾身沒有一處不覺得他在這兒。如果將軍現在跟着她進來

，一切都完了。她摸索那個水龍頭，讓冷水在她腕上流。於是，黑乎乎的有一隻手伸出來按住她的手，使她放心，平靜，又十分親蜜，熟悉的。她一動也不動的站了一會兒；然後浴室的門開了，一滴光溜進來。「你在這裏幹什麼呆這麼久呢？」將軍問。

「我要把水真弄涼了，她心平氣和的說了，手裏還拿着杯子擠到他身上，把他輕輕的推進屋子裏。

「謝謝，」他說，喝完了這杯水。她趕緊坐下來，因為她的腿現在好像沒有骨頭了。

「聽我說，孩子，」將軍說——他聽見滴答的鐘聲，他覺得時間像沙土一樣去了，他竭力耐住性子。「我好像剛才沒有表白清楚，我不願意顯得傳奇味兒，可是這裏的空氣對我身體不合，蓋斯塔布是一羣急性子的人，最急性子的人，簡直沒有什麼節制，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今晚飛瑞典之外沒有別的出路。我在瑞典有很好朋友。我們可以住在一個美麗的鄉村別墅裏等待機會。那兒很多可游泳可釣魚的美湖，他可以教你騎馬——還有有興趣的射擊——」

「你的話好像弗射給瑞典作的旅行廣告，」莉莎冷冷的說。「但是聽倒看不出我和我的廣告有什麼關係。如果你把這當作你在後方的休假，在繁亂中離開你的職務呢，這是你自己的事兒。我不管，可是這是你的事兒。我呢，可沒有夢想過跟你走。我不是你

私人的財產，」她說，越來越激動。「我不是一包東西隨你怎麼玩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一個女伶，我要演戲，我要在台上演我的角色，我就屬於那個。我為什麼要去瑞典？他們的語文我一點也不懂，我誰也不是。我知道那是怎麼回事。當你出去打獵的時候，我會和你魚眼的瑞典朋友們在一起，讓他們笑罵我。我看不出憑什麼跟你一塊去放逐。」

因為我需要你，因為在我場台的時候你不能離開我。因為我愛你，將軍這樣想；但是因為他完全不能表示這種意思，他就站起來，反倒不自然的說：「完全誤會我了，莉莎。我不是叫你跟我逃走像一個吉卜賽人那樣流浪。我不是約你和我作週末的旅行。我是求你作我的妻子。」

說完了這篇話，將軍就挺得筆直？他的手放在褲子上的紫綠上。莉莎不知道笑好哭好。這簡直過時得不可挽救，這是一個非常舊非常壞的戲裏一個壞場面。——可憐的阿尼，愚蠢的哈爾夫勝利者，你沒有注意時代變了嗎？

「謝謝你，阿尼。那是你的美意——我也領情。相信我，我真領情。但是我不想結婚。」她盡量說得有禮貌。她看見自己和丹維茲沿着大路走下來，他又老又有風濕病，又是一個扶杖搖搖擺擺的退伍軍人，而她還和現在一樣年輕，但是穿了一件黑得可怕的呢毛衣戴了一個睡帽——他總帶在身邊的妻那張像片裏面就是這個打扮，這樣路蓋滿了

秋天的黃葉，漸漸的又給霧瀰漫了。「不，我不想結婚，」她溫柔的重複一遍。「我太年輕了——太貪心了。」

忽然將軍聽得夠了，他蒙古種的脾氣就把普魯士人的那點自制壓過了，「你得跟我走，」他喘着氣。「你得跟我走，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得照我的話辦。你是個孩子，你不懂現在有什麼危險。要是你不跟我走，我也不能走了。你使我走不成了。我不能把你留下，不可能。」他用手抓住她的肩膀搖她。「別惹我生氣。別惹我發煩，」他說，仍然說他自己的。「我已下了決心，天，這個主意不容意下，真不易。我準備放棄一切，但是我不能放棄你。我要和你一塊兒活，你聽見沒有？」他鬆開了她的肩，用胳膊夾住她，但這不是擁抱。他在她背後把右手抓住左腕，冷冷的發狂的摟住她，越來越緊一直到她把她擠疼了，他的手腕變白了，他的肉用力用得發抖了才放手，莉莎覺得她叫一條蛇盤住了，「我不能跑開而把你留在這兒，」他咬着牙說，但是他一知道他這麼說話，他就張開了嘴大喊大叫。「你不知道你要怎樣。你不知道德國的命運。我們已經打敗了，戰爭要結束得比歷史上的什麼事都可怕，牠將使法國大革命的血顯得像幾點細雨，每個人都和每個人打，國社黨和人民打，軍隊打親衛隊，蓋斯塔布又打軍隊，工人打兵，南方打北方；啊，上帝，兄弟打兄弟，全世界打德國！血河，血河！街上的防塞！他們要用死了的人民修防塞阻塞交通。你不懂屠殺，但是我知道，我可看見牠的真面目，我

知道正要來的是什麼，城市裏連一塊石頭都不留！沒有那個安全角落叫你避難。聽我的話！你今天晚上和我一塊兒走，沒有你我不能走，如果我走了把你留下，他們會把事情都推到你身上。你明白嗎？你真就蠢得看不出什麼樣的危險在等着我嗎？也在等着你，不錯，也在等着你。我一定打你你才能懂嗎？」

他忽然鬆開了她，他的胸喘得像鐵匠的風箱，汗流到他的太陽穴上。他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兩次，然後兩隻手銼她的肩。

莉莎感動了，但是她也有點厭惡。他動手吓嚇她，打她，一個發瘋的將軍看起來真洩氣。門後那個學生一定把每個字都聽清楚了，她急速的想。有些地方她怪替將軍害羞，在他發脾氣的時候她對他一點敬意也沒有了；除了一點小小憐憫之外什麼也沒有。

「我想你有點發瘋——你就是這麼回事，」她說；她的話在將軍的預言中那一陣天啓的雷霆之後顯得平淡，冷靜。「你不能繞着圈子儘說那樣洩氣的話。或者你有點工作過度了。你要去瑞典的整個主意都是發瘋。你幹麼不請假到愛基德去休息幾星期呢？讓統帥部替你照看戰事。」

將軍在發過雷霆之後竭力想收斂怒容。這樣的雷霆常常叫他癱軟，好像嘗到挨打的苦味。「來，和我坐在一起，孩子，」他彬彬有禮的說。「讓我們有理性的談談。時候不早了。」他從單眼鏡裏焦急的看了看他那個滴滴響着的無情的手錶，然後把莉莎舉起

來放在他膝上，好像她真是個孩子。她想掙扎，但是他太有力，所以她只有順從了。「你記得約赫嗎？約赫，翁，華太伯嗎？他也跟我一樣是個普魯士軍官——其實我們兩家還有親戚呢。有一天我會把他的金質的旅行匣子拿給你，那東西還在愛蘭基德。（不，東西有一天也不會有了，他悽慘的明白。）」嗯，只有約赫一個人沒有跟着別人一塊跑。沒有跟着別人一塊跑，沒有。那時普魯士正在和德國所有的小頭們都帶着軍隊幫助拿破崙，只有約赫一個預見未來，於是按步作去。他在別的德國人之前跑到俄國去打拿破崙。你看，孩子，約赫下了決心。」不錯，他也下了決心。丹維茲說。「有個時候人家把他看成敗種，逃兵，賣國賊。但是當解放戰爭來了全德國都起來反對拿破崙的時候，約赫回來就是個大英雄了。不錯，他帶着榮譽歸來。你明白我要告訴你的嗎？我要像約赫那樣効勞國家。我絕不肯去掩護這個瘋伍長鑄成的血腥的，耗費鉅大的大錯，這個賭棍，這個皮夫克和他的爪牙，這個走險者，這個該死的外行藝術家！我算受夠了，夠了，夠了。我就受到這個程度為止。我是個軍人，我不是屠夫的學徒。我現在不得志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喜歡我這樣的人，就像我叫丹維茲那麼真實。這就是我要去瑞典的原因。我有很多朋友，經過他們我可以參加這場戲，準備國家召我回來的那一天。要防止叛亂和革命就得鐵掌，鐵掌；重編軍隊，趕走這些爛醉好鬥的黨棍；把國家照我們的舊理想恢復紀律與服從。到那時德國又會給我一個位置了。」

他覺得要說的話他都說了，莉莎仍然不說話，時間一分一分飛去了，不可挽回了。她正掙脫那些亂七八糟迷惑的思想。她的世界場在她面前了，她竭力想從碎瓦中排出次序來。奇怪的就是馬丁、雷哲和丹維茲將軍都認定戰事失敗了，政府腐化了，德國衰落；他們倆人都想扶助國家。倆個人都是因為不服從元首和他的爪牙被處死罪。差別就在馬丁，雷哲和他的朋友們人數很少，他們所需要的是自由。而將軍和他同身份的人都希望在全部軍隊沒有到最後瓦解的時候就把他驅逐走，他們所知道唯一的辦法是個老辦法：權力。鐵的紀律。盲目的服從。舊套軍隊預備下次大戰，再下次……

「你從來不厭戰嗎？」莉莎想完了就問。這個問題太出人意料了，將軍就摸索一個答案。

「非常厭戰。有時厭得說不出來，孩子。但是人類是好戰的動物。有一天人類就有一天戰爭。這樣我所能作的是培養訓練世界上最優秀的軍人，保有一個強有力的軍隊，相信上帝。」

莉莎在他胳膊裏無力的掙扎，他喘出來的煙味使她厭惡。直到現在她還覺得那是男人的味。她不過剛剛長大剛成熟為女人。

「我要說的都說了，既然你一切都明白了你的回答是什麼呢？」丹維茲說，簡直卑恭的。

「甚至於沒有問我以前你就知道了。我不能逃走。如果你逃走你就不是將軍。你並不能說你在瑞典早餐而德國却在打仗。我們需要你在這兒；這是你的戰爭。元首不會因為一點不同意就丟了你。一個星期內你又得回前線了。」

「你是個多麼明達的小女孩！」他狠狠的說。「你以為事情都和你演戲一樣。先來——你管這叫什麼？——惡吵一陣，不一會你們就握手了，什麼都忘了。」

「做將軍的常常被辭了又被召回去，你要知道。」

「我想你並沒有注意到，」丹維茲說。他失敗了，這是他最後的一場戰了。他現在平靜得像石頭，很累很傷心，然而又安靜又消閑。……斯德哥爾摩沒有給翁、丹維茲預備早餐。沒有，在一般人看來一個普魯士軍人不能這麼吃。我們沒有這類口福。我們只有把牠留給猶太人了，他想。

「你現在一定得走，」莉莎說。「我的眼睛不能再多睜一會了。」她仍然在他的膝上，她的溫暖從他的外衣透進他的胸前。

「我不能和你再多呆一會嗎？」他對她耳朵說。他又是一個卑下的老頭子了。他再做一次要求。最後一次。

「不。不。」她恐怖的說。「不是現在。不是今晚。我很累。而你又頭疼——我們不都沒有心情談愛嗎？我們有嗎？」

「聽你的命令，」他正正確確的說。他的手摟住她輕小的身體，緊緊的瘋狂的擁抱着她，然後才放了她。

「晚安，我愛。好好睡吧。」

他把她放在地上，整理外衣。她有點憂愁的看着他。

「你不會作出什麼事情吧？阿尼？」

「不，我是幹這套的老手。不要記掛我。」

「你決定怎麼辦？你不去瑞典了？」

「是的，我不那麼想了。你使我改了主意。沒有你陪我去就講不通。請你作作好事忘了牠吧。那只是發脾氣或者我的香檳酒有點喝多了。晚安。晚安。」

他那麼嚴肅的整步走到門口，莉莎不得不感動了。「你明天要接我去吃午飯嗎？」她問，彌補彌補她剛才對他那麼壞。

「明天？午飯？」

「一點鐘左右。我排演以後。」

「當然。那真好。」

「晚安，我的小木兵，」莉莎說；那是她在他們才談愛時候給他的名字，但早就忘了。她非常高興最後能夠用開他，所以她情願作得慷慨一點。將軍一走到門口就出了點

怪事。他把單眼鏡摘下來了。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他不戴牠。現在他更顯得老，他的一切驕傲都沒有了。他摘下牠因為有點東西迷蒙了牠，現在他用手絹把牠統統擦了幾下然後再戴上去。莉莎不知道她已經看見哈爾科夫的勝利者的哭。

「*Au revoir*」他說，於是整步走出去，那支手槍正在他寢室的桌子上等着他。

莉莎望着他一直到他上樓梯不見了。衛兵仍然在那裏，他是個年青人，好像和梯口桌旁那個睡着的侍女吊過膀子。莉莎輕輕關了門，上了門門。馬丁從浴室走出來拉開了黑窗幔。黎明的第一道光照在這座城上。街對面被炸的房子上的天空淡淡的染上了一層檸檬色的光。馬丁提心吊膽的走到那個小陽台上。好像一個畜牲在黎明時走出樹林來換空氣，細心觀察形勢。他把臉對着她轉過來，她看他的表情就知道蓋斯塔布的人還站在大門口。

「我真給你添很多麻煩，」他說。

「我知道。」莉莎說。

「你可以把我交出去。但是你沒有。」

「是的，我沒有。」

她仍然站在門口，他站在對面的牆那裏，靠近窗戶。她認識他一百年了。她誰也不認識就認識他。

他伸出胳膊，她衝到他的懷裏，好像這間房子着火了。

她正在梳妝台的鏡子前盤頭髮，同時又好奇的仔細的檢查她的臉。她研究她的眼睛，嘴，伸出胳膊來看，甚至想轉過頭去看看她的肩膀。沒有，什麼也沒有變。但是什麼都不同了。

『好像我還是那麼一個人，』她對着鏡子譴責的說。馬丁站在窗口，帳摺把他遮住。莉莎不斷的奇怪他到底怎麼活動，每一個活動都計劃得能把他自己掩飾起來，但是又能使他有選擇攻與守的自由。外面是涼爽明朗的清晨，帶着幾條淡黃色的陽光。

『依我想，』他嘟囔着，又走回來。『他們把這地方都佔滿了。』

『我但願我會念咒語揮揮手你就不見了。』

『無論怎麼哥斯東會引我出去的；相信那個老頭吧。』

莉莎走到牀前，插上電話，拿起話機。『服務室嗎？勞駕告訴哥斯東給我送早點來好嗎？……唔唔我知道了……不，謝謝你；那麼我倒不如下樓到早餐室裏去了。謝謝。』

放下話機的時候她有點蒼白，機械的又把電話插揸拔下來。

「哥斯東被捕了，」馬丁在她身後說，並不是問她。

「他們說他今天不會在這兒的。他們正缺茶房，他們說。」

「我真駭怕。可憐的哥斯東。可憐的老頭子。他們一定逼他說話。」

「不要擔心。我們可以想點辦法。無論怎樣我把你弄走，請你別擔心吧。」

「我不是擔心，」馬丁說。「我一點也不擔心自己，你也不必爲我擔心。這沒有什麼。是個玩笑而已。我在別地方也躲過。天，你可不知道我躲在什麼地方，然後又活着！離開了那裏。我是擔心哥斯東——還有別人。他們仍然有我們的三個人手中預備執刑。安東尼神父在獄中——是他把我送給哥斯東和垂力伯的；貨車上那個衛兵——如果沒有往別處看，我就逃不脫了。他們都爲我下了地獄；沒有幫助別人，我倒更連累了他們。」他咬着牙，想得很苦。「而你，」他補充上去。我也把你連累到這個地步了，說實話，這可不是像你那樣沒辦法的小傻子能玩得來的。」

「我並不是沒有辦法。這不過得費點心思吧了，」她心不在焉的說。她覺得力量在她心裏湧起來了。她彎下身子，把電話又掛上，叫五層樓八十六號。「約恩·可尼格。他會幫助我。他知道怎麼辦，」她頭放在肩上快樂的說。「他常常出主意。他滿腦子都是幻想。早安，陛下，」她對電話裏說。……是的，我知道，這麼早就驚醒了你

真不該，但是我必得見你。穿上你那件最不算不體面的長衣，準備接見我吧。是的，是，事情很重要。是關於你的戲。在這等一會兒，『她關切對馬丁說。』『上好門門，我不在的時候你一聲也不要出。我要找一支軍隊來解圍。這不是斯太林格勒。現在安靜吧。』

約恩·可尼格早晨並不好看；在他過時的睡衣上又披上一件又髒又破的滿州朝服，他的眼睛像才下生的小貓那樣黏在一起。黑窗簾是拉下來的，他屋子裏是黑的，他身上還帶着酒和睡眠的氣味。有半瓶酒放在桌子上。

『不幸者要新鮮空氣，』莉莎引浮士德裏一句話，一邊拉開窗簾推開窗子。

『我不喜歡大清早就叫風吹我的頭髮，』約恩說了一句。她把他推進一張椅子裏去，坐在他對面，握住他的手，立刻就說了。

『聽我說——這很重要。是關於你的戲。現在你也該寫完了，昨天晚上我對你的第三幕有個意見。好好聽着。在第二幕末尾一羣拿破崙的兵駐在雪洛司、阿勒雷。愛倫已經回到她寢室了。那麼：第三幕就不能像你計劃的那樣在鄉村旅店裏了，要在她的寢室裏。她發覺一個生人藏在那裏，一個年輕男子，頭髮很亂，受了傷，很絕望。起初她很生氣；然後他就和她談話了，她就知道他也是個德國人。他是幾個共謀將來發動反拿破崙革命的年輕人之一。他是個逃犯，他的頭值很多錢。愛倫是一個飽食終日沒有思想

的腐化人，叫拿破崙的光榮蒙了眼，歡喜和他的漂亮軍官調戲調戲。有生以來她第一次知道了真理，她聽他說到那些自願捨命反抗這個霸王的青年勇士。你是個詩人，約恩。你能解釋她的靈魂——上起了什麼變化——比我強得多。那彷彿是一次再生；她幫助這個逃犯，晚上把他藏起來——天亮的時候知道她也準備死了，如果她幫助他解放祖國——

「她愛上了他，」可尼格插進來；他起初聽得不怎麼有興趣，後來漸漸注意的聽了，最後聽迷了。他那雙無神的藍眼睛從他白色的短睫毛底下往外偷看。「不錯；她愛上了他。這不免有點傳奇味，但也是勢所必然。」

「你想這就是她遇見的事嗎，約恩？」莉莎說，她的聲音裏帶着點奇怪的謙虛。她坐在那裏沉思了一會兒，於是她就大膽的說出來了。「不錯，你說的對。我相信她不得不愛上了他。你能把那天晚上寫出來嗎？死在每個門後等待着。樓下拿破崙的軍官正在喝酒——他們之中有一個甚至要闖進她屋子來——」

「我想得出來。我想得出來。愛情和死永遠是兄弟。他們所有的只是這麼一個痛苦的，甜蜜的，危險的晚上。他們知道他們沒有明天了。死的臨近使他們的愛情在高空閃耀——在他們第一次擁抱的時候幕落了。」可尼格熱烈的敘述。他忽然清醒起來，精明的看了莉莎一眼。「不壞，」他說。「傳奇味兒，但是事實上也不傷大體。我們現

在該說什麼了？我們已經使你的年輕男主角走頭無路，而你的女主角瘋狂的愛上了他。幕開了——後來怎樣呢？」

「我們一定使他從雪洛斯·阿勒雷走出來去爲德國的解放而戰了。」

「啊！果然嗎？我們怎麼處理這一段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約恩。就是爲了這個我才來找你。你是個大作家——你一定得想辦法，所有的出口都看守着了——拿破崙仍然是萬能的。要一個比我聰明的人才可能想出個妙計使他從衛兵那兒送出去。」

「等一下——我們不能用第一幕裏的牧人嗎？他是愛倫從小的朋友。他是個老頭子。他的一生簡直都過去大半了。『我只過我的餘年罷了；把這點殘破的生命拿去救這個熱血青年吧，』他對她說。」

「不錯，約恩，我知道他準會那麼說。他是她唯一的摯友。他必幫助她，」莉莎說，渾身都緊張起來好像她在台上最緊張的場面裏。可尼格靜靜的，懷疑的看着她看了半天。忽然他從她的手裏抽回自己的手，把椅子推開。他的外衣和他染了酒點的睡衣開了，她有點厭惡的看着老人胸前的粗白汗毛。他在這間窄房子里來回走了兩遍，停在她面前，又把他帶水的紅邊眼看着她，默默在懷疑她。莉莎點點頭，認罪地微笑着回答他。慢慢的收斂了笑容，同時她的頭羞得氣得噙噙的響。她以前沒有把可尼格的真面孔看得

這麼清楚，滿臉都是鬆弛的，死板的，衰老的縱紋。甚至於不用他開口她就知道他的回答。

「不要讓我們彼此誤會吧。」他說。「我們是在討論這個劇。我們正在談王權時代的第三幕，沒有談別的。沒有談別的！我希望你把這一點能看得十分清楚。我不要再聽別的。我不要在知道別的。我絕不肯——你聽見沒有？——我絕不肯聽別的事。其次我無論如何不喜歡你的意見。傳奇味。是低級戲劇。也非常過時了。如果——愛倫想入非非的跟一個青年煽動份子取樂一晚上——好！這樣事情萬一發生了就要馬上忘記。如果她還有思想，她第二天早晨，就要把這件事馬上脫個乾淨。讓他自己看怎麼逃出這個陷阱吧，這個傻小子。是的，莉莎兒。我要說的只是這點。我不要再多聽，我不要——愛倫和她的傻氣的自由戰士再有一步的往來。」

「這是你最後一句話嗎？真的？」

「不錯。是我第一句也是最後一句，」可尼格說，莉莎把手落到膝蓋上表示絕望了。「就是那樣了，」她說，惱喪的不了。「我信賴你。」

忽然這個作家的激論變得和緩，柔順，厭倦。「你怎麼能在一切人之間單信賴我呢？我從前做了什麼證明你對我這個可疑的人格有那種幼稚的信心是對的呢？你從像我這麼一個老碎嘴身上能希望什麼？我所寫的那些美麗字眼嗎？我的筆寫出來的所有鏗鏘之

晉嗎？你不知道寫與實行是兩回事嗎？我除了是個作家之外什麼也不是。我不是一個英雄，也不是一個戰士，也不是個實幹的人；或者我甚至於不是個男子漢。我的事業就是把美字眼湊在一起使牠們有韻調。我能寫出一首戰場頌驅使一隊隊的青年都去參戰，並且叫他們打勝仗不然就死。但是我自己一槍也不會放。我可以寫漂亮的文字告訴你一切有關自由，人類神聖，自我犧牲之美的事。寫完了以後，我就精疲力竭，只剩下點喝一瓶白蘭地的力量了。天啊，莉莎兒，如果我的身體不這樣，你想我應該在這里，在這個旅館里，這座城裏我們腳下的地都塌了，屋頂隨時都會陷下來？等等——我還有別的活必得說。凡事絕對不簡單，牠們總有三方面——有時還要複雜。我跟着納粹的人馬一塊混，並不因為這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相信他們。我很久就相信元首。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就是我們這個不快樂的，悲劇的國家的救主。我叫他灌醉了，我們都是。於是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最可怕的覆沒就以全國的規模出現了，這時我要解放自己也太晚了。我自己的本質已經沒有了。我是一個甚至於不寫作的作家。我是個懦夫。我是個無能的太監，所以我不許你到我這來打擾我，把號聲吹到我耳朵裏。去幹你的好事吧，你和你的第三幕還有你的年輕情人。走，讓我獨自個兒。你出去。我一定要馬上就喝個大醉，把你告訴我的都忘記。昨天晚上一定還剩下點酒……」

莉莎心裏沉沉的走下四層樓，經過了那個親衛軍的面前，他正想法把自己裝得像不

是在這兒站崗，而是旅館的一個偶然的客人。她不敢敲自己的門，只輕輕的咳嗽幾聲去示她來了。看看裏面沒有發生什麼她就放下門把來，於是發覺門沒有上門。有一會兒工夫她看不見馬丁了，於是沙沙的聲音，他就從大衣櫃裏走出來；他正張開嘴傻笑好像他心裏很高興。

「你知道不？我念了念咒語揮揮手我就不見了，」他高高興興的說。「怎麼？」他問，當他留意到她臉上引人注目的蒼白的時候。

「我給你帶來幾支香烟和一件襯衣，」她說。「你穿着一定很胖大，可是總比不穿好。」

「我明白。就是這東西。」

「是的，就是這東西。」

「我猜這老頭就沒有用處，」他說。他們吸了一會煙，誰也不說話。「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莉莎最後問。

「現在你去排演和沒事一樣，讓我照顧我自己好了。」

「我現在不願離開你了，我甯願死。」

「是什麼意思呢？演一齣誇大的戲嗎？」他說。「我們現在可不堪作得高超了。我們一定要實在。如果你不去排演，亂子就沒有個完，我一定被捕。你離開這里，什麼都

照舊，我就能找到個好機會。如果你不希望我被捕，你得聽我支配。」

「不錯，我明白。隨你的便，雷哲伍長。」

「第一你先在腮上塗點淡紅。你看來就像蘋果醬那樣滋潤了。然後你下樓去好好吃一頓早餐再去排演，看你這樣就不會背不好台詞了。然後，如果我沒錯，你就去和哈爾科夫的勝利者午餐，你和這老東西在一塊一定顯得很可愛，今天晚上，你再把你的漂亮戲演出來。然後你一定累的要命，因為昨天晚上你沒有怎麼休息，然後你就好好的睡着了。明天——但是明天有明天的辦法。牠總是這樣的。」

「那麼在我幹這些事的時候你到那兒去呢？你會遭遇什麼呢？萬一他們捉了你——馬丁，你不要以為這不可能，我不能照你希望的辦。」

「你是多麼胡塗的小傻子啊，」他說，他覺得很可憐她。「但是只有這麼辦你才能有勇氣。只有這樣你才能幫助我。」

「是的。好。我試試看。我幾時再見你呢？」

馬丁深深的微笑了；一笑的時候他臉上總有兩條裂紋。「傻子！」他說。「你這個又愚又笨的小傻子呀！」

永遠不再見了？莉莎想，但是她沒有說。永遠不再見了這個男人也問自己。「不久——他說。「如果事情沒弄好，非常可能你回來的時候看見我仍然躲在你的衣櫃里。」

「但是如果事情弄得好——我到那兒去找你呢？你能給我留下幾個地址嗎？你說你有很多朋友會來救你出去的——」

玉特加斯路三十九號。找威爾特，他想。「對不起，我什麼也不能告訴你，」他簡單單單的說。

「你不能？」

「是的。他們甚至於會用不客氣的方法叫你說出你知道的。你什麼也不知道倒好一點。」

莉莎的嘴唇硬了，冷了。「你的話使我覺得自己重要的不得了，」她說，用她硬冷的笑。

「你現在該去吃早飯了，」他嚴厲的說。

「是的，我正準備呢。」

灰衣，用穗裝飾的斗蓬，不合適的巴黎小帽，袋子，手套。「現在，」她說，喘不出氣來。「現在。」

「你對我真好。我不會忘記。但是也不要忘了我昨晚告訴你的那些話，」馬丁說，站在屋子的那一端。莉莎走到他面前，抬起頭看着他嚴肅的，老實的，像個小孩子。「請你再告訴我一遍吧，」她說。「你知道：你昨晚對我說的事將來會怎樣。」

「那就像在長期重病之後恢復了健康，」他說，簡直沒有聲音，握住她的手慢慢的摸到他的胸前放在他的心上。「總有一天所有這一切都像一場惡夢一陣熱症過去了，所有這一切。這就和平了，監獄開了，我們都回到我們甜蜜的簡單的生活里。田里的農夫，工廠的工人，大學生，實驗室里的科學家，女人，小孩子，老人；他們除了生活之外什麼也不做。誰也不怕，誰也不受罪，也用不着被殺，誰也用不着心虧。我不是在談那個將要爆發於前的鬥爭。那一定是一次慘酷的鬥爭，但是却充滿了希望。我是說後來的日子，那時一切情形又好了。」

「答應我你一定小心。我希望你們的時代到來時你仍然在這里。答應我你會在這里的。」

「我一定竭力想辦法。我是個偷生的老手。你將來就會明白的。」

「一到了那時——我怎麼樣了呢？」

「就像你現在一樣。你是全國最有名的女伶。有一天我會溜進那個戲院看着你，給你喝采。」

「我那時能知道你幾時在觀眾之中嗎？」

「我倒不以爲然。這簡直更有點像彩票。只想像你一演戲的時候我就在那兒看着你。」

「當然。那很好。謝謝你。感謝你來看我演戲的美意。」
馬丁把她的手從胸前推出去。「再見。你現在該走了，」他說；他的聲音因為刺激和酸心變粗了。

「再見，」她說。她沒有哭。她把紙皮小本的沙士比亞集檢起來就往門口走，她再轉回頭來看他的時候，他正凝神的點一支煙專心得好像別的什麼都不存在。他的胸前仍然光着，高聳種的肋骨在這嫩皮下彫得很美，他的肩綑上了綳帶，他的胳膊像小孩子的胳膊但是很有力，一捲一捲的濃髮自然的黑黑的垂在額前……我只有記住你這個樣子，如果我永遠再也看不見你了，她想……她把身後的門沒有一點聲音的關上了，把那陣要扯碎了她的哭泣壓下去。從走廊下來的時候她沒看見一個衛兵，但是這或者是個更妙的圈套。忽然她想起她的台詞，就給她冷靜，溫暖，安慰——牠們現在有了新意義，情調更深長了：

我的一半是你的，另外一半也是你的——

我得說是我自己的；但如果我的，那麼也就是你的，

所以全都是你的了。嚶！這個亂世

把物主和他的權利隔開了；

因此，雖然是你的還不是你的。

十點鐘的時候，德國使者威德曼先生像平常那樣匆匆忙忙慌慌張張的跑到尼古拉斯的寢室來，遞給他晚上廣播的草稿。好好的好好的休養了一夜，心臟也沒有怎麼難過，尼古拉斯精神很好，把三張紙拿起來細細的念。

「我又對你們說話了，一個英國人對英國說話，因為你們報紙雜誌和你們政府所散佈出來作為宣傳的謠言而警告你們。德國和從前一樣的強，更下了不屈不撓的決心爭取這次戰爭最後的完全勝利。你們在過去幾個禮拜幾次來轟炸未設防的城市，以減弱我們爭取勝利的決心，結果你們的飛機和生命都受了重大的損失。不但沒有降低德國的士氣，反而這幾次的空襲把德國民族遺傳下來的作戰精神燃燒起來了，我覺得不得不警告你們，這個被激怒的條頓民族，定要大施報復。我的心在流血了，不僅是爲了被無情炸彈炸死的那些婦人和小孩子的生命，而軍事設備的損失也不可忽視。並且，我甚至於更爲英國人担心，因為他們將爲野蠻無理的轟炸市民而付十倍以至於千倍以上的代價……」

尼古拉斯把草稿丟下去，就對威德曼叨叨起來，「說實話，我真想把它刪改一點。

這簡直不像話。如果你肯叫我把牠改得自然一點。如果你們的人民硬要用這些碎句子，我那邊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人相信是我在說話。」

「對不起，尼古拉斯。這個草稿是經檢查室看過的，裏面一個字也不能改。」

「但是，好人，我並不是懷疑這個內容。我是說這東西的體裁。到底我還是個有點名氣的作家，我以為照這樣子廣播完全是胡來。」

「我倒看不出這個體裁有什麼不得當，」威德曼態度強硬的說。「這東西還出於我們名家之筆呢。」

「當然。這東西不是我自己寫的，這是太明顯了。『這個被激怒的條頓民族將要大施報服。』多麼厭氣含糊的隱喻！還有『我的心在流血了。』說實話，好威德曼先生，你得明白一個英國人甯願吞下自己的舌頭也不願對全世界廣播他的心在流血。你要是不讓我改一改……」

每個星期三星期六他都這樣遁辭；威德曼就固執，嚴緊得就像一個怕丟了差事的職員，而尼古拉斯，很會諷刺，一想到他們假借他的名字寫了這些壞宣言，他就生氣。在他的囚禁中他和現實隔絕到了這種地步；他還怕倫敦的文壇批評他的體裁，但是他好像不知道他這些次的廣播把他變成一個可恥的無賴了，再沒有誰會指責他的體裁了。和平常一樣，他的心因為激奮就抽緊了；他的上唇叫汗浸濕了，他的呼吸困難，他屈服了，

和往常一樣。威德曼也紅着臉，也喘不出氣。沒骨頭的流氓！他一邊沿着走廊一邊咒罵。這塊頑石！誰也不像德國人那樣看不起這個英國人，因為他們把他當作宣傳所必需的工具。

尼古拉斯獨自留在屋子裏，等着他的心重新開始跳動。他把醫生給他醫這種小病的藥喝了十二滴，在他的舌頭留下這種苦味。他的屋子沒有朝大街開的窗戶，但是對着那個四方天井，底下就是穿廳的玻璃頂。從他屋子伸出來的那個小涼廊就像烏籠旁的水槽，他把一個臥椅放在這裏，而他所謂他的花園是：兩盆菌齒植物，兩顆天竺葵，一顆有點斑疹的耳環花，花蕾好像不等開開就要落了。這五盆花代表所有他們准許他有的伴侶和快樂，除了蒂麗有定時的來訪之外，她一來反倒叫他厭惡，發煩。

尼古拉斯走到涼廊上，用一個失意的，渴望有座花園的英國人的全副精神澆那五盆花，小心得可愛。他把天竺葵的枯葉子摘下來，又給耳環花點上維他命。薄霧升起來了，在院子上面他可以看見的那塊天開始陰了。他自己這樣玩了一會兒，想想他現在可喜歡在什麼地方呢，想了很多地方。比如說在愛立蒲附近的一個船上吧。或者坐在聖大，馬立他的巖石上，看着下面綠波裏一點點的青年人游泳。或者只在他漢波斯坦德草地旁邊自己的那所小房子裏。漢米爾頓夫人的玫瑰花現在一定盛開。如果這所房子還沒有炸成七零八落的話……

他的思想一要轉到那些不快樂的事情上他就不想了，坐在椅子裏了。和大半的病人一樣，尼古拉斯非常喜歡椅子，因為坐在那裏把他空虛而又多病的日子耗去那麼多。在樂觀的時候他簡直深信這實在和一個療養院沒有什麼大區別，人家逼着他用他一生大半的時間在這裡養病。他把頭後的枕頭推好，拿一床薄毯子蓋在膝蓋上，於是就細細捉摸那篇胡塗稿子了。他想着這張可恨的廢紙，想的用心得什麼也沒注意，等到有個影子橫落在紙上的時候，他才抬起頭來，一個人站在他的涼廊上，他沒看見也沒聽見他是怎麼進來的。

「你是誰？你要幹麼？」尼古拉斯吃驚的問了一句。那個人沒有回答急忙從他身邊閃進屋子裏去。「不要說話，」他喘着氣，揮揮手。尼古拉斯的心又跳起來，跳得很厲害，很亂。他丟下稿子，從椅子上起來跟那個人走進去。

「你是英國人，不是嗎？你是古弗若·尼古拉斯。你得幫助我，」馬丁喘着氣。「你是誰？」尼古拉斯又問了。「你到底怎麼進來的？」

「從那兒，」馬丁說。胡里胡塗的指着天井，尼古拉斯就只能看見那兒全是直上直下的牆。

「我讀過你的作品；我最喜歡落日，」馬丁小聲說，喘不上氣來。真夠奇怪，就因為偶然的一句恭維話尼古拉斯就不喊人了。他細細的觀察他的客人，看他膨脹的胸，寬

大的襯衣扯破了，弄髒了，因為翻過那面牆真是危險，發光的黑褲子，披亂的頭髮，緊張的面孔，從眼睛深處發出來的藍光。有個時候他猜想這個人是英國間諜，遇到了什麼困難特地來求他幫忙。一點驕傲和得意的火花燃着了又像濕火那樣熄了。「你要怎樣？我能怎麼辦？」他用英語問，那時也忘了他的心跳。馬丁把他在學校裏學的英語儘力的用，說得不大好：「我不知道你聽說過我沒有。我叫馬丁·雷哲。他們要捉我。你得幫助我。」

尼古拉斯對他冷冷的一笑。「不錯，我聽說過你，偶然的。孩子，你的胆子真可佩服。但是你不能專找一個更不中用的人。我完全沒有一點辦法，我有病，我是個俘虜。」「惟其如此，誰就不會懷疑你了。此外——我沒有多少好辦法。你現在也沒有？」「我想我不是這樣，」尼古拉斯說。他立刻覺得又快樂又得意又有力了；因為一個判了罪的人居然來求他保護，使他恢復了他的自尊和他失去的人格完整。他第一先把無線電關上省得嘈人。在關無線電的時候，他自己也驚奇他頭腦的清楚。

「坐下來；舒服舒服吧，」他說。「把你的故事講給我聽，然後我們再看看有什麼辦法。你可以坦白的說。屋子裏沒有電話，誰也聽不見。等一等——你餓了嗎？」

「是的；但這並不重要。」

「等一等，」尼古拉斯又說。他高高興興的翻着抽屜，最後拿出來幾塊乾餅乾，還

有一個繡蘋果。

「我妹妹送我的；交紅十字帶來的。我留着節日再吃。今天就是節日，」他說，得意洋洋的。「吃吧，那是英國的蘋果。那是我妹妹花園裏長的。牠看着倒不好吃，可是味好。」

這種友愛的表示，馬丁覺得像個想不到的打擊，這就像是破冰落了水，他覺得不哭了。他坐下來，咬着蘋果，把牠陳了的甜味嚙下他的緊喉嚨。他自己一恢復了精神就談起來。在這長長的四年中古弗若，尼古拉斯第一次聽到真消息；關於囚禁他的旅社以外那個寬闊的自由世界過去的事現在的事。

第六號的茶僮是又瘦又神經質又不討人愛的一個十五歲的小男孩，他母親因為錯愛兩粹運動給他起名叫阿道夫。他的臉因為貧血病發灰，凡是在柏林北城過擠的工人住宅區裏長大營養不足的孩子臉都是這樣。他的灰臉上有紅赤赤的疹子，瘡疤，他長個獅子，席米特還費了很多事教他把指甲洗擦乾淨呢。然而，連這麼一個帶瘡的窮人臉上也有的美點，阿道夫的眼睛又好看又靈活，眉毛也算長得聰明相。再仔細觀察一下，你就會看出如果左耳朵不那麼怪，他的耳朵一定很好看，位置也很正。

如果席米特不是因為體格檢查出去了，他一定注意到六號作起事來一點不閑着一點不含糊。但是阿勒森和克里伯特都不懂得這些茶僮的心理和性情，此外，沒有這個萬事能幹的席米特幫忙，他們也就太忙着自己的工作了。所以差不多就剩下六號自己了；在這兒蕩蕩，在那兒蕩蕩，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最後掉過頭來跑上四層樓；到了六十七號尼古拉斯的門口：脫下帽子，往後理了理頭髮，敲敲門，也不等裏面答應就進來了。尼古拉斯生平就有這麼個壞習慣，無論白天夜晚總不鎖門。然而誰也不進來擾亂他的獨居

，有時，這個不錯的門倒使他覺得他實際上並不是個囚犯。

「希特勒萬歲，尼古拉斯先生，」阿道夫說。「你今早好嗎？」他用尼古拉斯教給他的的那點英語補充一句。

「早安，」尼古拉斯弱聲弱氣的說。無線電放出最大的聲音，而馬丁，雷蓄在這裏，相貌形狀一點不差。沒有解釋客人是誰，六號的亮亮的藍眼睛直直的，懷疑的看著馬丁。雷蓄。絕望的那一會兒，尼古拉斯想賄賂他守秘密，但是又覺得這個主意太危險就作罷。他平時略知六號是蓋斯塔布密探，特別是派來監視他的。

「什麼事？阿道夫？」他說。

「我給你送晨報來了，尼古拉斯先生。」

「謝謝。消息如何？」

「很好」阿道夫說，好像他的問題不值一答。尼古拉斯編出一套話來解釋馬丁不可解釋的來訪。

「醫生送給我一個園丁來照管我的花盆，」他微弱的說。

「嚇，」阿道夫說。

尼古拉斯打開報紙，上面有幾條都叫檢查官剪下去了，因為他認為這幾條有礙一個英國俘虜的身體。這個辦法真有點可笑，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要顧到這層，沒有政府

的命令報紙上什麼也不許登。阿道夫還在盯着馬丁；有一小會兒馬丁想把這孩子打出去關在鹽漱室裏，但是他又打消了這念頭。

「這兒。替我問候你的情人，」尼古拉斯說，把幾個錢放在阿道夫滑膩膩的手裏。「現在你走吧。阿道夫。」

他的心病現在很重了。這兒有快車在隧道裏跑，鏈子在大鐵砧上亂敲，西藏廟裏敲得要破了……我希望我現在不要自顯愧色，讓我的心吓得這樣，他想；於是他多少好了一點。

「我走進別人屋子的時候你用不着從窗口爬出去；這是傻事。你會把頭弄破，」阿道夫對馬丁說。「你是馬丁·雷哲，你不是嗎？」還沒等馬丁喘出一口氣他又接下去。「我跟你一早晨，我剛看見你把自己鎖在鹽漱室裏你就從窗口爬出去了！你想我們在玩什麼呢？捉迷藏嗎？哥斯東有點東西叫我給你，那時他們還沒有把他逮走呢。這兒。」

他把帽子的袂裏翻出來，拿出一個小捲，一條香烟紙。馬丁遲遲疑疑的把牠接過來。打開牠念。「相信六號。他知道把你帶到什麼地方。不要見華爾特，再見。」

他把牠撕碎了，走到浴室裏把牠沖下去。「把這個夾在你帽子裏可真險，孩子，」他說。他思索得很急很苦，這也許是個圈套；也許可憐的哥斯東真會叫一個人來救他而

被這「六號」替算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忘掉它，雷哲，」阿道夫關切的說。「我全心全力來救你的。一切我都清楚。我自己就在聖南波格住過。住了十四個月，你知道嗎？要看我的徽章嗎？」

他把頭一轉就露出一個像開了花的耳朵，攔在他的小孩的身上實在不相襯。他把上唇拉起來那塊牙床因為治一個裂口就治得凸凹不平，一個牙也掉了。

「你是在聖南波格受的傷嗎？」馬丁問，仍然不相信。

「是啊。他們踢我臉。把我耳鼓踢破了。我這隻耳朵聽不清楚。」

「我想聖南波格是個好監獄，」馬丁說。

「是的。聖南波格不怎麼壞。那些牡牛對我可好着哪。我還沒進聖南波勒就受了這些傷。那時他們打我燻我。我現在想送我到聖南波格裏倒僥倖。因為我年齡不到。普洛真西怎樣呢？」

「他們在普洛真西就是一羣沒耐性的人。他們不多找麻煩。不是你說話就是他們把你提到院子裏，」馬丁說，用手作個斷頭機落下來姿勢。尼古拉斯一面發抖，一面又恭恭敬敬聽這兩個專家的談話。他推論出達浩獄是「好的」，但是沙哈森浩獄「不好，」愛斯特衛格「壞得很，」阿道夫可以講他一個關在那里的朋友的故事呢。馬丁這時就

決定六號是可靠的，但是他仍然暗中摸索着。

「他們爲什麼把你送到聖南波格去呢？」

「那個嗎？唉，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們把我們很多人都送進去了；你沒有聽說過我們都參加了新國民青年運動。你一定聽說過我們？」

「不，那時我在前綫。講給我聽吧。」

「啊，說什麼好呢？我們從前都參加希特勒少年團，有個時候我們歡喜牠好，但是不久我們就嘗到牠的苦味。每天上操，行軍，一直走到腳成了一塊臭生肉才打住，而這些牡牛告訴我們每分鐘要作的事，夜間演習，在暴風裏睡覺，如果你跟不上別人，你就一身是條子。這就是我們所謂在團員面前挨抽的意思。我不知道怎樣，我們不過是厭倦吧了。我猜。我沒有多少東西吃，無論怎樣，所以我們厭倦了。我不知道怎麼說好。我們要做「我們」要做的。「我們」要開蕩就開蕩，要在瓦西游泳就游泳。或者就坐一下午什麼事不做吧也好。最初我們有一次跑出去玩了一會；好像逃學似的。然後我們就遇見和我們同年的別的孩子，我們就一塊出去開蕩，游泳，玩。然後我們就和袒護希特勒少年團的那些好孩子打起來。我們組織起來，他們也組織起來，有幾次我們打得很兇。然後我們知道在我們附近不僅我們這樣，我們遇見了城裏別處的孩子，然後我們聽說別的城裏的孩子都對這整個萬惡的希特勒少年團厭倦了，離團了。有幾個年紀大點的和

我們幾個先生把這事接過來辦，把我們組織起來。這就是你所謂的運動。從一方面講這和希特勒少年團沒有差別，不過這是我們自己的團體。我們不用整天聽命令，担驚受怕，挨罵，我們有集會，我們討論我們要做的，然後就走到前面去作。我們沒作什麼錯事。我們也不是衝鋒隊。我們只想照我們的方法作事，就僅如此而已。春至我們在臥特有個新國民的全體大會。他們都是從柏林和柏林附近來的。櫻桃花正盛開，這天我們過得真快活。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在這時他們插進來把我們統統逮捕了。我沒有抱怨。雷哲。我學了很多本領我不會忘記。所以讓我想我怎麼把你送出去。這裏都是蓋斯塔布。空氣裏也有些東西。布勒門昨夜裏一定被盟機送到極樂世界去了。有點發臭的東西，有點可怕的東西。」

六號在發洩了他個人對於那普遍渴求自由的雖然粗淺却是真摯的意見之後，便皺皺眉，咬起手指甲來，在沉思。

「你能相信他嗎？」過了一會他問，用下巴指着尼古拉斯，好像因為是個英國人，尼古拉斯就又聳又啞。

「我倒這麼希望，」馬丁回答，笑一笑。「相當的信，至少。」

「自然你能相信，大孩子，」尼古拉斯說，很驚異。他沒有那一秒鐘是想着他除了馬丁之外還作什麼……幫助他，捨命嗎？他問自己。別傻了吧。自然，無論怎樣，憑什

總把這事弄得傳奇味呢，他毫不猶疑的回答自己。

阿道夫從他沉思的海裏帶出一個顆靈機的真珠。

「你會彈四弦琴嗎？」

「不能——爲什麼？」

「只要你會四弦琴我就可以使你和匈牙利舞樂隊一塊出去。他們都是好人。一千馬克山德就會給你一套衣服，幫助我把你偷運出去。」

「噢，我不會四弦琴，我又沒有一千馬克。我怎麼也不像個匈牙利人。」

「啊，」阿道夫說。「火房看上了。酒窖看上了。洗衣室看上了。可麥因被捕了。」

地下室滿都是電機師。」

「我或者能當個電機師出去。」

「不行。我敢打賭他們多半做着蓋斯塔布的工作。沒有哪個耗子洞他們不看守的，或者你得開槍衝出去。」

「我不會走得很遠，我會嗎？再說我也沒有槍。」

「對的。讓我想想吧。」阿道夫說，咬他的指甲。「我會想出辦法來。」他一點也不灰心。從他眼裏看出來他玩弄敵人和強盜的快樂。

「你能把我藏多久呢；先生」，他問尼古拉斯。

「恐怕沒多久。只能到我廣播的那天，管無線電的人一下午都在跑進來跑出去。」

「嗯。你翻屋頂的本事怎樣，雷哲？」

「非常高。我在斯大林格勒就訓練得很好了，」馬丁說。「你從屋上下來的時候，他們多半都連着對你放槍。」

「你說的對，」阿道夫承認，對馬丁的經驗很尊重。這時他一時就想不出主意。

「你告訴我往那兒去，如果我從這兒出走的話。再讓我自已再想辦法，」馬丁提醒一下。「我看出來你對這事很有興趣，但是危險的是我的腦袋。」

「你可以和我父親一塊過夜。兩尼克道弗斯它斯路八十四號第三個院子，地下室。你坐地下火車到西司它斯。如果你在我之前到了那里你就告訴人說我叫你去的。告訴他是哥斯東的朋友。他就一切都明白了。他就知道怎麼辦。他是個聰明人，我父親。」

「你父親知道保護我的危險嗎？」

「噯，自然。他瘋得用盡了方法和警察搗亂。自從他們封了他的店，把我關在監獄裏，我哥哥在非洲死了，他就恨透了納粹，只是他們不曉得。他是個激烈的前線老戰士，然後他就入了黨，現在他該坐地下火車回來了。你看見了他你不會不相信我說的那些。黨徽，褐衫隊制服，希特勒萬歲，什麼都有。他像刀片那麼銳利，我父親。」

「如果我藏在那裡，管房子的人怎麼辦呢？」

「他就是管房子的人。這所房子很好，你一看就知道了。各種的人：意大利人，丹麥人，別國人；他們把他們都送到ALM工廠去作工。你一日到了那里你就安全了。」

「好。我們從那里再往那兒去呢？」

「明天那個教授就會帶你走。他會照顧你的。他照顧了很多人。」

「什麼——那個教授？」

「我不知道。我們這套把戲可不興問，我們問嗎？我們管他叫教授因為他像。白蘭克太太說她看見一個音樂會的廣告牌上有他的像片，正在彈什麼鋼琴之類的東西。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你一定會見他的。」

「不錯。如果我從這兒出去我就能看見那個教授。一切都安排很妥當除了這件事；我到底怎麼才能從這兒出去呢？」

尼古拉斯費好大力氣聽他們那麼快的方言，而且無綫電總掩過了他們的聲音。有個人正演講得很動聽，講鹹菜裏的維他命成分，這好像是說明經過幾個星期鹹菜缺乏以後，現在有幾車運進城來了。這兩個叛徒想去找個逃跑的方法的心太切了，所以他們好像忘了他的存在。「我可以說句話嗎？」他羞怯的問。「自然，我絕對不是精於這一套的；我不過是個作家而已。但是我應當用不同的眼光來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舉例來說？」阿道夫問，不願這個英國人也來出主意。

「用一點心理。一點智慧。一點想像。」

「噯，你就會說。如果你是那個聰明人，你怎麼還能在這兒呢？」阿道夫蠻橫的說。
「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假設我願意在這兒吧。但是如果我必定要想個逃走的主意呢，我一定用保護色，」尼古拉斯說，他化費了多少空閒的時間才想出這個主意。

「怎麼回事呢？」馬丁有點興趣的問。

「保護色，小伙子。在褐洞裏就作個褐兔子，在綠草地上就作個綠蚱蜢。在北極就做個白熊。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不十分懂。」

「這可非常簡單。如果你在旅社裏不願叫人注意你，你就得穿制服。」

「不奏巧，在普洛真西獄裏他們把我的制服拿走了，」馬丁十分傷心的說。

「啊，是的。但是那不是我所說的那種制服。我敢說你的制服已經褪色，補補丁，扯破了。你要知道你的制服是打仗時候穿的。那就不是在旅社穿廳裏看見的那種了。我所說的是一套軍官制服，一套裝飾好了的，光光的，滑滑的。」

「他說得有點門路，雷哲；如果你真得穿着將軍的制服整步直穿過穿廳那不是個笑話嗎？」阿道夫說，漸漸對這個問題緊張。

「像你現在的打扮你永久也逃不出；一身的逃犯相。不行啊，這樣可不行啊。你」

定要利用你敵人的弱點——你在前綫沒有學到這一點嗎？德國人的偶像崇拜和敬重制服就是一個大弱點。你記得那們不朽的何皮曼、翁·克白尼嗎？他有智慧，那傢伙。穿上制服，作一個高步，驕傲，靴根帶響的混將軍，你要是不能虛張聲勢的從蓋斯塔布前面走過去，我就把腦袋給你。」

阿道夫聽得癡了神；他的眼睛，他的嘴，甚至連他的抽回去的鼻孔好像都在吸收這個英國人的主意；但是馬丁仍然冷冷的，愁悶悶的。「這就是所謂英國人的幽默吧？」他帶點諷刺的說。他是個叛徒，但也是個德國人，世世代的祖先都教他敬重制服；他生下來如此，長大了還是如此。心裏一陣刺痛他想起古連中尉了，他和他們在斯太林格勒的酒窖裏一直打到最後；像個正人君子那麼戰，像個正人君子那麼死了……裝個德國軍官可不是開玩笑的，他苛刻的想——於是他和尼古拉斯之間有了一道鴻溝，這條永遠分開盎格魯薩克遜人和他的兄弟條頓人的鴻溝。

「或者，」尼古拉斯說。「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有點幽默倒好。如果戰後我有說話的機會，我一定提議全世界每個學校裏都教幽默這門功課。那一定把我帶得遠遠離開現世的紛亂，就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紛亂。」

「我沒有多少心情和你討論原理，」馬丁說，比他心裏想的還要苛刻。「事實上我沒有制服。你的主意或者有點幽默，靈巧，高明，什麼都有了——但是我沒有制服，就

是這麼回事。」

「我可以給你找一套來，」六號非常興奮的說。「我能給你找那麼一套來！席米特不在家，真僥倖。我可以從抽屜裏拿出鑰匙來，隨便開開那個房門，然後想你要一套什麼樣的我就偷什麼樣的。我會拿一件叫你頭都發暈的將軍制服，我給你陸得那麼快，連你自己一照鏡子都不認識自己了。我會——」

「階級不要大過了上尉，阿道夫。納粹的將軍沒有像他那麼年輕的。」尼古拉斯警戒那個跳着的，手舞足蹈的，咬手指甲的小東西。

「你去找制服的時候我藏在那兒呢？我到盥漱室把自己沖下去嗎？」馬丁問，他的腮塞了，他的肩疼了，尼古拉斯的計策他完全都不信。

「我會照顧你。我對你說過我照顧你，我沒有嗎？」阿道夫誇口。「我給你預籌好了一個地方。那不免有點不舒服，可是無論如何很安全。但是不能藏很久。」

「我從前在一個成衣匠的煙筒裏躲過，我不喜歡那種地方，如果你預備這樣安置我。」

「還沒有那一半不舒服呢，雷哲。我把這層樓送物升降機的鑰匙給你。現在牠停用了，不是嗎？你可以在柱子裏藏一會兒。你從鐵纜搖到橫樑那里，你就可以坐得舒舒服服的了。我從前鬧着玩這樣坐過。誰也不會往那柱子裏看一眼。這時我就去找制服，一

聽見我吹口哨你就出來。你想你是不是能在那位——小姐的房間把他穿上呢？就是你過了一夜的那個房間，六十九號。」阿道夫說，趁着沒有說出莉莎，桃恩的名字以請趕緊住嘴了。他這麼表示他機敏，尊敬女人，實在出人意料，馬丁忽然像摩西的叢林那樣燃燒起來，覺得很感激他的話。

「你知道很多，不是嗎？」他說，拍拍孩子背後面的光頭。「我實在還可以待在那兒，如果洗衣婦和侍女不把我趕進人家的寢室裏。」

「你說的正對。你在升降機裏等着外邊沒有人的時候我就吹口哨。你的臂力很好，不是嗎？你可以跳到鐵纜上去嗎？」他沒有什麼顧慮的問。馬丁彎彎他的病臂。「我也這樣想——如果非這麼不行，」他說。

「我現在就帶你到升降機那兒去。我先去偵察偵察。一聽見我的口哨，你就跟我來。同意嗎？」

「同意。」

阿道夫舉起右手。「勝利萬歲！」他說。馬丁也舉起右手。「謝謝你，同志，」他回答。阿道夫靈敏的向後轉，敬個禮，整步走出去。尼古拉斯驚奇的看着這個小儀式：……不，他們永遠也不會像我們這些人，他想，沮喪的嘆口氣。他關上了無線電好聽阿道夫的口哨。

「一切都轉好了，雷哲，」他說，注意到這個學生在壓制他臉上的緊張表情。馬丁鎮定自己。

「謝謝，你對我的態度非常非常好，」他說。「我想告訴你，你對我們那樣好我是多麼高興。」他清清喉嚨嚴重的再補充一句：「我平時總是很讚賞英國人的。我們都是這樣。」

把這話說得非常帶德國人的嚴肅味，實在怪可笑，尼古拉斯想不笑吧都不容易。「我想你對我們國家的名字很親切，」他說，也是一板正經的。但是馬丁沒有諷刺的心情。因為現在他太危險了。

「你也冒了很大的險；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我真抱歉我打攪你了，」他說，他悄悄的開開密站在那裏，縮起身子好像預備跳。

「別客氣，」尼古拉斯說。口哨來了，門剛一開，方才馬丁蹲着的那里就什麼也沒有了。

古弗若，尼古拉斯等了一會兒，靜聽在他耳朵裏噙噙直響的寂靜。走廊裏沒有碰撞的聲音，槍聲，搥打的聲音，這時他蹣跚走到門口，輕輕的小心的關上門。於是他覺得自己很弱了，他的心像在五百個鼓上敲打的鼓槌。他掉到椅子裏，連拉毯子的力氣都沒有了。不要興奮，醫生告訴他。不要有一點興奮，旅社醫生每天都再三告訴他。尼古拉

斯苦笑丁……這回我的病重了，他想。不用說這回我的病重了很多。但是我還沒死。不，我連心跳的病都沒有。我實在很好。我相信我自己快樂。但是——我要有電話我一定叫醫生來……

十

送電報的女人拖着那雙老頭子的鞋走進客廳來，在寫字台前站住。「電報，」她說，「把那個本子拿出來叫克里伯特簽名。在大白天看來，她倒像在棺材裏過了一夜，並且還是坐特別快車來的。」

「什麼消息？」克里伯特問。

「他們說昨天晚上布勒門炸得簡直一所房子也不剩。六萬人炸死了。火車裏擠滿了受傷的人。教皇被捕。美軍佔了羅馬。我們在俄國的軍隊放下武器想作共產黨，但是斯大林把他們都槍斃了。」

「就是這些嗎？」

「雷普還未捉到。」老太太用他掘坟人的聲音說，於是又拖着鞋走出去。

「她說些什麼？」阿勒森急着問。多半因為席米特出去了，昇降機也失修了，他就勉強的委曲自己一下，幹給客人提衣箱這種賤事。

「她的頭腦不大對勁。」克里伯特說，在額前劃個圈。但是他知道，阿勒森也知道

，凡是像從一個破唱片那樣從那個僵屍似的老太太那兒送出來的謠言都是誇大而荒誕，但是大意內容和木 都還不差。換句話說，昨天的什麼看起來都好，而今天就都壞了。在今天這個晴朗的清晨什麼都像很壞。在旅館裏長此下去其結果將不堪設想。好像所有的客人都一齊圍住了寫字台，都是出於一種動機：離開這裏。無論用什麼方法離開這個危城，這個注定遭難的國家。他們打聽火車，飛機，時間表，換車，把那兩個老頭子耳朵裏灌滿了問題。磨纏他們倆要求改期動身，取消居留權，打長途無線電，打電報到斯德哥爾摩，楚利奇，阿姆斯特丹，安哥拉，布加勒斯多。旅社醫生坐在他的角落裏，診診這些症候，斷定了是什麼病，最後的健康期完了，現在末日到了，他想。他離開了他的桌子，輕步走到寫字台前。

「有我的電報嗎？」

「沒有。我跟你說過電報一到我就會通告你的」，阿勒森粗暴的喊起來。醫生就分析他的神經是怎樣了。

「有格子綳帶嗎？」他問，並非不誠懇的。

「沒有——」阿勒森喊。「但是我不能一個人把這該死的旅館裏什麼事都做。這些茶僮都幹麼去了？」

「靜一靜，先生」，醫生說。心放寬點。「這也不是開仗以來第一次的恐慌，但也

不是最後一次。」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根本現在沒有恐慌。爲什麼現在該起恐慌？」阿勒森說，忽然咬住了黨規。

「我可以說出一兩個理由，」醫生說，微微有點高興起來，因爲他想起一般的那個悲觀的論調，牠像雷電那樣霹了這個穿廳……我想我們今天就受了幾次精神上的打擊，他自言自語說，一面搖幌到自己的桌前。這是個有點叫他快樂的想法。

十點半席米特帶着沮喪酸苦的心情回來了。他把帽子砰一聲扣在頭上，抓起他的鑰匙，鉛筆，本子，氣得狠狠的走到寫字台旁的亂人堆裏。

「及格了嗎？」阿勒森問，因爲一個鄰人的不幸所引起的德國民族所特有的那種驕傲而高興起來。

「是的，及格了。但是他也會叫你去，不久就會把你的黨徽拿去了，什麼都拿去了。他們不久會把祖國多小一點的垃圾渣子都打掃出來，每一個斜眼老弱的癩子都會找出來，就像一九一八年那樣急速把他們送到前方去。他們連你照看家的工夫都不給。這是我在旅社的最後一天了。明天我就是個兵了，你就知道你該對什麼作笑臉了。你也要當兵的。」

「如果他們不嫌我的年紀大。風濕病，叫我及格，我一定很驕傲，」阿勒森誇口起

來。

「風濕病。他們就會叫你看風濕病是什麼了。」席米特憤憤的說。他覺得自己可憐到恨不得伏在寫字台上哭一陣。忽然他喊起茶僮來，這樣讓他稍微輕鬆了一點。這兒怎麼了？這些流氓到那兒去了？我不在這兒他們就偷懶啦。我來檢查了！注意！四號呢？六號呢？「他的一隻胳膊直伸出去，像一條伸直的蛇，一把抓住阿道夫。」你這些時候都躲了那兒去了，你這個鼻涕鬼？梳理你的頭。六十三號要人把他的郵包送上去，四十七號叫個聽差的上去。好像我們還有一個聽差呢？喂！就說赫吉葉先生在烟室裏，要是普洛克黨委找他。去！快走；幹點什麼事，不然我就教你懂得規矩看看！」

六號茶僮趕緊走了，席米特把臉上的汗擦乾，勉強有禮貌的笑一笑，好像戴上一個繃緊的假面具。

「希特勒萬歲，男爵先生。今早天氣好，不是嗎？男爵先生有什麼吩咐嗎？」

「要是漢立姆警長找我，說我和道林先生在會議室。昇降機還不能用嗎？也沒關係，」斯斯坦說着就往中層樓走。

誰也不像斯斯坦那天早晨那樣更應該神經錯亂了，誰也不能看起來心情那麼好，表面上完全裝着沒有事，而實際上對於這事的下場如何完全清清楚楚。一到這種時候，整個組織的最後崩潰好像是不可避免了，每個人都錯亂了，這時所有的黨委都搖頭了，這

時密傳。至於元首也頹喪的不得了，而翁·斯特朗男爵就感激他的祖先，因為他像他們那樣頭腦冷靜，站在一個軍官的立場，他又感激他所受的訓練，把他訓得意志堅強了。和翁·丹維茲將軍，席米特先生還有成千成萬別的德國人一樣，男爵也在三種不同德國國旗之下作過事，黑，白，紅的德意志帝國國旗，黑，紅，黃的短命的共和國旗，還有現在第三帝國卐字旗。他對這三種旗都宣過誓，但是他那一種也不信。如果在他消極的憤世主義之後他什麼都信呢，那也是相信他的國家是永久的，雖然政治形式不免多變，流動，轉瞬即逝。凡是交給他的事，他都盡心去做，但是他常常倒是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一個實幹的人。他不知道這樣是沒有品格，他沒有犯過錯，他的良心也正。他總盡本分，並且無論戰後出現了什麼樣的政府，他也是照樣在政府裏為德國而盡其本分。他從來不懷疑將來哪一個政府會不用他，所以他仍然像平時那樣愛軍，奔走他的事業。

早晨七點鐘，他看見外事局的辦公桌上，什麼樣的無線電都有，正式的祕密的電報的摘要，是檢察官特別摘出來給那些高級長官看的，因為他們自己不能順序聽。把牠們和局裏直接來的那些消息時間前後對一對，他就對於事情的真相一目了然。所謂昨晚空襲時似乎防備得很嚴的柏林，現在變成了布勒門的遭狂炸了。詳述這種情形的文件仍然不斷的飛來，但是所能知道的總是夠糟的。海伯哥和科洛哥兩城的情形也是如此。工廠不是炸毀了就成了一片瓦礫。居民慌慌離散。醫院病人擁擠，火車上，鐵路上，公路

上都是難民。丹麥工人成羣的逃回他們的祖國去傳佈這個壞消息，所有糧食分配，工業生產，運輸，航行，住宿的機關都炸毀了。這真糟透了，因為第三帝國沒有臨時生產的機能。這是混亂，而對於德國人混亂是受不了的。他們早就動手要給歐洲帶來秩序。但是他們成就的還是亂混，更是混亂。翁·斯特坦很高興幸喜防止西北線的悲慘挫敗不是他的職務。譚軍部那些小伙子焦慮在俄國陷於泥濘中的攻勢吧。譚蓋斯塔布去管在各城中漸漸滋長的不安份子吧，譚那些老黨閥關照希特勒，戈培爾，戈林的健康吧，可別忘了他們自己的衰弱的身體。他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整個外事局的問題，這就是要從意大利襲來那陣暴風雨的先兆。因為意大利盟國完了，亡了，對他們除了是個死屍之外什麼用處也沒有。今天下午要召集緊急會議。但是在這個叫人頭疼的早晨和多事的下午之間翁·斯特坦和中歐貿易委員會裏幾個會員談了幾次，結果都非常不圓滿。祝詞和宴席是一回事，但是斯特坦很實際，他知道和這些從土耳其，瑞典，羅馬尼亞，荷蘭來的老頑固談商業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當他走進會議廳的時候，道林已經極其留心的等了他十分鐘了，誰從他臉上也看不出什麼來，除了他那種得意的自信和振奮的樂觀之外。

「早安，道林，早安，先生們，」他輕快的說，把圍着這張橢圓桌子坐的人都觀察了一下。「對不起，晚來了幾分鐘。我剛剛爲了再多給你們點利益和我的長官爭論起來，道林，」他說，對着這個瑞典人偷偷的擠擠眼。道林是個高而有力五十歲的人，除去

有一點黃色小毛之外頭髮都禿了，頑固的長下巴的臉上生了一對冰灰色四眼睛。他帶了一個祕書，一個瑞典的和一個德國的律師。斯特坦沒有別的助手只有一個翻譯，以備萬一，道林的不大熟練的德語會被複雜法律名詞所困，還有一個書記做這次會議的記錄。科莫爾博士是杜伊斯堡鋼鐵業裏要人之一，隨便躺下來——藉口看一份電報，就像和會議沒關係的樣子。這種表現可不好。元首的像片高傲的從牆上往下看。

「我要談到本題來了，」斯特坦輕快的說。「從貴國礦裏送到我們工廠來的礦苗已經停運了，這實在很可惋惜，我現在就正想法把一切阻礙瑞典貨物自由運到德國來的東西都移除。我們是老朋友，道林，我對你說我們的急需你們生礦我是破例的說這句話的。我敢毫無顧慮的說我們萬萬少不了牠。或者說這樣的實話是不聰明，但是道林，瑞典的老先生，你也不是小孩子，我知道跟你說謊是無用的。所以情形就是這樣。我們需要你們的生礦，我希望你能告訴我我們怎樣才能弄到手，像我們從前那麼照規矩送來一直到——我思想——到今年四月十七日。」

「好朋友，」道林回答，「你和我一樣對於事實明瞭事實。我們的往來純粹是交易。讓我們暫時不談我們兩國政府怎麼繞着彎子要由銀行清貨，這不過是手續而已。我們給你生礦，你們給我們煤。你們需要生礦，我們需要煤。又好又簡單。你們用火車送煤來，我們把火車裏裝滿了生礦又送回去。現在你們的運輸制度出了毛病。我這裏有你們

過去六個月內失去的火車頭——這真有點可怕——好，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是你們的友邦。我們明白，我們把船裝了生礦送到鹿特丹去，你們就裝了煤又送回來。但是轟一聲——鹿特丹的港口炸燬了；還不錯，我們能忍耐。我們等着。我們的政府等着，我們的銀行等着，我們的礦場等着。我們把生礦裝在船裏送到恩登。恩登的港口也炸毀了。穆爾河的水道毀了，萊因河真炸得太慘了。漢堡也被炸了——布勒門也被炸了——我們真替你們人民所遭的厄運難過。但是，先生，這沒法談交易了。我們都是能忍耐的人，甚至於你們送來的煤還不及我們應得的半數的時候，我們還是照樣的送生礦。我們直到不能再負擔的時候還對你們守信用。現在我們不能再負擔了，我們的銀行再也不能對你們守信用了。我們給你們預備出生礦來也願意叫你們得到手，所有你們需要的生礦都預備好，等着你們把欠我的煤都送來的那一天。我們瑞典人都是頭腦簡單的人，我們的反應也很簡單。沒有煤，就沒有生礦。」

「但是，道林，這顯然是循環而來的。我們不能給你們送煤因為，正如你們也觀察得十分清楚的，我們的車輛受了些損失，自然這是戰爭中不可避免的事。我們就沒法修火車頭給你們送煤了。你們應當作第二步的打算了。」

「是你們需要些什麼，而不是我們，」道林嘟囔着。他愛像鄉下老那樣氣橫橫的斜睨着別人的太陽穴，雖然誰都知道他做起他的事來就是最厲害最無情的人。斯特坦對他

作最迷人的一笑。「香煙嗎？」他和言悅色的說，一下打開了他的父光又平的煙盒送到道林面前。

「謝謝。我要抽一支雪茄呢，」道林說，把他自己的雪茄拿出一支來，咬下煙頭，讓他的律師給他點。斯坦坦覺得這樣像是證明了他拒絕兩國的往來了。仔細看看道林和律師板起來那副如大夢初覺的面孔，他真難相信，不過是兩三年前吧，這些國的人民還搖尾乞憐的要求能和帝國作些獲大利的交易。他們因為恐懼和需要就會和德國貿易，只要德國對一切都有良策。現在他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來他們漸漸準備最後德國的大場台。他們以為德國早就戰敗了。無論你走到那兒都是這種象徵。甚至於德國的資本和工業都覺得國家社會主義是個戰敗的原因而放棄了牠。牠們使希特勒作了這個冒牌皇帝，而現在牠們預備再把他扯下來，把他丟給狼吃，他和他的爪牙還有他的理想。斯坦坦知道德國工業現在正試探同盟國家裏那些舊朋友和伙伴。克里麥博士打來一個電報道歉他不能來到會。人人都想趕快爬到對方去。德國的資本都急速的送到中立國家的國際銀行去了。一切都表示德國戰敗了。那麼誰還相信德國會打勝仗？誰使兵士們像獅子那樣勇猛的在前線打？斯坦坦想。是人民，他回答自己。就是街上那些頭腦簡單人民，一羣羣的一堆堆的。叫人弄的無知，貧窮，受統治，受壓迫，而是又很忠誠；這些人民仍然相信，這些人民都是德國人，斯坦坦挺直了身子。

「我深信把一時的問題變為永久不可解決的問題，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你們政府的意思。我得警告你我們政府可認為你們這種態度不懷好意的，與我們兩國的邦交不一致的。如果我們政府覺得不想辦法保護瑞典生礦的運送那就最惱人不過了。」

道林笑起來；他的笑聲很大很響亮很自然，放下他的雪茄，拿出手絹來擦擦眼睛，把雪茄又含上，於是就嚴肅了。「我剛剛想起我們的一句古諺，」他說。「要打狗必得有手杖」。或者如中國人所說：欲騎虎必先善騎馬。辦法！辦法，我的朋友？在羅馬尼亞把生石油價錢提高了百分之五十的時候，你們政府採用了什麼辦法呢？牠採用什麼辦法使土耳其恢復牠從前的出口呢！你單為你們政府說話，而我不過是一個單純的，大商人，礦工而已。但如果你們政府有辦法，我們也有我們的辦法。」

斯特坦把這粒苦丸吞下去，仍然微笑着。「我們不要強辭奪理，道林，老先生，」他說。我們不要離題。你提到羅馬尼亞石油的漲價。說句實心話，我相信我們可以在一些相同的條件之下有個同意。我們願意付給你們比付煤多百分之二十的現錢。這樣我們就會把這個短期渡過，等到把丹麥那些港口稍事修補之後我們又可以走舊航線了。」

「給現錢，咳？」道林說。

「是的。」我明白這個問題的困難就是你們的銀行不肯再信任我們了。但是如果我們把價錢提高，銀貨兩現——」

「給什麼錢呢？德國錢？」道林說。意思好像說：德國錢現在臭了。斯特坦決心不理他這一套。

「這個時候我不能隨便就給你個具體的提議。但是我相信我們正想辦法甚至於正想辦法滿足你們過於謹慎的財政家們，」他說。「事實上十一點半我要開會議，那一定把事情都料理十分清楚了。現在這個時候呢，我只能把這個提出來。」

斯特坦正在幹他一生都這麼幹的事——爲他本局而冒險——這時蓋斯塔布的警長漢立姆也在這種事裏糾扯不清。不同的就是漢立姆從這種與瑞典複雜的交易中得到點樂趣。他正坐在元首另外一張像片下面，在蓋斯塔布旅館頂層上的那個小辦公室裏。那兒有一個寫字台，一排的小櫃子，一個臥椅。一個臉盆。看起來簡直像個來歷不明的醫生手術室。在某種情形之下那個睡椅能有一副怪不幸的神氣。漢立姆對面的椅子上坐着普洛克黨委，他的臉黃得把雀斑顯得像舊瓶上的綉皮。漢立姆開心的看着普洛克的汗怎麼直冒，怎樣流成了發亮的小河鑽近他的乾領子裏……

「……：如果我不是對你好，我就不會這樣警告你了，」漢立姆在說。他手裏拿着一個尺，用力的敲着桌子邊好把每個字都加重。我們的元首受污辱了，實在是這樣；他願意看着槍斃了你，不行什麼儀式。我是不怕掉腦袋才來指示你一條出路。隨你聽不聽。但是你要知道你不久會怎樣了。你不是第一個也不是只你一個死於非命。」

「但是我做了什麼事？我做了什麼事？」普洛克抱怨了一句。「別人不做的事我也沒有做。我可說出十二個人來，他們存在外國銀行裏的錢比我多得多。」

「對。我可以說出一百個人來。他們之中哪個我都認識。他們也跟你的情形相同。」

「開始的時候，元首還鼓勵我們裝膠包哪。」我希望這些經年和我一起堅苦奮鬥的老同志們能夠充分得到報酬——「這是他親口說的，他不能現在反轉來對付我們。」

「他會反過來除掉羅姆——羅姆也是老同志老戰士。這是你的文件，普洛克，這是事實。我念給你聽好嗎？」

「不要弄錯了，漢立姆；我偶然也會拿到了你的證件呢。你自己可不像天使那麼純潔。如果我去見元首叫他看你受莫色洛的賄賂，我就不知誰要出意外，是你還是我！」普洛克尖叫起來。他一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就像一個受虐待的象那樣叫起來，他銹色的小眼睛，銹色的頭髮，臉上手上銹色的雀斑不調和的襯出他的黃色皮膚。

「如果你知道這些事你也知道不僅我一個人受莫色洛的錢；我是完全考慮週到以後才做的，我的上司也參加了，所以不必擔心我的腦袋。擔心你自己的吧。這就是那些沒趣味的事實。一九四二年三月你從那個猶太銀行家傑克斯·白里考特那兒得到里昂無名氏化學公司的一大半的股份；爲了報答這個你就給這個銀行家一個旅行執證簽准他去里

斯本。你先給那些幫你幹這非法勾當的人相當數目的佣金，然後你就把你分得的股份放在巴塞爾國際租界地銀行的保險箱裏。無論照什麼算你所分得的至少也值兩百萬美元。我說的是美元。因為自從去年三月你就設法找中間人把這些東西變換成錢，並且你用盡一切犯法的鬼計換取了美元。你不僅是一個騙子，一個賊，還是一個賣國賊。你幹的這種事就像你沒有聽說我們和美國打仗一樣。如果我不嫌把這個辦公室鬧得天翻地覆，我一定拿起槍來現在就把你打死。」

「我也有隻槍，」普洛克抱怨一句。「你也無須和我大吵一頓。如果你要敲詐我，你還是說明白了好。分給你多少東西你就住嘴了呢？」

「普洛克，普洛克，你真不懂心理啊。你多麼不了解我啊！我是你的朋友，我現在是來幫助你！我想指示你贖罪的方法——是的，贖罪——不是罪是行爲。你想賣這些東西嗎，很好。你可以賣給我們自己的政府同時也就幫助了我們的第三帝國。我就完全負責在元首面前給你洗罪。」

「啊哈，他自己要這些東西嗎？我們親愛的小阿道夫？他怎麼早不告訴我呢？」普洛克用一個什麼把戲都懂的老黨棍子那種粗野而又十足的憤世態度問。他忽然看見了陽光，擦乾了臉，解開了領子，擦乾頸子，不再出汗了。漢立姆認爲他不必再明白他方才的冒犯。他也是黨裏有地位的人呢。

「又對不起了。經濟部需要外國的通幣來付瑞典的生礦錢。瑞典的銀行有問題，元帥府小伙子盡力的搜尋外國通幣和債票，解決瑞典這點問題。他們會和你談談你要多少馬克換你那些法國股票。我跟這件事無關。我只要看你對帝國盡了本分，必要的時候也許逼着你盡本分。我們互相了解嗎？」

「當然。我們彼此完全了解。漢立姆。你敲詐我把東西賣掉，拿穩定的外國貨來換德國錢，隨便的就定了價錢。哼，我這回買賣做得糟透了！」

「你應當感激我，因為我幫助你提高了身價。」

「事情真變得妙。現在猶太人再不能來搾取我們的錢了，國社黨抽他們自己黨員的血了。這種現象可不好，漢立姆，這種現象可不好。」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那麼考慮借債給國家的問題了；只不過是一次債而已。戰勝了以後你會把你的東西拿回來，利上加利，又分紅利。」

「戰勝以後，」普洛克離開這個辦公室的時候痛心的念道着，心碎了。「戰勝以後，我為老年預備的那點保證金現在完了。戰勝了以後。」他又麻木又空虛，麻木得感覺不到這次的大打擊，他這時最怕的是告訴他太太他在這一次致命打擊之下就去了兩百萬美元。他在外國很多的銀行裏仍然存了各種的股票和貨幣，大概共值三十萬美元左右，但是和他的損失一比就像又小又不足了。」

漢立姆警長，這時把普洛克的名字補到一張人名單上，謹慎的圍着他的名字打個小圈，表示這次的談話圓滿結束。

普洛克的麻木一過去後恐怖就來了，他急急的搖幌着，好像一種特別而又不幸的引力拖他往下落，越落越快。他一把抓着在穿廳等了他一早晨的小赫吉葉先生的胳膊，把他推進空的黃亭子後那個養花室裏，因為在那兒誰也聽不見他們的談話。在這個安靜角落裏的那顆被人忽視的瘦棕樹和乾羊齒植物下，他命令赫吉葉立刻着手去買瑞士臥瓦得斯特西河岸的一所瑞士式的小房子，牠值八十萬瑞士法郎，把這些糾纏不清的複雜的財產處理得無微不至以後——那份財產是犯法的——要在一個安全的中立國得這一點財產他非這麼處理不可，普洛克覺得他好像從一堆帶鉤的亂網中間穿過來，剩下一塊塊的肉掛在那上面了。「你把我抽血抽得白了，赫吉葉，你把我抽白了，」他呻吟着，但是赫吉葉仍然毫無表情。這位黨委沒有駕御這個黑髮的中間人的力量。他可以把他送到俘虜營，用逮捕和火刑吓嚇他，但是他覺得自己軟弱而又沒辦法。赫吉葉先生無論長在巴爾幹哪個黑角落裏，而現在他也是一個瑞士公民，一個中立的自由人。普洛克拚命的盯着赫吉葉的青腮。「你得幾天括一次臉？」他問他。他的意思是：你又黑又多鬚又是外國人，所以我不相信你。你甚或是個猶太人，你對於錢聰明死了。」

「一天兩次，黨委先生。你爲什麼問我？」赫吉葉回答，吃了一驚。

「我非常相信你，」普洛克說。

「我爲你冒了一次大險，」赫吉葉答得正是理。

普洛克在他遭難的一天匆匆忙忙中第二件事就給他太太和兩個孩子在能帶他們到瑞士去的第一班飛機或火車訂位子。必要的文件，護照，旅行准許證老早就預備好了，因爲這種走法簡直成了慣例。你拿出醫生的證明書，證明你們家人需要休息或者療養，你把他們送到中立國去，買下點什麼房產就把他們穩在那兒了；一個家庭，一所房子，不然就是一個美湖邊上一所瑞士式的小房子。所以，萬一你在家鄉出了什麼好歹，你只要到你的家裏去就行了——你就在那裏，安安全全的遠離了家鄉的紊亂。

但是當這位黨委走到寫字台前要時間表的時候，他發覺很多人好像都和他一樣迫切的要遠行。火車和飛機的座位都訂滿了，甚至於席米特先生好像比薩塔那樣在圍着他詢問的那些吼叫，推擠，喊嚷中垂着身子。普洛克能夠和他們之中最能擠的擠得那麼厲害，而他又得了個新經驗，一定要擠上去。他慣常無論走到那兒總尊敬他給他讓出一條小路來，他簡直就把他那些推人擠人的時代都忘了。然而，他用脚尖往前走了幾步，用他胳膊肘頂着別人的肋骨，他叫席米特把別人訂座勾消，在明早去楚利奇那班火車給他留下三個位子。

「要走嗎，黨委先生？」馬扎·西德，奧那走出來問。這個土耳其老經濟學家喜歡

一面微笑一面彈着他的鬍子，使你奇怪他是不是只和你開玩笑。

「是給我家人訂的。我的女孩子都割了扁桃腺，醫生對我說她們需要山地空氣比需要什麼都要。」

「當然。你說的很對，黨委先生。那個人都得把他的孩子從你們野蠻的敵人列在他們轟炸目標上的城裏送走，」奧那客氣得猜不透的說，微微的鞠個躬走回去。普洛克對他的背影咒了幾句。走到電話台去的時候，普洛克跑到斯坦坦面前，他正和汪德斯哲頓從會議室出來。斯坦坦和別人爭論了幾點鐘之後，很有點疲乏，汪德斯哲頓的苦臉像戈壁大沙漠那樣荒涼。

「真好，在這兒遇見你，」斯坦坦說。「我的上司四點鐘在親衛軍部等着和你商量幾件小事。你知道，那一定和漢立姆今早和你談的事有關。我馬上就把必要的文件預備出來。」

「我想在午飯後開車回鄉下去，」普洛克結結巴巴的說。「我家人明天早晨就要去瑞士了——在這最後的一刻很多事都要照料。」

「噯——去瑞士？這麼突然嗎？」

「不，一點也不突然。醫生幾星期之前就叫我們把孩子送到那兒去，但是我太太老不想離開我們的家鄉——她太愛可倫西了。」

「那麼，四點鐘。」這是斯特坦的結語。這像下命令那麼有力。

「汪達斯哲頓！」梅尼爾。汪達斯哲頓的電報，「一個茶僮，彎彎曲曲穿過穿廳裏的人羣。快到吃午飯的時候了，那些付得起旅館侈奢的佳肴的精華，就排隊進來了，站了一會兒，到一張大理石小桌前喝一點酒，聊幾句閒話，談生易，談一種事業或是一次戀愛，或者兩樣都談，於是就向餐室移動。」梅尼爾。汪達斯哲頓——汪達斯哲頓的電報。」

「在這兒。」這個銀行家舉起兩個手指說。茶僮把電報遞給他，等他簽字，等他賞小錢，於是就走了。

「原諒我。」汪達斯哲頓對斯特坦說；他戴上夾鼻眼鏡，把信封折掉，打開來讀。他讀了兩遍，於是四周看一看找個地方坐下；他把電報放在他面前的大理方桌上，把他放平了又讀一遍。忽然他看起來很老很蒼白。

汪達斯哲頓是個胆子最小的人。因為種種顧慮，一九四〇年春天鹿特丹 剛一被侵，他馬上就把他自己和他的銀行交給納粹了。顧慮他的妻兒，顧慮他的生命，顧慮他會丟了錢，事業，地位，他的家。怕坐牢，怕挨打，怕他生活根本的改變，這是那些從沒有遇見困難吃過苦，因此就把他的打擊估計過高甚而把他們自己的堅決估計過低的人之中最普通的懼怕。只有那麼一會兒他深信他的路走對了。和所有的奎斯林，合作主義者

一樣，他不得不相信他所作的都是爲了國家好；他也屬於那一種人，他們的戰場口號多少世代以來都是：寧爲奴隸而不死。但是現在幾個月以來，這個胆子過小的人總受到那些不見影的荷蘭人的恐嚇。「砍頭的日子來了，」他把報紙在餐桌上打開看每頁上都寫着這樣的話。「砍頭日子來了，」他念着他辦公桌上那張有點子的紙。「砍頭的日子來了，」他下電車的時候聽見他身後有人小聲說。從洗衣房取來的衣領上這麼寫着，從街上買回來花盆上也這麼寫着。「砍頭的日子來了，」半夜裏電話的鈴也這麼說。他在雇員板起來的臉上也看見了這些字，也聽見他孩子這麼說。他的朋友把他在街上打倒，他的太太簡直也不理他，他喚狗，狗也拖下尾巴，因爲連狗都能聞見恐怖的味。砍頭日子來了……

「壞消息嗎，汪得斯哲頓？」斯特坦不關心的問。汪得斯哲頓的下巴直打抖，他得先張開嘴預備預備然後才能回答。

「不錯，」他說。「這是我們安特衛普的聯絡員打來的；我們之間有密電碼。電上說謠傳有人要謀害賴伐爾。這是收場了。首先是墨索里尼——現在是賴伐爾。一個跟一個，翁，斯特坦先生——」

「唔，原來如此！」斯特坦泰然的說。「但是並沒有這類事發生。那是上星期的謠言。無論如何墨索里尼的死只是墨索里尼個人的死罷了。賴伐爾也如此。如果我是你，

我不會叫這個把我吓住了。現在對不起你，我得去看一個朋友了。」

「蒂麗小姐！找蒂麗、威勒小姐！找蒂麗小姐！」六號茶僮喊；他彎彎曲曲穿過穿廳，頭伸到酒櫃裏，於是回到寫字台那裏。「對不起，我找不到她，」他報告。一個小老太太站在那裏，等着他的回信兒。她的頭髮白了，無血色的縐臉上有一對大盪眼睛。她的皮膚像縐了的白紙。她的黑衣和黑帽子，都有點過時，有點舊了。她戴很潔淨的白棉布手套，這好像表示她的大家風度。她和那些見過大世面的老太太一模一樣。

「真抱歉，太太，」這個受窘的席米特先生對她說，「我們找不到蒂麗小姐。」

「噢，你找不到嗎？」老太太說，她的左腮就過敏的抽動了幾下，她的聲音變了。「但是你想她沒有出去嗎？」

「她的鑰匙在這裏，」席米特不耐煩的說。如果這個老太太看起來沒有那麼文雅得顯眼的話，他就不會跟她這麼周旋了。老太太站在那裏好像心事重重。她合上戴手套的手，好像要使兩隻手貼在一起。她的臉直抽動，而她又制止不了。誰也不明白她這樣到旅社來是什麼意思。六號茶僮用敏銳，盤算人的眼光打量她。她並不像有錢；再說，不闊的人倒常常多賞幾個錢呢。她看起來就像那種能夠多賞錢的老太太。

「要我馬上就再往她房間打電話嗎？」他自告奮勇。

「是的。你真客氣。」

「我說誰要跟她說話呢？」

「苗勒太太。是的，苗勒太太。她或者不記得我的名字了，但是我們是老朋友，不
——最好說是西姆的母親。」

「苗勒太太。西姆的母親，」阿道夫再念了一遍拿起一個寢室的電話機。「沒人
接，」他報告。「或者她睡着了……」她也許正被一隻大甲虫壓得透不過氣來吧，他
想，但是圓滑的保守祕密。

「六號，把這包東西送到八十八號，」克里伯特有點精明的命令。「噓。」阿道夫
說，等着賞錢。那個老太太懂得了，她抽動的腮就羞得發燒了，——我一文錢沒有，她
絕望的想……她事先把她這次探險中的每個動作每句話都想好，預備好，但是她忘了
旅館的茶僮都要賞錢。

「我謝謝你；我非常感謝你，」她帶着過分的感情說。

「倒靨」，六號茶僮想，一邊拿起這個包往梯口走。克里伯特先生，覺得和這位見
過大世面的老太太有點緣分，就破例的做得討人喜歡。

「要給蒂麗小姐留什麼話嗎？」他問，從耳朵後拿下鉛筆預備記下來。

「不必。不必，我想不必了。以後我再來。謝謝你。」

、丹維茲將軍，這時走到寫字台前，謙讓的往旁邊一躲，讓這個老太太走過。她

只點點頭還禮。她戴白手套的左手插到短外衣的口袋裏，把那個黃星團纜了，當她冒險到這些特別禁止猶太人到的地方來，她就把他插下來藏起。

「桃恩小姐從戲院回來了嗎？」將軍問。

「還沒有呢，將軍。」

「日安，丹維茲，」翁、斯坦坦說，走到寫字台前。

「日安，斯坦坦。今天天氣好。」

「非常好。有一點太暖了，但是無論如何很好。」

停了一停，斯坦坦沒有問他要問的，丹維茲也忘了斯坦坦在這裏。

「我要和莉莎一塊午餐，」他說，這時他又想起他的老同志了。「你反對嗎？」他帶着普魯士味那種尖聲問。

「但是，丹維茲——」

「請你說實話，什麼？吃過午飯我就要辦我自己的事了。」

他敬個禮，硬挺挺的整步往餐廳走。斯坦坦嘆了一口氣。走進茶房屋子去，他洗非常髒的手。老太太口袋裏帶着黃星搖搖幌幌經過蓋斯塔布漢瑞奇，穿過那個旋門又走過那兩個親衛軍的崗兵……我一定得見蒂麗，她對自己說，站在街上無情的陽光下。我一定得見她。我沒有別的办法。我一定得見她。

蒂麗，睡了很久，仍然患了她一到早晨就頭痛的病，這時站在六十九號開着的門口

「我告訴你吧，蒂麗小姐，你還從來沒有見過那樣東西呢！」侍女可春說。「不是一兩件新衣服而是一打。什麼樣的衣服啊！像公主穿的。我不知道法國人還有那些料子。真叫你流口水。」

「有新鞋嗎？」蒂麗問。她是一條心眼的人。

「我敢說有新鞋。連銀的也有。我猜是要配那件銀色晚服的。」

「我也願意能偷看一眼，」蒂麗說，不勝感到一個好久沒有穿什麼好衣服的女人那種飢餓。

「唔，」可春猶疑的說。她手裏拿着一把掃帚，一個桶放在門坎上。她鬼鬼祟祟的在走廊打量了一下。檢查地板的女人沒有在。「這可犯規，但是我想叫你看時裝表演也無妨。」她說，從她肩上指着那個大衣櫥。蒂麗聞一聞，一面細細的聞這屋子的味兒，一面又好奇的四下裏看。香水，好肥皂，香煙，敗了的玫瑰花——還有什麼別的呢？她對將軍的照片做個鬼臉。「就是他給買的東西嗎？」她問。

「我可以說這要許多股東集在一起才能買這些巴黎的衣服，」可春說。她從床上拿那件藍色軟緞的夜服送給蒂麗看。「看看，」她說。「這穿上真不正經，牠就是這麼

「回事。」

蒂麗拿着牠在浴室鏡前比量比量。「她的衣服多大尺寸？十二號的尺碼？」她用她穿十六號大號碼的人氣橫橫的讚嘆着。「可春把衣櫃的門都滑回去。」統統都在這兒了。

「她說。」小心點別把手印留在上面。」

蒂麗小心翼翼的把衣服一件件的拿出來，用手指摸摸料子，比量比量。不但沒有開心，看見了所有這些奢侈品倒叫她不快。這就像她擺脫不掉的一種又淡又朽的味。可春站在旁邊，批評批評。「你不合於穿這種顏色，」她在行的說。「要和你皮膚不同的人才能穿這衣服。你適於穿亮的，蒂麗小姐。你穿那件黑緞子最好看。」

她提起水桶在浴室裏不見了。「真是個豬！」蒂麗聽見她在裏面嘟囔了一句。她把衣服又掛回衣櫥裏，提心吊胆的細看架子擺的一排排的鞋。一排排的鞋。某些女人必有的。一排的鞋。

「我常常能說出一個女人什麼時候會有男客人來過，」可春說，把頭從浴室門伸出來。「這些男子總把水濺得那麼多。他們是開心，我却有事做了。這就是生活。」

她又不見了，蒂麗從架子上拿一雙漆皮鞋，細看牠的時候，她的手直抖，她的膝蓋也不對勁了。這就是她夢想的鞋。這就是她肯高高興興出賣了她永恆的靈魂而得到的那一種鞋子。

鞋。

她趕快在一把椅子坐下來，她的背對着浴室，把她那雙破爛貨踢開，想試這雙漆皮鞋。

「你在那兒幹麼呢？」可春在浴室裏問。她正在擦磚地，一面又想從門縫往外

看。

「玩玩而已，」蒂麗怪聲怪氣的說。她擠着推着想無論如何穿上這雙鞋。於是她失望了，她只有放棄了。太小了……怎麼回事？她對自己說。這是她的，不是我的。就是合適，我也不能偷走，我能嗎？但是她知道她能。她站起來，覺得這片刻的興奮過完之後，她很空虛很惱喪，把這雙亮東西又送回架子上。無精打采的撥弄着也放在這格裏的便衣，短外衣，襯衫，又是短外衣，又是襯衫；給一個女人穿真太多太多了。忽然有點什麼吸引了她。那是一件黑長衣，分明一件分毫不差的燕尾服；她一看出這是一件男人的燕尾服。她的臉表現一種愚蠢的驚訝……可笑這個女伶演戲的時候要穿牠！她起初想，但是後來她又看出這件衣服我們莉莎兒穿着可太大了。好像解決了一個難題，蒂麗就拚命的運用她的聰明了……我不知這東西漢立姆學長，覺得有什麼價值。她想。也許沒什麼。再一想，也許很有價值，或者我歸終就買到一雙新鞋了。她事先從來不知警長怎樣酬勞她，給他探來那些零零星的不值錢的消息。除去給她付房錢以外，他的酬金從五個馬克長到一百個那麼多……這倒像我們的莉莎兒瞞着將軍和一個文官好，她想。

一件燕尾服。現誰能穿燕尾服呢，也許除去中立國的大使之外？如果我們的莉莎兒偷偷的接待外國大使，這就對於蓋斯塔布是一個有趣的新聞了。

蒂麗輕輕的把這件衣襟上的小毛彈下去，小心的又把牠放回衣櫃去，「謝謝你，可春，」她對浴室喊。「我想我現在該走了」。

可春又唧噥些傻話，而蒂麗正往蓋斯塔布警長漢立姆的辦公處走。

阿尼，翁、丹維茲將軍照舊在早晨五點鐘醒來了。照舊一睜開眼他就十分清醒，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夜桌上的單眼鏡戴上。那些垂下來的黑窗幔把屋子遮得漆黑，但是他立刻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了。柏林，這個大旅社裏。昨晚他和莉莎稍微吵了一架，但是最後又和她和解了，把昨晚的事想過一遍他又想起他和斯坦坦的談話。在早晨的清靜中這一切都有點像夢。那次談話，然後他和他的手槍默默的對語，他要和莉莎一起逃跑的計劃在這個清晨想起來顯得完全是發瘋……或者蓋斯塔布會在泰坡羅夫捕了我，也捕了她。我也許把莉莎連累了，這就糟透了，他想。合上雙手他大聲說：「上帝謝謝你保佑了我」。

和他那種出身的人一樣，將軍信宗教信得一點也不懷疑一點也不動搖。他知道上帝也不能叫這麼一個軍隊打勝仗，如果牠的戰略不澈底，兵將不好，沒勇氣，沒紀律，沒有戰鬥精神，配備不完整，或者人數不多。從另面說，將軍堅信上帝不幫助你們，誰也不能打勝仗。在緊急的時候他不斷的求上帝，他很相信祈禱的力量。所以他從來不信納粹的異教崇拜，有時普魯士的神祕主義克服了他，他就深以爲去年冬在俄國的大敗不僅

是由於元首的大錯，而也是上帝不願把自己和一個不信他的元首連在一起。

照舊的在床上沉思，清靜了十分鐘以後，將軍站起來，把窗幔拉上去，於是在窗前伸伸他結實而健壯的身體。第一道曙光正照着這安靜的城，郊外工廠的汽笛個個都響了，催促工人上班。除去早想到他說好今天拿手槍自殺就渾身不舒服以外，他現在又知道他還有一件不快樂的事。那就是夫池開刀的那個傷口。將軍用舌頭把那塊塞進去的棉花呖鬆了，然後他敏捷的刷牙，不管疼不疼。然後拿用了一生的那付啞鈴作一套有點舊式的運動。他從來不肯讓一個有武士精神的老軍官鐵一般的大腿上的筋內鬆弛，他也因此驕傲。馬和女人都喜歡健壯的腿筋肉，這是他的一句諺語。這時他沖了冷水浴，擦了科隆香水，然後再把他理過的頭擦乾。六點鐘了，勤務兵，把刷得漂漂亮亮的第二件制服和擦得像鏡子那麼亮的第二雙靴子送來了。這個孩子在將軍的小舊酒精燈上煮些真咖啡，這點苦味是將軍在這一天的慘淡中第一個安慰。在陸軍學校做學生時候他就這麼感覺，後來在軍校早操時候，在當青年軍官臨近檢閱時候，在騎兵隊進攻以前演習的時候，在他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他也有這種感覺。每分鐘他都感到心裏那種沉重的空虛，都問：他能打勝嗎？他自己能算一個好軍人嗎？如果一個活人只在他對付死的態度上才顯出他的價值這句話不錯——那麼誰在活着的時候也不能真正認識自己了。今天他得去應付最後一次的，最嚴重的一次考試了。他不怕死；他只怕他死得不像一個將

軍，一個姓丹維茲的所應當的那麼死。昨天晚上曾有一個時候他竟那麼軟弱，簡直支持不住了。軍隊對這個有專語，大家都懂得牠的意思是「人的弱點」。克服內在的弱點是一切普魯士的訓練和紀律的主要目的，人家這樣訓練他，他也這樣訓練別人。

勤務兵悄悄的收拾房子的時候，晨光已爬上了屋頂和那些炸毀的屋架，將軍把濃濃的熱咖啡喝下去就覺得好一點了。他開始想他能像一個大丈夫那樣去死。在理論上這很簡單。實際上他就躊躇不前了：他沒有跳過這一欄，而是繞着欄子轉。

七點半的時候，照規定旅社的理髮師出來了，他是個意大利老頭子，年青時是個劍術家，將軍一到柏林他就常來侍候。丹維茲把頭由這個老基安尼擺弄得舒舒服服；他閉上眼睛，他聽見剃刀在皮帶上磨得絲絲響，肥皂沫抹在臉上，最後刀片在他刮過的臉上刮得響。這些又挑剔又有次序的早晨修飾的步驟對於將軍是一種不可少的興奮劑。刮着刮着就把他打扮起來了，從一個穿有摺子睡衣的疲倦了的中年平民變成一個明亮的，標準的，健壯的，男子氣的，德意志民族的專橫偶像：一個軍官。

當柏林居民都還在酣睡中將軍就戴上眼鏡讀起書來。他本打算在昨晚讀史黎芬的坎內之戰的某一部，但是意外的事阻止了他。現在他從一小堆書裏把這本書拿出來，想法注意的讀。但是今天早晨牠很沒有意思，將軍就把這本引不起他的興趣的書推到一邊，又拿起一本別的書。這是一本破舊的路德聖書，紙非常非常薄。牠自己就開了，將軍

對好了眼鏡，開始從這些破了的書頁中吸出一點平靜。

我曾看見偉大人身上的邪惡，它並且像綠桂樹那樣伸展開自己。

但是它終歸消滅了，看，它沒有了；啊，我找尋它，但是找不到了。

請看那個完人，看他躺得多麼直；因為那個人臨終時是平靜的。

他的眼睛溜過了這幾句熟悉的話，於是又落到一行上，寫着：

歉，饒恕我吧，好讓我離開這里以前恢復我的力量。從此永不在人世了。

他念大衛的讚美詩，在他就像不是在柏林的一個旅社的客人房間裏了——就在這間房子裏，他注定得演出他一生中最大的悲劇——而是回到愛基得村子的那個難看又討厭的小教堂裏，同時又是個硬挺挺的威嚴的陸軍學校學生，回來奔祖父朱契姆，丹維茲之喪。秋天的氣味，籠罩晒乾了的馬鈴薯田的煙霧氣味，牧場上濕羊糞的味，農人靴上的油味，桂花園和花的香味，蠟燭的味。退伍將軍的葬儀把一羣發亮光的人都引到教堂去；短刀，靴刺，掛勳章的前胸，時時給燭光照得閃閃。棺材上鋪着一面國旗，上面又擺着祖父的盔甲，劍，完全裝點好的紅天鵝絨墊子。棺材四周站着六個鏢騎兵當作榮譽的衛兵，風琴響了，這六個鏢騎兵，他們因為用力氣把棺材抬正，樸實的鄉下老的臉都累得伸出來，他們把棺材抬到外邊去，那兒送殯的人排好了，預備步行跟靈車走出這村子的那一頭，再朝丹維茲家的老營地和墓窖走。阿尼在他父母和一個上了年紀身體衰弱

的。老前輩之間走，這個大將是他的祖父在一八七〇到七十一作戰時的上司。但是在他們和靈車之間，脚步和送殯的悲號拍子一致的是奧但，他祖父的愛馬。牠背上拖着一條黑氈子，由他祖父的老馬夫安東牽着。這些，小陸軍學生阿尼覺得太悲慘太傷心了，忽然一陣痛哭就像泡沫一樣擠在他喉嚨裏，他盡力把一個十一歲孩子的悲哀抽進鼻子裏，因為在大將面前顯得不體面而難過。這時他去世的父親，翁、丹維茲中尉，就用一個不滿意的長官那種嚴厲無情的眼光望着他，喘着氣命令：「壓制你自己，練習坐，挺起來！」但是他母親捏他戴了手套的手，這樣幾乎使他有丈夫氣的臉最後壓制不住了。

將軍合上聖經，摘下眼鏡。他主意已經打定。一個姓丹維茲的只有兩種死法：死在戰場或者死在愛基得。

剛到九點鐘，他往斯特坦的辦公室打電話。

「早安，斯特坦。我打擾你嗎？」

「一點也不。你好嗎？」

「謝謝你，很好。」

「今天頭還疼嗎？」

「強多了，謝謝你。聽我說，斯特坦——我把我們昨晚的談話想了一遍。」

「怎麼？」

「我想你也同意我回家，回愛基得比較好，今天就走——到那兒能照理點事。那裏的空氣較好，我是說，好得多。不像這個野旅社，那麼俗氣那麼不正當。」

「不錯——從一方面說——」

「如果我沒說錯，蓋斯塔布一定歡喜避免衆目昭彰的事；我是說——他們把屍體藏在那裏呢，怎麼藏法？愛基得有很多湖，有我裝槍的箱子，我可以出去打獵。你聽見了嗎？」

「是啊，我當然聽着哪。」

「同時還有很多事我都得料理，很多事。因為我兩個兒子死了，我姪子也死了，我還不知道有那男嗣，也沒有最近的親屬，所以合理承繼的問題就很複雜。我得和我們家裏的律師商量一下。漢奴瓦的老伯瑞克博士。」

「是了，我明白。」

「還有財產和家具。我的老僕人，我的看林人，我的馬，我的狗。一個豬欄我也不能留下。這真可笑，但是我從來沒寫遺囑，從來沒有。我從前還沒想到。沒有。」

「非常對，」斯特坦說，於是電話就停了，因為這時有人施一點小巧計趕緊把他們的談話打斷了兩次。一次是歲社的配電盤室，一次是外事局。「請你讓我和——另外一

個辦公室談談再決定吧。這件事不歸我管——」

「我不是要你答應我。我是告訴你今天下午我就飛愛基得，所以你不必掛念我到那兒去了。」

「嗯——不——恐怕情形可不完全像你說的那樣簡單；我最誠懇的勸告你在我召你回來之前你什麼也別做。」

「我如果要飛，我現在就得告訴我的駕駛員了。」

「你說的對，丹維茲。我馬上就召你回來。」

將軍放下話機的時候覺得脾氣上來了，但是他又壓住了自己。要鎮定鎮定，他走到牆上的地圖那里，戴上眼鏡，兩分鐘以後他就沉在基輔西部那塊輪廓畫得很美的地方了。電話在他苦思中響了，又是翁，斯特坦。

「對不起，丹維茲。你要去愛基得似乎辦不到。說實話，你就別希望離開旅社了。」

「天主上帝十字架雷電風雨啊——這是說我被囚了嗎？我不接受，我不。我要求榮譽的法庭裁判。我要在軍事法庭受我那些同事法官審判！我拒絕聽這些親衛軍王八羔子的命令，」將軍走出來，過了很久的氣又提上來了。電機仍然冷冷靜靜的又客氣又無動於衷。

「我的丹維茲！理性點。你昨天晚上就幹得很不負責任了。我們的談話是一種互相的信任，但你打電話叫你的駕駛員午前兩點預備好，燃好汽油預備緊急飛行。自然，某處認爲你這樣是表示要逃走。你得明白他們現在多疑，而且正準備着。」

「但是我昨夜並沒有飛。我沒有。」

「不。也許是你覺得有人緊緊看着了。」

「我那時要飛回前線，」將軍不快的說。他不願叫人逼着說謊話。「我是想利用一個軍官的特權再去參戰。」

「帶莉莎兒跟你一塊去嗎？人家聽見你爲這個和她吵。我的好阿尼啊！」

「我希望你相信桃恩小姐和我一切所計劃所爲的無論如何也沒有有一點牽連！」將軍大叫，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吓壞了。「憑良心告訴你，她對於我自陷的這回事一無所知。並且，如果那個蓋斯塔布敢去麻煩她，我就像瘋狗一樣把他槍斃，上帝幫助我！」

「靜一靜，靜一靜，我的朋友。不需要你如此。我從我們消息靈通的當局探知現在沒有一點懷疑我們莉莎兒的意思。不要忘了她和我們元首同等身份。你沒有什麼激憤或者担心的道理。並且——丹維茲——你得明白我不過是個代言人而已。我接受命令，我服從命令。是不容我個人對這有什麼意見的。」

「完全明白；完全，」將軍回答，他一生都是發命令，服從命令，完全忽視個人的

意見，並且他無情的指導戰事活動，自然成百成千人的性命就損失了。即便他投到皮夫克們那邊，斯坦坦還是和他等級相同，並且是個軍官。頂可能斯坦坦非常以為將軍們的合謀如果成功的話一定能救國；也十分可能他完全站在他們這一邊，而且不大高興這個計劃的失敗。但是他個人不能對大局參加什麼意見。

「如果你真要個律師，我可以把猶斯提扎，都尼克送給你，」斯坦坦說，和解和解。「我確信他能夠好好勸你，幫助你寫遺囑，照管一切需要的事。」

「那是你的好意，誠心誠意謝謝你！」將軍說。「然而最晚要在十點鐘。我和桃恩小姐約好午飯。」

「你這傢伙真幸運！」在他辦公室這邊說。他知道臨了開一句粗玩笑比對丹維茲說什麼同情話都來得自然。

「那個律師未來的時候我能幹什麼呢？」將軍自問，在屋子裏來回的走。他並不想馬上就死。昨天晚上，在斯坦坦剛剛離開他的時候，他很容易的自動的自殺了，也不用掙扎着什麼。但是離那個時候越遠就越難下手了。將軍現在不知怎麼好，想出些使他糟糕的真正原因和託辭。他從前把死看成是超人力的定數，但是到他自己要死的時候就不同了。所以好像第一他得告訴牙醫把約定勾消。然後再寫信，付付賬單，把莉莎上個月寄到參謀部的信札都燒掉；不是因為信裏有什麼連累，而是因為他不願意把那一樣私人

的東西留下來。這時茶房喊猶斯提扎·都尼克來了，一個行動像軍人的平民，他也戴一個單鏡，他的每句話每個動作都表示他從前是軍官。他們在一塊差不多化了三個鐘頭才把遺囑擬好，於是都尼克走的時候說好他當天下午把牠寫好明天早上再拿來給將軍簽字。

將軍用他那隻沒有戴單鏡的眼模模糊糊看着律師。「我倒願意今天簽字。也可能不到明天我就被召走了。」

「我試着辦，試着辦，將軍，今天下午四點鐘可以嗎？如果我自己不能來，我一定打發我們書記送來。」

「四點鐘。很好。」將軍說。律師走後他嘆了一口氣在鏡子裏照照。等到四點鐘再說，那麼。現在還不到一點。還有三個多鐘頭的拖延。他一想到時間的延長，三個鐘頭就好像很長久。有時戰場不到三個鐘頭就決定了。他願意把三個鐘頭裏每一分鐘都和莉莎一塊消磨。他拿起話機問：「桃恩小姐從戲院回來沒有？」

「還沒有，將軍」管事告訴他。

「她一回來就請你搖電話好嗎？」他說，掛上話機，但是他的焦急一分鐘一分鐘的增加。和莉莎一起待三個鐘頭，這就是所有留給他的東西了，他在這裏等她，時間過去了，停止不住的過去了。最後他不能再等，他就下樓到穿廳去攔她。他看不見一個看他

的衛兵，但是他知道他們在那裏，一個穿着藍色緊制服的人一直在旁邊讀一張紙，掉下紙就拿出一條白色大手絹擰鼻子。忽然兩個穿親衛軍制服的人不知從那兒出來了；一個站在門旁一個走到街上去。就在這個時候他猛然叫這事實打醒，明白他是個囚犯並且判了死刑。忽然他覺得悶的要死壓得要死。這個窗戶釘了木板，玻璃頂上了黑漆的陰暗，穿廳裏的空氣不足。他又坐下來，只有外衣的紫硬領和他的單眼鏡在這驟然一陣虛弱中像手杖那樣扶助了他。……好像粉末都從我身上濺出來了，他出乎意外的想。他給莉莎留個字於是走進餐廳。

時間過去。一點二十四分了。時間把餘下來的一點點生命一大塊一大塊的啃下去。黨委經過這裏，看見將軍就站下了。

「希特勒萬歲，將軍。你今天頭疼得怎樣了？」
叫你生大瘡，將軍想。「謝謝，好多了。」

「你聽說這件事沒有？」普洛克偷偷的問。

「聽說什麼，黨委先生？」

「你知道。在保加利亞的進展」，普洛克小聲說。

「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兒有什麼進展。」

「我明白我們的元首和這個非常有關係。」

叫我們的元首生大瘡；叫你們這些人都生毒瘡，得瘟疫，將軍猛然冒起火來想。「務請原諒，」他說，站起來。「桃恩小姐在這兒。我要和她午餐。」

莉莎從來也沒受過像這回吃午飯的那樣罪。將軍從來也不知道和一個所愛的女人在一起會這麼難過的心如刀割。他們一切的動作都從從容容，只用他們的嘴唇邊微笑，走來走去挑菜，挑酒，舉起酒杯來碰碰，互相看一看好像會意思似的，於是忽然就沉默了，於是又開口微笑了。他們作這些事的時候，他們就像殼裏的牡蠣那麼孤獨，倆人都緊緊鎖在一個不可測的焦急和絕望的盒子裏。吃飯時莉莎無一刻不等待着，像一條弓弦那麼緊張，希望或者有個茶房會給她做個暗號或者透露馬丁到那兒去了。但是哥斯東和菲力伯不幸不在了，兩個可憐的老戰士，此外好像再就沒有誰是他們的祕密同志了。最後茶房頭把賬單拿來，輕輕的提醒他們因為新戰時法令，餐廳一定得兩點鐘關門。

昇降機仍然不能用。當將軍跟在莉莎輕柔的身體後面上樓的時候，他忽然禁不住一陣兇暴野蠻的慾望，只有一個到戰場的或者離開戰場的軍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從人類最深處發出來的慾望；迫切的要生，要繁殖，要在必死之前接續生命。對於將軍，在這個奇怪的時候好像把莉莎樓住，從和她接吻到結合，從擁抱到睡覺，從睡覺到死，意思就是生命結束在光榮的火花裏，在最後的成功裏，然後就輕輕的抹去了，像昆蟲飛走為結合而死得高超那麼容易那麼自然。他從口袋裏拿出她的門上的鑰匙；莉莎，在走

廊裏走在前面聽見這點聲音就轉回身。

「我可以和你進去呆一會兒嗎？」他問，他的聲音興奮得很重。

「不是現在。侍女正在收拾我的房間，」莉莎絕望中找出這個託辭。

「那麼到我房間去吧。我有幾個月沒有單獨和你在一起了。我需要你。你不知道我多需要你。你怎麼了？你正把我推開了。你關心我嗎？」

莉莎不知怎麼回答。「自然我關心你。不要那麼霸道；並且還是在正午在這個場合，」她說；她想說些怪話，像她昨天那樣女孩子的話。將軍摟住她，把她緊緊貼着自己又硬又強的身體，一個老騎士的身體。在驟然的反應中她覺得他的筋肉，扣子，所有那一堆金屬裝飾物都擠着她的胸。這不像他在一個旅社走廊談愛也不像他心平氣和時候的談愛，無論怎麼說。她還沒有明白她在幹什麼時就把他推開了。她輕輕的一笑。

「你可別強姦我，可別摧殘我，」她說，怕他怕得說出無禮的話了。「在這兒不行。這裏不是哈爾科夫，你得明白。你得文明點。」

將軍往後退了幾步，盡力要爭回面子。「原諒我，」他說；「原諒。我不能再看見你了。」

「也原諒我。你得明白在演戲之前我沒有可用之處。對不起，阿尼。你願意今晚陪我到戲院去嗎？」

「今晚？」

「不錯，今晚。威尼斯商人。這齣劇很好。我六點鐘就得離開這裏，如果你願意來接我。」

「我恐怕我有別的約會了，」將軍說。「但是也許我可以安排安排時間。」

「是的，請你這麼辦吧，」莉莎說，她恨不得擺脫了他去找馬了。「那麼，再見吧。」

將軍敬個禮，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他又站了一會兒，像個木頭那麼硬，於是他好不容易才向後轉，整步走下走廊，走到第二層他自己的房間去。

「希特勒萬歲，」他一開門有人這樣說。將軍正正他的單鏡，因為在走廊那一場緊張中單鏡弄歪了，於是仔細觀察這個意外闖進來的漢子。

「啊，是你，漢立姆，」他說，高傲的對一個小警長說話。「你怎麼進來的？用你的小偷技術嗎？」

漢立姆決心不理他的污辱。「我想你一定願意知道一件事，」他說，把長腿伸出來，背靠在皮椅上。將軍仍然站着。

「比如？」

「比如，你能免了往泰伯羅夫飛機場打電話的麻煩。我們捕了你的駕駛員。也不用

担心你的勤務兵。我們已經把他送回團部去了。」

「還有別的事嗎？」

「是的，還有別的，」漢立姆說，現在他緊緊的站在丹維茲的面前。「我不喜歡你的態度。我們非常優待你。我們對你不儻寬厚；叫你像一個上流人一個軍官那樣死的各種機會我們都給了你。但是如果如果你歡喜我們把你當成囚犯看待，你也可以如願。」

丹維茲的臉又紅又青；青筋從理過的頭冒出來。「你明白我可以槍斃你嗎？」他粗聲說。

「我沒有什麼可以怕你的，閣下，」漢立姆冷冷的說。「我們親衛軍裏無懦夫。他們似乎都是參謀本部的人。」將軍這時覺得他彷彿就能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放一槍也用不着，他必定要自殺；但是這個念頭過去之後他就洩勁了軟弱了。

「我是在談心理學，」漢立姆坦然的說。因為照一個預備死的人說來你真是開心的要命。你怎樣就有本領在早晨把什麼樣的享樂都拿起來裝點呢，而同時你又知道你在晚上必然要死了？這真可疑。你的舉動不是一個可能自殺者的，而是一個新郎的舉動。我剛剛在餐室裏看着你，丹維茲。你好像和你的——情婦在一塊兒享樂。事實上，你叫人覺得你袖子藏了很多把戲。我不相信你。」

真夠奇怪了，將軍從他話裏倒得到一種奇怪的滿足。按部就班，表面上做得好。不

要叫誰猜到你心裏怕得心寒，怕得打抖。恐懼？不錯，純粹的，單純的，不可壓制的恐懼。

「我爲什麼不應當享受一下呢，東西很好吃。酒很美，陪客又很標緻？」他聽見他自己說。「你好像對於我這種人的態度覺得很奇怪。你願意我直發抖直懊悔嗎？我不知道人人皆知的親衛軍的英雄事到臨頭怎麼對付。但是我敢對你說我這類的人幾乎從生下來就知道怎麼去死。」

「好好聽我說，丹維茲，」漢立姆柔聲說。「我們就算這樣快樂到了極點。但是我們也會不快樂到極點。不快樂到極點，丹維茲。同時，我們已經耐到最後了。如果你真是懂得死，那麼，該死的，你先去死吧，立刻就死吧。我的上司希望從我這兒聽到你這件案子的結束消息。」

「你就去報告你的上司吧，我拿人格担保，我的案子在半夜以前就會結束了。」

「那就好了。但是我要在這裏看你是否有人格。」

「我想你和你的上司都不懂得人格是什麼意思。」

「我的上司和我都不相信一個叛賊的話，或者他的人格。」
這不僅是兩個敵人互相攻擊了。這是一個軍事團體對另外一個軍事團體潛隱着的不

信任，輕視，憎恨，也是國防軍對親衛軍的，而親衛軍就是元首私人的工具，警衛隊。這是兩個爭霸的大對頭，一旦德國戰敗，他們就會陷德國於內亂中。這就是德國人的根性；兄弟相殺，殘暴，悲劇的急欲殺害同血統人的種子。

「我一定很大方，」漢立姆說。「你願意在四點鐘簽遺囑，四點半我再回來，這樣你還有兩個多鐘頭。如果你不願意被捕，你就懂得你該做什麼。希特勒萬歲。」

阿尼·翁、丹維茲將軍，真是奇怪，把他最後兩個鐘頭的生命都化費在想法寫情書上。他脫下外衣，穿着襯衫就動手寫。像一個小學生算一道難方程式那樣下苦心：他嘆氣喘氣，他從眼鏡偷偷看他寫下來的話，一張張的都扯了，都丟到字紙簍裏，在屋子裏來回的走，踢踢傢具，把冷水澆在他新理過的頭上，把酒瓶裏剩下的那點白蘭地酒喝了，又在桌前坐下。

這時好像他完全得把很多話都要告訴莉莎。說他愛她；他多麼愛她。他不是一般大官和貴族那樣愛一個美麗的明星。他比從前愛太太，或者別的女人，還要愛她。也得解釋給她聽，他不是因為懦弱而自殺而是爲了光榮和不得已的理由。並且，無論人家怎樣對她說他，他臨死很明白他已經憑良心好好效勞國家了。但是這些東西都難捉摸，難得用合適的字表達出來，對於將軍更是特別的難，因為他是受過史黎芬和克勞什維茲硬性散文教育的人，他的筆除了寫策略，便箋，公報之外從來也不敢寫別的。

「我愛，你接着這封信的時候我已不在人間了。」不，這是一個害相思的女教師臨終的話。「好孩子，環境我不能克服，我不得不——」這句話像沙子那麼乏味。

「莉莎，時候到了我必須離開你了。」不，這不行。他偷偷看看手錶。三點二十一分。時間飛過去了。他又扯掉一張信紙，然後快快的寫：

寫這封信是和你道別，感謝你的一切，并願上帝祝福你。原諒我離開你而去會見走在我之前的兩個兒子。

阿尼、翁、丹維茲

他把這個條子也不看一遍就裝進信封裏，這時電話響了，說有人從都尼克辦公處來了。他叫他上來，於是就有一個像灰耗子的人來了，他的手指直顫動，他的聲音嘶啞，興奮的談個不停。「開始下雨了。」他說，清清喉嚨往窗外偷看。「謝謝老天，現在下雨了。只要牠真能下得大，我是說下一整夜！如果我們真有一陣好雨大雨久雨，如果閣下賞面子在這裏簽字——就是這裏——就是這裏——右邊——每頁的開頭——真謝謝你，閣下。我懂得閣下願意把這個遺囑放在保險箱裏等着再一步的進展——我最敬重的人，閣下。不錯，如果今晚上還能下雨，那就是天賜的了……」

那個書記走的時候是四點二十分。現在什麼都有次序了。將軍前後左右的看看，很高興他離開這間屋子時候的情形很好。他把莉莎的名字寫在信封上，然後把眼鏡摘下來

丟在字紙簍的縐紙裏現在我再用不着牠了，他想。

這麼想他就奇怪的稍微輕鬆了一下，因為沒有那副眼鏡他就越來越輕鬆了。用不着眼鏡再就用不着自制再用不着忍耐和皮夫克們往來了。從現在起皮夫克們就得負責東線的紊亂了。讓他們設法作有計劃的撤退吧。讓他們決定是孤注一擲呢，還是承認失敗把軍隊都撤回來。讓他們去求和吧，萬一什麼都失敗了。當內戰來的時候讓他們自己打自己吧。他，阿尼，翁，丹維茲，可從這兒擺脫乾淨了。他一生都負起嚴重的任務，好像是他那個階級必然的命運；現在他能在最後御了責任休息一下。因為用手槍自殺他放棄了幾種小快樂。愛基得打獵，早晨騎馬橫過插麥根的田，樓着莉莎。也因為斃了自己他方能去掉種種說不出的，醜的，污濁的，討厭的困難……這真就是一種交換條件，他簡直想得很快樂，一面站起來一面把話機從掛鈎上取下來。

「請接事務室。是的，請你馬上派個茶僮來。他一分鐘之內就要到。謝謝。接外事局，斯特坦。」

「對不起又打擾你了，斯特坦，他說。」噢，你在開會？你還能再給我做件好事嗎？是的，再做件好事。我今晚不能陪莉莎到戲院去——理由都很明顯。你能代替我嗎？你懂得——帶她到戲院去。把她從旅社裏接出來。把她帶出來嫁，萬一那裏會有某一種刺激的話。你從前也認識很多年青的女伶，不是嗎？永遠不要在演戲之前叫她們受刺

激。噢是的，非常好，謝謝你。我信靠你——你會像我那樣照看莉莎。什麼？謝謝你。再見。」

他放下話機，看看鐘。還有六分鐘——現在茶僮來敲門了。

「這是三十馬克，」將軍說。「你拿這封信，再到花攤上去訂十二朵花，然後把這兩樣東西都放在莉莎的房間裏。但是她到戲院去以前不要放。你懂嗎？無論怎樣我都不希望她從戲院回來之前拿着牠們。把這話背一遍。」

六號念念道道的說他完全懂了。「十二朵玫瑰花和這封信都得在桃恩小姐到戲院去了之後才放到六十九號。很對。閣下。」

「剩下的錢你自己留下。走吧。」將軍說，六號敏捷的向後轉整步走出去。還有五分鐘。

現在再沒有剩下什麼該作的事，再不能遲疑，託辭，拖延了。將軍穿上他制服的外衣，直躺在牀上。好像他的屍身早就陳列出來讓大家來憑弔了。他閉上眼睛，把槍口對着右太陽穴。然後好像時間失常了，以後的幾分鐘拖得和一生，永恆一樣長久。起初他恨透了那些逼着他這樣死的人；然後就是一種對戰場上的快樂說不出來的思戀病。啊，死在戰事最激烈的時候，瘋狂進攻的時候，在子彈爆炸中，像個姓丹維茲的那樣死！然後就有一種愚蠢的獸性的恐懼；身體上的恐怖和懼怕，在這時將軍自己一點辦法也沒有

，對不起自己，羞慚自己，完全不能管制自己；渾身都出汗了；他發抖，喊母親喊上帝。然後最痛苦幾分鐘到了，這時上帝不回答他，將軍經過一天的惡戰以後又騎馬在戰場上走，這裏有戰場的臭氣，這裏有人馬的屍身，成千成萬的人，成千成萬的人，死了，被殺了，浮腫了；扯開了，爲這個不屬於誰的戰爭粉碎了，而他對他們每個人都負責任。然後，手指按着彈機死了，他不止這樣死了一次，而是死了無數次，死着走進一種吸人的，忍受不了的空虛中；然後他手錶上最後一分鐘過去了。

二十六號門前那兩個現衛軍聽見槍聲互相看一看。那個年紀很輕的一個樣子有點吃驚，但是那一個對他聳聳肩，叫他放心的對他笑一笑。他們好像仍然遵照命令站在門前。屋子裏的將軍更伸直了一點，好像比幾分鐘前高了一點。他躺在這裏，很正，很驕傲，國家從前獻給他的那兩個最高的勳章在他外衣的紫領上發光，他在等待着。

四點半了。但是漢立姆警長沒有來。

莉莎推開她的房門，連忙又帶上了，於是她站住看着這個奇事或者她眼前的是什麼。這裏就是馬丁·雷哲，他還活着，他就在這裏，他好像很快樂，他正扣一件奇怪的藍色制服的扣子。他的面前站着六號茶僮，正拿袖子擦一條黑皮帶。「究竟回來了！」馬丁說。「我還想你永遠不回來呢。」

「這是誰？」莉莎問，聲音忽然很小。

「這是阿道夫。他是一個朋友。他把自己的夾肉麵包給我吃。給我找了這件制服。尼古拉斯想我穿制服也許就可以出去了，他沒有錯。」

「誰這麼想？」

「尼古拉斯。吉弗若。尼古拉斯，那個英國作家。他也是朋友。」

「這個旅社好像忽然滿都是朋友，」莉莎說，不勝驚奇，不勝有一點怪嫉妬。

「不錯。也滿都是蓋斯塔布呢？」阿道夫說，好像有點認錯的樣子看着，馬丁把皮帶接過來，在腰上圍圍，在鏡子裏照照，搖搖頭把皮帶解下來。

「我沒有辦法了，」阿道夫說。「這還是最合適的呢，我找了很久。席米特先生今天脾氣大的很。」他圍着馬丁轉着看，把制服往下拉直，但是效果仍然可疑。

「你覺得怎樣？」馬丁問莉莎。

「你叫我想起東尼克上尉了，就是去年這裏的那個羅馬尼亞軍事團的隨員。這並不是太恭維你。」

「我只能找着這麼合適的，」阿道夫說。「辛虧我在管鑰匙人的房間裏看見這一條。也正合你的尺寸，不是嗎，雷哲？」

「很合適，」馬丁說，拍拍孩子的頭。他覺得很舒服很有精神，他的頭腦也清醒的不得了，自從吃了東西以後他從心裏想笑，想開玩笑，想快樂。「從前這是守門人的制服，那時旅社裏還有一個守門人呢，」他告訴莉莎。

「實在是這樣。我從前老對東尼克說他和這個守門人是一對。他的名字叫喬治，我很記得他。他參加了軍隊就——」

「什麼？」

「沒事兒，」莉莎說，含糊着。「來，脫下來吧。我們得認真點，你不會真覺得你這樣裝扮從旅社走出去吧？」

「我見過有人的制服比這個還不如，照樣從那個穿廳走進來走出去，」阿道夫誇大

的說。「誰也不注意。」

「我得找機會，」馬丁說。「我不能在這裏再耽擱多久了。我得走，這就是我所想到最妥善的了。」

「但是穿着這件制服！真是笑話？」

「我明白，但是尼古拉斯沒有錯。這時不應該胆子小。只有最大胆妥爲的辦法才能把我從這個險地救出去。你知道，我就像一隻狐狸，咬着自己的腿逃跑。」

他的得意使莉莎悶悶不快，「我想我不能再受這個了，」她哀怨的說。「今天早晨排演的時候我一心一意的想着你。想着你遇見什麼事了！我回來的時候你還能在嗎——如果不在，我還能再見你嗎？如果我再看見你，我能知道你還活着嗎？若是我回家來我不見你——和將軍吃了那頓可怕的午飯——這些時候你都藏在那裏呢？」

「在不同的地方——沒有一處很舒服。」馬丁說；他仍然覺得又僵硬又痛，因爲他剛才細心的在昇降機軸的鉸柱上爬，而下面黑得沒有底。他的眼睛仍然不慣於白天的光，在那個軸上待了兩個多鐘頭以後。

「現在你在這兒了，幾個鐘頭之內一切都能很好，你又想嘗嘗這件可怕制服的滋味。你不知道這很危險嗎？」

馬丁的微笑更濃了說：「你不知道一切從現在起都有點危險嗎？我也許在這裏再住

一夜，也許有警報，也許一個炸彈落在我們兩人身上。也許你只管像你從前那樣過瞎耗子的生活，一等復仇的日子來了，你就會跟你黨裏那些朋友一塊叫人甩下去，這就會比我穿一個守門人的制服走出去危險多了。我警告你，那怕和我往來一會兒也是危險的，你說過你不在乎這一點。」

「我不担心我自己，」莉莎說。

「那麼你能作個好軍人讓我試試虛張聲勢的走出去嗎？」

莉莎把他想了又想，但是心不在焉。「你的樣子不像，」她說。「你看起來實在像那些有時也被允許參加羣衆場面出頭的學徒。你需要多受教練。好吧，好吧——我來教你。我來教你演戲的技術和動作。我叫你看東尼克上尉怎麼走路，怎麼說話，怎麼鞠躬，怎麼欠身，一切。等一等；」她說，開始教練了，「你不是說過你在羅馬尼亞的醫院裏住過嗎？你會說幾句羅馬尼亞的話嗎？」

「Buna scara, sunteti bine。」馬丁說。「sunt incatnat ca V'am intalnit。」

「好，好！」她熱烈的叫，而阿道夫就樂的手舞足蹈了。「或者這就行了。你一定有點天才，我敢說。你一定在五分鐘之內就會演戲了，而那些舞台上的笨人要演一輩子才會。讓我們練習半點鐘，然後我就把你變成一個十足的羅馬尼亞衛隊的隊長了。」

「這就對了，這就對了。聽她的話，她懂得這些把戲，」阿道夫說，興奮的咬着指甲。

「然後，」莉莎說，不大喘氣了，就像她在台上遇到背那些重要的台詞那樣，「然後我們下樓就行了，穿過穿廳，走過每一個該死的偵探，衛兵，蓋斯塔布，走出旋轉門！誰也不會想別的只以為我和一個柔弱，溫和的巴爾幹人相好呢。」

阿道夫不咬指甲了，於是就拿手指使勁梳頭髮！馬丁臉上的肌肉動了，腮上那兩條裂紋出來了。

「真是瞎鬧。你要知道我可不願意你冒這個險，」他粗魯的說。「和我一塊走出去！叫人看見你和我在一塊兒！你多麼傻。你一定瘋了。這不是喜劇。我們不是要逗笑話。」

「你不該對我這麼無禮，馬丁。你不該叫我傷心，因為無論你說什麼我也和你一塊下樓。我很固執，你想用我也甩不脫。如果你要自己出去，憑你那副神氣，你就沒有機會了。但是如果我和你在一塊你就掩飾得很好。我是你的偽裝，你明白嗎？你沒辦法的時候我可以提醒你。我也很會應變，我很會說謊。如果你要穿這件制服出去，一個明星保護着你比一桿槍還有用。聽我的，馬丁，」聽着急的說，她看見他的臉繃得緊緊的，硬得像石頭。「你昨天晚上到我房間來的時候可沒有顧到我的安全，而且簡直逼着我幫助

你。現在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已經是我的——啊，我不知怎麼說。這樣我會死，如果我讓你自己出去，他們一定會捉住你。你看不起我，」她說，眼淚出來了。「你讓每個人幫助你但是不讓我幫助你。安東尼神父，哥斯東，菲力伯——那個英國俘虜，甚至於他；還有這個小茶僮。爲什麼？他們都比我強？不錯，不錯，我知道昨天以前我是不太好，但是那是昨天，馬丁；那時我不知道什麼比較好。你不明白你必得幫助我好好彌補嗎？你的頭骨是硬得厚得不懂我是怎麼回事嗎？你不知在事情漸變得危急的時候我爲什麼要站在你的身旁嗎？」

馬丁注視她，眯着眼，好像他所看見的是一塊白熱的亮鋼。「啊，你——」他喘着氣說——「你這個瞎耗子——你小傻子——你這個瘋子——你——」

阿道夫，他們兩完全忘了他，又應便的使出點聰明，「嗯，我現在得走了——」他嘟囔着；「不然席米特先生要揪我的襯衣尾了。」

馬丁的眼睛好容易才能從莉莎的身上轉到他的小朋友身上。「不錯，阿道夫，」他柔聲的說。「在我們分手以前我有幾句話要和你說。聽我說，記住每一個字，」他說，非常嚴肅非常鄭重，「你幹這一套還有點太年輕；所以你仍然在弄警士與扒手的把戲。但是這里還有比欺騙警察狗子和捉弄蓋斯塔布更重要的事情。你明白這一點嗎？但是你曾想過爲什麼人民冒着命只爲了聽無綫電；發短文，或者爲論閱的自由而戰嗎，哥斯東

從前對你說過嗎？無論如何，你得答應我從現在開始思想，讀書，發問。現在聽我的，阿道夫。在前綫上，若是在前進部隊裏，領袖死了，他下一級的人就繼任。要是我們被逼進斯太林格勒的酒窖裏，我們的中尉死了，我們的軍曹就繼任。軍曹死了，我們的那個年紀大點的伍長就領隊，若是他死了我就領隊；我是兩個伍長中年紀較小的一個。而在我受傷的時候只有剩下一個人和我在一起了。在這里也是這樣。我們是我們團體裏最後剩下的人了。如果我死了，一切都歸你了。對你說這些話現在就像給你帶勳章那麼鄭重。如果我死了你就得把我要作的都繼續下去。我猜你叫他為教授的那個人知道怎樣教育你，把你放到什麼地方，怎樣使你連給我們的同志。聽着，阿道夫：如果我遇到不幸，不要受驚不要放棄鬥爭。我們的人數很多，因為我們之中一個人死了，此外還有幾百個人存在。現在把你的手給我，答應我說這些話。說：我立刻要幹下去，也不驚惶，即使馬丁有了意外，還要繼續他的志向奮鬥下去。說。」

阿道夫強着嚥了一口氣，於是就背一遍。馬丁把他的手又握了一會，握得緊緊的，然後才鬆手。他拍拍孩子的頭說：「這就對了。現在走吧，不然席米特會給你罷受了。」孩子走後，他轉過來看莉莎，輕輕的說：「他只是個小貓而已。他們喜歡叫他嚴肅起來。我得對他講一番道理叫他永遠記住。」

「是的，我看出這一點來，請你也對我講一番吧；我需要這樣，」莉莎說，他趕緊

走到她面前，忽然他覺得她的小身體落在他的兩臂中，這是他一生中從來沒有過的感覺。他摸着她的頭使它貼着他的寬肩。

「你要我對你說什麼呢？」

「我不知道，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自然一切都會順利的。你和我在一起一切都會順利的。」

「再多說幾句。」

他的頭低得前額觸着她的頭髮——溫暖，柔軟，發黃光，香，安適。「說我愛你好嗎？」他輕聲的問。她點點頭，更接近了他。

「我非常愛你。我從前從未愛過女人。我從前不知道戀愛是這樣。」

「再多說幾句。」

「我還能和你說什麼呢？我愛你，我愛你。我需要你，我非常需要你，我自己永遠需要你。」

「對我說一切都好了以後我們要在一起。」

「一切都會好，我們也會在一起。如果你要我們在一起我們就會在一起的。我知道在哈斯那兒有個村子，我們可以去過夏；那裏有個舊旅店你一定喜歡。或者你願意做什麼呢？我可以在聖誕節帶你到伏拉爾堡去溜冰——」

「好。請你帶我去溜冰吧——」

「或者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划着小船經過柏林四周的湖划到斯普雷發爾特河裏去？我從前和安尼瑪麗這樣玩過。」

「好，我們就這樣玩吧。我知道我不會划船，但是你可以教我。明年夏天我們可以去奧地利，我帶你去看我的家鄉——你知道怎麼找菌子嗎？我知道有很多地方滿地都是，你一定要在深苔裏找牠們；我將來教給你——」

「你每次出演我都去看。但是別的男演員在台上吻你的時候我一定很嫉妒。」

「別胡說，他們在油膩的化裝之下都是蔥味和汗味。演完戲我就回家來給你作菜。你不相信我，但是我會作菜，你願意我給你做什麼呢？」

「酸肉汁元子。用我母親的作法。紅酒加綠桂葉茴香加酸菓醬。」

「是的，我給你作酸肉汁元子。用酸菓醬。如果能買着酸菓醬的話。」

他把她放開，於是就在窗戶和桌子間的小地方來回的走。屋子裏的鏡子很多，他可以看見自己的三個前面三個背面，穿着那件偷來的制服看着總是又可笑又不像……我永遠走不出去了。他想；他也想——但是空空虛虛的說不出來——想着他只是個練子上的環，一種意外，一個貯藏器，像一個有桿狀細菌的動物那樣被動，但是他把危險的，傳染性的自由和反叛的細菌到處傳播，而現在這個女孩子叫他傳染上了，還要繼續傳

染下去，即便他自己死了。

他覺得自己老練得聰明得不得了，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歷盡了千辛萬苦，衝破一生中無數災難。他知道他的生死是沒有什麼重要的，因為他在生長他那個世界裏人的性。賤得不值一文，個人是沒有權力沒有價值的。但是他就在這裏，不管所有這些事：他個人，馬丁，雷哲，他自己；一個廿四歲的男孩子，第一次談愛，他想學醫也想快樂。

他從來也沒有太想過快樂，他驚奇他一下子就可以想出這麼多的快樂。躺在沙灘上，讓沙子從他指間溜過，聽着海浪滾滾的聲音，莉莎在他身旁；她穿了一件藍浴衣，胳膊埋在沙子裏。過了一會他仍然躺在她身旁，但現在是在一張床上了，蓋着潔白的被單，新得他連熨斗的印子都看得出來；威尼斯式的百葉窗落下來了，太陽把黑色的條子照在莉莎的裸體上。然後她穿着白衣，紅圍裙，她拿一杯牛奶給他送來；她在燈下看東西，燈光柔柔的照在她髮上；他們正在穿過一個樹林，陽光從上面照下來許多斑點的影子，空氣中都是松樹的香味，他們的腳在鬆軟的松針上走；他們在一個湖裏游泳，他們走過一個滿都是白菊的山上草地，在一個船上站着，晚上一塊睡；他們一起年青，一起老，永遠在一起。是的，第一他要快樂，所以現在活着是最重要的；因為死的人就得不到這些了，他對莉莎直笑，又緊緊的抱着她。

「我們頂好現在就在這裏決定我們在銀婚紀念日吃酸肉汁。」他對她說。「我們今

天應當擁抱幾分鐘，從此以後我們就成年的吃酸肉汁，還有一切別的東西，啊，小傻子——我的小傻子，」他說，他把她摟得更緊，「我真高興遇見了你。我真高興蓋斯塔布把我推進這間房子來。這麼一來什麼都變了。我想他們現在永遠捉不着我了。當我對阿道夫講那篇話的時候我不過誇大罷了。我是個很幸運，小傻子，什麼事我也遇不到的。」

莉莎的臉緊緊貼着藍制服，因為她怕讓他看見她的臉是多麼絕望——……假如事情不那樣簡單呢？如果他們在我面前把你捉走了我怎麼辦呢？她想。她並不問她自己會怎樣，因為她完全忘了自己。

「這件制服！多大的笑話！我希望東尼克在這兒。他一定幫助我們。他喜歡拿羅馬尼亞軍隊開玩笑，也希望開我們軍隊的玩笑。」

她好容易才離開馬丁的肩。「現在讓我看看你。不到不得已的時候你別戴這個可笑的小帽子。謝謝上帝你晒得像個兵那麼黑。你的臉是棕色，你的前額是白色。你得把頭髮分開，再壓下來。這兒，用我的頭油吧……這樣就較好一點了；現在垂下眼皮，裝裝巴爾幹人的那副無神的眼睛。你的眼睛有點太藍了。裝着這種樣子，像爛梅子……這就好點了。你知道羅馬尼亞人怎麼敬禮嗎？……上帝，現在像羅馬尼亞人看人的神氣看我。好像你奇怪我不是穿了一件胸衣。噢，親愛的。你的樣子還是像一個羞羞答答

的年輕德國學生。你的樣子得像一個花花公子。現在吻我的手。來吧。現在我說：Au revoir 東尼克上尉。你說：... au revoir, 小姐，或者羅馬尼亞人所說的什麼話，你鞠個躬，碰碰靴根，吻我的手……啊，你多可笑！你從前沒有吻過女人的手嗎？」

「不，我是一個大公子。我常常吻她們的嘴，」馬丁說，又把她摟在懷裏。「現在我要對你說再見了，我自己，馬丁、雷哲，」他對着她溫暖的盤髮說。「如果我今天走了，就得幾天不能來了。如果你一時聽不到我的消息，也不要擔心。時常想念着我，祝福我但是不要憂慮。我們還會再見面。我答應你。」

「我不能和你一塊走嗎？」

「不，我無論到那兒都不能多帶一個人。」

「但是我怎麼知道你的情形呢？你是很好，你還活着呢？」

「我會給你送信兒。寫幾句又平常又簡單又無關緊要的話。讓我們看看，比如說：別擔心，我們家裏的麵包夠吃。」

「我們家裏的麵包夠吃——好。我怎麼得這個信兒呢？」

「我不知道。也許打電話，寫信，由阿道夫給你，或者經過我們現在誰還都不知道的朋友。」

「現在我想抽抽煙，」她從他懷裏出來。「現在我們得練習了。」她微笑着，因為

她想起來他昨天還第一次把香煙分一半給她呢。今天黃金色的煙盒子却裝滿了煙。有幾分鐘他們兩個都不說話，在想着。

「你第一就得有錢，不是嗎？」莉莎說。

「是的。謝謝你。但是給我的錢不要比一個羅馬尼亞上尉口袋裏應該有的還多。」他稍微端端她的下巴，微笑着。「我還不知道你那麼實際呢。」

「一旦你更明白我了你就會不斷吃驚了。我是實際的，貪心的，計算的不得了，騙了又騙：老是演白雲公主的角色，你知道，但是我也能像一個騙子那樣無情——簡而言之，我是個女伶。這兒，把錢放起來，以後我再多給你，按時的。我趕緊想辦法弄一筆大錢。我總想拿很多錢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從監獄買出來——」

馬丁挺直了，把手指放在嘴上。她站着不說話，屏息着。有脚步走近門口，站住了。惡意的不作聲了，馬丁躲在帳子後面去。屋子裏和屋子外面的安靜於是就完全預示什麼不吉利的事了。莉莎確知馬丁躲起來了；受不了叫人在外面偷聽，她蹣跚走到門口，猛然把門打開。

「希特勒萬歲，」警長漢立姆說。「我正要來拜訪你。我希望我不至於打擾你。」

「我在排演，」莉莎說；「我——實在——我很忙，」

「我們不都忙嗎？可憐的忙碌着的蜜蜂，成天嗡嗡個不停。」漢立姆傻氣的說，一

面就走進來也不等她請。莉莎一步步往後退，但是仍然對他微笑着。

「啊——我敢打賭這是莉莎存放她那些有名的巴黎服裝的廟宇，」他說，往衣櫥那兒走。有一扇滑門是開着的，於是他就撥拉那些衣服。

漢立姆離開將軍的時候，蒂麗報告他，說得並不詳細，這個女伶把一件男人衣服放在自己衣服中間；沉思了半天他的結論是將軍仍然想逃走——打扮成平民也——也可能是莉莎教唆他的。因為上面命令把丹維茲的案子要最小心謹慎的辦理，漢立姆決定親自來調查這點有趣的消息。他現在在這兒，三點十分鐘，在這個女人衣櫥的黏黏蛛網中間翻來翻去。

「對不起，你能告訴我你要什麼嗎？」莉莎把她的勇氣都使出來了……只有最大胆妄爲的辦法才能把我從這險地救出去——這句話在她腦子裏反應出來。

「沒關係，莉莎兒。我對於你的衣櫥有一種專門的興趣。如果你能賞面子坐下來不要管我，我幾分鐘就可以完了。」

他把那件燕尾服拿出來的時候她知道糟了。她靜靜的挺在那里，她的背對着藏馬丁的那個帳幔。她能覺得出他的溫氣，連他最微弱的呼吸都聽得見。什麼事都洩露得又可怕又危險，但同時又毫不真實。這是一場惡夢，在夢中的人不能說，不能動，也不能逃，但是他又無時不知道這僅是一場夢，並不是真的，最後這場夢就會消散了。

漢立姆在翻到這件衣服來的時候好像已經忘記了她在身旁。他嘴裏吹着口哨，一面把牠拿出來搭在椅子上，於是，仍然吹着口哨，他就在屋子裏轉圈子，用心的想。過了一會他又潛入衣櫥裏去找另外的幾片，但是他什麼也沒找着。他小心的把他弄亂了的衣服都掛好以後又回來看這件衣服。「這真有意思。」他念道着。「這實在有意思。」

靜靜思索了幾分鐘之後，他下了結論。顯然這和丹維茲沒有關係。要是想將軍預備穿這件衣服逃走實在沒道理，因為這是一件舊了的黑燕尾服，腋下都叫汗濕透了，又破又發光，又有一股爛食物和雪茄的味，敢保只有茶房的外衣才有這種味。漢立姆又吹起口哨。這實在有意思。這樣就引起完全不同的想頭了。這樣他就聯想到莉莎和那兩個頑強的法國老頭子的祕密活動有關係，燒他們兩燒出來的口供結果叫警察跑到一條死胡同去。實際上，監獄的警察因為在旅社的搜查無結果就放棄了，現在正照幾個錯綫索走。漢立姆哼了一時，照例，要想得結果必須用蓋斯塔布更鬼詐的辦法。

漢立姆警長覺得非常快樂，在思索這個發現有多重要的時候。他想把我們的莉莎兒上火燒叫她哀求他；他倒有點喜歡審問女人，特別是那些年青的，美的。和她們盤旋一定有很多全叫你開心的刺激，先安慰她們，得到她們的信心，使她們軟化了，溫順了，然後忽然抽她們，把她們敲碎。對莉莎、桃恩這麼辦一定比單和她每天談愛，像這個蠢的叛賊丹維茲那樣，漂亮得多。但是比這個念頭叫他渾身發癢的那些感覺還重要的是他

覺得他這麼大胆的一下子就將要發現這個最可咒的，最惱人的，永久破壞的祕密反叛組織，牠已經在很多大學裏蔓延起來。而且在知識界和藝術家的腐化思想裏很佔了地位。這件破舊的燕尾服就是台上演戲人和地下祕密組織的被忽略了連繫，他輕輕的拍這件衣服，聞聞牠，舉起來，又擲牠下來，停住了口哨。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他問，甚至於不看着她。

「沒有。但是我願意知道誰把這東西放到衣櫃裏了。」她說。她窮辭了，但是她反而驚奇她立時有了力量，頭腦也清醒了。

「當然你從未看見過這一件男裝啦。」

「當然沒有。」

「我恐怕你得想法對我說明白了，莉莎兒，」他表示同情的說。他依次在屋子裏找更進一步的綫索。他看見地板上的那條皮帶了，高高興興的拿牠抽打空氣。

「這個呢？」

「別那麼不知趣，漢立姆，你能看出這是制服上的帶子，一定是誰丟在這裏了。我們不必說名字了，不是嗎？」

「你抽煙不？莉莎兒？」漢立姆說，掉下那條皮帶，注意上那個煙灰碟了。裏面有幾個煙頭。「你抽得很厲害，不是嗎？」

「不錯。每當我怕上台的時候。在我第一次出演一個角色以前。就像今天晚上，比如說，」她說，噴一口煙。

漢立姆一把把馬丁拿錢時放在灰碟裏的半截煙抓起來。牠正點着，一縷白煙冒出來。

「你平常愛同時抽兩支煙？」漢立姆問。他僵在那里，好像一隻要捕鳥的狗，渾身的肌肉收在一起，他的心因為越來越緊張就抽得緊緊的。

「不錯，我的習慣很深。我駭怕的時候我就抽好幾支煙，」莉莎說。漢立姆把手槍掏出來。你現在駭怕嗎？莉莎兒？」他溫和的問。還不等她回答，他把她推到一邊去，把槍對着她一直遮了這麼久的帳子摺。

「你可以出來了，雷哲，」他平靜的說。「用不着捉迷藏。」他把帳子拉開，這兩個男人面對面一句話也不說的站了一會。兩個人都緊張得臉色發白。然後漢立姆笑了。

「想不到我居然能這麼快就又看見了你。雷哲先生。」他說。「而且還是單單的在桃恩小姐的寢室裏。」

「來。槍斃了我吧，」馬丁說。經過最後幾分鐘吓抖了以後，一看見槍對着他，他忽然就冷靜了，完全平定了。

「啊，不可以，我的好雷哲。打死你？這就不聰明了。我的說我們在一塊會有很多玩笑呢，我們三個人。一定有很多事你得告訴我。還有你，莉莎兒。過來，坐在這裏，讓我們談一談。」

「我沒有什麼奇談的，」

「你多不對，雷哲；你多不對，」漢立姆甜甜的說。

「你似乎不必把握這個場面，」馬丁說，「你不能對我怎樣，因為我不怕你。你能槍斃了我，但是我不怕。你能把我帶回監獄去，把我打的再兇一點。但是這些我都不怕。你不知道你對我使出過最狠的方法嗎？現在一切都到了飽和點，威脅，痛苦，拆難，無論死還是妖魔也不能把一個大男子漢嚇住了——你對於不怕你的人就沒有辦法了。」

「飽和點？實在說得恰當，雷哲。但是我不知道桃恩小姐怎麼能受得了審問。她那麼一個弱小的女孩子。」

現在就是這一點要命，好像有人告訴馬丁，就是這一點要命。這就是關鍵，你受不了這個；受不了。「這個女孩子和我沒有關係。她不知道我藏在她屋子裏，」她絕望中說。

「我明白，而你不認識她。你連你的衣服藏在誰的屋子裏都不知道。這是你想告訴我的嗎？」

馬丁知道無論他編什麼謊話都顯得蠢的可憐。漢立姆仍然虎視眈眈。

「或者我們的莉莎兒不像你那樣什麼也不知道。告訴我，莉莎兒；你認識馬丁·雷哲，你當然知道他，也知道他的組織，如果你聰明，你就把你所知一切關於他們的事都告訴我們。這樣就省去多多少少不痛快了。唉，唉，要是元首曉得你和像雷哲這樣的耗子在一塊謀反，他怎麼辦呢？我平常總是一個最熱心稱贊你的人，莉莎兒；我的心腸很軟——你甚或可以叫我保守秘密。但是你一定得把你所知道的都說個明白。」

「我什麼也不知道，」莉莎說。她在看馬丁的眼色，從他的冷靜的發光的藍眼睛得到命令，勇氣，安慰。他好像微笑，甚至於在這個時候；在秤量現在和一個黑色的永恆，他微笑了。腮上那兩條裂紋好像叫快刀子割的一樣。

「不要再問她這些事，她什麼也不知道，」他說。

「無論如何，叫她受點火刑是很有意思的，你不以為然嗎雷哲？」漢立姆說的很巧，不理莉莎，和他的槍口一樣，一心一意專對着馬丁。「我想我們一定很慷慨，我們一定讓你看着她挨燒，雷哲。你是條硬漢子，我們知道。當你妹妹死的時候你並不動心。但是也許你對莉莎、桃恩就比較敏感一點。」

漢立姆錯了，他不該叫雷哲想起安尼瑪麗並且把怎麼對待她的辦法拿來恐嚇莉莎。只有這樣才使馬丁用渾身的力量來保護她，使他的思想簡直起了一種超人的清晰能力。

當他回答的時候，他只是爲了爭取時間，好準備全身的力氣。

「如果我有什麼話我早就說了。我不能幫助我妹妹，因爲我供不出什麼祕密來。萊比錫的變亂是自動的。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此外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什麼也不知道。莉莎也不知道。她和這個無關。捉我吧，但是不要把她算在裏面。」

「你真有騎士風，雷哲，真的。但是你的每句話都把這個女孩子的罪加重了。你一定驚奇我們要怎樣把她免罪，」漢立姆高高興興的說。他坐在一個椅子裏面，把馬丁逼到另外一把椅子裏，面對面，槍口對着他。

馬丁把漢立姆打倒了以後，漢立姆好像很奇怪。他是用他們教給他在俄國打游擊的拳法把他打倒的，這還沒用上一秒鐘。在這一秒裏他閃一閃，用力拿他自己的頭頂漢立姆的下巴，同時用膝蓋把他手裏的槍踢開，然後這個人鬆軟了，他猛然把他的鼻子打了一下，把他打暈過去了。漢立姆忽然落到地上，馬丁把他抓起來拖他到衣櫥旁邊那扇門板那裏，好像拖一袋子軟破布，莉莎一句話不說，看着他。她彎下身子把槍檢起來送給他，臉上帶着一點慘笑，他搖搖頭，他們一句話也沒說。他打開門來靜聽。旅社後樓的聲音，又平常又沒有關係的飄過去了。廚房裏洗碟子的聲音。有個意大利的廚子怪聲怪氣的唱。另外一層樓的門響了，一個侍女喊另外一個侍女。但是這些聲音離這里都很遠，外面走上昇降機那個地方又安靜又沒有一個人，馬丁把這個軟軟的蓋斯塔布警長拖到

昇降機的門口，上面掛着「失修」的牌子。他用阿道夫給他的鑰匙把門打開了，但是當他把那個人拖進來隨他去的時候，他甚至於不敢多事的對軸子下面看一看。他聽着，他的血都湧上來，耳朵嗡嗡的響；好像這個人要落到底還要很長的時間才行，因為這是從昇降機的頂一直落到地下室。他聽見的不是沈重落下的聲音而是輕輕的硬東西粉碎的聲音，馬丁希望地下室裏沒有人聽見這種聲音就好了。昇降機的頂，會使漢立姆警長躺一躺馬上就爛了。馬丁把門關上，把「失修」的牌子正一正，木能的擦擦手，好像摸過那個軟軟的身體以後手就髒了，他的頭因為頂漢立姆的下巴頂得太厲害而有點疼了。這就跟他小時候頂門那時的感覺一樣，他母親就用廚刀的冷刀片把那個痂按一下。但是另一方面。他現在感覺得很高興，歡喜得輕快了很多。他進來的時候莉莎仍然鬆鬆的握着那隻槍，奇怪的看着牠。她圓額上的眉毛驚訝得提起來了。

「我拿這個做什麼呢？」她問。

「交給我吧。我會用。」

她小心的把槍放在他們中間的那個桌子上，他收起來，塞進他那件神氣的藍制服口袋裏。

「你把他怎麼辦了？我是說——他現在在那兒了？」

「不要管。隨他去吧。」

莉莎伸出手指來，注意的看著牠們。「你看，」她說。

「什麼，莉莎？」

「我的手指都冷了。但是沒有抖。我一怕上台的時候牠們就抖了，但是牠們現在沒抖。」忽然她一直望著他。你把他在昇降機室推下去了？」她問，那個「推」字說的難得特別得不對勁。「是的，」馬丁回答。

「這真不幸，」他愚蠢的說；立刻他就吓的不得了，因為恐怕這就把他們之間的一切都完結了。「我是不得已，」他說。「相信我。只有這一個辦法。」

「你把他怎麼辦了；他是——」她好容易嚥了一口氣。「他死了嗎？」

「但願如此。是的。我想蓋斯塔布的馬廄裏又少了一個野獸了。對不起，莉莎兒。這樣驚動了你。但是你不能兩立。」他等待着，不愉快的補充了一句：「現在你用不着再關心我了。」

「關心你？」她問。「關心你；」她的血早凝住了，但是現在又跳動起來，同時她也感到自己還活着，從來也沒有這樣實實在在的，甜蜜的，深深的感到過。「關心你？」她焦急的說。「啊，是了，我更愛你了——現在更愛你了。我還不知道呢，馬丁。我剛才真吓着了；我把我們都放棄了，然後你——這真像奇蹟。這真驚人，可怕，非常的驚人，但是我不曉得。我是說我不知道一個人能回手。我們能回手，我們不能嗎？我原

想我們完了。但是你把我又救出來了。你把他弄死了，你沒有嗎？噢，謝謝上帝，你把他弄死了。」

「弄死了。不錯。這就是戰爭教給你的。」他鬱鬱不樂的說。「但是我必得要殺一個人的時候還是非我所願。我永遠也不願意。」他摸一摸他的頸頂的疤，看着她，好像他剛剛從迷網裏走出來。「你是個怪孩子；不是嗎？我想你自己也非常驚人。一聲也不作；也不叫，動作也不亂。我自己捉住了怎樣一個奇怪的瘋狂的小傻子！」他伸出雙手謹慎的觸一觸她。「你真鋼強。你仍然愛我嗎？」

「這把我和你連在一起了，不是嗎？這比一次——比一次結婚典禮還有力量。也好，也壞。這使我成爲你的一部分——和所有你們的一部分了。啊，親愛的，我們一同遇險，我們也要一同脫險。」

「不錯，也快的不得了。」馬丁說，從最後十分鐘的迷惘中回到他該逃走的實際問題上了。「現在沒有別的法子了，小傻子。你得把我帶出去，即使這件大鼓手的制服再華麗十倍。」

莉莎笑了；是的，她現在會笑了。她現在有點快樂的奇怪，好像危險是必須的，她在危險中生活比在台上的假感情中生活得更真實更有力。馬丁望着她。「到這兒來，」他說，「到我這兒來。」她走到他身旁，投到他懷裏。他緊緊的摟住她。「這是再見的

意思。」他低聲說。「再見。我愛你，我非常愛你。從現在起我一定非常小心，因為我要活下去。再見。現在教給我怎麼做東尼克上尉吧。」

他們剛練習五分鐘就有人來敲門了。莉莎的心跳到嘴上當她喊的時候：「誰？」有人在外邊清清嗓子，不好意思的說：「就是我。可德斯中尉。」

「誰？」

「可德斯。我昨晚幸蒙您——」

莉莎轉轉眼睛。馬丁本能的走開，預備走進浴室。莉莎搖搖頭，輕輕的笑了。「不，不——那樣不行，上尉，」她說。我們讓他進來，你就站在這兒等着吧。這是我們化裝排演。」

「進來，」她召喚，把馬丁的手緊緊捏了一下叫他放心。門遲遲疑疑的開了，露出那個年輕飛行員，他在門坎上就鞠躬敬禮了。

「對不起，我打擾了你，桃恩小姐，」他說。「我給你打電話，但是他們說你的電話壞了。所以我還是來撞撞運氣吧。」

「實在請你進來吧，中尉，」莉莎客氣的說，可德斯就往前走。

「我早想來領教的，」他結結巴巴的說。然後他看看馬丁，馬上就挺直了。「我實在莽撞，」他說，比他能作得出來的還客氣。

「一點也不。我可以把東尼克上尉，我的一個老朋友，介紹給你嗎？上尉是有點秘密使命來柏林的：啊，我不該這麼說，我應該嗎，上尉？」

莉莎早已緊張起來，就像她從後台走到前台時一樣。他現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她現在演戲了，從從容容把台詞說得很自然。她很感謝這個傻飛行員在他們要分手的時候闖進來，現在他們可以把他使勁耍一頓看看結果如何。

可德斯敬個禮，馬丁也敬禮，記得——謝謝天，莉莎想——像羅馬尼亞人那樣敬禮，敬得有一點滯板，但是手揮得很漂亮。

「會說德語嗎？」可德斯大聲的問，聲音咬得不準，好像他相信對外國人應當這樣說法。

「會一點，」馬丁輕聲的說，很用心思。莉莎覺得要喝采了。

「別讓這個上尉騙了你，中尉，」她高興的說。「他什麼話都懂。我想他宣佈他說得不好只是要外交的把戲而已。我聽見過幾次，他的德國話說得和我我一樣好。」

這樣，把可能露馬脚的地方稍稍遮住了，莉莎對可德斯擠擠眼，互相會意的微笑一下。她這樣是要分他的心，她不歡喜叫飛行員那樣子打量這件破制服，從前穿在守門人喬治身上顯得那麼給人一個深刻印象。忽然好像滿屋子都是衛生球的味，但是可德斯對這件外國制服不發生興趣。他所想知道的是這個巴爾幹人是不是偶然也會和這個女伶談了

一次愛。他不願意想一個像莉莎這樣的德國女人，應該和一個次一等的髒的羅馬尼亞豬混在一起。從另一方面說——如果她沒有驕傲得不肯和這個上尉一塊睡，不管他叫什麼吧，那麼一個又乾淨又勇敢的德國飛行員什麼時候也能得到她。

可德斯疼醒了，費了很多時間很大的事，才恢復元氣。幾滴濃濃的苦艾酒，——這是那個溫順管事務的阿勒森居然從旅社的祕密藏物中拿出來的——和幾個白丸在一起使他恢復了。但是他覺得搖搖擺擺；嘴裏還有那種不痛快的氣味，還有出冷汗的那種討厭的感覺。躺在他的床上等着各式各樣的刺激能給他不同的快樂，這個中尉就開始作白日夢了。他越夢想就覺得越舒服，就越担保他要是一點也不想辦法去看看那個女伶呢，他就是個傻子。當他走進莉莎房間的時候他非常興奮，而又在那種對自己很不利的自信中。莉莎的微笑，她的擠眼，她看見他就表現得那麼喜歡，把其餘的事都說明了。奧多的心像一個小學生那麼傻，也和普通人一樣知禮。但是白渥丁和苦艾酒混起來的藥把他變成一個發怒的獅子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中尉？」莉莎問。

「我來問你要一點吉物，小姐。但是要是你個人的才好，不然就不靈驗。」

「我個人的東西？我的一張簽名的照片？」莉莎帶那種應酬人的和氣問。她的照片是千萬兵士的吉物。

「是的，我真非常喜歡你的照片。但是你得特別爲我寫上幾個字，」可德斯說。「不僅是『安好』！」「祝福」之類的，而是實在給我個人的。」他一定把這張照片給隊上的那些小伙子看，把牠釘在床前，讓他們都好奇的嫉妬的不得了。莉莎從抽屜裏拿出一張照片，掏出她的自來水筆。「如果我寫：『紀念不可忘記的一小時』怎麼樣呢？」她說，一帆風順的作下去。「不可忘記的一小時」，她說，一面寫一面偷偷給馬丁一個眼色。

「謝謝你，」可德斯結結巴巴的說，擔當不起這個題贈的意義……只要我們能把這個羅馬尼亞人甩開。他想；我們兩個就可以馬上互相了解。「謝謝——我一定掛在我的床頭；但是我還要一件吉物。我可以帶上飛機去的東西。」

「這位中尉是我們最瓜瓜叫的戰爭飛行員；或者你在報上看見他的事蹟，」莉莎對馬丁說，想叫他也來談幾句話。

「真的嗎？」馬丁說，並不怎麼聰明。

「你也駕飛機，上尉？」可德斯喊，好像這個羅馬尼亞人是聾子。「沒有？你是那一隊的，上尉？」

這回糟了，莉莎注意到馬丁毫無辦法的想找個回答。事實上，這件守門人制服上的大缺點就是沒有一個徽號。衣服上編織的，銅的扣子很多，但是並沒有表示是那個軍隊

的符號。她挽着可德斯的胳膊走到屋子的那一端，好叫馬丁鎮定一下。「他在外交隊裏，」她說。「現在看看我給你什麼做吉物好。」

「要一對才好，你明白嗎？我拿一半你拿一半，當你把那半給我的時候你得說：『把這帶給我的。』於是我就把牠帶回來了。一個真正的吉物這麼才靈驗。」

「把我的手套給你一隻？」

「還要更貼身一點的，小姐。」

「我不能給你一隻襪子，因為我買不着新襪子。」

「你的一條吊襪帶就是一件好吉物，」可德斯低聲說，走近了她。莉莎躲開了，因為討厭他的臭呼吸，他搖搖幌幌的身體挨近了她。

「東尼克上尉，」她說，「你想我們現在該走了嗎？」

「隨你的便，小姐，」馬丁說。

「我能有你一條吊襪帶嗎？」可德斯發抖的低聲說，更走進了一步。「如果你是好孩子，」莉莎說，趕緊在床前閃開，因為他正把她往那個角裏擠。「我以後可以再來拿牠嗎？」可德斯問，像個蚊子那樣直釘着。「也許可以，但是現在我們得走了，」她說。「這是給你的照片，中尉。以後我們再找那個吉物吧。再見。」

「你不會是希望我碰到壞運氣吧，」可德斯說，有一點傷心。

「自然我希望你運氣好。但是我現在不能給你一個吉物。以後再說。但不是現在。」

她現在有一點喘不出氣，因為他馬上就要去冒險了。她連忙看看鐘，快五點了，六點鐘她一定要到劇院去。該死的劇院！她想，這麼着急的一想就使她和整個過去的生涯分開了。她的話，她的顯然的發窘在可德斯被迷蒙的心裏燃着了……她想甩掉那個羅馬尼亞人，他想，原來如此。她希望我在她獨自個兒的時候回來拿我的吉物。這些女人們多麼懂得耍花頭啊！……馬丁這時一心一意的靜聽旅社裏含糊不清的動靜。不可能漢立姆的屍體發現這麼快。但是如果那些鬼想再用昇降機的話，那麼發覺就不可避免，旅社裏連個耗子也逃不掉了。

「我們走吧，」他粗魯的說，忽然急燥的不得了。「今天得見中尉，真榮幸。」

但是可德斯，決定不叫這個羅馬尼亞人單獨和莉莎在一起。他所受的訓練，從從容容的把他的胆怯統統趕走了，因為胆懼的飛行員只會撞掉自己的腦袋把演習的飛機也撞壞。所以他伸出下巴大胆的說：「不錯，我們倆下樓去喝杯酒。」

於是大家都安靜了一下，然後莉莎輕聲的說：「不，我們一起下去吧。我想這個意思很好。我們三個人下樓去喝杯酒吧，東尼克上尉。」

馬丁奇怪的盯着她，想明白明白那個似乎從她幻想中跳出來的計策是什麼……你這

個大胆的小傻子，他想。你這個傻子，你這個同志，朋友，我的，我的一切……莉莎正戴帽子，可得斯對他喊：「你住在旅社裏嗎？上尉？」

「不；在大使館，」馬丁回答。莉莎拿起她的手套和袋子；她的眼睛對他示意。他猜這個怪意思是什麼，忽然他明白原來莉莎想借着這個飛行員把他護送出去。走到門口還得虛讓一會。雷哲伍長不想走在一個中尉之前。可德斯自己也自動退回來讓這個上尉過去。但是訓練和紀律簡直對他的影響太大，因為他站到一旁對飛行員敬個禮。可德斯吃了一驚，他也站在一旁敬個禮。莉莎清算了這筆胡塗帳，把兩個人的胳膊都挽起來一跑走出去。她現在像走繩那樣走路，當這兩個保護她下樓的時候。

穿廳裏擠滿了人到處都是制服。甚至於還有——馬丁一看見心都不會跳了——幾個羅馬尼亞軍事委員會的人繞着一個大理石的小桌子坐着，他們的制服和他的華麗得一點也不差。如果所有的門口都有人看好，至少現在還看不出來。但是，那個穿藍色緊制服拿報掩着臉的那個矮胖子坐在一個重要的地方，顯然是個蓋斯塔布就像他頭上有記號似的。「我們在這兒坐下好嗎？」馬丁的德國話說得太地道了，他先就把這個地方觀察好了。他挑的這張桌子不太顯眼，離旋轉門也不太遠。六號茶僮跑過來擦桌子。這樣他臉上的斑疹都累紅了。「謝謝你，孩子。這真好，」馬丁說，覺得對不起他。他們叫了三杯酒，只有這種酒日常還許喝。這種酒味很強，馬丁和莉莎都沒真喝。無線電放出一個

賦人的肉麻調子，爲麗麗·瑪琳呻吟，可德斯的大腿和膝蓋偷偷的挨着莉莎。她有一點不好過，但是她勇敢的接受了。她和這個飛行員又說又笑又不害羞的賣弄風情，並且希望上帝能叫馬丁懂得她的計策。全是因爲她要和他單獨在一起，靜靜的，安全的，挨近的，滿意的單獨和他在一起；而不是她一定得坐在這個淒慘的小桌子後面，給穿廳裏看她表演的人尋開心。

「我想天下雨了，」馬丁說。「我不知——」他站起，往旋轉門走了幾步看一看，好像要看看天氣。莉莎的眼睛盯着他。她所走的那條繩子是在一個非常深的坑上高高懸起的，但是她仍然保持身體的平衡。可德斯攔着她的背當她站起跟着馬丁的時候。「我迷上了你，」他輕狂的低聲說。「你叫我發瘋了。不要管那個羅馬尼亞人吧，他無論怎樣不懂得我們在說什麼。你怎麼不刷了他呢？我一定要單獨和你談談。你怎麼這副臉色呢？不要這樣看着我，不然我就在這裏發脾氣了。聽我說，把他刷了，你不願意和這個有油膩味的巴爾幹人周旋吧。」

馬丁回到桌前。莉莎高傲的冷冷的，也小聲的說：「我怎麼才能刷了他呢？我真願意這樣——但是怎麼辦呢？你看現在——你把他領出吧。帶他出去，帶他去逛逛街，隨你的便。用了他，無論如何，無論什麼地方都行。把他丟在公共汽車上，把他丟在蘭得威克運河。」

因為勝利了，他興奮得渾身都搖起來，可德斯說：「你真了不起。上帝，你真了不起！不要擔心，把事情交給我。我替你把他甩了。我幾時回來呢？」

「對了。把他甩了你就回來。我在這等着你，」莉莎絕望的說。馬丁又坐在她身旁了；她覺得他心裏很緊張，其實並沒有打抖，而是像一個拉得太緊的線那樣微顫着。

「你覺得怎樣，上尉？」她問，聲音中不免夾着溫柔。……我昨天還不認識你呢，你今天怎麼這樣了呢？她心裏問他……「謝謝你。我從來沒有現在這麼舒服，」他回答。這就是說：不要怕；就是說：我愛你；就是說：有一天一切都變好。

「下雨了嗎？」

「是的。小雨。」

可德斯乾了杯，一直就往他的目的進攻。「你很熟悉柏林吧，上尉？」

「不像我希望的那樣熟悉，」馬丁說，莉莎蹂躪他的脚尖把他提醒了。一切都可笑得出奇，都像發瘋。自從參戰遇到實際的危險以來他就很懂這種局面。

「我願意帶你出去逛逛這個城，」可德斯說，對他曾意的擠擠眼。「我知道有幾個地方你或者喜歡。」

「我一定非常欣賞，」馬丁說，他的聲音什麼都是，就不是羅馬尼亞的口音。「你說的對，我沒有多少工夫。三天的假。時間並不多，上尉。你願意現在跟我去逛逛嗎？」

「現在？」馬丁問……不錯，現在，你該死，可德斯狠狠的想。到了我非動武不可的時候我會把你拖走。

莉莎用力的踩馬丁的腳。

「好吧，」馬丁說，懂得莉莎的意思。「謝謝你的好意，中尉。我的意思是說如果小姐能肯答應讓我們走——現在。」

「茶房算帳！」可德斯喊。莉莎想法叫她的手不動。牠們簡直有一股擋不住的勁兒要折火柴，扯紙飯巾，把香煙一根根的弄斷。她真正感覺出來她給穿廳裏人的印象。大家都在注視她，接頭接耳……看看我們的莉莎兒。她同時對兩個軍官賣弄。不知將軍怎樣感覺呢。這一個受火傷的是個名飛行員。那個是誰呢？天知道。你在這個旅社裏天天都看見新制服。他好像是個保加利亞人也許是個羅馬尼亞人。他們現在還穿這些歌舞喜劇的衣服嗎？……你知道爲什麼？我從他們一個軍官那兒聽來的；這是國王卡羅爾時代的故事。他自己有很多布廠，他很會做生意，他想賣他的布。所以他強迫每一個官員要二十三件不同的制服預備各種不同的機會穿。那時我們就來了，把命令帶到他們的腐敗的內政去……！不錯，如果我們的羅馬尼亞盟軍在戰場上能像他們能在床上那麼好就行了——

聽，希特勒萬歲。希特勒萬歲。

在她左邊，可德斯正在講新式的 Me-109 機。她的右邊坐著馬丁，非常緊張，非常

安靜，非常和平。她的手在桌子下面找到了他的手就握住了。忽然他挺直，他的嘴唇也發白了。她順着他的眼光看去也吓軟了。這不是別的就是席米特離開寫字台，走到昇降機那兒把「失修」的牌子拿下來。這個牌子已經掛了幾個星期，客人直抱怨茶房直咒罵。現在席米特先生把牠摘下來，又大快人心的把昇降機的門打開了。馬丁站起來。「我們走吧，」他說，嘴唇又硬又白。「我們現在就走吧。」

「我就是等他找錢呢。我給他一張二十馬克的票子」，可德斯說，拿他的煙盒打杯子喊，茶房還沒來之前的兩分鐘簡直像過不完。「現在找回來了。」可德斯說，把找回來的錢塞進皮夾裏。馬丁玩他的把戲了。「Buna seara, madame, multumese」他說，彎下身來吻她的手，再見，手，再見，我所愛的，我們再見吧。

忽然好像什麼東西觸動了這個穿廳。就像有一陣風吹過麥田，一時所有的麥穗都往一個方向彎。也有麥田裏那種低語，漸漸轉高的索索啾啾之聲。所有人的頭都向進旋轉門那來的人轉去，因為這些人就是蓋斯塔布，沒有化裝，樣子很吓人。莉莎認識那個又矮又小穿着親衛軍大隊長制服的人，他像一個帶眼鏡態度溫和的教員，不然——莉莎想——就像一個便祕的耗子。他就是威哈爾·臥勒，漢立姆的上司，有勢力，有威風，可怕。有四個身體結實的親衛軍走來保護他。兩個走到寫字台前好像問問消息。另外那兩個走在隊長後面幾步。

莉莎立起來站在馬丁身邊。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她記得清清楚楚馬丁把安尼瑪麗的故事對她說過。設監獄院子裏有的那種怪味。說安尼瑪麗笑着走上斷頭台，說醫生給她吃了麻藥。她想起這件事想得奇怪，好像在支持不了的那一會工夫她自己就成了安尼瑪麗。她自己被迫着上斷頭台，她知道有些事錯了，一切早就錯了，現在要糾正太晚了。然後這個隊長就朝他們走來，像快車那樣快；莉莎站在馬丁前面微笑好遮掩遮掩，於是她稍微敬個禮就從她身邊走過，橫過穿廳走進昇降機；那兩個跟着他的走上樓，另外那兩個人，一個仍然在寫字台前，一個朝酒櫃走去。坐在門旁穿藍色緊制服的人站起來，樣子像一個急着要搶大骨頭的狗。

「嗯，我們走吧？」可德斯說，他對於這些一點也沒注意。

「是的，我們就走，」馬丁回答。

「希特勒萬歲，」可德斯說，對莉莎大胆的擠擠眼，在他的光禿禿燒傷的臉上顯得怪可笑的。

「晚安，再見，」馬丁說。

「au revoir。」莉莎說，「再見。」

他們走到旋轉門那兒，一點事也沒有。六號茶僮站在那里！這個小頑童的兩肩上負了很重的使命。他把門推了一下，門就轉去了，馬丁順便給孩子幾個錢，敬個禮就出去

了。可德斯轉回頭，又對莉莎擠擠眼，也敬個禮，跟着他出去了。

你對我說多少次的再見了，我的愛？我以後還有多少次應當讓你走，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見你了？再見。我一定劃十字。我爲什麼不給你一件吉物告訴你你再拿回來見我？你把我的心帶走了。給我帶回來吧。請你帶回來吧。

「喂，莉莎兒，」有人叫她。這是斯特坦，堅守信用，接時來接她。他早來了幾分鐘，他剛在親衛軍部開那個頭疼的會議，來了以後怎麼也找不到漢立姆，他對於這兩個懸案有幾句話要問他：丹維茲自殺了沒有？普洛克把他的東西送來沒有？他看見莉莎和兩個青年軍官調情，同時臥勒的來就說明丹維茲的案子已經結束。這就是人生的矛盾，他帶着一個卽景應變外交家的憤慨想。莉莎看着他好像忘了他的名字。

「啊——是你，男爵。你好嗎？」

「我是來代理，莉莎兒，丹維茲很抱歉——他不能送你到劇院去，我的汽車在外面呢。我能送你去嗎？」

莉莎想起將軍就像想起他在一個醫生候診室裏馬馬虎虎看見一本舊雜誌上的一張照片。她也完全忘了她今天晚上還得第一次上演白蒂霞呢。她仍然注視着斯特坦，把他看穿了；他怕將軍的自殺隨時都會傳到穿廳來。

「我們現在走吧？」他問，碰碰她的肘。她拿起手套和袋子站起來，失魂的。她

？到那兒去？到劇院去？不錯。真謝謝你，男爵。不錯，我現在該到劇院去了

四點鐘剛過去，灰色惱人的霧就凝成低雲，雨就下起來，這一陣雨叫人們鬆了一口氣，那種沉重的說不出來的包圍他們的恐懼彷彿沒有了。他們會在半路上停一停，在他們舊而珍貴的雨衣裏打抖，抬頭看着天，暗自祈望黑雲不要散開，雨再下得大點，希望來一陣暴風雨保護這個城。過去幾個禮拜很多小孩子都從柏林送走；這種現象可不好；同時疏散的難民從別的被炸城市無目的飄流到了這裏，他們受驚的樣子，發瘋的眼睛，嘶啞的聲音裏帶來的恐怖就像傳染病一樣使柏林的人都嚇慌了。晚上警報叫的很厲害。談新防空的人很多，人們你指給我我看我指給你許多房頂上那些顯眼的數不清的高射砲，還有那些不吉利的灰色的警報塔。他們研究新防空洞的效力如何，這些新防空洞顯然很快就修好但是功能很大。他們想起來稍微有點高興；因為元首已經把他辦公室下面的防空洞——柏林最好的防空洞——變為一個設備完全的產婦病院了，女人甚至於在空襲時也可以安安穩穩的在裏面生產，德國人對哪一個德國人都特別信任。他從來也沒有叫人當為成熟的，自由的自治的公民看待，他們喜歡享受小孩子和奴隸的假安全。他們的

責任就是作良民，不問，不疑，只要守規矩就行。國家於是就負責保護他們，叫他們安全，健康。僅在這幾個禮拜以來他們忽然覺悟到甚至於德國的警報塔也能不響了，德國的防空洞也能炸壞了，甚至德國的機構也可以搗毀，甚至德國的政府也不是萬能的，就像任何一種不得了的忠誠和信心被濫用了，騙了很久，他們的忠誠和信心沸騰起來了，變成一種發酵的有毒的嘲笑和兇狠的輕視與憎恨。

把莉莎、桃恩送到劇院裏，翁，斯特坦馬上就回到旅社來，預備萬一用得着辦理丹維茲的善後。同時，道林答應往他住的那兒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們討論過把普洛克的非法財產最後決定怎樣處置。斯特坦對於上午會談的結果並不十分樂觀；他覺得很累，很厭倦，有點傷心，也不十分清醒。

一走過那個旋轉門，他渾身都不痛快，他馬上覺得穿廳裏不安得奇怪，他四面看看漢立姆，看不見他，他就到寫字台那兒去問他；那些老人的灰臉好像比平日更灰了阿勒森頓聲說：「漢立姆警長？對不起，男爵，他的消息我一點也不知道。」

多年的辦外交把斯特坦訓練得很知趣，所以他現在不再問什麼。「或者大隊長能夠告訴男爵，」克里伯特補充一句；他的臉色不發灰但是的確是綠的。大隊長在那裏？你能叫茶房通報一聲說我要見他嗎？斯特坦說，漸漸心煩了。席米特，平常那麼能幹那麼熱心的服務人，現在好像神志不清，不回答一句。

「我想我在酒櫃那兒看見過他，」一位先生報告他。「謝謝你，」斯特坦說，並不認識這個醫生，雖然介紹過幾次。那個沒有生氣的愁眉苦臉的老太太穿着一件縐制服拖腳走到寫字台前，放下一網電報。寫字台那裏的人誰也沒有心情詢問最近的消息，儘管她報告了。他們說要有十歲以下的。幼兒都限三日內離開柏林。美國人有一種新方法毀害全球。還能影響四郊。比毒氣還厲害。海倫西有個男子瘋了，把四個孩子和太太都殺了。也自殺了。他們說戈林被捕。他們還沒有捉着雷哲，」斯特坦離開寫字台的時候聽見她直抱怨。他看見威爾特，臥勒在酒櫃一角的小桌子那里，拿着一杯白蘭地在思索，他的面有愁容。

「希特勒萬歲，他們告訴我說你在這兒。我在找漢立姆。你知道他在那兒嗎？」

「他再不會在旅社裏了，」大隊長陰鬱的說。「來，坐下吧。我正要和你談談，丹維茲這案子的初步都是你辦的，不是嗎？」

「不錯，辦得不好嗎？」斯特坦着急的問。

「什麼？啊是的，很好，提到丹維茲，他死了。心臟麻痺。你可以上樓去給他敬個禮。他像個沒皮的雞蛋亂糟糟躺在那裏，這個王八羔子。」

「對於已死的人只有說好話，」斯特坦說，驚了一下。他看慣了，蓋斯塔布各種心臟麻痺和野蠻無禮，但是這回差得太遠。

「只有說好話？你把這話向軍部去說吧，」臥勒咆哮起來。「讓他們點綴吧，榮譽，給他發計開，傳他的美名，寫碑文，這一些事。」

「即使他犯了錯他還是個好軍人。」

「就是你這麼想。那個有罪的王八羔子。他自殺以前把漢立姆槍斃了。你想得出來嗎？斃了他。一個德國將軍把我最能幹的人殺了，又把他從昇降機軸擲下來。」

斯坦坦大吃一驚。他好容易嚥下一口氣。「給我一杯白蘭地。」他趕緊叫茶房。喝完了他才能說話。

「漢立姆就這樣完了嗎？」

「不錯。就這樣完了。今天漢立姆完了。上星期席來伯在米尼池完了。在巴黎自從星期五有四個人完了。挪威我們的人一打打的死了；他們一死，我們不能馬上就送上人去。最近連丹麥人也搗亂了。我告訴你，斯坦坦，簡直沒有哪一天我們的人不被殺的。照比例論我們的損失比軍隊大得多。我們的事比單當一個兵要危險得多。但是如果我這樣想，我還怎麼能保護國家呢？我不知道。所以今天是漢立姆，明天也許就是我了。唉，這整個團體都該死。」

「你怎麼知道這是丹維茲幹的？」

「我清清楚楚的知道這是他幹的。誰還有殺他的理由呢？」

我可以說出很多人，斯坦坦想。但是他保守秘密沒有說。

「我可以猜出丹維茲是怎麼想的，就像我親眼看見他怎麼幹的事一樣，」大隊長說。
「對了，」丹維茲對他自己說。「你把我捉住了，但是如果我非死不可，我就叫你跟我一塊死。」

「這不像丹維茲幹的，把一個人從昇降機軸上推下去。他也許把他槍斃了，不錯。這還有道理。但是那可不對。」

「對。他們現在正驗屍，看看漢立姆身上有什麼東西。我敢說他們一定會驗出他是先叫槍打死的。將軍驕傲得不願意叫人發現他和漢立姆死在一個屋子裏，所以他把他丟出去。地地道道是丹維茲做的事。」

斯坦坦仍然搖頭。臥勒杯裏剩下的白蘭地酒都喝完了。

「嗯，我得走了。去看個究竟。我還有很多事要做。順便對你說，斯坦坦：將軍的死在兩天以前就得公開了。至於漢立姆——他遭了意外。我們會安排一切的。在我們沒有放消息以前我們希望什麼也不洩露。」

「旅館裏的這些人怎樣辦呢？」

「他們都有他們的知識。看門的人在開昇降機的時候才發現漢立姆的屍體。他又很可靠。一定守秘密。」

「聽我說，臥勒，我有個想法，」斯特坦說，忽然得了啓發。馬丁·雷哲，他想。不是猜他藏在旅社裏的什麼地方嗎？如果他真在這裏，他一定絕望得能幹出這件事。但不是丹維茲。不是他。」

「什麼？你想什麼？」大隊長問。就在這時斯特坦又轉了個怪念頭。爲什麼要說呢？爲什麼要操心呢？丹維茲死了。漢立姆也死了。爲什麼還把另外一個人扯進來呢？讓他們死了的躺在那裏吧。或者一個外交家就不願意拉上一些不必要的枝節。再則在腐敗的底下也許還有一點正義感在。「關於丹維茲的葬儀：他要埋在愛蘭得，」他坦然的說。

「不用擔心，」臥勒兇狠的說。「我一定好好給他出殯。或者你也可以說動了我們的元首在他墳上洒幾點眼淚。這樣我們朋友戈培爾就容易解釋一個星期之內我們怎麼就死了四個將軍。上帝，我真厭煩！我不應該喝那杯白蘭地；牠對我的腎臟很不好。但是我非喝不可。看完了漢立姆我實在得喝，希特勒萬歲。」

斯特坦又叫了一杯酒，慢慢的喝，藉此整理整理思想預備和道林作最後一次會談。凡是須要趕快想出樂觀的新主意，動聽的理論時他就要喝酒。但是他想了很久只能想出這麼一句傻話：此路不通，此路不通。無論他怎麼轉他都走進死胡同。此路不通。

他心裏不痛快的看着酒台邊上排成一排的那一堆人，鬧鬧嘈嘈的，快樂的很不正常。他也認識他們。三個羅馬尼亞軍事委員團的軍官和賣酒的那個女人，蒂麗，鬧着玩。

好像他們打賭看她能喝多少杯酒而沒有什麼反應。

「她很利害的，小鬼，很利害的！」

「蒂麗騙人；她把酒都倒進她衣服的V字裏。」

「對嗎，蒂麗？讓我們看看他說的對不對？」

「讓我們派個委員考察考察蒂麗是不是把酒倒在她的衣服裏了。我當主席。」

「你要怎樣，你看見了沒有，我的小豬！」

蒂麗的笑聲好像一個破警鐘的聲音，有點叫人發癢，心燥，粗而動人。她是男的也是女的，她引得大家嘈鬧，開心；她不經意的喝了很多杯，喝完第五杯她真覺得她正像她要裝出來的那麼快樂，放縱，有魔力。斯坦坦再受不了這種歡樂的表現。他把酒台茶房喊來，付了錢就站起來。剛走到門口他差點兒沒有撞倒一個穿黑衣服的小老太太，她站在那裏，又孤獨又猶疑，好像她要走進酒台來，但是又不敢。她像一個一生也沒有在酒台喝過酒的文雅的老太太，顯然她叫蒂麗的舉動吓了一跳，她的胳膊正摟着兩個軍官的頸子，第三個軍官拿瓶子給她喂酒，把她當嬰兒看。

「原諒我，」斯坦坦說，對老太太敬個禮就走出去了。

「那就是蒂麗小姐——在那兒，」六號茶僮告訴老太太。「那就是你要見的人，不是嗎？」

「不錯，那是蒂麗。我一時認不出她了。請你對她說我要見她好嗎？」

「苗立太太，對不對？」

「不錯。告訴她是西姆的母親。謝謝你。」

老太太縮到牆角去等。她乾枯有縐紋的嘴慢慢的抖着，她止不住臉上的抽動。她的手在黑漆衣的口袋裏捏着那個黃星。蒂麗聽見六號給她報信兒就不笑了。「誰？」她說。「苗立太太？誰是苗立太太？我不認識什麼苗立太太。問她有什麼事。你不知道我忙嗎？」

「她叫我告訴你她是西姆的母親，蒂麗小姐。」

「誰？」蒂麗又說。她放下酒杯，把兩個軍官的手甩下來。「真把我抓得這麼緊，」她生氣的說。她理直了頭髮，把衣服往膝下拉一拉。「不是西姆的母親吧？」她柔聲說。「不是西姆的母親吧？」

「她今天一直在找你，」六號說。「那就是她，在那兒。」

「天，天，」蒂麗說，把他推到一邊離開酒台。她的面色在粗俗的紅色下面發灰了。

「是你！」她低聲說，和這個老太太面對面的站。「我還不相信呢。你不應該到這兒來。」

「我明白，蒂麗。但是我非來不可。」

蒂麗仍然盯着西姆的母親。那是克內，一九三一年給她做的衣服呢，她想。這套衣服就能告訴我。但是，天，她的樣子多不同了，——西姆的母親點點頭，怪樣的張開嘴，這就是微笑的意思。「不，蒂麗，」她輕輕的說。「我們變了，我們兩人都變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呢？」蒂麗問。

「關於爸爸的事。我在這里不便說。」

「你不應該來，」蒂麗又說。她想了一會兒，而老太太的眼睛一直看着她。「到我的寢室去吧，」她最後嘆口氣說。我希望不要因為她在這里就有了麻煩。謝謝天，她還不像猶太人，她想。西姆像，活靈活現的，巴羅其爸爸也像。但是媽媽總可以當個亞利安人過去了。「不要坐昇降機，」她說。「我們走上樓吧。」

打開房門，蒂麗真恨她的猴籠。她恨不得把牆上掛着的照片都扯下來，把空瓶子都藏起來，把那種賤香水的和昨晚上淫樂的臭味都趕出去。她把她的寬袍擲在一堆髒麻布的襯衣上，把一堆烟頭從小窗戶倒出去。

「多精緻的屋子，」西姆的母親說，失魂的客氣樣子。

「啊，忘了這個屋子吧。坐下來。告訴我你幹麼來的。說吧。鬆快鬆快吧。你要喝

點什麼嗎？——不？吃點什麼？一杯開水？」蒂麗說！她怕老太太這時會暈過去。

「我很好，別擔心，蒂麗。你是個好孩子。還那麼漂亮，」巴羅其太太說，在蒂麗的粗糙的臉上找她從前認識的那個年輕女孩子的影子。

「巴羅其爸爸怎樣了？」蒂麗問。「上帝，好久好久了，不是嗎？簡直有十年了。」

「不錯，簡直有十年了，」巴羅其太太說，停頓一下。「爸爸病的很重，蒂麗。所以我才來找你。只有你能幫助我們。」

「你要錢吧？」

「不，孩子，不，蒂麗。我不是到這兒來拿錢的。你明白我會遭到什麼事如果我在非猶太區被捕了——沒有佩這個黃星。我不會單爲錢冒這個險，」巴羅其太太柔聲說。就是火綫上的軍人，叢林探險的人，到高氣層去試飛的人也用不着有她這次到旅社這個被禁區來冒險那麼大的勇氣。這一回她在她幾年沒有看見的街上走，在那些不被驅逐的人中間走，他們並不知道她烙上了黃星的印子，巴羅其太太覺得自己是隱身的陰魂，從那個世界轉回來，在從前她活着的那些地方上面飄着。蒂麗伸出手來摸摸西姆母親的手，像人家所說人在臨死時候那樣發抖的手。

「爸爸是怎麼回事？我怎麼辦呢？看他去？這可不容易，你知道。」

「爸爸胃上生了毒瘤，他又不能死。我們找不到藥。蒂麗，我們找不到醫生。柏林一個猶太人也沒留下。也許有一二十個，但是我們不認識他們。我們是最後剩下的猶太人了。你不知道是什麼意思！誰也不幫助爸爸。他躺在那裏直叫疼。成天成夜的叫，一直到沒力氣叫了才停止。他暈過去一會兒，於是又疼醒了；於是又叫起來。只要能休息！他能睡覺！但是我們沒有藥。我不是想對你訴苦。我不想麻煩你。但是，蒂麗，你從前總是那麼好那麼和氣那麼肯幫忙的孩子。我必得來找你。你記得西姆害腥紅熱的時候嗎？一個大人還生腥紅熱！醫生不讓你進去看他你還和醫生吵，於是你和西姆在一起，幫助我看護他，你老裝傻子，給他開心。西姆從來也沒有像他得腥紅熱時候笑的次數那麼多。他常愛說起。」

「我並沒有傳染，你看，」蒂麗說；「沒有關係。我小時生過一次，所以我就不能得兩次了。」她溫柔的微笑回憶過去；她還能聽見她和西姆在她床邊桌上玩骨牌的聲音，她拿條匙喂他牛奶粥，逗他，因為他在病中長了滿臉紅胡子。巴巴羅沙國王，她叫他。

「你很想念西姆，不是嗎，蒂麗？」巴羅其太太說。「我知道你比我的想像的清楚得多。他總說到你。他非常愛你，談話談上個半鐘頭他就不能不提到你。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叫他娶你。『不論我願意不你都能娶她，』我告訴他。『先去娶她吧，不要再問什麼了，』我對他說。但是爸爸却反對。你知道爸爸是怎麼一個人；他希望西姆和一個猶

太人結婚。他總找兒媳婦，但是西姆把她們連一眼也不看。他要你。或者爸爸對了。如果你嫁了西姆你今天到那兒去呢？但是他從前沒看的這麼遠。我只希望西姆快樂。他和你在一起一定快樂。」忽然她怕說錯了話。「你不會恨爸爸不叫西姆娶你吧？」她懇切的問。「如果你看見他受罪，蒂麗——那比約伯所受的罪還厲害。」

蒂麗搖搖頭。她一直愛西姆她也喜歡他的母親。她不大關心巴羅其爸爸，他也不關心她……他幹麼不自殺呢？如果真病的那麼重？她想。

「他太弱了，」西姆的母親說，好像她聽見她大聲問她。「我們甚至連個可以跳出去的窗戶都沒有，我們住在一間地下室。你想像不出他多弱。他求我殺了他，不僅一次，而是一千次。但是我怎麼殺了他呢？我是個懦夫，蒂麗。也許我是個懦夫。我不能拿把刀子割斷他的血管。我從來不敢殺隻雞，我怎麼能殺我的丈夫呢？如果我們有藥，不錯。如果我能叫他安眠——我自己也安眠——」

「路莎不能幫點忙嗎？她不能找醫生嗎？她因為她的工作她認識很多醫生。不是嗎？」

巴羅其太太盯着蒂麗，她靜靜的笑一笑，臉上抽得更厲害了。

「路莎？你知道她怎樣了嗎？他們早送她到波蘭去了。」她最後說。

「幾時？」

「一年半以前。我們從來沒有接到她的信。我們推測她死了。」
別打擾我吧，蒂麗背叛的想。我不願知道這一套。我不願聽見所有這些猶太人不幸的這一套。那是你們的事，不是我的。我有我自己的困難，啊，我沒有嗎！我的生活可不是甜蜜蜜的。

「我不願意化費你的時間了，」巴羅其太太說，因為她受苦她就就很敏感。「我只是來和你要幾丸安眠藥片。我記得你從前用過。我那時想像你這樣好姑娘不該吃牠。但是我在急時就想起牠來，我告訴爸爸說我一定來找你，求你給幾丸。找到你真不容易，」她說，陰慘的笑一笑；「但是你一定驚訝還有那麼些人對我們老猶太人那麼好只要他們敢，我是說。我在你最後住的那裏得到了你住址。我從今天早晨就出來了，真不好，他自己一個人在家成天成夜的叫疼。但是我答應帶幾丸安眠藥給他好叫他睡幾小時。沒有藥我不能回家，你明白這一點，蒂麗。」

「但是我一丸也沒有，我——我好像很累！無論如何我得很晚才能睡。我是——是旅社裏的交際人物。接待那些放假回來的官兒，你要知道。不，我現在再不吃安眠藥片了。」

「我知道。但你能找幾丸嗎？我找不到，但是也許你能在藥房裏找着——」
「我可以求醫生給我開個藥方。他們現在總先大驚小怪的然後再把這一類的藥給你

。我想我們的軍人需要很多藥品。但是我可以想法跟醫生談一談。」

「蒂麗，蒂麗，只要你能這麼辦！只要爸爸能睡覺！啊，我的好孩子，我早就知道你不忍叫我們完了。」

巴羅其太太出來的時候跟自己說好不抱怨，不哭，不爭吵。她早就不能哭了。苦難的最深處是沒有眼淚的，只有一種凍住了的，麻木的乾枯。

「我也給你帶來一點東西，」她說，想微笑，想作個最文雅的太太。「我想你也許歡喜牠。這是西姆三歲的照片。」

「謝謝你，」蒂麗說，接過那張照片。這是一個嬰兒的一張舊了的快像，他坐在草地上，前面擺個木頭獅子。當蒂麗毫不感動看着牠的時候，她又改了念頭……不錯，我想我可以跟醫生要：也許她需要多少我就能要多少。足能叫他們兩個都不受罪了。可憐的媽媽。他們對待他們真對待得太可怕了。我真高興西姆沒有活着受這種罪。他死了倒好，他們一定也把他送到波蘭去了。現在讓我想想吧。路莎怎樣了？如果我能給他們安眠藥，那我就對他們做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了。他們也能給我點什麼，他們不能嗎？她把她的鞋子都帶到波蘭去了嗎？我敢說她沒有。我敢說她在那里準用不着這些漂亮的高跟鞋，她剛剛買來，西姆就出事了。要她的鞋不十分妥當，不是嗎？不，不好。但是，天，世界上有多少事都不好。誰對我也沒有好的要命。我準知道如果媽媽知道我需要鞋

她一定非常樂意給我。如果我知道他們送路莎到波蘭去，我早就把牠們買來了。實際上我給他們安眠藥，另外再加上錢就行了。自然，如果他們安眠藥夠用了，他們就不再需要錢了。……

「聽到路莎的事我真難過，」她說。「但是也許事情只像你所想的一半那麼壞。有一天她總會有信來，一切都轉好了。」

「說到安眠藥，」老太太說。「我離家很遠，我希望天黑以前就能回到家。」伸在她面前的那條路充滿了危險，好像她非得經過的黑曠野一樣。

我喜歡路莎就像喜歡我親生姊妹一樣，蒂麗接着想，現在她像一個饑餓的貪婪者那麼固執的，照她所想的想下去。我們很多地方都相像。身段相同，興趣相同。我們常能換衣服穿……

「你想拿多少安眠藥片呢？要好多片才能止痛，才能叫他睡覺？」

……路莎把她的東西都帶走了嗎？他們送他們到波蘭的時候不許多帶行李，我懂得。如果他今天晚上能睡覺就好了；你不會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如果他能一整晚上胃不痛——」

蒂麗最後跳起來：「告訴我，巴羅其媽媽？你還有路莎留下的什麼東西嗎？衣服，

帽子，鞋？」

「什麼？你說什麼，蒂麗？」巴羅其太太問，莫明其妙。「路莎的東西？沒有，什麼東西也沒留下。我們——我們得把東西一樣樣都賣了。你知道，甚至於像我們這樣兩個老猶太人也得吃飯。我留下她一束頭髮，還有我給你的那個照片就是那個孩子們留下的東西了。」

「好——沒有什麼關係，」蒂麗說，巴羅其太太看着她，不明白她這句話是怎麼來的。蒂麗忽然又轉了念頭。她站起來拍拍巴羅其太太枯瘦的手。「我高興你來；我實在高興，」她愚蠢的說，在油膏塗抹之下，她粗野放縱的生活之下，十六年前少女的臉就現了一現。她說不出使她變形的是什麼。是因為有人求救，有人相信她心好，能作好事這就是菲維她，從一方面說，不是嗎？她不想鞋子了。

「在這兒等等；躺一會舒服舒服吧，不要擔心，」她說。「我去看看怎麼給爸爸找點東西來。別着急，別駭怕。我知道你一定平平安安的回家。」

是的；小毛孩子，她對自己說，一邊走去找醫生。走到前面去，慷慨點。你是有犧牲精神的，不是嗎？一會你要犧牲一點了。去破壞這個糟法律吧。把你的頭放在斧子下面救一個老猶太人吧。雖然他甚至於不願意我嫁西姆。

十四

「現在覺得好一點了嗎？」醫生問，一面搖搖幌幌走進吉弗若·尼古拉斯的寢室。這時天不大黑，但尼古拉斯還沒有開燈。他坐在涼廊的臥椅上聽雨，毯子拖到下巴上，他的冷冷的手靜靜的放在膝上。

「不錯，謝謝你。很好，」他說。

「吃過我給你的藥你休息了沒有？」

「多少休息了一下。我就坐在這兒，想。」醫生在毯子底下摸着尼古拉斯的手腕，按着他的脈。脈跳得又弱又亂，但是不比平時壞多少。

「我想你的廣播詞一定整理得很好了吧？」

「自然。」

「你今天上午十分不好，你知道吧。」

「不錯，但是我現在實在覺得很好，謝謝你。我今天上午受了一點刺激，但是我現在完全好了。」

醫生開了電燈，觀察尼古拉斯的臉。「一會給你注射一針好預備你廣播，」他說。他放下藥箱把注射器拿出來，小心的把清清的藥水吸進針裏。尼古拉斯把毯子剝下來，站起身走到屋子裏，把通涼廊的木門關上。他挽起袖子，醫生把針扎進他蒼白的肉裏。「現在躺幾分鐘吧。」他吩咐。

尼古拉斯在床上伸直了，看着醫生把用具都裝好。「待一會兒，醫生，」他說。「我有幾句話要問你。」

「但是時間不要太久，」醫生說，拖一把椅子到床前。「我得去照看我們的詩人。他今天早晨喝得大醉，需要人看護也需要朋友的勸導，不然他就會把屋子裏每樣傢俱都毀了，也把他自己的頭砍了。」

尼古拉斯笑了。「這是他解脫自己的容易辦法，」他說。

約瑟，可尼格好像很以此驕傲。「至少我灌醉了，」他對我說。「但是尼古拉斯沒有喝醉就這樣了。」

「意思是說我怎樣了？」

「一切都肯接受，我想。」

「我今天稍微思索了一番，」尼古拉斯說，望着天花板。「我今天知道風浪怎樣了——是不是還像我所想那麼大。」

「你身體並不大好，尼古拉斯，我相信你的心臟受不了冒着風浪游泳。」

尼古拉斯坐起來，盯着醫生。「你想我這樣有心臟病還能活多久呢？醫生？」他問。「我知道當醫生的很恨這種問法。但是請你別說假話。」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尼古拉斯。或者你明天就入土了，或者你活到七十。這有什麼分別呢？或者我在樓梯上跌死了，也許那個老給你送報的那個結實的茶僮今天晚上空襲時就死了。在這番年月死變得又不關緊要又平常了。現在各處都有人得了最慘的死。」

「你見過很多人死嗎，醫生？」

「不錯，很多，很多。你知道我參加過上次大戰。我也要參加這次大戰。」

「我從來沒見過誰死。一個作家多少不該如此。告訴我，醫生，那是怎麼回事？壞不壞？」

「不錯，夠壞的。但是自然也分幾等。如果你想叫人對你說死帶着翅膀和音樂來了，而你又從柏樹門穿過去就行了。你頂好還是去問可尼格。他是個詩人。我是個醫生，我只能告訴你死了不好。但是，留心，尼古拉斯。死絕不會像生那樣壞，死了就沒有比較，一點不用比較。誰要能受得住生的捉弄，剝削，他就能把死當作一付痛快的瀉藥。」

「奇怪。我從來沒有這種看法，」尼古拉斯說，又靠回去。那一針注射真有用，他現

在覺得舒服了。他對着天花板微笑，一面心裏在想點什麼事。「我好像把生的快樂估計過高了，從我十二歲作小孩子時候起。你知道，我從前百碼賽跑得了第一，但是在離決賽繩子五碼的地方就暈過去。從此以後我就再不賽跑了。」

「心臟病，自然。但是好好的保養你能活到七十。」

「不錯，哈烈街（註）的聖者們都這麼說。這好像是一個國際格言。但是奇怪這句格言會對一個小孩子有什麼影響。」

醫生玩弄他的箱子裝着聽不見。一個英國人難得吐心事，所以他非常希望不打擾尼古拉斯。

從那次以後就是我和心的鬥爭，和它游泳。我不能游泳，我不能跑，我不能和一羣小孩子玩！他們連蟋蟀都不許我玩。我只能和我的心玩，叫牠屈服，結果我贏了。別的孩子自自然然就活着了，但是如果我能活，這就是一點可驕傲的事。現在比從前容易活了，說實話。不玩，不關心，不抽煙，不喝茶，不喝咖啡。沒有刺激，沒有一樣過份的事。我在繭裏活過，但是還活着。我戀愛的時候我想這就是我的末日，這原是那麼過份刺激不得了的事。我怕牠，想法一點點慢慢的吸收。自然那個女孩子對我厭倦了、輕輕的丟了我。甚至於這樣我還活着未死。天，我多驕傲啊，我把愛情都踢出我生活之外了

（註）倫敦名醫聚居之處。

，誰也不會像一個病人硬要活下去那樣絕對的自私，不近人，驕傲，自然也孤獨。」

他閉上眼睛，醫生希望他會休息一下。他站起來，用脚尖走到門口；但是尼古拉斯又談起來。

「戰爭開始時候我還在維也納治病呢。他們把我俘擄了，和我訂了這個簡單的小交換條件。不廣播沒有藥。我答應了因為我決心要活到七十。我自己心理也在戰鬥，我正要勝利了。」他睜開眼睛對醫生友愛的笑一笑。「這些事情都過去之後你來告訴我，人生不該有苦惱，不是嗎，醫生？」他胡謔起來。

「我不是說一個人活多久的意思。而是說一個人在死的時候算算他一生作了什麼大事。長命也好短命也好——不過是相對的罷了。而你一生所做的却是絕對的，醫生說，如其是對病人說話不如說是對他自己說。尼古拉斯把他的話想了一會兒。

「不錯，」他然後說。「對，醫生。你的話說得很聰明，不是嗎？」

醫生走了以後，尼古拉斯仍然躺在床上想。他老在笑，很喜歡頭暈給他帶來那些圖畫。六點剛過阿道夫就進來把馬丁如何逃走的事詳細描寫給他聽。這是一場美麗的玩笑，是他的玩笑，他的主意，他的靈機。他躺在床上，細細的想馬丁的每一個動作，喜歡這點矛盾，大胆，在蓋斯塔布面前把一個逃犯送出的淘氣的勝利……他們真傻，對一個穿看門人制服的人欠身敬禮，他想，渾身都笑溫了。這是我作的，他想。我又病又弱又

儒怯，但是我幹了這件事——我又跑第一了，他想。他所不高興的就是他不能把這個笑話告訴任何人。他想，這簡直是我記憶中有興趣的一段。只是我簡直不會有時間把牠寫下來。不、簡直沒有，過了今晚，他告訴自己，仍然輕輕的笑……他覺得自己好的不得了，而注射不過有一部分力量吧了。他時常總覺得對不起自己，甚至他沒有作納粹俘虜的時候也這樣。但是今天晚上他一點不覺得對不起自己。

他合上眼睛，休息了一會，半睡半醒。想着那些事，微笑着。有人小心開門的聲音把他驚醒，他猛然坐起來。

「是我，尼古拉斯先生，」蒂麗儒怯的說。

「誰叫你看我的？」他問，聲音不免很尖苛。蒂麗的來訪常常打擾他，但是再沒有像這回這樣打擾他。

「我在找醫生。我想在你廣播之前他一定在這里。」

尼古拉斯對於她的話沒有什麼可說的；他又合上眼睛。蒂麗看看他板起的臉，挪動她的身體，不知怎麼好，和這個病英國人在一間屋子裏她覺得是安靜的天堂。她願意把頭髮貼貼他之類的事，但是她不敢；他們之間還不能有一點摸撫的溫存。

「你不知道他在那兒嗎？我是說醫生。」

「不，不知道。」

「但是你今天又犯病了；六號告訴我。不能叫你獨自個兒。」她說。
尼古拉斯勉強的睜開眼。「謝謝你，佛羅倫斯的夜鶯，」他說。「我不要人陪伴。」

「你恨我，不是嗎？」蒂麗靜靜的說，往前走一步。尼古拉斯沒有看她，但是他什麼都看見了：胸部，臀部，頸子，胳膊，整個疲乏的，破爛的，陳腐的，而又撩撥人的引誘力。「恨？不像這麼簡單，」他嘆口氣。

「但也不那麼複雜，」她說，把毯子拉到他肩上，漠然有所思的拉直了牠。「你是個男人，你有時也會需要一個女人，你恨我因為你只能得到我這個女人，因為你需要我。你明白不？」她這樣結尾；她在毯子頭上的手仍然暖和他的放在他的胸上。這是一隻平平常常的手，不小不細，短短的手指，一個看起來很貪婪的大姆指。但是她的手多少總有表現點孩子氣和天真。尼古拉斯把牠推下去。

「啊，蒂麗，你變得把兩性間的複雜關係看得這樣清楚的驚人，以前你都經驗過些什麼事啊，」他說，對於她的分析有點高興但也有點感動。

「你總高高在上和我說話好叫我害羞，」蒂麗抱怨。尼古拉斯忽然覺得有點可憐她，就像在他們奇怪親近時候他有时感到一點安樂和安慰。

「你聽我說，蒂麗，」他苦心的說。「我並沒選你為伴侶；你就像我所討厭的一次

交易一樣投入我的生活。你甚至於不懂得我的戀愛方式就是這麼拘緊。所以我們不必再談這些了。」他願意剩下自己個兒好決定他的事。她一來把應當仍然平靜的，清晰的都弄混了，弄髒了。

「你討厭的一次交易？你從來也不想我覺得這次交易怎樣嗎？」蒂麗問。

「我想得出你想像我這麼一個無情的人，你在別位先生那兒得慣了的報酬和關照一樣也不能給你。我只希望蓋斯塔布好好報酬你，因為你來探查我的寢室和我的思想。」他說，現在又不耐煩又頭疼。

「蓋斯塔布和我都沒有關係。我喜歡你，你不同於別人」。她說。聲音像催眠但是很親切。尼古拉斯不理。

「我們別動感情，」他說。蒂麗不管他的諷刺，只想她自己的。

「我常常想作家都是怪人。但是你一點也不怪。你還把我當作人看。你不停的問我怎麼落了這種下場。」

「如果你不在乎，蒂麗，我聽見過很多像你這樣的女人講她們怎麼落了這種下場呢、」尼古拉斯說；於是瞟一瞟她的臉，他補充一句，更溫柔一點：「對了，蒂麗，你怎麼落了這個下場呢？」

蒂麗微笑起來。「你知道莉莎·桃恩嗎？」她問，尼古拉斯不容易懂得她怎麼忽然

轉了這個灣子。

「你是說那個女伶嗎？我在報上看見過她的照片。爲什麼？」他問。

「我們的照片同一天登在報紙上——幾年以前。莉莎就是給元首獻花的那個女孩子。我就是他們趕着穿過大街頸子上帶着「我和一個猶太人睡了」牌子的那個女孩子。所以她現在就是大衆的情人而我就成這樣了。你是個作家，尼古拉斯先生——現在去寫這個故事吧。」

蒂麗說完了，屋子裏就安靜得有點顫動。尼古拉斯站起來驚奇看着她；他又覺得心跳了。而現在他想着她手遮着的臉。

「說下去，再多說一點，蒂麗」，他懇求，不知道怎麼說好。

「的確，我和一個猶太人睡了，」現在是她第一次講這回事，西姆又出來了，他們帶他到集中營的那一天又回來了——太清楚太近了——結果只有宣布他犯罪的明信片和他骨灰的盒子從集中營拿回來；巴羅其爸爸在一個破地下室裏叫疼，巴羅其媽媽穿着那件講究的舊衣，在等一付安眠藥，路莎正往波蘭走，而她自己，蒂麗，大旅社裏最快的侍酒女人。她站起來在這小屋子裏來回的走，她應該想哭，但是她忘了怎樣哭。她心裏只有那種乾的，熱的，怒的絕望，尼古拉斯能了解她。

「不錯，尼古拉斯，一切就是這麼開始的。他們就是這樣開始壓迫我，逼我們幹他

們所要的事。於是你就往下落，落——像在一場惡夢中落下去。而莉莎就往上昇，昇——一點不受壓迫。但是你等着看吧。有一天，也許，他們給她頸上掛一個牌子，上面寫着「我和一個納粹睡了。」那就比和一個猶太人睡還要壞！」

她痛苦的動人的絕望湧起來，像一個巨物破裂了，把尼古拉斯從安靜中打醒了。「啊，蒂麗！」他說。「啊，蒂麗，你爲什麼從來不對我說呢？」。她就揉她那雙乾燥的紅眼，轉過頭來對着他。「你爲什麼從來不問我呢？」她回答。尼古拉斯，又後悔又同情又爲應當做而免不了失去了一切而難過，他把手伸給她。

「我們可以做朋友，蒂麗，」他說，因爲憐憫和悲哀就說笨話。蒂麗立刻抬起頭來。她抓住他的手用臉把它擦了一會兒。她把頭髮推到後面去，拿出手絹來擦她的乾眼睛，於是又微笑起來。她坐在靠床的那個椅子上，交叉她的腿，她的身子隨意取個什麼誘人的姿式。「現在做朋友還不太晚吧，是嗎？」她說……對了，尼古拉斯想。他也微笑起來，人生到最後一分鐘仍然很奇怪，他想。在我所有要丟下的東西之中，這個小妓女將成了我最不忍分離的人了！多麼矛盾！多麼嚴重的笑話！蒂麗，很懂得觀察男人的臉色，帶點得意的說：

「你知道嗎？你真關心我；你從前自己還不知道呢。從現在起一切都會好得多了！對於我們兩個人。」

在這一會兒工夫裏她滿得意，暢快得忘記了一切——甚至於她該要一雙新鞋了。但是就在這時尼古拉斯從她的腿看到她的腳，看見了她鞋子上的洞，這些洞她總是難過的，害羞的想法藏着不讓誰看見。

「啊，蒂麗，我的孩子！」他溫文的說。「啊，蒂麗，你的鞋子！」

這使她從夢般的心情驚醒：她不由得把腳放在椅子下面，怒氣的問：「我的鞋子怎樣了？」

「破了，破鞋！」尼古拉斯說。「上面都是洞，快碎了。你該買鞋了，蒂麗。」他心裏充滿了憐憫，他不僅指她的鞋說；他是指一切說；蒂麗的一切，他自己，他自己的。她於是臉上就發出暖光；她的臉上像一朵花開了，在他的憐憫上面飄着一朵粉紅的百合花。

「怎麼，尼古拉斯先生！」她低聲說。「無論那個男人都對我說這句最動聽的話。」

於是燈火的時間過去，外面的燈自動的熄了。尼古拉斯想起他的廣播，蒂麗也想起她得去要安眠藥。但是甚至於她去了以後，屋子裏好像還不安靜，到處都是奇怪的氣味。雨聲輕輕的敲着涼廊的小頂，上面的銅蓋早就拿下去了。尼古拉斯又在床上伸直了，想法集中精神，……讓我看看這張草稿裏有什麼毛病沒有，他對自己說，一面把他夜桌

上燈底下的紙片拿出來再研究一次。

「……我們的敵人真以為德國的士氣因為空襲就不振了嗎？他們告訴你德國在衰落了嗎？說德國人漸漸厭戰了嗎？他們以為這個國家就像一個醉薰薰的好勝人幾下子就打倒了？他們真以為德國人民就會放棄了戰爭也不等在這次決戰中得到總勝利？不，不，永遠不能！不要相信。德國仍然很強，並且，比一九四〇年春天更強更堅決了，……」

他們真了不得，這些德國人和他們的宣蓄，他想。這上面的漏洞大得能伸進拳頭了。今天晚上這一定有熱鬧看。

七點一刻，三個德國技術員就來把無線電裝好，來回的在屋子裏忙。威德曼晚來幾分鐘，像平常那樣緊張得發狂。可憐的威德曼先生，雖然他不用作別的只在坐着聽着就行了，每次廣播之前他都怕的不得了。

「靜一靜，靜一靜；看上帝的面子，」尼古拉斯對他說。「一次廣播沒有那麼重要。」

「別小看了你自己，尼古拉斯。你的廣播非常重要，我要嚴肅的負這個責任。」
「你真相信宣傳嗎？」尼古拉斯說，因為打了一針就有精神，快樂。「我不。我不相信宣傳有什麼價值。去過紐芬蘭嗎？或者你聽人說過那裏的土人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還

是非常好吃人。在每次戰爭之前，參戰部族的戰士都化費時間畫吓人的怪臉。這漸漸就變成一種藝術了，每個戰士都得勤苦學習，他們管這個叫「哈卡」。你還能想出比兩個兇殘、野蠻部族，對面伸舌作鬼臉好，既得敵方投降再蠢的事嗎？一切宣傳都是如此；互相作鬼臉。但是我要告訴你，在紐芬蘭沒有那次報告大意說那個鬼臉做得好就得勝了。總是人較多武器較完備的人最後把敵人煮好吃了。」

「不錯：我們的人數較多，」威德曼說，叫尼古拉斯有點難懂的一番話說得不知怎麼好。「只要你不是對我撒謊就行了。」

「如果你原諒我，我得去收拾收拾，」尼古拉斯說。很高興走進浴室裏去。他刮臉，把頭髮刷到後面去，穿上他的短上衣。平時這樣他心裏多少有點累，但是今天晚上他滿不以爲然；真驚人，他的心臟病變的這麼不關重要了。

席洛伯上尉這時到了，他是戈培爾的人；是廣播的真正指揮人，是個胖的像個球，對人又和氣又喜氣洋洋，但是今天晚上他有點拘板了。今天整天都是一大堆壞消息，

這個德國使者完全咀嚼了以後就消化不良，大便不通了。宣傳部一旦沒有領袖，指揮就亂了不統一了，出了幾次大錯，大家都密傳戈培爾的勢力就要完了。跟別的德國人一樣，席洛伯上尉也是工作過度，勞碌時間太多，睡得太少，再加上營養不良，和永遠着急得發慌。像他這樣地位的人作錯事可真危險。但是，最近幾星期以來越來越混亂，簡

直就分不清什麼是錯什麼不錯，誰在勢誰不在了。換句話說，該去巴結誰，該把誰踢出去了。

「今天晚上我們明星的嗓子還和平時一樣好嗎？」他問，圍着尼古拉斯滾動，拍他的肩膀，想溫暖溫暖他好讓他工作。播音器試過了，這個結果會成了瘋人院縮影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好像這五個人一動手就把外面整個發神經病，充滿了災難的世界都帶到尼古拉斯這間修道庵來了。他們叫，吵，生氣，不耐煩。洗不乾淨身體的臭味，席洛伯咬指甲，扯頭髮想裝得快樂。只有在廣播開始的前五分鐘這種吵鬧聲才平靜下去，尼古拉斯仍然安靜不作聲，奇怪的彎着腰，現在站起來，打開這份草稿。

「都準備好了嗎？」席洛伯問技術員們。他們點點頭，照指揮的個人站在個人的位置上。

「預備好了嗎，尼古拉斯？」

「是的。預備好了，上尉。」

「別忘了提高嗓子說，」如果那一天來了——「你知道在什麼地方嗎？」威德曼啞嗓子小聲求他。

「是的。」

席洛伯看着手錶。尼古拉斯走到播音器後面。安靜。注意。再過一分鐘——三十秒

了——四十秒了……

只有說話前的十秒鐘，他的心病又來了。這就像有個兇猛的小獸長在他的胸裏，預備跳起來。

「注意！開始！」

「——每星期一我們都照例把一個老朋友，我們的客人，你們的同國人，古弗若，尼古拉斯帶來對你們說話，」席洛伯重重的說。「以一個作家的分辨和了解，尼古拉斯觀察了德意志的日常生活，首先把他所看見的，他所想的報告給你們。現在尼古拉斯就從柏林對英國廣播。」

席洛伯走回來，尼古拉斯把播音器昇到他嘴前……現在看着能作什麼怪相吧，他想。

「我又對你們談話了，一個英國人對英國人說，警告你們，你們報紙雜誌和政府所散播出來的謠言。德國和從前一樣強……」

……從柏林往英國廣播，英國。英國在那兒，牠這一點鐘怎樣了？這個堡壘，是自然爲她自己修起來的，好防止疾病和戰爭——這是莎士比亞說的，不是嗎？這些生來就快樂的人，這個小世界……不，我不知道英國現在怎樣了，但是一定還像莎士比亞眼中的英國一樣——不然早就完了——這個生來快樂的人——這個小世界——牠現在怎樣

了？這塊受祝福的土地，這塊地方，這個國家，這個英國。謝謝你，莎士比亞老人，現在我又懂得牠了。你們聽我說話嗎，你們在那裏的，生而快樂的人？請你們聽我說，不要厭惡的關上無線電，稍微忍耐一會，我有話對你們說。我對真空說話，很多次，每一次都是。我從前所想的你們，不是現在真正的你們，不像我應當那樣確定堅決的想到的你們。不是爲了我可以看見你們的臉，聽見你們應對我說的話，不是爲了我就能給你們留下印象。我從來也不像一般人所認爲英國人那樣頑固的 愛英國。不錯，我是個拔了根的放逐者，但是無論如何，和你們同種？……

海峽上有一層薄霧，海上生滿了洶湧的小波浪，但是幾百尺以上的空氣又清又乾淨，叫上升的月亮照得半透明。岸那邊就是英國。這個受祝福的地方，這塊土地，這個國家，這國英國。他們從那邊來了，又小又快，好像一羣小蟲子迎着月光爬過來。經過霧，水，月夜，他看見了現在的英國了。他自己的國家，他早就認識了的人民，在這次戰爭中長大的人民他不認識；但是他知道他們是英國人他也是英國人，所以他們的體格性質相同。結實，長壽，不可燬，講求物質的。乾淨，儉樸，遲鈍，幽默，不作做，古怪而莊嚴，暴戾而安靜。勇敢得他們從來不想到勇敢，說到牠的時候更少。生來就正直，就像你生出來就長了眼睛，平手腳一樣。這羣生而快樂的人……

這就是尼古拉斯在他必得要把那張沒意思的草稿趕着念下去的時候他心裏所想的。

席洛伯上尉看着他推推他的肘，威德曼生氣的對他作三勢叫他慢一點。還有七分鎊的廣播時間：他把念完的那張紙丟到地上，又念下一張，慢了，提高了嗓子。

「我們的人民真以為德國的士氣因為空襲就被壞了嗎？牠們告訴你們德國衰弱了嗎？德國人漸漸厭戰了嗎？……」

古弗若·尼古拉斯深深吸了一口氣，放大了嗓門。「是的，是的！」他喊出來；「這是一隻往下沉的船了，牠就要完了！再來飛機，再來炸吧。這都是實話！猛炸牠們——牠們簡直完了——再來幾下我們就得勝了！」

他原先把這個算好，他算得很對，席洛伯和威德曼要幾秒鐘的工夫才能一塊來制止這件意料不到的，不可相信的事；在這幾秒裏就足能叫他把他的話廣播出去，最後報復一次。警報就在這時候響起來，好像是來給他們湊熱鬧；旅社屋頂上有一個警報，牠的聲音大得連這所屋子的牆都震得發抖，一切都淹沒在這鬼哭狼號的聲音裏去了。警報聲音越來越多，是一個刺耳哭叫發瘋的合唱，表示了恐怖。尼古拉斯把播音器拿得挨近嘴邊繼續對英國說實話，這時席洛伯和威德曼互相對着叫喊，又對着他喊，傻里傻氣的把播音器拿開，把他推開。一個技術員跳過來把尼古拉斯的臉打了一拳；這就像他腦袋裏什麼東西爆炸了，同時他又看見有光閃了一閃。於是血就暢快的從他鼻子裏湧出來，他的腿站不住，咕冬一聲倒下來。警報吼叫得發瘋，聽得全城都驚怕，逃走。

在倒下來的前一秒鐘，尼古拉斯看見這五個人在屋子裏急得亂跳，樣子真古怪。有一個對着他的臉什麼壞話都罵出來，另外那個——現在黑得認不出他是誰——他躺在地板上的時候踢他的頭：「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警報一響我就把他打死了。」

於是天黑了，滿處都是綠的黃的、橘黃的流星落下來，古弗若、尼古拉斯動身回家

十五

空襲發揮了牠的全力。爆炸，破裂，門欄震落亂雜的聲音，倒塌的巨響，槍彈和榴霰彈的尖叫，玻璃不斷碎落；藍的，黃的金紅的，大紅的火焰燒成巨大的花，一堆堆的土，碎瓦，斷木頭都衝到天上去。牆倒了，鋪路溶在熱漿裏了，水道，管子，鐵路在地上炸爛了，就像盤絞起來流血的腸子。在這些東西上面的是所有那些弧形的探照燈，驅逐機的子彈，大炮子彈的化爲烏有的火花，這兒，幾千尺以上的高空變了那些神話中巨人的角鬥的戰場。

這是華格納的幻想曲，自始至終歌舞之聲大作，而牠不可避免的收場居然會是穿盔甲的條頓族天神的最後的一刻，衰落，死亡。

柏林的防空洞不夠，居民擠近去覺得自己是個小百姓就嚇的要死。他們以前經過很多多次空襲，都平安安的過去了。但是這一回就不同，很多人，結果一定極不幸。因爲是些小百姓，他們就認爲他們對這個沒有責任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已經幫助了戰爭，已經點着了現在正在燒他們的火。因爲他們無知，渺小，所以他們就仍然惦記着他們自己

小的生活，着急在這場大難混亂不清中他們自己分受了什麼損失。他們的兒子，兄弟，丈夫都在前綫，不是做了俘虜就是受了傷，不然就死了。他們的孩子都長成了怪人，缺少人的一些知覺，好像有幾條主要的神經從他們身上割下來。他們身體壞，命苦，很少快樂。所以擠進防空洞裏他們還仍然不斷的記掛着他們積蓄起來的，心裏懷想的那些又小又瑣碎的東西。屋子沒有倒嗎？幾年省下來的錢買的那架直立的鋼琴叫水沖壞了嗎？狗窩的狗發瘋了嗎？瓷器碎了嗎？氣爐以後還能用嗎？牆倒了嗎，鄰居發現了儲藏室的食物嗎？這樣那樣，還有別的都壞了嗎？上帝，萬能的上帝，爲什麼叫我們遭到這個呢？該責備誰呢，我們怎樣才能解脫出來呢——如果我們一切都永遠解脫了？

旅社防空洞是特別出名的；事實上就是因爲牠的屋頂不怕炸，所以柏林有錢有特別勢力的人都從他們自己的家搬到旅社來。這個防空洞裏有飲食部，有漆柱子，漆了的弧形屋頂，橙子，桌子，可以叫酒喝。一個留聲機，聲音開得不能再大了，盡力想把外面的威嚇人的嘈亂掩過來，但是這裏假造的消閒，假造的氣氛多少越顯得不吉利，空襲時間就越延長——好像一輩子不能解除。

起初這里的人都還像他們在平時那樣走動，因爲這時候要壓下內心的恐懼比表面上裝得冷靜，不駭怕還得胆子大才行。玩一玩紙牌，從吸煙室走到防空洞來。普洛克黨委和他太太警報一響就帶孩子趕緊進了洞，他們的辭別晚餐就猛然耽擱了。他們還像平常

這樣強詞奪理。「你幹麼單要今天帶我們進城？」普洛克太太責問。「怎樣？我們在可雲西那兒待得好好的，柏林從來還沒有挨過這樣炸呢。而你自然就偏要在這時候把我們領到柏林。」

「我不知道會有警報，我知道嗎？」

「你應當知道。像這樣的黨委，連英國人要幹什麼都不知道？」

「這回他們忘記給我送明信片，這真太不對。無論如何你不該生氣，你倒應當感謝我會把你和孩子在這里的情形變壞之前送到瑞士去。」

「啊，我應當感謝你，我應當嗎？你怎麼不在今日以前就到呢？而今天他們正要把柏林炸光了？你上個月幹麼不把我們送走呢？戈林太太戈培爾太太，自然他們幾星期之前就走了——但是原來他們的丈夫聰明，而我却是嫁了個傻子。」

「住嘴，別露你的本相兒，」普洛克罵了一聲，太太勉強的停住嘴。他仍然沒有告訴她那些法國化學公司的股票的遭遇。她悶悶不樂，想起空襲以後明早到瑞士的火車也許走不了，因為缺少鐵軌，也許車站根本就沒有了。

盡力想表示他的精神，作個好榜樣，他摸着孩子叫他們唱個歌兒。不一會有幾個不幸的人就聚到這里一塊唱，很高，很慢，很肉麻。席米特先生回到防空洞來，他剛在那邊給茶僮編隊，嘴裏嘟囔幾句生氣難過的話……看看黨委先生，他的孩子能夠唱歌

，他們過的日子好。他們現在在這個不怕炸的防空洞裏，明天就跑到一個安全又舒服的地方去了。我的孩子呢？爲什麼我的孩子躲在一間不結實的地下室裏，一間隨時會塌下來的破房子裏？上帝，我們的孩子怎麼呢。黨委先生？這就是你所謂：再沒有階級鬥爭，再沒有區分，一個帝國，一個意志，一國人民，公益重於私利？別逗我發笑！你的小孩子什麼都有，我的孩子會抱怨，你呆在家裏肚子養得肥肥的而我剛夠堵砲眼的資格

……
翁，斯特坦和道林在一個角落找到兩把椅子；道林說，斯特坦靜聽，煙一支支的抽，嘴唇閉成一條線。

「這次空襲就是你的回答，」道林說。「這實在和我們本處今天下午打電話告訴我所憂慮的完全符合了。我們的銀行爲什麼要拿我們的好鐵產去換一疊法國的股票呢？」
「因爲我把這當作貴重得出奇的東西獻給你們。」斯特坦說，疲乏地。「我們的市價是一二六，在我們佔領法國之前。現在仍然值六十。我們以三十六獻給你們。里昂無名氏化學公司和從前一樣好。戰後這些股票就利息百倍了。」

「如果 R·A·F·(註)不存在就好了。如果」，翁·斯特坦說。「今天晚上你可叫我看見 R·A·F·能幹出什麼事了。如果有那麼一天 R·A·F·把里昂的設

備都炸毀了，這些股票就和手紙一樣。我是個頭腦簡單的人，我想什麼就說什麼。我們不能賣了好鐵石換進手紙來。」

「別那麼過慮，道林。我們明天還可以再談。這還沒到——」

「我沒過慮，你該死！」道林吼起來；這是他第一次的轟炸，他炸得好兇。斯特坦又點着另外一支他貴重的，走私的香煙……這次交易算是死了，埋了，他想，不是外事局裏那些小魔術家能挽救過來的。只有全武裝佔領才能說服瑞典我們是牠的朋友，……他嘴裏有一種苦味。他知道元首既沒有辦法也沒有意思再把第三個反叛的國家牽扯上來。一陣隱隱的轟炸聲把地震抖，地板震得跳起來，這樣他陰鬱的思想才打斷了。

再遠一點，銀行家汪達斯哲頓正死命的挨着瑪扎、西德、奧那教授貼着牆坐着。「你聽，」每一有炸彈響他就小聲說。「你聽，這個近了。」他臉色蒼白，流汗，發抖，縮成了一團。三年以前轟炸鹿特丹時他就得了虛脫病，他從來也沒治好；這虛脫重要得足使他投到納粹這面來。現在他就和他們在一起了，坐在角落裏，命運註定了，不知怎麼好。他是從油鍋跳到火裏。從雨中走到噴泉底下。他想法救自己，但總把自己拖得更危險了。他總想找樂土，但是現在世界上沒有安樂土。「你聽，」他呻吟着；「你聽這個，你聽！」瑪扎、西德，奧那迷信命運，就在一本書上記下來誰是謨罕默德的真正信仰者，也記下來誰在這場牌的終了手裏有他最好的將牌。

「真正要落到你身上的炸彈，你絕對聽不見牠的響」，他用法語說；這是一句冷冷的安慰話，這時炸彈更近了，防空洞猛烈很厲害的震了幾下。普洛克的那音樂隊歌聲更高，拚命的表示精神好。

「你聽！你聽這些和尚亂吼！」汪達斯哲頓呻吟着。「你看，你看這些可恨的人！但是德國人總到世界各處去問爲什麼沒有人喜歡他們！」

「你不喜歡德國人，汪達斯哲頓？多引人注意！但是你和他們合作。我呢，我非常喜歡他們，」教授慎重的說。「我非常稱讚他們很多優點。但是我不敢和他們合作。這就是我們不同之處。」

「你聽！」汪達斯哲頓噁噁一句，抓住這個土耳其人的肩膀。「這真受不了。他們會把我們都炸死。爲什麼，啊，爲什麼我今晚非在柏林不可？聽，現在近了，聽——」因爲警報還不解除，飛機來個不停，炸彈越來越近了，這個街道位居大城的市中心，擠到防空洞去的人就越來越多。立刻椅子椅子就不夠了，他們就蹲在地板上，擠在通到門口的樓梯上，而那些新到的人搖搖幌幌的走進來，在別人胳膊和腿中間挑着路走。那幾個羅馬尼亞人從酒館那裏不得已跑到這兒，一塊擠進來，帶着酒瓶子好顯得神氣。他們高興得傻氣得那麼豈有此理，那麼顯得不知道危險，使每一個人都恨他們。

三個眼睛發直的人從街上衝進來，帶來了一陣恐怖。一個是穿得不講究的男人，另

外是兩個女人，他不用說就不是旅社裏的人。他們到醫院去看看那個病孩子就往家走，路上就遇見警報。那個年輕點的女人有點神經病，嘴裏老不停的說些什麼話。要找個地方躲躲，她就陷到溶化了的柏油馬路裏，麻木，不能跑開，她聽見炸彈在頭上響，看見牠落到一所房子上，她原來想到那裏去躲一躲呢。她的話非常難懂，但是那種恐怖得發瘋的意思畢露，所以就旅社客人藏着自己那層樣子裝得好的自制薄殼敲破了。她的哭聲大了，又長又鬼怪，像一個受傷野獸的號叫，飄在那些嘈鬧的聲音之上。好像這種不像人的哭聲把這不怕炸的牆變得可以炸倒，透明了，所以這裏的人從牆這面可以看見牆外和牆上的事。那個男人覺得他妻子哭的太不好意思，「住嘴，」他對她說。「住嘴，住嘴，你！」但是她仍然哭，越來越尖。那個年老的女人，可能是她母親，一句話也沒說；只是不停的站着搖來搖去，她的膝蓋直流血；她是從碎玻璃堆得有她膝蓋那麼高的街上穿過來的。忽然她伸出她的瘦胳膊高聲的喊：「停了那唱片！把那個鬼玩藝停了！在這時候再聽音樂是罪過也是恥辱。請求你們別開唱片吧。」

在最後的五分鐘之內誰也沒想到換換唱片，所以那個軍歌唱一遍又一遍。「她說的對。把唱片停了！」普洛克命令。但是音樂一停，就聽見那種鬼哭狼嚎的轟炸，爆裂的聲音，這使轟炸和危險變得太真切了，所以普洛克太太叫起來：「開開唱片！我們聽音樂吧，看上帝的面子，我們聽音樂吧！」這時防空洞裏的人吼了，哭了，叫了，發狂

的笑了，單調的祈禱了，胡唱起來，低聲絕望的求救；有人高聲喊醫生，杯子，瓶子搖了，響了，破了，唱片仍然唱着。上面，外面，四周，到處都是遠處Caump-Crump的炸彈響，和近處炸彈可怕的尖叫。玻璃杯子震得像冰柱子的聲音，正在倒塌的牆那種沉重的大響。在爆炸以前那一會的沒有聲息，不吉利的忽然靜默中；能聽見紙牌的絲絲聲音和那幾個永遠玩撲克牌的人從桌子那裏伸出手來單調的，簡短的喊幾聲。

旅社醫生和可德斯正在第二次猛炸中一塊進來了。「下去，你給我下去吧！別作個大傻子，躲一躲吧，」醫生說，氣憤憤的把這個不聽勸的飛行員推下階梯。

「但是我和她有個約會。你準知道她在寢室嗎？」可德斯搖搖不穩的問。在這兩次轟炸之間他設法穿過最短的地道到旅社來好和莉莎、桃恩會面，但是他叫炸彈逼得沒辦法。

「確實是。她在戲院裏，你可以賭腦袋，警報不解除她決不會回來。」

「但是她說她在這裏等我。她幹麼到戲院去呢？」

「因為她是個女伶。這是她的職業。」

「她爲什麼不告訴我她非去劇院不可？那我一定跟她一塊去了。」可德斯直說傻話。醫生離開他，走到那個哭著的神經病女人那裏；也沒費什麼儀式他就抓住她的胳膊注射了一針。她立刻又叫了，聲音又高又尖。「住嘴。」她丈夫說。「住嘴，不然我就得

打你。」她如傷不認錯他那樣則着他，他把她的頭放在他的膝上，溫柔的有點不好意思，又有點粗野。於是她又哭起來，不一會兒就安靜了。可德斯從亂七八糟的胳膊中走過來，那個年紀老點的女人給他讓路祈禱仍然不間斷。他聳聳肩坐在地上，背靠着牆伸直了腿。轟炸聲音沉下去了，有好幾分鐘附近沒有炸彈。普洛克大聲的喊：「好啊！我們叫他們兩艘夾着尾巴逃回家去了！」他覺得肚子又鬆又涼，他擦擦臉走進臨時廁所，這也是這個防空洞的財產。

最後進來的是蒂麗和西姆的母親。蒂麗挽着老太太的胳膊走下梯階。他們兩個人在蒂麗的寢室不肯出來，但是席米特因為責任關係堅持命令她們到防空洞來。

「我不應該呆這麼久。我不應該跟你到這兒來，」巴羅其太太小聲說。「我應當回家，我不該在這兒。我應當在家裏。我應當和爸爸在一起。唉，請你讓我走吧。」

「別發瘋。」蒂麗說。「你想你能在這樣的空襲中穿過大街嗎？安靜，放開心，放開心。在這裏就像在阿伯拉罕膝上那麼安全。担保不會中彈。別那麼駭怕。」

巴羅其太太縮成一團，盡力想叫她自己小，躲起來。她所怕的不是炸彈而是這一大堆擠在一起的人，在他們中間她覺得自己和他們隔絕幾年了。因為要彌補老太太的畏懼，蒂麗就取了攻勢。「過來，你能讓我們走過去嗎？」她說。

「請你稍微挪一挪好嗎？」她問一個坐在角落椅子上的蒼白的小女孩。「這還有空

地方，來，坐下吧，」她對巴羅其太太說，逼她在那個狹窄裏坐下。

她坐在桌子邊上，但是叫那些羅馬尼亞人看見了，他們現在喝得大醉。他們歡呼着把她抱起來，帶到他們自己那個角落裏，把她放在他們長官的膝上。這樣叫帶麗撒下了，巴羅其太太抖得制止不住。她把手緊緊的在口袋握着。左手拿着安眠藥，右手握着黃星。難怪普洛克從廁所回來就看見了她。

「對不起，」巴羅其太太低聲說，吓得麻木了，站起來給他讓條路。

「沒有什麼；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坐下，」這個偉人帶着政治家的陳腐的客套說。但是巴羅其太太，怕得直道歉，盡力想躲起來，爬開，藏到一個耗子洞裏消滅了自己。他只看見她的背，可能引起他注意的就是這個猶太老人疲乏的，溫馴的吓得卑賤的背的動作。

「你幹麼不呆在這裏？你不是怕我吧？」他問，慢慢的走過來觀察她。這個老太太現在就恢復一點力量和尊嚴了，她必得對付最不幸的事。

「謝謝你，黨委先生，」她說，靜靜的望着他的眼睛。普洛克盯了她一會兒，然後他拍拍大腿。

「我早就想我認識你。巴羅其太太！猶太人沙拉，巴羅其太太，」他說。「你怎麼到這兒來了？我是問你怎麼敢到這兒來！」他問，他的聲音越來越高。「這真不叫人相

信！這真豈有此理！猶太人的這種無禮超過一切了！你這個傻猶太豬，你怎麼來的？我問你，你就得回答。」

巴羅其太太嘴唇發抖了，最後她小聲說，「因為空襲——」。有幾個人對於這位黨委的喊叫很感興趣。櫟子上那個小女孩生氣的說：「唉，讓這個猶太老太太走吧。這不值得生氣。來，坐在這兒。」但是這位黨委仍然大罵，像個惱了的河馬。所有這半個鐘頭的悶氣，所有他今天心裏的憤怒都對這個沒有抵抗力老太太發了。

「讓她走？」他大叫。「讓她走，這個壞蛋，這個臭東西，這塊髒東西？你懂得法律嗎，巴羅其太太？你怎麼敢犯法？你怎麼敢離開你的住區？你從那兒來的，胆敢和亞利安人在一個防空洞裏，你幹麼不戴上你的黃星？別來氣我！」他喊，這時斯坦走到他身後，對他耳朵說了幾句解勸的話。「我可管不着外賓對我有什麼印象。我只管把這個城清理乾淨；但是這些猶太人都像耗子——從這個洞把牠們趕出來，牠們就從那個洞鑽出來。我們難道永遠不能把牠們趕乾淨嗎？但是我捉着你了，巴羅其太太，我得辦辦你，我們會把你弄死了省得你愛在這個旅社四周逛蕩了，我敢對你這麼說。」

忽然蒂麗從羅馬尼亞人的手中掙脫出來，跑過來站在這個受氣的瘦小老太太和這位發雷霆的黨委之間。她手裏還拿着半瓶酒，她已經醉得足能取個攻勢了——這時凡是兵和水手都要大吵大罵，而像蒂麗這類女人就要說實話，最後一次的。

「聽我說，先生，」她喘着氣說。「夠了，夠了，黨委先生，如果你再不把這個可憐小老太太饒了，我就對你講個故事。我講給每個人聽。如果你忘了你怎樣對她脫帽鞠躬，我可沒忘記！」謝謝巴羅其太太，「謝謝巴羅其先生」老不離嘴，那時你不過是巴羅其百貨公司的一個小店員而已。你記得他們捉着你在皮貨房裏偷皮子的事嗎？你那時可沒有這樣神氣，你哭了，你哀號，答應從此以後做個好孩子。西姆在老先生面前給你講情請你再給你一次機會，仍然留用你。他給你一個什麼樣的機會！你那一夥人一得勢，你就殺了西姆——不錯，這就是你幹的；你殺了他，不是直捷了當的像一個正直的謀殺者那樣殺了他，而是用了那種圈套殺了他，你敲詐他要他在一張合同上簽字把公司歸了你。然後你送他到集中營，把他殺了。你就是這樣起來的，黨委先生，這樣你就第一次得了十萬元，你就是這樣幹起來的。你敲詐，欺騙，暗殺着一步一步鑽營上去。我有時想你怎麼能睡得着。我有時想你有些什麼夢。黨委先生。我不知道西姆是不是晚上去找你，把他背上的子彈打的窟窿給你看。他來找過我，常來，把背給我看看。」

「聽我說，大家都聽我說，」她喊，現在聲音很高了，因為轟炸的聲音又尖起來，好像牠稍微休息一下喘喘氣，於是現在又響起來，力量又加了一倍。「你們的黨委是大家的賊，大家的謀殺人。他把誰都騙了，他甚至於騙了黨和帝國；他把成百的人都送上斷頭台，不久，有一天他自己也會上斷頭台。我在笑你，羊兒；來吧，瞪我吧，吵我吧

拳頭對着我吧，叫人捕了我，也殺了我吧。我不在乎，不在乎。我爲什麼要在乎？我愛護西姆，你把他殺了。你把我的一切都搗毀了，然後又擲到垃圾裏。我有兩個哥哥，我愛他們，但是他們在俄國凍死了。我愛護這個愛護那個，但是他們都死了，我就落了這步田地了。我愛護那個英國人——他現在也死了。聽聽炸彈響。聽，聽！完了，我們都完了。我還在乎什麼呢？你的戲法露了，我不怕你了；你是個自己落網的耗子。你自己落網了你就永遠脫不出來，無論你繞多少圈子跑。啊，我希望就在這時炸彈落下來，把你我猶太人，所有的亞利安人和一切都結果了。我願意死，但是就是不願和你這樣的耗子葬在一個墳裏——

她這樣發瘋的，自毀的，空空虛虛的迷迷糊糊罵完了，簡直有點奇怪的注視她手裏的酒瓶。「看這兒！」她說，把瓶子朝普洛克臉上擲去，動作冷靜得奇怪。牠就沉重的打在他的前額上，黑液體濺了他一臉，一制服，嘩一聲落到地上碎了。蒂麗忽然抱住巴羅其太太的瘦小，打抖的身體，把頭放在她肩上就抽噎起來。「走吧，媽媽，我們走吧，我們從這兒出去吧，」她斷斷續續的說；人們給她們讓出了一條狹路，她們就走上樓梯出了防空洞。普洛克只用頭稍微表示一下，一個永久在場的蓋斯塔布偵探就追出去捉他們。普洛克拿手絹擦臉。

「可憐的女孩子，」他強笑着說。「吓得吓瘋了。有些人就是受不了空襲。他們就

瘋了。她這樣的人真是見慣了。」

這場架自始自終都配着外面的炸彈不斷落下來的聲音，常常離得更近了，準都是沉重的漸漸大的。好像這個定了罪刑的國家的恐懼，憎恨，憤怒，絕望，驚慌，無可奈何，都被壓進這個擠滿了人的防空洞來。人聲四起，高了又低了，他們作鬼臉伸出吓嚇人的拳頭，普洛克低下頭，然後就像在這個圈子裏沒人理的牛那樣對着威脅他的人羣伸出頭來。他聽不清他們對他嘈些什麼，炸彈聲離他們太近，太密，太震耳了，但是無論如何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知道暴民是什麼人；他自己就教過暴民，黨曾教給他在暴民中活動，反對暴民，統治暴民，利用暴民，他本能地知道一旦他們失權了，這些暴民會對他和他的同類人怎樣——跟他們一塊下地獄吧，他氣得瞎想。們就去瑞士把我的錢都存起來，完全脫離這裏……於是他腦子裏一副可愛的圖畫閃過去：湖邊的瑞士式小屋，白牆，紅瓦頂，一個老胡桃樹，他是穿着一件舒服法蘭絨上衣的漂亮退隱的大官，正和狗玩，拿蟲子喂鳥。但同時他也知道他永遠也走不掉，永不能，並且他得賠還一切；他頸後的頭髮豎起來，並且有點發冷，就像刀砍下來，居然就和他所想像的一樣了。

忽然可德斯談起來。這些時候他一直就坐在那個祈禱的老太太身邊。他們腳下的地動了，像海上那樣的一塊塊的浪翻動起來，高起來，搖動，抖擻，這個飛行員就流汗

了。汗從汗毛孔往外冒，把他燒傷的臉上蓋上一層刺痛的鹽質，一滴一滴重重的掉到他的手上，從他腋下和腰下成了小川流到腿背上。他雙手抱着頭，搖來搖去想管住自己。但是他不能。他的神經，破了壞了，這個笨的不成熟的蠢得像獸的英雄的過於疲勞，過於費力的神經；這就像一個堤倒了，一陣水把他沖走，也像他又往下落，落，落，他的什麼力氣都用盡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

「我受不了，」他呻吟。「我再也支持不了啦，止住，聽我說；止住，真受不了，真不人道；止住，你這個豬，太厲害了，太厲害，誰受得了這種事，不，不，誰也不能，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你說，你說，」醫生對他說。「你怎麼樣了？你從來沒經過空襲嗎？」
可德斯拿白眼睛看着他，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吓得卑賤的光。他搖搖頭，他的嘴張得奇怪。

「空襲？」他用個怪腔調說。「不錯，經過很多次空襲。但是都不像這次。我總是在上空打。三千多米以上。突然鑽到雲裏。追着機尾。對他放一陣槍。有時也挨一陣槍。但是總好好的對他放，從來沒像這樣過。在上空真有意思。但是這個真吓人。這個吓人，吓人！」他喊，他的聲音啞了。「你懂得一點吧，醫生？」他偷偷的奇怪的低聲說。「我從來不懂。從來不知道炸彈落下來是什麼聲音。從來沒聽見投彈。我是個空中戰

士——我在地上受不了——」

他停住，因為一個炸彈又下來了，就在他頭上那個居心不良的，嘲笑人的惡獸吼聲。忽然寂靜了，人都喘不出氣，都知道這就是了，這就完結了——於是爆炸震得耳聾，把世界的一切根基都炸碎了，塵土像雲湧起，慢慢的定下來，炸毀東西的霉味，窒息的恐懼；後來就驚訝他們仍然活着，防空洞仍然在，飛機仍然來了又來。

不錯，小伙子，醫生想。炸彈落到你面前時就是這麼響。這就是我們光榮的閃擊的代價。這就是你們這些大胆的小伙子在上空爲我們幹的事……飛行員又談起來，他現在哭了，抽噎的像個小孩。醫生把他軟的黏黏的左手拿起來，把他的袖子挽上去。「這個豬，」可德斯哭泣，「往我們身上投彈。女人，小孩，市民都中彈了。我父親我母親都中彈了。他們也會把我家的小狗炸了，這個豬。把這下面每個人都炸死了——也沒有空戰——我受不了，別炸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他現在又叫起來。醫生想給他注射一針省得把全防空洞的人都吓慌了，但是飛行員把他推開搖搖幌幌上了梯階。「我在這兒受不了，讓我出去吧，我受不了，我不願意死在這耗子洞裏，讓我出去吧，我受不了——」

吼聲，尖叫聲，忽然寂靜了，於是就爆炸起來。第二個彈炸下來燈就熄了。黑，什麼也沒有。在黑暗中有人高聲的拖長的哭，這是可德斯。那個老女人單調的祈禱：「免

我們償，像我們免了別人的債……」第三個炸彈落下來，的吼叫，尖叫，在牠落下時前秒，在這個死寂中，汪達斯哲頓的聲音，安靜得奇怪：「這就是末日。我們都落網了，我們誰也不能活着出去。」

空襲解除了。柏林的人都從穹裏防空洞裏爬出來，調查調查災况，把埋在毀物堆底下的掘起來，把担架擺起來，喊救傷車，把折碎的胳膊腿割下來，給死人蓋上單子；封了那些危險的街道，把那些倒塌的建築物掃清，把傷者用卡車送到醫院，細繩帶，看護，安慰，放唱片；柏林也哭了，哀號，尖叫，繞着圈子跑，瘋了，逃走，匆匆忙忙，避難。這羣神志不清的居民抬起頭來呆望這個大火燒紅了的天空，這樣就把他們那些爲防空襲而漆黑的房子弄成了笑話。他們都麻木了，昏迷了，驚訝他們仍然還活着，同時他們也深信，既然他們活過了這次空襲，他們就不能再遭空襲了；這次真是人的忍耐和堅強所支持不了的。並且無論誰也不能希望他再遇到這樣的一夜還能活着；但是他們的腦子裏却有一個暗流，也一樣的相信這只不過是個開始，從現在起每一天晚上都要和今晚一樣，他們都要來他們之中出來個超人。

工作恢復了，送牛奶的小車又滾動了，市場的攤子都擺出來了，電車跑了，電話響了。管子修好了，電綫接上了；又坐在商店，工廠的工作椅上；製造飛機，子彈，坦

克，貨車，軍火；印報紙，戲院開演了，帶着孩子去散步，煮飯，洗衣；火車開了，修理發電室，站在配電盤上，在無綫電前唱歌，賣郵票，送信，烤麵包，商店開門；裝粉，刷牙，刮臉，睡覺，微笑，談話，吃。在這最不幸變動最大的正常生活中開始了恢復日常正規生活的偉大工作。

自憐是德國人最優越的特性。他們忍受的能力不及他們那種不可制的自悲力量強。他們都懷着一種士氣偏狹的信心，認為折難，痛苦，不幸，困苦都是點特別的東西，只是給德國人預備的，世界別的國家都不懂。他們就像那樣一個人，總以為誰的牙疼也沒有他的牙那疼的那麼厲害。因為他們過份的關心他們自己，他們就對世界上的別國人都冷淡無情。他們永遠把那張舊帳單拿出來，把一件永遠沒價值的事放在肩，心裏永遠懷着仇恨，而全民族的身上總有一兩種不治之症。急於要把他們自己戲劇化，浪漫化，在在一齣劇裏演悲劇的主角，就是容易使他們受人支使去戰爭那種性格的真面目。他們是歷史上的丑角，一看見一個帽子落下來總要揮劍，道白，瞄準了槍，起誓報仇。從一方面說，他們覺得戰爭并不怎麼真實，因為牠只是這種姿式這種態度的結果吧了；和戲子一樣，他們絕不真正希望在戰爭中受損傷，沒有經過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德國就永久看不見戰爭所有殘忍醜惡的真面目。德國軍隊總是送到外國的土地上去打仗，如果他們在那里戰敗，他們寧肯投降而不願把戰敗帶回祖國來。

但是今晚解除警報之後，居民從防空洞爬出來，他們就第一次看見，感到，經歷，明瞭戰時是怎麼回事。他們看見別的國家從現在一直戰到底所看見的是什麼，德國實在使牠們蒙受的是什麼、他們忽然悟到爲什麼那些比較成熟的國家都厭恨戰爭，戰爭是天地崩陷，大搶劫，混沌雜亂成了一團，孩子死了，女人瘋了，老人都燒得成焦頭爛額的陰鬼，年青人癩了，母親死了，生子和她的骨肉分開，屋頂炸掉了，牆倒了，甚至於他們住得溫暖安全的房子現在也炸開了，就像炸毀的街上的大戲台，他們都被屠殺了，他們的心裏緊緊記着將要來的恐怖。這是一個未成熟民族的第一次嚴重的教訓，因爲牠不肯和其它的人類一起長大，和睦。這次吞食的他們災難，使他們暴怒，無限的爲自己悲哀，決心報仇，也吓的不得了。但是在他們的下意識中也種下了一顆種子，一個啓示，一個理想，在將來會扎下根子，長大，開花。戰爭不僅是一個字眼，一個名詞，一支歌，一聲號響，一個在牠下面就可以走向光榮的旗子，而是真實的，惡的，可怕的，像地獄的，無論是對他們以後的生命說，還是對後世說，他們都不希望再有戰爭……

旅社仍然站在那裏，雖然新側廳的兩層燒壞了，一個炸彈落到牠的正面。穿廳裏華麗柱子有幾根炸碎了，玻璃頂掉到地上成了碎片，這所大樓沒有一扇窗戶還是好的。一陣熱風把煙塵一團團的從街上吹進來。另一顆炸彈落到後門的鋪道上，公共防空洞炸得很厲害，潮窩裏滿地都是酒，破瓶，破桶。但是火已經救下來，防空洞也清理好了，費了多少事以後旅社自己發電機的電力就足夠使臨時裝的電燈亮了。

在塵土，烟火和爆炸那種窒息人的氣味中，一羣人亂七八糟的圍着寫字台，嘈，擠，作手勢，發誓。這些，無論怎樣也要離開這個受了魔咒的城的人，這些，屋子都燒光了的人，這些東西都炸毀了的人。阿勒森是個神經衰弱的人，也不能應付這種情形。但是老克里伯特却拿出來他去了很久的從前作市長的尊嚴和精明，兩膝雖打抖，他却盡力支持自己，想來清理這場混亂。席米特在嘈雜聲中像個石頭那樣站着。「對不起，明天早晨沒有火車……他重複的說，話機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用兩隻手來攔這羣人。」對不起，一輛火車也不能開，黨委先生……對不起，火車不會開的，道林先生……沒有，

對不起，汪達斯督頓先生，火車不會開的……對不起，我再不能給你什麼消……是的，我正想法接天綫……沒有，對不起，普洛克太太，您得和別人一樣的等着，簡而言之沒有火車。……」

「這些飛禽走獸都預備逃到諾亞的方舟裏，」（註）翁，斯特坦對醫生說，醫生正在給一個在防空裏受傷茶僮頭上捆繃帶。

「這是什麼意思？」他問，一心一意的細。

「洪水災。他們都希望逃走，等着一隻鳩來把什麼阿拉拉山頂的橄欖枝帶來。我們也可以說這些耗子正要離開這隻中了魚雷的船。」

「那兒，」醫生說，把六號舒舒服放在一個担架上，於是又去照看別人了。這些抬担架的人排隊一步步慢慢的向前走，把這些重傷者担到救傷車上去，把輕傷的留給醫生看管。這時另外一隊担架從樓梯慢慢走下來，經過那個倒下來黑門走出去，被抬的人都是臺灣的蓋在破毯下面不說話也不動，因為甚至於炸成了這種樣子，旅社仍然堅強，驕傲牠出了名的敏捷和慎重。醫生離開這個輕傷者，忙着跑到一張椅子那兒，看那個有熱下病的人。

「你現在覺得怎樣了。中尉？」

（註）聖經中洪水時代的故事。

「很好。只要我能喝什麼——」

「我去給你找點什麼來喝，」醫生說，趕忙跑到一個折了胳膊的那兒。他的手是溫的，腦筋也清楚！他的手指有感覺也會活動，他的硬腿一點也沒有累贅了他。醫生今晚上很快樂。最後他究竟是一個忙碌的大人物，一個挺重要有用的人了。他快樂的吸下了這種災難的臭氣味，這樣他覺得他回家了，因為他自從二十五年前上次大戰把他拖出來擲到垃圾堆上，和花，水果，根子之類的混在一起，他就沒有回家了。

「啊，你在這里，謝謝上帝。我惦念你死了，」斯特坦說，跑到旋轉門那兒，真神奇它還沒炸壞，莉莎，桃恩進來了。她沒戴帽子，她的頭髮非常亂，臉上有塊黑，衣服也不整齊，但是沒有受了驚。她反而莫明其妙的顯得高興，好像她在放光。但是因為她穿過了那些正冒烟的火燒起來的大街，她的眼睛紅了，疼了，她在半明半暗裏偷着看斯特坦，走到他面前。

「惦記我？爲什麼，男爵？」她驚訝的說。她的眼光在穿廳裏四下打量，想把這些受傷的人都看過一遍，於是勉強的回來看他。

「你是國家一個非常值錢的財產，你知道嗎？」

「我？」她說，聲音裏掠過一點嘲笑的意思。「我？真的嗎，斯特坦？」

「不錯。只要你受了指尖那麼大點的傷，就是國家的大損失了，」斯特坦說。他盡

力想從他們慣常着玩的話裏引出他必定要告訴她的那件不幸消息。

「永遠別記掛我。我是鐵石心腸。」她說，「我們在空襲中仍然演戲，真不得了。我們叫他們坐在座位上，我們的戲院仍然在。他們甚至於用他們的一輛舊汽車送我們回家。但是這兒情形如何？看來不太好。」

「所以我就等你。你的寢室燒光了，完了。你不能在那兒睡了，他們不知怎樣安置他們所有的客人。我倒想請你到我那住所來。這似乎與你無傷。我是個很可靠的光棍你知道——」

「我的寢室？燒光了」？她微微一笑。「我所有的巴黎衣服？多可憐！」

「我恐怕不免這樣了；莉莎兒。還有一件事我必得告訴你——」
「活像地震以後的三等候客室，」她說，仍然搜索着這個穿廳。有的人在担架上等救護車，另外那些輕傷的歸醫生照顧，另外那些沒有傷的人疲竭的在椅子上或者沙發上睡着了，旅社臨時又在穿廳的地板上，酒櫃那里，空着不用的黑亭子裏預備了床和蓆子，有的人就顛顛當當的躺在那上面。一切的富麗都叫那些破窗戶顯得沒有了，旅社現在什麼也不是就是一個臨時的車站，一個近前線的野營。

莉莎走到寫字臺前，於是那羣人就退了讓出路來。席米特正在脫下旅社的制服。「你看見可德斯中尉嗎？他大概在什麼地方呢？」她問。斯特坦，跟在她後面，寫住了，

說：「可德斯？那個有驚吓病的小伙子？他和你有什麼關係呢，莉莎兒？」

「我和他有個約會，」莉莎說，斯坦坦看得出她真難捉摸。他詫異的搖搖頭……女人都是怪物，他想……席米特正在交代一切，預備離開旅社去當兵。「可德斯中尉在那兒，在那個柱子後面的椅子上。他好像在休息。桃恩小姐。這里有小姐一封信和十二朵玫瑰。有點乾了，但是我看見您的寢室燒了我就沒地方放牠們了。我實在對不起可尼格先生，但是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你知道他一有點小病他就幹什麼。他躺在床上，像個大木頭。我想法叫他走來走下防空洞，我是誠心誠意的，但是我沒辦法。所以就出事了。」

「什麼事？」莉莎問，乾玫瑰在她手裏顫動。

「他燒的很厲害，你進來的時候救護剛剛把他送走。沒有多大希望了，桃恩小姐。」

「多麼可憐啊！」莉莎說，聲音裏簡直不帶什麼感情。她拿着玫瑰花趕快的橫過這個穿廳；那封信是用一條小繩子細在花上的，但是她好像不高興看牠。可德斯睡了；嘴張着，他的臉像個沒有修好，頭髮還沒裝上去的木偶。莉莎搖搖他，他醒了。過了幾分鐘他才知站起來，才認出她，於是他簡直帶個聽得見的破碎聲音站起來。

「你是好孩子，」他說。「你叫我站起來了！我先想你永遠不會來了。」

「我現在就在這兒。剛才才發報了，你知道吧。」

「不錯，你在這兒了，這就是重要的事。你知道你答應過我什麼。現在我們可以

「先告訴我：你甩了他嗎？」莉莎問。自從這個傻小子把馬丁從旋轉門帶到自由裏去她什麼也不問，只問這一句話，演戲，空襲，坐車回家，着火……這些時候她無時無刻不問：「你甩了他嗎？」

「甩了誰？」

「可是你知道的，那個羅馬尼亞人。尼克亞上尉。你甩了他沒有？」

「啊，他！我怎麼甩了他！先帶他到凱太去，叫他有點醉了；我希望他能和那些女人留在一塊了，但是他緊緊跟着我。最後我就想法把他丟在地道裏了。」

「那兒？」

「地道。波斯丹姆普拉車站。我跳到火車上叫他站在月台上了。真聰明，不是嗎？」

「非常聰明。啊，你真聰明的不得了。我實在想不出你這麼聰明。把他丟在月台的人羣裏——在地道裏——真驚人！我想我得因為這個吻吻你，」莉莎說，壓下來她那種急於要哭，要笑，或者要感弄自己的心情。她應當把臉藏在什麼地方，痲散渙散精神，

做點什麼事。她去了玫瑰，抱住這個小伙子的頸子吻他，狂吻他這個討厭的禿臉。「真能叫上帝，」可德斯嘆口氣，他不習慣這樣的熱吻，於是受不住的就鬆開了。莉莎離開了他，馬上就忘記他的存在，他却仍然鎮定自己，抖得像片葉子。斯坦坦把丹維茲的乾玫瑰拾起來；明白了送花的人已經死了幾個鐘頭而花仍然在這兒，他的感覺就很奇怪。「信，莉莎兒，」他輕輕的提醒她。

「什麼？信，是的，信。這是將軍來的，你知道吧；我背得出裏面的話。」

「我想你還是看看好。」

馬丁走了，她想。他走了，他現在在那兒？如果空襲時候他遭到什麼事——但是沒有，他不能有什麼，他不會，他不應該。她清清楚楚的看見他就像他站在她面前一樣：我是偷生的能手。統計表有利於我們……一個瘦，難得，有目的的火把，箭。人生把他折磨得無可再折磨了；什麼都削去了，只剩下一顆本性的，真誠的，硬的，最後的核心了，但是這個核心什麼也毀不了它。最後她才感到斯坦坦騷動的急切，她就暫時拋開這種親切的想像，隨牠自己去，於是她又回到這個遭了殃的穿廳來。

「你說什麼，斯坦坦？阿尼真出了什麼事？」

「先念念這封信。」

她打開信來念。她吃了一驚，但是沒有動她的心。她僅僅覺得有點發冷，有點零碎

的懷裡，又有淡淡一點的感激，一點模糊的憐憫。她甚至於微笑着想：所有我的老朋友今天晚上都離開我了。斯特坦預備把這個暈了的女孩子攔在懷裏，現在失望了，但是也很感動。到底長的出色，他想，家世好。「阿尼可憐，」他說。「阿尼可憐，」莉莎重複一遍。可德斯走過來挽上她的胳膊。「幸虧我的寢室還沒燒，」他說，擾亂了她的心情，「幸虧那里有一張床，你今晚可以在上面睡，親愛的。」

「別打擾我，」她說，把他甩開。

「但是，孩子，你答應過——」

「我剛聽到一個非常壞的消息；別打擾我，中尉，」莉莎說，把他推開。

她的注意力全都集在六號茶僮身上，她現在才認出是他。他躺在担架上，他的頭上綁了層層的繃帶，他對她作些怪手勢。她趕快走到他身邊跪下來。

「阿道夫，你這可憐的孩子，你傷得很重嗎？」

「沒有，我很好。主要的是我們家裏的麵包很夠吃。」

「他有點胡塗，是震的，」醫生說，他驚奇莉莎臉上的表情。

阿道夫點點頭，鼓起全力。「警報剛一解除我父親打電話給我，」他低聲說。「他們說他們在那兒很好。家裏的麵包夠吃。」他閉上眼睛，咬著唇。「我不胡塗。我只不過量的要命吧了。我要回家。」

「有點胡塗。但是他一會兒就好了，」醫生又重複一遍。莉莎仍然在担架旁邊，握着阿道夫染了血的髒手。「沒有事，阿道夫，沒有事；」她說。「沒有事，現在你很好，一切都很好。」她經過了所有這些危險，恐懼，疚心的焦急，空襲，今天和今晚的層層地獄而沒有顛狂；但是這種猛然的快樂，幸福，安慰却使她覺得發暈。她思索思索，想振作振作自己，理整理整思想，計劃下一步。

「你們住在那兒？」她問這孩子。

「雲克都佛斯他路八十四號。」他悶悶的說，「我父親說我們附近沒有落彈，我要回家。」

「他能回家嗎，醫生？他的傷很重嗎？」

「他只要回家就行了。醫院裏沒有他這樣輕傷人的位置，問題就是怎麼送他回去。」

「放心，我把他送回去。我自己送他去，自然我可以，無論如何我弄一輛車來。雲克都佛斯他路八十四號。到底我在紅十字受的訓練會有點用處了？」阿道夫露着牙笑；他的手握着她的手，就像個半溫馴的小獸的爪子。……我來了，馬丁，莉莎想。我到你那兒了。我就要和你在一塊兒了。在我們應該分別之前我又和你在一起了。……：她仍然能和他在一起的每一點鐘，每一分鐘都是寶貴得出奇，不可想像，簡直受不了。

。只有在臨死時候才這樣寶貴……我要握你的手，看你的眼睛，摸你的頭髮，我要聽你的聲音，和你談，你就和我談；我們仍然是陌生人，但是我們非常應該進一步的互相了解。就這麼多的時間了，馬丁。今晚還沒有過去，我們還可以在一起呆幾個幾個鐘頭，然後你就該離開我了，離開我一次又一次。八十四號，也許是個酒窖。也許是個草房子。也許是廢墟。無論如何是我們的天堂，馬丁，我的愛。

「斯特坦，你得做做善事，讓你的汽車夫把我和這孩子送回家。雲克都佛斯他路八十四號，不太遠吧，不是嗎？無論如何得回去。我們先叫你在你的門口下車，然後我們再坐你的汽車走。行嗎？」

「胡說，莉莎兒。你今晚到我那兒去住，汽車夫然後就可以把這孩子送回家了；這個主意不是更好嗎？」

「不，不行。我今天晚上情願一個人過夜，你得明白。我情願忙一忙，裝一裝我不儘是坐着享福。」

「聽你的，莉莎兒。」斯特坦糾正過來。這像丹維茲的語調的鬼怪的回聲：身份比個人重要。「但是你在那兒睡呢？」

「我不睡。這不是我睡覺的夜晚。」莉莎不耐煩的說。可德斯搖搖幌幌走上前來。「我抗議，」他說。「我不讓你走到街上去；你一定要睡在我的寢室裏，如果你一定要

「我和你去也行。」

莉莎把他推到一邊去，「別害人，可德斯，」她說，把阿道夫掙扎着的手指緊緊的攥住。「靜靜的躺着吧，阿道夫，我會照看你的，啊，醫生，我想這個孩子暈過去了。」

席米特把衣服換完了。現在他是個小百姓，明天早晨他就是個兵了。「再見，希望我回來的時候旅社仍然在這裏。如果我能回來。」他說，把他的鑰匙，帽子，符號交給老克里伯特。他又把穿廳打量一遍。「牠不像從前了，」他念道。「不知牠以後會不會永遠不變？」

他看着那個旋轉門，這時那個送電報的女人進來了——男人鞋，破制服，鋼盔——鎮靜得好像她沒有經過這次轟炸就來送消息了。「電報，」她說，拿網電報給他。「我不在這兒了，」席米特回答。克里伯特簽了字，把她放下的那個電報拿起來細看。「可德斯的電報，可德斯中尉！」

「可德斯——有，」飛行員用軍人答到的高嗓子回答，走到寫字台前來念電報。

「啊，該死！」念完了他就這樣咒罵。

「壞消息？」醫生有點快聲的問。他自己的電報還沒到。也許永遠不能來了。

「我得馬上就去消假了。啊！該死的，該殺的！他們叫你不會有工夫幹點什麼。三

天假不太久，不是嗎？但是不，他們就在我得回去的時候把我召回去了。我的賬單。我要走了。他們到底怎麼想我這樣亂七八糟的就上戰場了？」

誰也不問這個送電報老太太打聽消息，因為這場火，炸，燒，結局悲慘的新聞自己就表明了；但是無論怎樣她還報告。「他們說今晚死了八萬人。元首感覺得很爲難。斯太林說：如果我們把和尙統統殺了我們才得到和平。法國有革命。」她拖着腳往門口走，動作又奇怪又像機器，半途停下來，好像她想起另外什麼事。「他們還沒捉着雷哲。」她說。忽然的臉色變得很奇怪。好像她的臉叫一套怪魔法給扭動了，有生氣了。「他們還沒有捉着雷哲。」她說，她的聲音也變成一個活人的聲音，響亮。「他們捉不到雷哲。他們永遠也捉不着他，他們歪命捉着他。他們不會。」

她走出去的時候，這裡忽然靜一靜，席米特說；「她的腦子不大對勁。」席米特往門口走的時候，元首的張照片把他絆住了一腳，那張氣勢逼人的像片，又從牆上下來了。他用力一脚把牠踢開省得牠擋路。「讓別人來照管你吧！」他嚶嚶着離開了旅社。

可德斯付了眼，碰響了鞋根和莉莎告別了。他把他的驚吓病下意識的送走了，和他的候可怕的痛苦，他所受的震驚，恐懼，災難一塊送走；他又是一個英雄，一個沒思想而反應功效至大的機器，但是這個機器的條子已磨細，最後的粉碎就在目前，也是不能

避免的。

「我的汽車在外面了，莉莎兒，請，」斯特坦說。他把車門給醫生打開，醫生把六號茶僮從一條小路抬出來，前面的瓦礫早已掃清了。孩子吃了止痛藥就入睡。醫生把他放在車座上，然後看看他自己的手。手又空了，因為什麼事都完了，什麼細帶都網了，什麼樣的病都看過了。他的偉大的一夜已經完了。他盯着那正燒着的天。他的腿現在硬了；他是個癱子了，追不上時代了，……以後空襲次數還要多，他對自己說，他希望空襲的心比怕的心還重。

莉莎從旋轉門走出來，她知道她把過去一直到現在的一切都丟到後面去了。再沒有巴黎衣服，晚餐再沒有橘子，早餐沒有牛奶，沒有特別食物。沒有特權，再沾不到這個腐敗黨領袖的好處……啊，馬丁，你正在適當的時候把我帶出來了，她想。如果我不免死了，至少我們死在一塊了。她把昨天所有的一切都丟到後面去，一切都是個偉大的，難得到的明天。她想深深吸口氣，但是空氣是熱的，苦的，火味，煙味，塵土味。斯特坦恭恭敬敬扶她上汽車，她把阿道夫網了細帶的頭放在她的膝蓋上，身往後靠。

「我——我知道阿尼埋葬的詳情我就告訴你，」斯特坦說。

「不錯，請你告訴我，真感謝你。」

「我往什麼地址通知你呢？」

莉莎想了一會兒，不知在這樣炸燬的一個城裏還有沒有地址這東西，只要那個戲院在，我想總在那裏面的。」她說。斯特坦沒有回答。她再看他的時候，他已經疲倦的熟睡了。德國派外交家全是這樣。

「我們先叫男爵在他的門口下車，然後我們再到雲克都佛斯他路八十四號，」莉莎對司機說。她微笑着想，不知這個發亮的外事局長汽車從前有沒有進過這個貧民區的邊。汽車慢慢的，困難的從這個炸毀了的城磚瓦狼籍的街上繞路穿過來。天空燒得很亮，但是在黑烟塵土之上有個地方發出了一點曙光。

在這個今晚的毀滅中有個地方就是未來的希望。在這個燃燒着的城裏有個地方住着
一個正義人，爲了他們的原故上帝會寬恕所有的人。

「我來了，馬丁，請你等等我，」莉莎、桃恩說。